

44

潘郎憔悴

下

萧逸作品集



十四

管照夕本不知来人是谁，既发现是一个姑娘家，怒气也就消了一半，无形中起了“怜香惜玉”之心，只想问她几句，对方如是一无知女流，也就放她回去算了。

谁知道她这么一哭，倒令管照夕一时失了主张，他向前赶上了一步，那女孩却猛然仰起了脸，犹自哭道：“你看看我是谁吧！你干脆打死我算了……”

照夕甫闻这少女声音，已自吃了一惊，再仔细向这姑娘细一打量，银色的月光，正照着她那瓜子脸儿，那噙着泪的一双剪水双瞳……那如晚风轻轻飘起的发丝……不正是连日来令自己神魂颠倒的人儿么？……他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颤抖地道：“姑娘……是你……你怎么会……”

原来这少女不是别人，正是江雪勤，这时似已痛得花容失色，她一只手撑着半倾的身子，兀自玉齿紧咬，挣扎着想要站起来，照夕慌忙抢上前，伸出手惊恐地道：“姑娘！我不知道是你……伤着了没有？”

他说着话，目睹着雪勤那种痛楚的样子，只觉得一阵心酸，差一点落下泪来。

江雪勤把他伸出的手向外一推，不想却因用力过急，她身子本就没有站稳，再加上两肋上疼痛难当，只觉得双腿一阵发软，由不住娇喘了一声，却又噗通的一声坐倒在地，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当时上前一步，双手一捧已把她抱了起来。

江雪勤这时乱踢着双腿，一面哭道：“你放下我……放下我……”

照夕面红过耳，这一刻他心就如同刀扎似的难受，他忍着要流的泪，一面叹道：“姑娘已为我伤了穴道，只待我为你把血脉解开，任你自去，我定不阻你如何？”

他一面说着，也不管雪勤愿不愿意，就直向自己书房走去。

江雪勤本是拚命地挣扎着，可是这一刻，她听了照夕的话之后，却是不再动了。

她用那双浸满了眼泪的眸子，注视着照夕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谁要你给我解穴道？你放不放下我？”

照夕见她自从那晚之后，对自己态度，竟是完全变了，知道是恨自己薄情，其实又怎能怪自己？她既忘情于前，如今名花有主，又何能再叙旧情于后？当时心中不由感伤地忖道：“你不怪你自己无情，反倒恨起我来了，真是好没来由！”

可是这多年以来，昼思夜梦，仅此一人，虽说她已寒透了自己的心，可是面对着她如花的面容，再听到她娇嫩的声音，又怎能令他不为之心动？何况照夕又伤了她，岂有让她带伤而去之理？

当时心念及此，一任雪勤冷嘲热讽，却是不发一语，一径往室内行去。

雪勤一连骂了他好几句，对方却似直如未闻，她也就不再骂了。

只是睁着那双大眼睛，注视着照夕，月光之下，只觉对方星目之中，亦似含着滚滚欲出的热泪，分明已为自己的话，深深伤了他的心，江雪勤本是气头上的话，其实内心，这一刻，真恨不能永醉于照夕怀中。

此刻目睹照夕难受情形，不由芳心一软，由不住忖道：“我不骂我自己，却如何反倒去骂他？人家又哪一点错了？千里迢迢地回来找我……我既忘情嫁了旁人，如今已是有夫之妇，又何能怪他薄情呢？”

这么一想，不由顿时觉得身上一凉，心中一酸，由不住眼泪又淌下来了，再也不想骂照夕一句了。

这时照夕已双手捧着，来到了自己房中，他轻轻地把她往床上一放，脸色苍白地道：“姑娘请勿要惊怒，实在都怪我下手太辣毒了……我现在就给你瞧瞧……”

说着长长叹息了一声，为了表示他心迹光明，他把门和窗子都打了开来，把桌上的灯光拨到很亮，他心中这一刻真有说不出的滋味，既感伤于这份孽情如何终了，复因下手伤了雪勤，令自己懊恨终生，自己伤她本是无心，可是也许她倒误以为自己是存心的了！

他面对着窗口，想到了伤心处，不禁又长长地感叹了一声，暗把银牙一咬，转过了身来，心说：

“我已对她问心无愧，也就是了，如何期艾至此，也未免太以情痴了！”

想着强作笑容道：“方才愚兄因一时鲁莽，伤了贤妹，心中实在是过意不去，好在贤妹自擅解法，已开了穴道，此刻待愚兄略施和血之法，与贤妹推拿一番，略释前罪，尚希贤妹不要过于见罪才好！”

他说着话，真是连看雪勤一眼也不敢，一时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一步步走近了床边，江雪勤倏地由床上翻了一个身，一只手撑着床，勉强坐起讷讷道：“不用……我已……不痛了……我要走了，要是给外人看见了，如何得了？”

照夕苦笑了一下道：“我们之心可鉴天日，又何怕外人得见？再说此处也没有什么外人！”

他目光如两道炯炯的炬光，逼射着雪勤，似有一种磅礴正气，江雪勤在他这种目光之下，反倒显得有些畏缩了！她娇喘着又躺下了，一时闭上了双目，那说不尽的痴情、感伤，早化作了无穷的泪水，一粒粒却滑向了照夕的衾枕之上！

照夕见她似已默允，不由叹息了一声，伸出双掌，在雪勤两肋上，隔着衣服轻轻揉抚了一番。

雪勤遂觉得两股热流，由照夕双掌掌心内，直贯进身来，一时全身大热，她心中不由暗暗赞叹不已，暗付道：“想不到他今日，竟学会了如此一身绝艺，这种内力，分明已是练成了内家罡炁劲功，听师父说，这是内功到了极点的功力，却想不到他小小年纪，竟能达此地步，真是难以令人相信。”

想到这里，一时忍不住张开了双目，正触着心上人那英俊的面影，只离着自己面前不及一尺，由于他身形半倾的缘故，那条黑油松枝也似的大辫子，却由他颈前直垂下来，辫梢已触到了自己颈边，只觉得痒痒的十分受用，她的脸在这一霎时，蓦地红了，一颗芳心，更是通通直跳不已。

她本是一心地纯洁、极为公正开通的女孩子，试想在本卷首集里，和照夕的言笑举动，是如何的大方天真？可是如今却又如何会改变至此？

说来这也难怪，如果我们由她的青春年华，相思刻骨，久别重逢等等因素上去着想，她的态度也就是很自然了，并不足为奇，倒是照夕的老成持重，反倒似与情理不合了！

他几乎连床上的雪勤，看也不敢看一眼，只是运用着双掌，在她两处穴道上来回运转着，约半盏茶之后，他后退了一步，红着脸道：“姑娘感觉如何？是否好些了？”

江雪勤猛然坐起了身子，照夕尚怕她摔倒，忙伸手想去搀她，不想却为雪勤一双玉臂紧紧地抱住了，他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却听见雪勤热情地说道：

“照夕……照夕……”

照夕本想把她推开，可是不知如何，那只伸出的手，却是用不下劲，一时只觉得阵阵伤心，他轻轻地在她背上拍着，叹息道：“姑娘……不可如此……我……”

江雪勤这时把脸，整个都埋在照夕心窝里，眼泪已湿透了照夕的衣服，此时闻言后，抬起脸，苦笑道：“我知道……我如今已不配你了……可是！我不能离开你……我真后悔……”

照夕强笑地睁着眸子，他内心的痛苦，决不低于雪勤，可是他却比较理智，他苦笑了一下，道：“姑娘，你也没有错，这只怪我们的命……”

他轻轻地拍着雪勤的肩道：“姑娘！你要放理智些……”

江雪勤依然紧紧地偎在他怀里，过了一会儿，才慢慢收回了双腕，轻轻离开了照夕的身子，她轻轻地叹息了一下，道：“今天能看到你就够了……我回去了！”

照夕一时愕然，他怔怔地看着雪勤，见她抖颤颤地站了起来，亮晶晶的眼泪，一滴滴都落在足下，可见是伤心到了极点，照夕急促茫然地紧紧搓着双手，他心中想让她即刻就走，又想令她多留一会儿。

雪勤说完了这句话，遂自行向门外走去，照夕紧随其后，不自禁地叹道：“姑娘你……身上伤可好了？”

雪勤忽然停住步，慢慢回过头来，她张大了眸子，似现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，照夕不由苦笑道：“姑娘有话请说。”

雪勤目光怯弱而羞涩地投了他一眼，讷讷道：“你此次回京，是单身一人么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道：“我沿途上，结识了一个拜弟，也就是那日与你相遇时的申屠雷，怎么？”雪勤苦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却翻了一下眼皮，又道：“另外呢？”

照夕不明她言中之意，茫然道：“另外……啊？还有申屠弟的一个书僮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雪勤已含着泪，连连摇头道：“不是……不是……”

照夕不由又是一怔，当时剑眉微皱道：“那么！又是谁呢？”

雪勤却抬起了头，流着泪道：“我知道……你是怕我难受，其实现在我又有什么理由管你……你也不用骗我了，我都知道，而且我已经见过她了。”

这几句话说得照夕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，当时张大了眼睛道：“你都说些什么？到……到底是谁呀？”

雪勤用手背擦了一下流出的泪，接道：“是谁？姓丁的……”

照夕不由一惊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当时“哦”了一声，苦笑道：“你是说的丁裳？”

雪勤点了点头，照夕不由叹了一声道：“你完全误会了，她只是我一个小师妹……路上虽见了几次面，可是并不每日在一起的！”

雪勤只笑了笑，当然这种笑容，是极为痛苦和不自然的，照夕不由心中一动，他紧张地问道：“你怎么会认识她呢？她和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雪勤叹息了一声，摇了摇头道：“这些你都不要问了，总之！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，而且很爱你……”

照夕不由脸一红，正想问个清楚，雪勤已转过身来，向门外行去，照夕忙叫了声：“姑娘你请留步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可是江雪勤头不回地就出去了，管照夕不解地追到了院中，却见她身形已纵出了数丈远以外，自是不便强留，不由感叹地道：“姑娘你多多保重，我不送你了！”

他说完了这句话，目送着雪勤不十分轻捷的影子，消失于视线之外，心中真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感伤，只怅怅地看着当头那轮皓月，不自觉地口中轻轻念道：“雪勤……雪勤……”

他用手紧紧地抓着自己的头发，正自悲伤难遣，忽然一声冷笑自身后传来，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倏地转过身来，却见丈许以外，由花园草坪中，慢慢踱出一个人来。

照夕不由退后了一步叱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这人依然向前走着，他眸子内，似像要喷出了火来，狠狠的逼视着照夕，这时照夕也看清了来人是谁了，他不由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是楚兄，午夜莅临，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虽然他口中这么说着，可是楚少秋此时此刻的光临，也使他意料到决非善事。

果然楚少秋愤怒地在他身前站住了，他那一双发红的眼睛，即使是在月夜之下，亦可看到现出的是一片杀机，他冷冷一笑道：“我来做什么？你还不知道么？”

照夕心中一惊，暗忖道：“莫非雪勤来的事，他看见了么？那可难免要令他误会了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依然不动声色，沉着地道：“我不懂你的意思。”

楚少秋冷笑了一声，倏地面色一沉道：“你们做的事，我都看见了，到现在你还装不知道？”

照夕不由打了一个寒颤，心想果然这厮误会了，当时不由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又看到了些什么？你可不要含血喷人！”

楚少秋哈哈一笑道：“想不到在我面前，你还要抵赖，我且问你，方才谁由你房子里出来的？”

照夕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你既然看见了，又何必多问，不过，你可不要误会，我们什么事也没有……”

谁知才说到此，却见楚少秋一抬右腕，寒光一闪，他手中已抽出了一口寒光耀眼的长剑，随着一声低叱道：“管照夕你纳命来吧！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已揉身而进，身形向前一纵，已到了照夕身前，掌中剑向前一式“白蛇吐信”，直往管照夕咽喉上就点。

管照夕想不到他下手如此毒辣，竟然不容分说，下手就刺，当时也吃了一惊，足下倒踩莲枝步，向后一连退了五六步，避开了楚少秋剑尖，跟着身形下塌，“半空秋千”已荡出了丈许以外，他冷叱了一声道：“楚少秋！你且住手，等我话说完了，你再动手亦不为迟。”

可是楚少秋这一霎那，就像是一只愤怒的狼，哪里还会容他分说？

他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姓管的！今夜我看你又怎能逃开我的剑下？你还想活么？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身形再次一矮，用“花桩七跳”的身法，已把身形接近了照夕，掌中剑“春水试寒”，化成了一片寒光，直向管照夕双腿上卷去。

管照夕此刻为楚少秋逼得不由大怒，只是想到了这项误会，不得不给楚少秋解释清楚一下，因为事关着自身的英名，尤其对于江雪勤……简直是不

堪设想的糟！

因此他强忍着心中的暴怒，仍然不思还手，双臂一振用“一鹤冲天”的轻功绝技，陡然把身形拔起了五丈有余，直向一堵假山石尖上落去！

他这种快捷的身手，果又使楚少秋这一剑，又落了空招，楚少秋冷笑了一声，一压剑锋，身形向下一矮，正想以“旱地拔葱”的身法，跟纵而上，管照夕却冷叱了声道：“楚少秋你且慢动手，我有几句话交待一下……”

可是，那疯狂的楚少秋，哪里又还会听他解释，他厉吼了一声：“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，小子！你纳命来吧！”

管照夕不由暗叹了一口气：“好冤家，你既如此蛮横不讲道理，我倒要看看你又有什么本事！”

他脑中这么想着，随即飘身而下，心想略给他几分颜色杀一杀他的威，然后再向他分说也不为迟。

谁知他身才飘下，楚少秋却正纵起身来，二人仍是上下之势，楚少秋身形一定，只以为照夕是有意避他，不禁更加暴怒，管照夕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：“楚少秋！我可并不是怕你，只是这事情你要弄清楚，不可含血喷人……”

楚少秋这时血液怒涨，双目赤红，哪里还会听管照夕说些什么？杀心一起，何能制止？当时在石尖之上，剑交左手，右掌已自囊中摸出了一筒“散花毒钉”，这是他近年来练的一种极为厉害的暗器，一筒十九枚，出筒如雨，且钉上喂有剧毒，见血封喉，可谓歹毒已极，因心恨照夕过甚，此刻不暇深思骤然取出，当时以右手大拇指一顶筒前铁鼻，口中一声不发，只听见“嗡”的一声，一时大片银星霍然喷出！

管照夕正自朝上发话，乍见楚少秋剑交左手，心中已知不妙。

果然见他右腕一抬，月光之下似见一筒形物件晃了一晃，已知有厉害暗器到来，不由吃了一惊，慌忙探手摸了一大把制钱！

他这里方自摸钱在手，那大片银雨，已夹着空哨音，直向他全身上下，如同电闪星掣似的猛袭了过来！

管照夕不暇思索，叱了声：“来得好！”

随着口叱之声，右掌已用“翻天掌”式向外一翻一扬，掌中制钱，已用“满天花雨”的手法打了出去，金光银雨，乍一交接，只听得一片叮叮咚咚之声，当空就像是下了一阵暴雨似，纷纷落于尘埃。

他这种“满天花雨”的打法，果然与众不同，举掌之间，已把对方暗器全数打落，转眼烟消云散，假山石尖的楚少秋不由怔了一下。

他本就对管照夕又忌又恨，苦思着一有机会，定要置之于死地，方泄心中之恨，今夜竟合该事又凑巧，原来雪勤自见照夕之后，回家神色已不能自制，素日虽对楚少秋已甚厌恶，但却还偶有言笑，自得悉照夕归来之后，她的一切都改变了。

这些因素更令楚少秋恨上加恨，因对雪勤畏之已久，虽明知错在爱妻，却仍把一腔愤怒发在照夕身上，恨不能杀之而快。

他为人阴险，且又多谋，诡诈成性，心中愈是疑心，却反倒作出一副茫然不知神色，只于静中观察雪勤举动，也就是今夜，雪勤的烦躁与不宁，更令他起了疑心，晚饭之后，他借故外出，悄悄出门，其实他并未远离，只在附近转了个圈子，又悄悄潜回家去，偷窥雪勤举动。

果然雪勤意乱情迷，企图至管照夕处，与其私晤一吐辛酸，她匆匆换了一身夜行衣，对镜理了一番妆容。楚少秋看在眼里，暗暗冷笑，已意料到雪

勤要去的地方了。

当时不动声色，偷偷潜回书房，带上了剑及镖囊，依然远远地窥视着雪勤的举动。江雪勤这时充分显出不安的情绪，欲行又止，欲止又行，似如此六七次才决心走出来，楚少秋见她四下看了一会儿动静，竟自施展开轻功穿房越脊而去。楚少秋依然不声不响地随后跟踪，果然不错，江雪勤直向豹子胡同管府而来。这条路对他二人来说，本都是轻车熟路，行追之人都费不了什么力气，不消一刻已到了管宅门前。

楚少秋见江雪勤果然在管府墙外驻足不行，心中本存万一的想法，也化为乌有了，当时仍然不露出身形，却暗暗算计着下手的步骤，江雪勤翻墙而入，他也翻墙而入，雪勤伏身，他也伏身，后见雪勤穿房越脊直入后院，轻车熟路如同自己家宅一般，他心中更是大大起了疑心，恨得紧紧咬着牙根，忖思道：“看此情形，她来此已非一次了……”他心中这么想着，对于管照夕更是恨之入骨，只待见到照夕之后，再暗下毒手制其死命。

他原以为爱妻此来，定是早和照夕有约在先，谁知事实竟会出人意料之外，雪勤却只是隐身在一边偷窥着照夕散步舞剑，楚少秋这才突然明白，原来爱妻竟是痴恋对方，并非有约在先，心中更是说不出的忌妒忿恨，本想当时现身而出，给管照夕一个厉害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此刻现身，定必羞辱了爱妻，即使杀了管照夕得以泄恨，可是爱妻又何能依？一个不好反倒把事情弄糟，不如待机而发，待雪勤去后，自己再下毒手，一来可使雪勤不知情，再者亦可永绝后患，何乐不为。

他这么一想，才强自忍着心中的妒恨，后见雪勤露了身形，管照夕误以为贼，竟自苦苦相逼，只因知道雪勤轻功了得，当可无虑，心虽提挂，亦并未十分在意，只暗中紧紧随定二人，谁知事情竟大非如此，等到雪勤为照夕点穴手法点倒，楚少秋已急得由树尖扑下，可是随接着的一幕幕又使他缩手不前，安心想看一个究竟。

他的愤怒，直到雪勤由照夕房中出来为止，可以说是已到了沸点了，好不容易等到雪勤离去之后，照夕随后发话，他是再也按捺不住了，这才骤出发难。

不想管照夕武功竟高超至此，自己一连几招杀手，竟是连对方衣边也没有摸着一下，那一筒散发毒钉，本有十分把握可以奏效的，却在对方满天花雨的打法之下，全数石沉大海。

这一霎，楚少秋才觉得不妙，站在假山石尖之上，几乎怔住了。

这也就应上了一句俗语“羞刀难入鞘”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，略一镇静之后，楚少秋把心一狠，因想到对方手无寸铁，自己还有长剑在手，怕他何来。

心念及此，胆力大增，当时剑交右手，足下用劲一点，以“海燕窜波”的轻功绝技，掠身而下，掌中剑“拨草寻蛇”照着照夕肩头就刺。

可是管照夕又如何会把他放在眼中，方才只是恐其误会，想把话交待清楚再动手，并非是怕他，此刻一再为他逼迫，也不由把心一横，决心先折其锐，再行定夺，是以楚少秋剑到，他丝毫不慌，左肩一晃，闪开了楚少秋剑尖，就势右掌向前一抖“浪赶金舟”，掌上挟着一股劲风，直向楚少秋肩窝就劈。

楚少秋“倒踩古井步”向后紧退了一步，可是管照夕这种手法施出来，却是非同一般，楚少秋身形方自后退，照夕已如影附形地逼了过来，二次杀

腰，改掌由劈而打，容指尖已堪临到楚少秋身边，倏地指尖向上一挑，掌心向外一扬，这种内家的小天星掌力，果然是非同小可，楚少秋竟为他这种掌力噶噶噶一连震退了七八步，方自拿桩站稳。

他的脸色一阵惨白，只觉得右臂火烧也似的一阵疼痛，差一点站立不住，这还是管照夕掌下留情，只想叫他知难而退，所以只施了六成掌力，打的更不是要害之处。否则楚少秋焉有命在？

管照夕掌力发出，身形绝不少缓须臾，蓦地侧身，足尖点地，轻轻向外一旋，已飘出了丈许以外，剑眉一挑冷笑道：“管某承教了！”

楚少秋此刻脸色一阵铁青，身形猛地晃了一下，嘿嘿冷笑道：“姓管的，生死未分，你就想罢手了么？看剑！”

他此刻可是忿怒到了极点了，一拧腰到了照夕身前，月光之下，似见他面目极为狰狞，头晃处，那条大发辫唰唰一阵疾盘，紧紧地缠在了颈项之上，这一次他是安心要和管照夕见一个死活，足尖一点地，用左手一托右腕，掌中剑“笑指南天”，霍地向外一点，点出了一点银星，直往照夕天庭上点来，管照夕见他竟是如此不知进退，自己三番两次让他，他竟不知，反倒恼羞成怒，要和自己拚命，心中不禁也动了真怒，冷笑道：“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可怨不得我管照夕手狠心辣了！”口中这么说着，用“推肩旋首”之法，把头硬硬向肩后错开了半尺许，楚少秋可就走了空招了。

可是也休要轻视了楚少秋，原来他于连次落败之下，已试出了对方确有惊人绝技，自己如不施出生平绝学，只怕眼前就要大大出丑了。

他因有见于此，这才把师父的一套“影子剑”施展了出来，这套剑招厉害的是，每一招都连带着一虚一实二式，实中虚，虚中实，确实令人莫测高深，当初师传时，曾告以这套剑法过于毒辣，非遇深仇大恶，生命垂危之时不可轻用，以免授武林正道以口实！

此次若非心恨照夕过甚，也不会就施出这种救命绝学，这种剑招一撒出来，果然是厉害万分！

他这一招“笑指南天”原是一诱招的虚式，旨在掩饰其下一招“金蜂戏蕊”，管照夕一时疏忽，竟是没有料到，见他剑到，方自吸肩推首，不想那楚少秋狞笑了一声，并不把掌中剑收回，只见他就空一拧剑把，掌中剑就着原式，从上至下，绕起了一片寒光，剑身如星丸跳掷，点中胸，挂两肩，这一招施得可是厉害万分了。

管照夕惊心之下，才知对方竟施了杀手，一时大有措手不及之态，惊慌中想以“金鲤戏波”的身法，来躲他的剑招。

可是饶你闪身再快，因是无意之间，已显得慢了一步，右肩虽闪了开来，左肩却因收肩慢了一步，当时只觉一冷，心知不妙，当时也顾不得察看伤势如何，惊怒中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你竟敢下毒手？好！”

随着楚少秋剑光吞吐之势，管照夕已如同秋风扫落叶似的飘身而出，就手一摸那只左肩头，只觉得十分酸痛，侧首一看，见中衣已为剑尖划开了三寸许的一道大口子，鲜血弥弥漫出，虽说伤得不重，可也算挂彩了，想到自己一时心怀仁善，却反倒险些丧命，一时间，不禁怒上发梢。

当时也顾不得伤势如何，身形一矮，怒叱声中，已自腾身而起，直向楚少秋当头罩下。

楚少秋想不到一剑奏功，见对方既已负伤，心中大喜，此刻见他不但不逃，却反倒向自己迎来，不由正合心意，狞笑声中，掌中剑“举火烧天”，

倏地向上一举，管照夕此刻心情，可不似先前那么大意了，见他剑到，已心料到怕另有别招，不待身形降下，倏地就要吸胸挺脊，滴溜溜在当空打了个螺旋转儿，如同四两棉花也似的，直向一边飘落了下来。

果然楚少秋剑势已变“举火烧天”为“撩星摘斗”，于丈许空中点出了三朵剑花，管照夕此刻已不存丝毫容让之心，把师父的一套“燕青十八般闪避”施展了出来，处处进身，竟是反退为进，改守为攻，虽然空手对招，可是却丝毫不露败象。

二人这一动上了手，只见寒光闪闪，人影飘飘，紧急处可真有一羽不能加，虫蝇不能落之势，刹那之间，已对了二三十招。

倏地往里一合，楚少秋剑走中锋，是分心就刺，管照夕却是沉身下掌，直劈楚少秋小腹，二人都是施的杀手，谁也不肯相让。

动手过招如同电光石火，谁也不能少缓须臾，二人招式一撤，已知用了老招，不待撤出，俱已收回，楚少秋是“黄龙剪尾”，管照夕却是“怪蟒翻身”，各自把身形一个疾转，二次往里一合，又打作了一团。

这一次管照夕却施出了“贴”字一诀，空手入白刃间，处处逼身进掌，已呈了胜状。

楚少秋一套影子剑已到了强弩之末，看看犹不能取胜，心中不禁阵阵焦急，气喘咻咻汗如雨下，已犯了武者之大忌，胜负已在刹那之间。

果然这时楚少秋剑势由下而上，是一势“秋夜流萤”，带起一溜白光，直向照夕胸腹刺去，剑势逼得煞是紧凑，同时他足下也乘势以“铁犁耕地”的狠招，直扫管照夕下盘。

管照夕身形上腾，楚少秋剑光已几乎挨在了他衣服上了。

任何人见此状况，也定会以为管照夕是非死即伤不可了，楚少秋更以为得势，口中叱了声：“去吧！”

掌中剑可用上了十成功力，猛劈划了上去，可是强中更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后有能人，他是万万也想不到，管照夕这是一招极险的诱招。

等到手法撤出，忽见眼前人影一闪，头上疾风掠过，已知不妙，奈何足方扫出，剑又递前，想闪，想转，想进都不能了！

照夕身形向下一落，骤出双掌，快如电闪地已双双按在了他两处后肋上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去吧！”

遂见他十指指尖向上一挑，只用了七成功力，那楚少秋哑噪了一声，偌大的一个身子，随着照夕掌式，竟自直直地窜出了丈许以外，“噗”的一声，摔在了地上，他猛地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把身子坐了起来，不容他开口说话，一口鲜血，“嗤”的一声，竟喷出了尺许以外，管照夕身形一纵已窜到了他近前，同时自觉左肩头，这一刻也是麻痒不堪，对于楚少秋，他反倒觉得自己下手太重了，方想举手把他扶起来，入内调制一番，不想一声清叱道：“手下留情！”

随着这声清叱之声，直由三丈以外那棵老松之尖，怪鸟也似的扑下一人。

这人身形向下一落，不偏不倚，正落在管照夕与楚少秋之间，身形一弯，已把楚少秋抱在了怀中，随着一转身，似怨似悲的说道：“你……你就饶了他吧！”

这月下佳人，娉婷倩影一回身，管照夕不由一连后退了两步，他脸色铁青地苦笑道：“很好！雪勤，原来是你，你来得正好，你快快送他回去吧，你要原谅我，这并非是我手黑心辣，实在是尊夫太欺人……”

他说着，一只手捂着那只受伤的肩头，鲜红的血，由他的指缝里，一滴一滴地往下滴着，他那双星星也似的眸子，也似乎黯淡无光了。

江雪勤抽搐道：“我知道……我都看见了……这不怪你……可是，你能饶他一命么？”

管照夕冷冷一笑道：“我原无伤他之意！姑娘你说得我也太残酷了，他虽伤在两肋，谅还不致有性命危险，你可告诉他，他如不服，我随时教就是……”

雪勤这时只是紧紧地咬着下唇，悲伤地泣着，听了此言，只是连连地摇着头道：“不要……说了……不要说了……”

她低下头，怀中躺着的楚少秋，嘴角仍挂着鲜血，似已气息奄奄。

虽然自己并不曾真心的爱过这个人，可是他却是真心爱着自己，也许他是一个卑鄙的小人，可是感情的本身，却是至上高洁的……何况他仍是自己的丈夫？

“人皆有不忍人之心”，同情与怜悯是遍布人间的，一个穷凶恶极的罪人，在临死前的刹那，也会换得某些好人的眼泪，其理由是一样的。

江雪勤紧紧地抱着这个她并不爱的丈夫，目睹着他的痛苦姿态，心中也禁不住阵阵辛酸，那真情的泪，并不接受她的伪装，一滴滴一颗颗，都滴在楚少秋的脸上。

可是那只是极为短暂的，当她目光接触到眼前那个失神的影子时，她的泪再也淌不下去了，正因为上天注定让她爱照夕的心，远远超过了爱她丈夫，这虽是极不幸的，可是竟是残酷的事实，平凡懦弱的她，除了接受上天所赐给她的命运之外，又能如何呢？

为了环境、事实、道义……我们也许要伪装我们的感情，我们有伪装感情的理由，可是伟大的感情，却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真情，并不是掩藏在虚假言谈之后的丑陋东西所能永远掩盖的……

我恨“虚假”，更恨一切不属于“真”的东西，一个人如果染上了虚假，正像是一杯走了味的烈酒，我不知道那和白水又有什么分别？

“坦白”“真诚”是人类的良知，如果人们公认这两者也是美德的话，为什么不能坦白真诚一下？

可怜的江雪勤，她正是那时代里一个典型的夹缝儿人物，她既无绝大的能力，跳出她所认为拘缚自己于不幸愁苦的漩涡，可是更没有勇气，制止她发自内心真美的感情，她就是这么的折磨着她自己。

所以当她委屈不宁的目光，接触到另外那个同自己一样不幸的年轻人管照夕时，她的不安情绪，更是难以抑制了……

她抽搐道：“照夕……你看你的肩膀，你也受伤了……”

照夕苦笑，道：“无妨……”

他那锋利的目光，在这一霎时之间，几乎已洞悉了雪勤的心，当然雪勤所给予楚少秋那有限的温情，对于他来说，也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那像是一种感情的虐待，可是这种“虐待”，他却是无权予以干涉的，甚至于他连表示在脸上的权力也是不该的！

他这一刹那，内心的痛苦感受，几乎可以说是已到了饱和的地步，同时更似有一种羞辱的感觉，如果说去侵占一个奸诈如楚少秋之类的妻子，对于自己，那正是一种羞辱。

这种莫名的愤怒，几乎令他牵恨到雪勤，如果她还知什么是羞耻的话，

她又怎能在这地方，多停留一分钟？

秋夜的凉风，战瑟着他几乎瘫软的身子，他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，身体摇摇欲坠，对于这种本该不属于他的痛苦，他也是没有能力去抗拒，可见“痛苦”之于人，只要它选择了你，你是没有权力去拒绝它的，一如刚强英勇超俊的管照夕，也不能例外。

朦胧之中，他似乎听到雪勤的泣诉，可是那娓娓动听的声音，再也不能打入他内心了，在扑面的夜风里，他觉得自己太软弱了，对付眼前的局面，他似乎应该坚强些，可是又能如何呢？

当他重新把目光回到原处时，原来竟失去了二人的踪影，他微微怔了一下，随即踉踉跄跄走回房去，肩上的鲜血，把整个半面衣服全都染红了。他走到灯下，把灯光拨亮了些，可是这只左手，竟是酸痛得抬也抬不起来了，他奇怪着，方才仍能和人动手，想不到这一会儿，竟是连举手都难了。

费了半天劲，总算把衣服脱下来了，一个人坐在床头上只是发呆，忽然门开了，探出念雪微嫌蓬乱的头，睡眼惺忪地向内望了望，一只小手揉了一下眼睛道：“少爷！你怎么还不睡？这都什么时候了呀？”

照夕不由一惊，方想掩饰肩上的伤，不想却为念雪发现，她猛然吓得呀了一声，全身颤抖道：“少爷……啊……不好了呀！”

照夕见她竟吓得叫嚷了起来，不由忙纵身上前，一把抓住她手腕子道：“念雪！不许叫！”

念雪忙用手捂着嘴，睁着骨碌碌的一双大眸子，惊吓地道：“好……好……可是少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可吓死我了……啊哟哟……”

照夕遂放开了她的手，微微皱了一下眉道：“没有什么，只是一点轻伤，你可不要大惊小怪，等会惊动了老爷太太可不大好……”

念雪只是连连点着头，皱着两道细眉毛，一面咧着小嘴道：“你怎么也不找大夫看看呢？这不要痛死了？”

她说着眼圈也红了，还直想哭，照夕不由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你不要怕！我没有什么事，来！你帮着我，给我敷上药缠些布也就没事了！”

念雪连连点头道：“好！你等着我，我去拿布和棉花。”

说着转身就跑，照夕忙嘱咐道：“记住！不许叫外人知道！”

念雪口中答道：“我知道！”说着一溜烟就跑了，照夕微微叹息了一声，找出了一些刀伤药，心中默默想道：“想不到回家之后，竟是两次三番的出事，病才好了，又受了伤……唉，莫怪古人云未老莫还乡，还乡须断肠啊！”

他这样想着心思，却见室门开处，由外匆匆跑进来两个女孩，正是思云、念雪这两个丫环，她俩干什么都在一块，倒是从不分家。

照夕狠狠地瞪着念雪，还没说话，她却先道：“我把云姐叫起来了，就是我们俩知道。”

思云早不待吩咐已跑上前，趴在照夕肩上边看边喷着嘴道：“我的妈呀！流这么多血呀！”

照夕望着二人道：“你们帮我包扎一下，没什么关系，你们看还会动，没什么了不起！”

边说着还抬了一下左手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思云却抖着声音道：

“少爷也真可怜，回来才几天，又生病……现在差一点连命也叫贼给杀了。”

照夕本还想不出一个什么受伤的理由。此时为思云这么一说，不由马上叹了一口气，接口道：“这贼真可恨，他偷我的宝剑，被我抢回来了，却想不到被他刺了一剑。”

两个丫环信以为真，各自睁着一双大眸子，满脸惊恐之态地听着，思云吓得捂着心口道：“哦！赶明儿个叫老爷多派几个人护院打更，人一多了那贼就不敢来了。”

照夕摇头道：“这件事你们两个千万不许对任何人说，我自有处理办法，你们听到了没有？”

思云傻傻地点着头，念雪却扯了她一下道：“你不要光顾了说话了，我们快给他上药吧！”

两个丫环本是同照夕一块长大的，素日亲如手足，看着照夕伤成这样，自然由不住心里难受，二人边洗扎着，尚自骂不绝口，念雪嘟囔道：“这该死的臭贼心真狠，这一剑刺得可真不轻啊！”

思云也耸着小鼻子道：“要是捉住他了，往他鼻子里灌水，把他吊在树上揍他！”

念雪哼了一声道：“哼！没这么便宜！往他鼻子里灌尿、灌辣椒油……”

思云还红着眼圈道：“灌尿那多臭呀？”

念雪耸了一下秀眉，气愤地道：“就是教他尝尝臭嘛！”

照夕听二女一答一问，天真毕现，不由忍不住笑了，一面道：“你们乱说些什么？也不嫌难听？”

念雪红着脸半笑道：“谁叫他坏呢！他坏，我们就这么摆布他！”

思云也笑道：“要不怎么叫他臭贼呢！”

照夕被她们这一说笑，倒暂时忘了疼痛，随着伤口已为二女包扎好了，只觉得伤处凉凉的，并没有什么痛苦，当时看了看窗外，夜浓如墨，离着天明，约还有一段长久的时间，不由对思云、念雪道：“你们两个可以回去睡了，现在没事了！”

念雪摇了摇头，皱着眉道：“我不走，要是贼又来了呢？”

照夕也笑道：“不会！不会！就是贼来了，你们又能管什么事？不怕被贼给杀了？”

二女吓得各自一缩脖子，照夕又连连催促，她二人才挺不愿意地离开了。

照夕待二女走后，一个人躺在床上，想到方才所发生的事情，不由长长吁了一口气，感伤不已，他脑子里想着江雪勤方才的影子，愈是辗转榻上不能入睡，忽然他想到了雪勤所说的有关丁裳的事，不禁心中一动，暗忖：“听雪勤口气，似乎已经见过了丁裳，可是她们两个怎么会认识呢？这可真是怪事！”

一想到了丁裳，才又想到来到北京已达月余，竟是没有再见到她了，这女孩心直口快，别是她在雪勤面前说了些什么吧？

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又有什么值得她在雪勤面前讲的呢？何况雪勤今日已是有夫之妇，难道我还能对她再有什么企图么？

他心里愈想愈烦，愈烦愈想，不知不觉，天可就渐渐亮了，竟是整整一夜没有合眼，起床之后，在书房行了一个时辰的坐功，勉强把心思定了下来，可是那只左肩，竟比昨夜更加疼痛，仿佛肿了好些，举动一下都感到十分不方便。

如此一来，他也不便再出门了，一连在家养了好几天，天天换药，好在

仅仅伤及皮肉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，养几天也就好了。

可是他的心情，也就更愁苦了，同时距离着省试的日子一天近似一天，父亲对于这个考试很重视，照夕因不愿让老父失望，所以空闲的时间，也常把些经史子集看看，以备能金榜题名。

其实他内心深处，何尝会有一些名利之心呢？回北京只是短短月余的时间，已令他感到厌倦了，他决心一待考试之后，自己就束装远行，游侠江湖，尤其是那地洞中的雁先生，他嘱咐自己好几项工作，也是不容忘怀的事情，要赶快完成！

想到这里，他似乎又能立刻把眼前的愁云惨雾暂时忘了，想到未来江湖中叱咤风云的事迹，也颇能令他振奋，试想如“淮上三子”之类的武林奇人，如能败在自己掌下，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光荣呢？

这么想着，他似乎心情开朗了许多，长日漫漫，一个人关在屋中也不是味儿，他想到了申屠雷，这么多日子他也不来，趁今日无事，不如到他那去一趟，顺便拜见他叔父一下，自己返家后，还没有去拜访过人家，也是太失礼了些。

他决定了之后遂换了一身轻绸衣裳，戴了一顶细草编织的小便帽，把头发理了一下，叫思云到内宅去备了小盒点心，用讲究的红纸包上，又招呼着马僮备好了马，喜孜孜地上了马，马僮儿快腿张递上了小马鞭，咧着嘴笑问道：“二爷！你老可别跑远了，要小的跟着不要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道：“你跟着算干什么的？”

他说着方自带过马首，却见念雪由内揭开帘子跑出来，边跑边道：“少爷！太太关照说不要跑远了，还问你是上哪去？”

照夕含笑边行道：“你告诉太太，就说我去申屠相公家，晚上就回来，不要等我开饭了！”

他说着抖动马缰，徐徐出了大门，只见当空的骄阳仍是十分炎热，虽然已是初秋的日子了，可是也只有早晚才能令人觉得有些凉意，像现在这个时候，还是热得了不得，马路上人也不多，做生意的店铺，门口都搭着席棚，有几个掌柜的，也都是手摇着芭蕉大扇，挺着个大肚子站在棚子下，东看看西瞧瞧，生意也是稀淡得很！

照夕单人独骑，人英马骏，在马路上这一走，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。

出了东四牌楼，路面加宽，他就把马加了一鞭，那就行得愈发快了。

他在马上坐着，迎面的风吹着他的脸，觉得很舒服，多日以来，心情还没有像今日这一刻，这么舒畅过，两旁的柳树、铺子，向后面飞快地疾驰着，正北面有座酒楼，还飘着杏黄的酒旗子，上面写着诗句，诸如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、“劝君一醉解千愁”等的句子，很代表着一些古意！

照夕看着酒旗上的诗句，心情很是得意，转眼之间，已到了西城，申屠雷住的是“大娘胡同”，一问也就知道了。

照夕找到了门口，见是一座很旧式的房子，但占地很大，门前有两块上马石，大门是红色，可是油漆多已脱落，现出斑斑点点的痕迹。

大门左右有两棵老大的杨槐树，枝叶很茂盛地挺生着，象征着一些勃勃的新生之意，可是那褪了色的大门，又似乎给人以消极悲哀的感觉。

照夕在门前下了马，走到门前，轻轻叩了两下门环，朗声道：“府上有人在么？”

就闻有人在里面咳嗽着，用苍老的声音道：“谁呀！我们老爷不在！”

照夕忙笑了笑道：“我是来拜访一位申屠雷相公的，请开开门吧！”

过了一会，门就打开了，走出了一个七十左右的老头子，弯着腰，还有一条腿不大得劲，他一面扣着上身衣裳的扣子，一面上下打量着照夕，道：“你不是前门大街钱庄上来的人，找我们老爷要账来了？”

照夕笑着摇头道：“不是！不是！我不认识什么钱庄上的人，我和申屠相公是好朋友，今天是特意来拜访他的！”

老人脸上这才露了些笑容，一面抱着双手笑道：“罪过！罪过！这位公子你快请进吧！侄少爷正在家念书呢！老爷不许他出门，听说要考试了！”

照夕含笑进门，那老人又出去把马牵进来，一面上下看着那匹马，口中道：“这马是大宛的青老虎吧？”

照夕想不到他还是行家，就回头笑道：“老人家，你眼力不差啊！”

老头嘻嘻一笑道：“过奖！过奖！想当初我们老爷在云南做道台的时候，什么名马我没见过？那时候要什么有什么，唉！谁想到他老人家当了这个穷侍郎，官是不小，可就是不见有银子，如今退休了，愈发的紧了，一大家人连吃带用，哪一个月不得超支一二百银子？”

说着还连连地叹着气，似乎有些“不堪回首话当年”的感觉呢！

照夕也不敢多问了，怕把他的话匣子打开了没完，当时笑着把手中点心盒子递上，还有自己的名帖也一并附上，抱拳道：“麻烦你往里传一声吧！”

这老人把名帖拿得远远地，挤着眉毛看了看，忽然含笑道：“哦！你老是豹子胡同的管公子？我是久仰了。你老请！请！”

照夕含笑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

那老人才把马拉到一边，又破着腿过来，带着照夕往内院走去，照夕见庭院中名花甚多，紫红墨黄不一，多已开放，墙边的夹竹桃更是红如落日的晚霞，廊子下吊着八九个鸟笼子，有画眉也有八哥，咕咕呱呱叫得甚是热闹，一座葡萄架子，葡萄藤子却已枯死，主人倒似能将就材料，改种别物，垂着十来根丝瓜。

这是一副新秋的图画，人们在秋日里似乎总有些怠倦的莫名感觉，而这败落中衰的大户，更把一副萧条怅惘的秋景，写露得太实在了！

看门的老人，带着照夕进了一进院子，在客厅前站住脚笑道：“管相公请稍待，容小的进去通禀一声！”

照夕含笑点首，老人就一拐一颠地掀开帘子进去了，这时却有一阵朗朗的书声，直由内室传出，声调高亢，音韵分明，念的却是那篇众所周知的《岳阳楼记》，十分动听，似乎把当初范太守为文的心意，也全由书声之中发泄了出来，这虽是当时仕子无所不精的文章，而这读书人却似独能体会其菁！

照夕正自听得入神，书声忽止，过不一会儿，却见右面厢房竹帘突地卷起，走出申屠雷来，满面惊喜道：“难得！难得！今天是什么风把大哥你这贵客给刮来了！快请进！请进！”

照夕微微笑道：“好好的一篇《岳阳楼记》，却让我给你打断了，真乃罪过！”

申屠雷哈哈笑道：“市井俗音，岂能入大哥之耳？快请进吧！”

二人相见把臂问安，一同进厅落座，申屠雷一面扣着上身的扣子，一面细细地打量着照夕道：“怎么几天不见，大哥你又瘦了？唉！你也是太想不开了……”

照夕苦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一言难尽，你是局外人，如何得知这其中滋

味？”

说着遂又莞尔一笑道：“不过今日我兄弟不谈这个，我今日一来是看看你，再者还想向令叔大人请安……”

申屠雷摇了摇头，眉头微皱道：“大哥心意，我一定代为转禀，只因家叔近日来心绪颇恶，终日为市井惹厌，日前又不小心，宿疾发作，现正在后室静养……还是……”

说着笑了笑，照夕点了点头，面现关切地道：“令叔大人不是一向很安康么？怎会……”

申屠雷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他老人家自去官之后，心情一直不好……日前大概是多食了几块西瓜，以致闹了肚子，须知秋后西瓜多不见佳，他老人家……”

说着脸色微红地笑了笑，照夕安慰道：“这也是常有之事，暑天西瓜人人贪食，又何独令叔大人一人？只是老年人体力较差，比不得你我年轻人而已！你带我入内瞧瞧他老人家可好？”

申屠雷不禁脸色微红，窘笑道：“大哥美意，自不便拒绝，只是……”

照夕含笑站起，拍着他肩笑道：“你也未免太见外了！废话少说，快领我入内拜见去吧！”

申屠雷遂笑了笑：“好吧！你等我一下！”

他说着起身入内，照夕就打量着这壁上悬挂的字画，一幅郑板桥的竹子，画得苍劲有力，却只是一个条幅，要是个中堂就好了，一幅文征明的小楷，写的是诸葛亮的《出师表》，可是却因保存不佳，失之过旧，边角都被书虫子咬了，另外有一幅大中堂是唐伯虎画的工笔美人儿，倒是一件精品，上面有本朝先皇乾隆的玉玺，总之，主人能收集这些玩意儿，也很不容易了，壁角有一副对子，写的是：

“由来淡泊明远志；一生低首拜梅花。”

没有上款，下款却落着“甲戌危亡之际，冀北申屠书生”

照夕猜知这定是本宅主人的亲笔，正在看那字体的笔路，申屠雷已由侧室走了出来，原来他竟是入内换衣服去了。

可见那时大家里的规矩，在下者对于长辈所执的礼节，却是一些也疏忽不得的！

照夕随着申屠雷穿堂入室，直向后房行去，廊下花圃内有几棵梅树，光秃秃地挺立着，申屠雷推开了一扇风门，导着照夕入内，却见一个婆子正自端着一盘西瓜，往室内行去，见了二人，怔了一下，对着申屠雷笑了笑，叫了声：“侄少爷！”

申屠雷不由奇道：“给谁送西瓜去？”

那婆子端了一下盘子道：“还不是老爷！”

照夕不由差点想笑，心说已经吃坏了还吃呢！申屠雷不由怔了一下道：“他老人家还能吃西瓜？”

那婆子咧着口道：“没办法，不给他他骂人呀！已经闹了半天了！”

申屠雷不由皱了一下眉，由那婆子手中接过了西瓜，一面道：“不要紧，你交给我，我去看看去。”

才说到这里，却听见内室有人大吼道：“周妈！周妈！我叫你拿的西瓜呢？你死了呀？”

那婆子作了个苦脸，一摊手道：“侄少爷你听见了吧？老爷子这几天火

可大着呢！”

申屠雷看着照夕摇头苦笑了笑道：“家叔就是这个脾气，倒叫大哥见笑了……大哥少立片刻，待我入内通禀一声再请进去吧！”他说着把手中西瓜放在一边，遂向前走了几步，揭开了竹帘，叫了声：“大叔！”遂自探身而入，照夕在门外负手站着，似听到内中一老人口音怒道：“小雷！你去给我瞧瞧去，看看我要的西瓜来了没有？我等了半天了。”又闻申屠雷低声解说了半天，老人似还不依，与申屠雷争辩着，过了一会儿才不闻有声音了，遂见竹帘揭处，申屠雷含笑点头道：“大哥请进，家叔有请。”

照夕忙摘下帽子恭敬地走入，才一进室，鼻中就嗅到一股异味，目光同时接触到一个朱漆的大马桶，心中也就了然了。

却见房中摆着一个书案，案上堆着不少的书，另有书架一个，也是放满了书，正对窗列着一个大铜床，床上拥被坐着一个白皙枯瘦的老人，倒是一脸书生气息，上身脱得精光，露出瘦如鸡肋也似的一身骨头。

想是因照夕来得太快，不及穿衣，正自随手抓着一个黑纱团花马褂，往身上穿着。

照夕忙弯腰叫了声：“申屠老叔！”

老人连连点头笑着，打着一口冀北乡音道：“请坐！请坐！唉！不成个样子……”

照夕告了谢，随申屠雷二人一并落坐，老人两只瘦手交叉在胸前放着，一面道：

“你就是管照夕么？我是听小雷说过你了，令尊之严兄，我也见过……”

照夕忙欠身道：“如此说来，大叔更不是外人了，小侄返京后，本应早来府上请安，只是……却不料病倒了多日……”

老人惊怔道：“现在好了没有？”

照夕忙道：“已经痊愈了，大叔贵恙是……”

老人赫赫一笑，两只瘦手在肚子上拍了拍，摇着头道：“一点小病，说不上什么！嗯！”

他说着猛然对着申屠雷道：“小雷！去叫周妈端西瓜来，客人来了，怎么一点招待都没有？真是……”

申屠雷微微一笑，遂站起身来往门外走去，照夕忙道：“雷弟不要客气！”

老人摆了一下手，皱着眉道：“一点西瓜算得了什么？不要客气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却伸手把一个茶几，往自己面前拉了一下，这时申屠雷已自外面把那盘西瓜端了进来，老人紧张地指着那个拉近的茶几道：“放在这！放在这里！”

管照夕看在眼里，心中暗笑，知道是老人自己馋，却假装推在自己身上，当时也不说破，申屠雷把西瓜放在几上，却含笑对照夕道：“大哥请随使用，家叔因肚子不好，医生嘱咐禁食西瓜，不能吃的！”

床上的老人，本是一副兴致勃勃的神色，听了申屠雷话后，立刻露出一副极为失望的神色，目光注视着西瓜，咽了一口唾沫，却又对着照夕勉强地笑了笑道：“其实我看大夫的话，也不见得全对是吧？”

照夕不由忍着笑道：“不过按常理论之，还是不食为妥……”

老人苦笑着点了点头，顺手由枕边抽出一本李梦阳诗集，打开来看看，面上神情失望已极。

申屠雷对着照夕挤了一下鼻子，二人都忍着想笑，照夕心中暗暗想道：

“人老了，有很多地方，确是和孩子很类似的，这位申屠老先生，不正是如此么？”

老人西瓜没有到口，似乎一切兴趣都失去了，照夕谈了片刻，遂起身告辞，老人又嘱咐他回家问候他父亲好，照夕就同申屠雷一并走出，行了四五步，忽然想起，帽子还忘在房内，不由对申屠雷道：“我帽子竟忘在里面了，你代我去拿一下吧！”

申屠雷忙转身往回走，当他手方揭开门帘时，却意外的发现，那位老叔父，正以一副狼吞虎咽的姿势，在啃食着手中的一块西瓜，申屠雷的突然介入，倒令老人一时为之木然，他红着脸把西瓜猛然掩向背后，讷讷道：“什……么事？”

申屠雷真是气笑不得，当时走到床前，伸出手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拿出来吧！我都看见了！”

老人怔了一会儿，才把西瓜拿出来，往申屠雷手上重重一放，一面嘻嘻笑道：“只吃了一点点……唉！你这孩子……”

申屠雷见一块西瓜，已去了一大半，只得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你老人家这么不听话，怎么行呢？”

说着拿起了照夕的帽子，把那剩下的半盘子西瓜，也一并端了出去。

心中想着却是好笑，照夕见他笑着走出来不由问道：“什么事呀？”

申屠雷摇了摇头，走出了十几步才悄悄对照夕道：“老爷子在偷吃西瓜，被我看见了……”

照夕也不由笑了，二人走向前厅，照夕遂问申屠雷道：“考试日子可近了，你功课都准备得如何了？”

申屠雷笑道：“我与大哥所想完全相同，读书乃在自乐，志又不在功名，又谈得上什么准备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可是既入考场，总要榜上有名才是，否则岂不失笑于人？”

申屠雷笑了笑：“我可没想到这许多……只是……”

他皱了一下眉，道：“那位丁尚兄弟，来京已有一月，如何一直没有见到他？大哥可知他下落么？”

照夕听他提到了丁裳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本想把雪勤所说之事道出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如果道出，申屠雷少不得又要问上一大堆，自己对于这件事，实在是不愿再多说了，想着摇了摇头道：“我也一直没有见到过他，不知他还在北京不？”

申屠雷淡淡一笑道：“我看这位丁兄弟，想是因为岁数还小，仍脱不了孩子气，他一个人行走江湖，我还真有些替他担心呢！”

照夕忍不住笑了笑，他心中暗暗想，申屠雷倒是特别挂念着丁裳，一旦他要知道，那了尚是个姑娘化身，恐怕就不好意思了，我不如将错就错，也不去说破他，看他们往后如何发展就是了。

这么想着，也不去说破，当时随着申屠雷，进到他书房之

内，二人谈论了一些经文诗句，按前几年的试题，作了一篇文章，互相观摩、批评，都觉对方文章情文并茂，各有独见之处。

盖当时八股取士，下笔为文着重音韵对称，字字均须推敲，今日观之似太古板，弊在限定文思，可是并无深实国学根底，于诗词深有研究，决不易为之，一篇好的八股文章，即令读之，犹令人赞赏有加，感人至深。

二人在书房之内诗文相会，不觉日落西山，照夕在他书斋内共用了晚饭，又在院中凉亭闲话了一番，直到月上中天，这才告辞回家。

他这里单人独骑，踏着如银的月色，不一刻已抵家门，把马交到了马房，方自往自己书房行去，却见迎面思云兴冲冲地跑来，笑道：“少爷才回来呀！人家等你半天了！”

照夕不由一怔道：“哪个人家？”

思云脸红了一下，又笑道：“是少爷的朋友嘛！”

照夕忙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思云回手一指道：“在少爷书房里呢！是个小相公……”

照夕不由心中甚异，遂怪道：“你为什么 not 请他到客厅里去坐呢？让人家在书房里多没礼貌？”

思云晃了一下手道：“哎呀！你听我说呀！我怎么没请？可是这位相公真像个姑娘一样的，动不动就脸红，他说不去客厅，要到你书房，我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照夕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这是谁呢？莫非是丁裳来了么？”想着不由足下加快，直向自己书房行去，才走了几步，却见念雪正笑眯眯地端着一个盖碗茶杯，也正往书房而去，不由唤住她道：“你是给我那朋友送茶吗？”

念雪睁着大眼睛笑道：“可不是，问他什么都不要，是我自作主张，沏杯茶给他送去……”

照夕心中已猜知了八九，遂含笑道：“我这朋友有多大了？什么样子？”

思云却在一旁道：“大概十八九岁……瘦瘦高高的，两个眼睛挺大挺亮，不大爱说话。”

照夕心中暗道果然是她，想不到今天正说她，她却来了，当时微微一笑，从念雪手中把茶杯接过道：“这是我一个小兄弟，他还是首次出门，很怕羞，来，我自己把茶送去吧，你们下去好了。”

思云、念雪各自点头笑着回身自去，照夕接过了茶杯，想了想，见书房内似微微燃着灯光，暗想道：“她一个人在里面弄什么鬼？我不如轻轻进去看看吓她一下好玩！”

想着遂放轻了脚步，轻轻走向了书房，见房门轻轻掩着，遂自侧身而入，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待入内之后，果见书案上趴着一个少年儒生，细一打量，却正是分别月余未见的丁裳！

只见她身着官纱人字纹长衫，外罩天青小团花马褂，头上戴着一顶中镶孩儿红宝石结子的黑缎便帽。那条改梳成的男人发辫，却是又粗又长，又黑又亮，居然在发辫梢还加系了一个翡翠的小虎，衬上她那月亮也似的圆脸，微垂着长眉，松针似的长长睫毛，确像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佳公子！

想是因久候照夕不归，此刻竟自伏在案上睡着了，案上列着一盏高脚灯台，分点着三支长蜡，已燃了一半，蜡泪在烛盏上堆了厚厚的一层。

桌上还散着一本书，想她是先看书，后来看疲了不觉地睡着了。

照夕轻轻走到她身后，把茶杯放下，低头又看了看她，却见她左手半握着一个纸团，似松又握，案上青砚内墨迹未干，像是她也曾写过字来。

照夕不由好奇，轻轻把那纸团，从她手心里拿了过来，丁裳微微哼了一声，动了动身子，又睡着了，照夕含着笑后退了一步，慢慢把那纸团打开，就着灯光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几行字道：

“夕哥：久候不归，也不知你上哪去了？我都想睡了……我因此间事了，不日就要回山复命，走前特来一见，不想……”

写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，字迹也是潦草得很，首句称呼原是“照夕兄”三字，却被涂去，改为“夕哥”，其它字句也是大黑圈小黑圈涂得一塌糊涂，想是自觉不雅，所以写了一半就揉了。

照夕看到这里，心中十分感动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暗忖：“原来她是来向我告别来了。”

想着伸手想把她拍醒，不想手已伸出，却又缩了回来，暗想：“她睡得如此熟法，我又何必叫醒她，不如任她睡醒了再说吧！”

想着非但不叫她，却另取了自己一件披风，轻轻与她盖上，自己却在一边怔怔地对着灯坐着，脑子里这一时不由想得很多，想到了裳她一个小女孩，居然也敢远走风尘，而且一路之上，对自己诸般照顾，你要说她是对自己有情吧，她可是处处透着天真，颇有点侠女那种行侠仗义的味儿；你要说她对自己没情吧？可是一举一动，都对自己关切十分，而且由豫省起至回家为止，这么长的路途，她可是始终也没有离开过自己，一路上赠金疗伤，要不是她，自己这条命是否能保持到今日，真是很难说，她又为什么对我如此呢？

这么想着，愈发觉得她给自己的太多了，而自己对她，却似乎太冷漠了。

照夕想到这里，心中有些愧疚，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目光重新又转到了丁裳身上。

只见她两道秀眉，微微弯向两边，那双闭着的大眸子，就像是微合着的两朵百合花，高尖的鼻梁，象征着这女孩是如何的任性，那弧形略弯的嘴角，却又说明了，她只不过是天真无邪的孩子。

就以这沿途各项经历来说，赠金、买马、夜访、出入贼穴……各项事实看来，这些又岂能是她一个天真的少女所能独为胜任的，然而事实证明，确都是她一手而为的，照夕这么想着，心中不觉对她有了一番新的估价！

他又想到，丁裳来京已有月余，平日却不见她来访，直到她要走了，才来看看自己，这么看起来，她确又是一个庄重明理的女孩子，即使她有一份浓蜜也似的感情，却能紧紧地压制在心里，而表面仍极从容，比之自己，终日忧心诸言行却又理智得多了！

由于心中对于丁裳的观感，又改了许多，在以往他一直是把她当成一个小孩子，虽然发现她诸多可爱之处，只是这些可爱之处，一旦和“幼稚”或是“女孩子”发生了连带关系之后，他就不会为成人所重视了，因此丁裳在照夕的心中，一直只是一份“小妹”的感情，虽然她的天真活泼曾带给了照夕往昔日子里无限的乐趣，可是严格说起来，那种感情，在照夕单方面来说，确是和兄妹之情，没有太大分别的。

今夜，也就是此一刻，他竟会忽然想到了这个问题，倒令他显得心情有些不安了。

因为漠视忽略第三者，善意加诸在自己身上的感情，正如拒绝对方的感情是一样残酷和无情的。

酣睡中的丁裳，她那丰腴的躯体，修长的身材，虽是在熟睡之中，仍自散发着少女青春独具的成熟的气息。

“这些，你能说她还是一个无知幼稚的孩子么？”

照夕想到这里，不由打了一个冷颤，他首次感觉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，而

自己竟是一直没有加以深思过，这确是太荒唐了。

忽然丁裳动了一下身子，鼻中微微哼了一声，那披在身上的一袭披风，竟自滑落在地，照夕走过去，弯腰捡了起来，一抬头，却见丁裳脸上带着甜甜的微笑，那微微启开的小嘴，露出编贝也似的一口玉齿。照夕不由一怔，只以为她是醒了。

可是再一细观，她仍然闭着眼睛，那美丽细长的睫毛，一根根微微的弯曲着，那是画家画笔下所不能表达出来的气质的美，闺阁的美，古人云：

“由来闺色玉光寒，昼观常疑月下看。”

这是形容大家小姐气质肤色的美，试问这种美，如何又能在画笔之下表露出来呢？恐怕即使是令“诗中有画，画中有诗”的大诗人王维重生，像眼前丁裳的这种美，他也是无能描绘的。

照夕不由心中一阵疾跳，那张俊脸，却也由不住红了，他茫然地后退了一步，才知丁裳竟是梦中微笑，忽然丁裳开口道：“大哥！你不要走……不要走……”

照夕吃了一惊，方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走……”

突然才想到，丁裳所讲，竟是梦中呓语，不由把话止住了，可是他这句话，已把梦中的丁裳惊醒了，她猛然张开了眸子。

当她目光和身前的照夕甫一接触时，这姑娘似怔了一下，她马上坐正了身子，可是随着她也就明白地想起了是怎么一回事了，顿时不由脸色一红，似羞又笑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大哥……你回来了……”

照夕本来对她一向是很大方的，可是这一刹那，竟显得有些不自在了，他微笑地点着头，讷讷道：“嗯……我回来了……我回来很久了！”

丁裳看了一下身上的披风，忸怩了一下道：“我是……睡着了么？”

照夕这才点头笑道：“我本想让你多睡一会儿的，却不想一时说话，倒反而把你给吵醒了！”

丁裳窘笑了笑，翻着那双大眸子，看了照夕一眼，微微嗔道：“你干嘛不叫我呀？”

十五

照夕微微一笑道：“我看你睡得正好，如何好叫你？倒是你却为什么到今天才来找我？”

丁裳低头微微一笑，她把那双明亮的眸子向照夕瞟了一下，现出无比情意，娇哼了一声道：“难得，你倒还会想到我？现在我不是来了么？你该没话说了吧！”

照夕叹了一口气，实在他像似有很多话想说，可是一时却又不知说些什么才好，望着丁裳怔了一下，丁裳的天真无邪，似乎更刺激了他敏感痛苦的心，他想：“为什么人们都看来是很快乐的？莫非只有我一人是痛苦的么？”

想着他也就暂时把内心的一些惆怅阴影，努力除去了些，现出很愉快的情绪，笑道：“的确不错，这一个多月，我们一直都在想你，想不到你今天才来！”

丁裳转了一下眼睛道：“我们？什么我们？”

照夕一面坐下了身子，浅浅笑道：“还有申屠雷，那是你的二哥，怎么，你莫非把他忘了么？”

丁裳由不住玉面绯红，不自然地笑了，接着她又皱着眉毛，抿了一下小嘴道：“这位申屠兄太酸溜溜了，他不像大哥这么开通，我可真怕他多话！”

照夕忍着笑，看着她道：“人家也不知道你是个姑娘，要不然恐怕一句话也不给你说了，你这么胡闹，有一天要是他知道了，恐怕大家都不好意思！”

丁裳由不住抿嘴一笑，她目光向窗外一瞟，嘴角向两边一收，遂正经地道：“我只顾眼前，反正以后是大哥的事了，我可管不了这么多，谁叫你们为难兄难弟呢？”

照夕摇头叹道：“你还是和在山上一样的皮，我真替你担心，以后在江湖上一个人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却见丁裳低头一笑，他不由停住话道：“怎么？我说的不对么？”

丁裳抬起头看他，笑道：“我笑你自己才过了几天平安日子，居然忘了你是谁救出来的了，还担心我呢！我还不知如何担心你呢！”

照夕不由被说得俊脸一红，尚想分辩几句，丁裳却连连摇着小手道：“好了！不说这个了，今天来看你，是给你谈正经事来的。”

照夕剑眉微皱，丁裳却斜着眼波哼了一声道：“怎么？我在你的眼睛里永远只是个小孩子？连正经事都不能谈么？”

照夕心中暗惊，这女孩真聪明，她能把人家心里想的事都说出来，当时不便分辩，只笑了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是来向我辞行来的，是不是？”

丁裳猛地从位子上，往起一站，惊奇地道：“你怎么会知道？噫……”

照夕笑嘻嘻地道：“你不要奇怪，先坐下。”

丁裳依言落座，但她仍然半皱着眉毛，照夕慢条斯理地道：“你先不要问我如何知道，我只问你是不是这么一回事？”

丁裳点了点头，却又摇了摇头道：“这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！”

照夕遂叹着：“你这么来匆匆去匆匆的，到底是为了什么事，自然这是师命，我不便问你，只是你如果能在北京多留几个月岂不是好？”

丁裳苦笑笑道：“好什么？一个人跟孤鬼也似的，谁理我？”

她说着目光又向照夕身上望了一下，眼圈微红，却假作笑容道：“你理

我么？我看你脑子里只有一个江……”

照夕不由心中一惊，可是丁裳已看出了他的神色，遂把到口的话忍住了，痛苦地笑了笑，她伸了一下手，作了一个怅惘而失望的姿态，轻轻叹息了一声，照夕不由脸色红了一红，遂窘笑道：“这是谁告诉你的？你怎么会知道她？”

丁裳冷冷地道：“那你就别管了，而且我今天来，主要也是要告诉你，我和她已经结上了仇了。”

说到这个“仇”字时，她似乎还咬了一下牙，照夕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可是他却不愿把这种过于吃惊的样子，暴露在丁裳面前。

良久，他才装着淡然地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一下经过呢？虽然江雪勤现在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他最后加了一句，显得他心情的不安，丁裳这一刻脸上带出些微笑，这并不见得她就是愉快的，因为她一直是嘻笑惯了，任何大事也似无所谓的。

她含笑地瞧着照夕，轻轻点动着足尖，欣赏着照夕的表情，照夕装得很自在，可是丁裳那尖锐的目光，早已洞悉入微，只是她曾亲眼目睹过照夕对江雪勤绝情的表示，自然她不会怀疑到照夕其他各方面。

可是照夕对那个已嫁别人的女人，仍有眷念之情，那却是不可否认的。

虽然“眷念”只是平空的浮影，并不会发生什么作用的，可是对于丁裳来说，仍是一种可担心的威胁，她虽然没有权力去恨人家的相爱，可是她却以为照夕去眷恋一个已婚的女人，那是极为不值得而且不智的。

同时，她也不原谅雪勤的行为，因为她心中老是想：“她已是结了婚的女人啊！”

一个结了婚的女人，又如何再能去暗恋别人呢！在她的印象里，那是无耻、失节。

一个女人，如果不幸为人扣上了这两个大帽子，那是很悲哀的，因为人们恨“无耻”的心，几乎是全体一致的，可是却很少有人去分析“无耻”之成因，“失节”的本源。

他们那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道统，决不容忍于以上的问题，有申诉解释的余地，正因为这些愤怒的人，本身都太幸运了，因为他（她）们有一个理想可爱的配偶，如果一旦这问题面临到他们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他们才会突然想道：“莫怪他（她）们会如此啊！要是我，我又和他们有什么两样呢？”

那时候，就会有一批新的人去嘲笑你，唾弃你，你除了自期自艾，暗自流泪之外，又能如何呢？

人们应该永远记住一句话，今天你笑人家，可能明天人家也会笑你，因为你也是人，和他一样的人！

在丁裳那天真无邪的心里，她所能直接体会的，是对雪勤一千二百个不满，她甚而轻视她的人格，“轻视”带给她对雪勤的敌意！

她反衬着当时社会的一般民心，自然我们也不能说她不对！

同时更可原谅她的是，她也一样地爱着照夕，只是这份爱和雪勤唯一不同之处，是她并未直率地太明显地表示过而已。

照夕在她良久微笑的注视之下，显然觉得不安了，他脸色红了一下，勉强镇定地道：“你……为什么笑呢？”

丁裳忽然叹了一口气，她眨动着眸子，这一霎时，她像是很阴沉，她突然问照夕道：“大哥！我只问你一句话，希望你能真心的告诉我……”

照夕作一个肯定的姿势点了点头，丁裳苦笑了一下，她仰着脸问照夕道：“你能告诉我，今后你和江雪勤之间的关系么？我是说你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事……”

照夕不由脸又一红，丁裳这一问，正问到了他最头痛，而感到难以答复的问题，他略微犹豫了一下，冷笑了一声道：“我和她之间已是过去的事了……姑娘你又何必多此一问？”

丁裳眉尖一耸，并不脸红地笑道：“这么说大哥是不会帮着她了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剑眉微皱道：“我不懂你说的话。”

丁裳微笑道：“我是说，有一天我要是和她成了敌人，大哥你也不会帮她了？当然我意思不是说要请你帮我！”

照夕接口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帮她来欺侮你……不过……”

他心中存着蹊跷，可是丁裳却俏皮地拍了一下手，笑道：“好！大哥，这可是你亲口说的，这才是我的好哥哥！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！”

管照夕愈发不解其中原因，他皱着眉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们又为什么要打架呢？再说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”

丁裳收敛了笑容，摇了摇头，她又想到了那晚上，自己落水的情形，不由气得绷着小嘴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她太欺侮人了，我一定要报这个仇！”

照夕微微一笑，可是很不自然，他更茫然了，他问道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丁裳抿了一下小嘴道：“反正不关你的事就是了！”

照夕见她不说，心中虽极想知道，也不便再多问了，只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你今天来，就是为告诉我这件事么？”

丁裳笑着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还有就是为向大哥辞行的事！”

照夕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你决定要走么？是什么时候？”

丁裳手中玩着一条小手绢，用两手拉着手绢的二角，俏皮地问道：“你希望我什么时候走呢？”

她这种百分之百女人的姿态，十分迷人，可是却与她身上那身男人的衣服不大协调，看着十分好玩，照夕微微一笑道：“等我与申屠弟决定好了日子，与你饯了行再走如何？”

丁裳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既是大哥的盛情，我自然也不便推却，这么吧！明天如何？”

照夕看着她新月也似的面颊，想到了她天真的笑话，而这么可爱的一个影子，明天之后也就要失去了，今后年月里，是否仍能常和她在一起，殊难料定，而人世沧桑，失去了丁裳，似乎就如同失去了自己一面镜子一般，莫非相识的进一步，必定就是分离么？

虽然自己对她，并没有存下一丝的异心，只把她当个小妹一样的看待，可是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份感情，似乎更值得留恋！

再想想自己吧！一个雪勤，已负了自己，嫁别人为妻，是谓覆水难收，一个丁裳，也即将要离开自己而去，这仅有两个在自己内心占有分量的女人，在转眼之间，都将失去了。

他内心浮上了一层悲哀，一时竟忘了说话，只怔怔地注视着丁裳，丁裳翻了一下大眼睛道：“怎么样？明天好不好？”

照夕这才惊觉，当时苦笑笑道：“好！明天晚上就在我家秋亭里为你饯行，你可一定要来！”

丁裳含笑站起了身子，道：“好！那么我走了！”

照夕看着她道：“来了这么一会儿，就要走了？多坐一会儿如何？”

丁裳笑了笑道：“我来了很久了，只是你没回来就是了，本来我以为有很多话要给你说的，谁知见了面，反倒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，真奇怪！”

说到最后，她脸色微红地低下了头，照夕感慨地叹了一口气，他是很了解丁裳此时的这种心情的，可是“多情总为无情苦”这句话的滋味，他实在是已经真实的体会到了，他不愿再把这种痛苦的滋味加诸在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身上。

他装作不懂丁裳的意思，却微微一笑道：“你明后天走后，我在北京也没有多少天的耽误了，我也要远行了！”

丁裳倒是出乎意料之外，她不由秀眉微蹙道：“你也要走了？为什么呢？”

照夕尽量不让伤感浮上面颊，他吁了一口气，看了一下窗外，浅浅一笑道：“男儿志在四方，何况北京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地方，虽然我爱这个家，和家里所有的人，可是一个年轻人，如果对家太存着依恋心，前途是很悲观的！”

丁裳还不大能想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，因为她的想法和照夕不同。

她眨了一下眼睛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你是要出去打天下是不是？”

照夕被她这句话逗得笑了，他心中想道：“谁说她不是一个孩子呢？听她这句话！”

想着对着丁裳点了点头道：“对了！我是要去打天下，你说不应该么？”

丁裳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你是就要去么？”

照夕摇头笑道：“我和申屠弟约好了去参加省试，一待考过了，我就想走了！”

丁裳惊奇地道：“你们是考状元是不是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笑道：“我们只是会试，要殿试才是考状元。”

丁裳点了点头，含笑道：“我还不知，你们两位已是举人老爷了，真了不起，可惜我不能等着给你们贺喜了！”

照夕苦笑道：“还贺什么喜？我们只是应个景儿，目的是让二老高兴一下而已，因为他们老人家的见解不同，希望儿子能扬名声，显父母，我们作儿子的，也不能太令老人家失望了，所以才有此决定，说起来，这正是我们这一代的悲哀。”

这无意的几句话，却引起了照夕无限的感慨，他继续道：“可是人，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生来具有的个性与特长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独自有所发展呢？有学问的人，又为什么一定要去作官？”他说着，紧紧的握着自己的双手，像是对这个时代，这个社会，有极度的愤恨。

丁裳在他的脸上，看到了极度的坚毅之力，她崇拜这个年轻人，她一直认为他是不凡的。

照夕站起了身子，恨恨的道：“所以！我决心要打破这个无形的束缚，我要把我这多年来练的武功，贡献在风尘武林之中，贡献在大汉风沙里，我要作一些真正伟大的事，这许这些伟大的事，别人是不会注意到的，也许别人认为是很渺小的！”

他愤愤的说到这里，却见丁裳正自以那双黑白分明的瞳子盯视着自己，她面上带着笑容，照夕不由脸色一红，笑了笑道：“我都忘了是在说些什么

了，你也不要笑我，我真是常常这么想着，有一天，你会知道，我不是平口白说就是了！”

丁裳向前走了一步，深深地朝着照夕一拜，照夕不由一怔道：“这是为何？”

丁裳笑态可掬的道：“闻君一夕话，胜读十年书，大哥的壮志，令我十分佩服，今后大哥如有事遣召，定当追随骥尾，永不后人。”

照夕不由大笑了两声，道：“想不到你也掉起文来了，好！以后一定会有事找你，你不要怕麻烦就是了！”

丁裳娇哼了一声，笑道：“那可也要看什么事就是了；要是光叫我跑腿，我可不干！”

二人正说到此，却见帘外似有人影一闪，照夕忙问道：“是谁？”

却听得一声咳嗽道：“少爷！我是念雪。”

丁裳不由脸一红，秀眉微皱，因为方才她和照夕说话，完全是返回了本来面目，嗓子也没压粗，样子也没注意，要是被外人看见和听见，又算是怎么回事呢？

这时照夕接道：“进来！有什么事？”

念雪这才推开了帘子进来，她两只手各自端着一个小盘子，一盘子脆梨，一盘子鲜桃，都削过皮，切成了瓣用牙签一块块的插着。

她红着脸，对着丁裳笑了笑，丁裳耳根子都红了，却也对她笑了笑。

念雪搁下了盘子，照夕笑道：“是太太叫送来的么？”

念雪摇了摇头，脸色微红笑道：“不是！是我自己送来的，还有，天不早了，公子是不是要弄点什么点心，我也好去关照厨房一下！”

说着有意无意，眼波可又向一旁的丁裳瞟了一下，丁裳脸可就更红了。心说：“小鬼！老看我干嘛？讨厌。”

她把头转向了一边，偏偏念雪心中对她已有了疑心，丁裳这一偏头，她不由心中更是一动，当时不由抿嘴一笑，照夕不由心中奇怪，遂问道：“你笑什么呀？”

念雪又向着丁裳掀了个眼波，才笑咪咪地道：“这位相公是姓什么来着？”

说着还忍不住直笑，照夕自幼和这两个丫环厮混惯了，见状就知道丁裳的化装，定是为她看破了，本想喝叱她几句，令她下去。

可是偶一侧脸，却见丁裳涨红了小脸，正咬着嘴唇生气呢，不由也乐得逗她一逗。当时装作不知道：“这是丁相公！怎么？有事么？”

念雪口中长长的“哦”了一声，点着头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只是随便问问！”

她含着笑端起了一盘梨子，走到丁裳身前道：“公子！请吃梨！”

丁裳只欠了一下身子，伸出手就盘中拈了一块，念雪对她那手，可十分注意了，不由弯下了身子，细细的看了一下她的手，只觉其白如玉，指尖上还留着寸许长的指甲，亮晶晶的，怎像是男人呢？

丁裳不由发觉了，吓得马上收回了手，她猛然回过了头，道了声：“你……”

念雪吓得伸了一下舌头，照夕半笑道：“念雪你干什么？对丁公子怎么如此没有礼貌？还不赔个礼，想受罚么？”

丁裳听照夕声带笑音，知道他是有意纵容，不由气得狠狠瞪了照夕一眼，念雪这时却蹲下身子，学着旗人请安的姿态，行了个礼道：“小婢无知冒犯，

丁相公不要见责才好！”

丁裳却红着脸道：“算了！”

念雪还要说什么，照夕怕把这位姑娘给惹火了，那可不是玩的，当时忙对念雪一挥手笑道：“算了，你快下去吧！以后再这样，我可是不为你说情了，这位丁相公可厉害着呢！”

念雪用手一捂嘴，咯咯的笑着走出去了，照夕见丁裳仍气得嘟着小嘴不言，不由假作气道：“这丫环太不像话了，姑娘……”

方说到此，丁裳却也学道：“这丫环太不像话了！”

照夕不由笑了笑道：“这也不关我的事啊！怎么连我也给恨上了？”

丁裳仍低着头生闷气，照夕又说了两句，她仍是没有答理，照夕这才有点慌了，心想她后天就要走了，不要今天把她给得罪了，那可是不大好。

当时含着笑，走下位来，来到丁裳身前，打了一躬道：“算了，都怪我不好，你就不要生我的气了，好不好？”

丁裳翻着眼，看了他一眼，似想笑，却仍是忍着，重又低下了头，还是嘟着嘴生气。

照夕信手拿了一小块梨，递到她嘴边笑道：“好了！吃了这块梨就好了！”

却不料丁裳猛然一张嘴，竟连照夕的两个手指都给咬住了，她翻着眼俏皮的看着照夕，只是就不放口，照夕痛得呀呀直叫，连连嚷道：“啊哟哟！不得了，快咬断了……”

谁知却在这时门外一人笑道：“什么快咬断了！你这孩子！”

跟着思云的声音叫道：“太太来啦！”

照夕不由大吃一惊，忙回身一看，果然母亲已含笑站在门口，不由脸一阵大红，忙道：“啊！妈……你老人家来了！”

丁裳吓得早已松了口，再一听照夕喊来人为母，不由更是一阵紧张，慌忙由位子上站了起来，一面红着脸看着照夕小声急促的道：“不要说……”

照夕怔道：“说什么？”丁裳低头道：“我咬你的事！”

照夕差一点想笑，当时丁裳已讷讷的叫了声：“伯……母！”

照夕忙红着脸对母亲介绍道：“这是儿一个小……小朋友，他名叫丁尚！”

管夫人却是只管上下打量着丁裳，脸上带着微笑，丁裳只好又弯腰叫了声：“小侄丁尚，与伯母叩安！”

管夫人连道：“不敢当！不敢当！快请坐吧！”

她说着，又含笑看着照夕道：“你这孩子，朋友来了也不请到客厅里坐坐，也不好好招待一下，你……”

说着又笑了笑，照夕在母亲的笑容里，似感到一些神秘的意味，他的脸立刻红了，心说：“妈这是怎么了？她老人家从没有这么管过我的事啊！莫非丁裳的事她老人家知道了？”

想着往四周一看，正见念雪在母亲身后，对着自己缩脖子笑呢！

立刻他就明白了，心知定是这丫头，发现了这个秘密，在母亲面前多口。

她老人家听后，哪能不来？想着狠狠瞪了念雪一眼，那丫环却闭着嘴，忍着笑把头转向一边去了，照夕无奈，只好不再去看她。

只这一会，就见母亲把丁裳让在一边坐下了，尤其是她老人家那双眼，骨碌碌在人家身上转上转下，看得丁裳面泛桃红，粉颈低垂。

这时两个小丫环换上了茶，管夫人把这位伪装男子的姑娘，上下看了一个够，心中暗暗高兴，因为这位姑娘太美了，虽是易钗而弁，可是那种天生

秀丽的气质，是瞒不过这位夫人的眼底下的。

这两天他们老两口子，正在为着儿子的婚事而发愁，却想不到，他自己倒是早已寻着了朋友，虽不知他们感情如何，可是私下里忖量着，似乎差不离，要不然两个人关在一个小房里算是干嘛呀？

再说夫人明明还记得，刚才自己进屋时，这位丁姑娘正咬着儿子的手指，两个人哼哼唧唧的！嘿！那股甜劲儿真是够受的！

管夫人想到这里，不由又眯着眼乐了。

她笑眯眯的望着丁裳道：“你是哪里人呀？家在什么地方？”

太太心里，压根儿已经认定了她是姑娘，所以才这么说话，偏偏丁裳尚不自知。

她张惶的看了夫人一眼，咳了一声，讷讷道：“小侄是湘省人，家是在……是在……”

她自幼无依，原是大户千金，只因家庭不幸，父亲早逝，妻妾分居，她又是小室所生，是以分居后贫不能生，母亲改嫁，她因不愿随母认人为父，这才偷跑离家，于生命垂危之际，却为鬼爪蓝江路过，怜其身世，爱其秀丽，再加上她骨格清秀，却是难得上好质秉，鬼爪蓝江这才携其往大雪山苍前岭授艺至今。

所以当管夫人这一问到她家园时，她倒一时答不出来了，照夕对她身世，倒也知道一些，此时见她犹豫，唯恐触及其伤心处，当时忙代其答道：“她家在大雪山！”

太太怔了一下道：“大雪山？”

丁裳点了点头道：“是……是的！”

念雪见状，早忍不住在一边笑了，却为照夕凌厉的两道目光给制止住了。

管夫人温慈的笑道：“大雪山离北京，可远着呢！你怎么来的呢？”

丁裳心中此时已紧张得说不出话来了，因为夫人老是看她的帽子，看她的辫子，还看她脚上的男人靴子，她心里哪能不急呢！

当时笑了笑，尴尬的道：“小侄是骑马……骑马……”

太太又怔了一下，惊奇道：“你会骑马？一个人？”

丁裳羞涩的点了点头，管夫人又含笑看了儿子一眼，心说：“这好！不用说，又是一个会耍宝剑的，这孩子是专找会武的姑娘！”

她心里真是奇怪，又是迷惘，而且不敢相信，因为像这么娇滴滴的一个小姑娘，她能骑马，能单身跑几千几百里路？

想着她又叫思云去端糖、端瓜子，丁裳只红着脸道：“伯母……不要！不要！”

太太笑了笑：“你大老远来，哪能一点招待都没有？在北京你有亲戚朋友没有？”

丁裳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没……没有！”

太太一怔道：“那你住在哪呀？”

丁裳哪知夫人的意思，只照直答道：“在旅馆里。”

她这句话还特别把嗓子压低了一下，挺了一下腰，显出自己是个男的，一个男的住旅馆怕什么？

可是太太一听可又怔住了，她是不赞成一个大姑娘家，单身住在外面的，所以笑了笑：“那多不方便，我们家空房子还多，你赶快搬来，我叫这两个丫环给你作伴，你不要怕！”

太太的话，已经太明显的表示出来，她已知道丁裳是个姑娘了，听得照夕是又惊又怕，因为母亲这意思，分明是已看上人家了，他哪能不惊呢？

照夕听得都急出汗来了，生怕母亲再往下说出话来，叫自己挂不住脸。

当时忙岔嘴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她……她后天就要走了！”丁裳也急得直点头，窘笑道：“是的……是……小侄后天就要回去了；谢谢！”

太太先不答理丁裳，只骂着儿子道：

“人家没说话，你急的是哪门子呀！后天不能走！”

照夕心中一怔，几乎傻了，因为母亲的话，就像命令一样，倒是替丁裳当了家了。

丁裳更是惊得头上冒汗，太太才回过脸，微笑道：“你今几个才来咱们家，我怎么能放你走？你也别多说了，回头叫车跟着你到店里去拉行李，你安心在我们这住几天，好好玩玩再走。”

丁裳急得直想哭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此刻已化装成男的了，一个男的哪能哭呢！

想着两只手合着，对夫人打了一躬道：“谢谢伯母……小侄实在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夫人已上前一把搀起了她来，一面笑道：“得啦！别小侄小侄了，谁还看不出你是个姑娘？好孩子你这边坐……”

说着硬把丁裳拉到自己跟前坐下，还拉着丁裳的手，这一来，把旁边的人都逗笑了。

照夕也忍不住红着脸笑了，丁裳还想挣扎，可是太太握住她的手很紧，再说她也不能硬挣开，当时急得娇声叫道：“伯母你……”

当她眼睛和太太慈祥的目光接触时，太太脸上的笑容，竟使她再也无法装着了，她的脸愈是红上加红，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急也不行，不急也不行，她只有把头低下了。

管夫人不由呵呵的笑了，她一只手轻轻拍着丁裳的背道：“好姑娘！我是逗你的，你可不许急，好好女孩子家，干嘛要学小子？唉！你们这些小孩子，真会胡闹！真会闹……”

丁裳忸怩了一下，也跟着微微的笑了，可是她还是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！

在母亲的“爱”前，人人都是小孩，这是一点不假的，虽然管夫人并不是丁裳的母亲，可是她那长者的风度，慈祥的笑语，给丁裳的感觉，是和自己的母亲几乎是完全一样的！

女孩子天生的是“娇”是“羞”，身为侠女的丁裳一样也不例外，别看她夙日风尘里剑气纵横，饮马江河，可是这一霎那，却如同绕指柔也似的乖和听话。

她依附在夫人的怀里，那种欲笑还羞，欲羞还颦的姿态，却都是十足的女儿身啊！

照夕此时见状，自然不能再为隐瞒了，他笑嘻嘻的对丁裳道：“这都怪你装得不像，可怪不得我呢！”

丁裳羞羞的看了他一眼道：“你还说！”

说着眼波又向一边的念雪瞟了一眼，念雪却捂着嘴一笑，逗得管夫人又呵呵的笑了。

夫人看着照夕点了点头道：“你这孩子，你说你是不是胡闹？好好的你叫人家姑娘化装成这个样！”

照夕不由脸一红，半笑道：“这也不是我叫她的，是她自己……”

丁裳却笑着哼道：“怎么不是你？哼……”

太太回头又看着照夕道：“你看看！我一猜就知是你的点子，怎么样？”

照夕见丁裳正低着头直笑，不由暗忖这丫头真坏，自己不好意思了，竟往我身上赖，想着看着丁裳道：“好！好！你记好了……你记好了！”

管夫人笑道：“记好了怎么样？你还能把人家怎么样？”

照夕半笑道：“好嘛！你老人家也帮着她吧！现在我是没办法了！”

才说到此，一旁的念雪也笑道：“少爷可真会作怪！”

思云也学着样道：“哼！他点子可多呢！”

照夕不由又气又笑，当时脸色通红道：“好！你们两个丫头也来欺侮我，你们等着瞧好了！”

思云却往丁裳跟前一站，俏皮的笑道：“我们不怕！你要欺侮我，我请丁小姐帮我们忙，看看谁怕谁？”

照夕连连点头道：“好！好！算你们厉害……”

丁裳这时红着脸站起，对管夫人行了一礼道：“小侄！啊……侄女还有事，这就告辞了……”

管夫人站起来道：“你才来会有什么事呢？现在就叫思云、念雪两个跟着你回客栈里去，把你行李搬回来吧！”

丁裳忙摇手道：“那……那怎么行呢？”

照夕也点了点头道：“母亲既如此说，你也就不要再客气了，你反正今天也不走，住在我们这里不是一样么？”

丁裳笑着，为难的皱着眉道：“那……可是，可是……”

夫人笑道：“你不要心里过不去，你一个单身姑娘家，无亲无友，来在北京，我们怎能不照顾你呢？再说你们还是好朋友，你就不要再客气了！”

管夫人温和的拍着她的肩，丁裳想了想，才红着脸道：“伯母既这么说，我搬来就是了，只是……我晚上还有一点事，必须要去办一下才行……”

照夕怔了一下道：“你有什么事呢？”

丁裳讷讷道：“我……还有一点事……”

夫人笑了笑：“好吧！现在就叫她们跟你去吧！你就快去办你的事，办完了事就回来……”

丁裳这才点了点头，说着又给管夫人行礼，夫人一直送到了走廊，还再三嘱咐思云、念雪，要好好的跟着她，这才回去。

照夕和两个丫环一直陪着丁裳往大门走去，照夕看了念雪一眼道：“一定又是你这丫环多口是不是？”

念雪嘻嘻笑道：“谁说？才不是呢！”

思云却岔口道：“不是你是谁？我根本就不知道，我听见你跟太太说什么来着！”

念雪却格格笑道：“要你多口，没把你当哑巴卖！”

思云却笑道：“我不说，他们要疑心我嘛！”

照夕只看了她们一眼，也没有理她们，遂向丁裳道：“你今天晚上真有事吗？”

丁裳一面走一面想着心思，闻言后点了点头，照夕又问道：“什么事？现在天已经很晚了，明天再办不行么？”

丁裳却微微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这件事就是晚上做才好……”

她又问照夕道：“大哥！现在是什么时刻了？”

照夕看了看天上的星，思付道：“大概是戌时吧！你到底想做什么呢？”

丁裳这时已走到了门口，思云已在招呼着门房，叫他们去套车，丁裳却拦阻道：“两位姐姐不要送我了，我店里什么东西也没有，只有一个随身包袱，等会我自己带回来就好了，你们用不着跟我回去，也不要套车。”

念雪道：“那怎么行呢？太太还特别关照我们呢！”

丁裳微笑道：“你们放心，我说回来就回来，三更天，你们两个在院子的亭子里等我就是了。”

照夕暗吃一惊，心想这是怎么回事？她到底是想去干什么呀？而且她脸上带着一股气冲冲的神色，像是要找谁打架似的，问她她又不说，这么想着，他心中不由十分纳闷。

当时丁裳已笑了笑：“我的马呢？”

三人才知道原来她还是骑马来的，却见马僮快腿张，正牵着一匹白马由侧边走出来，照夕就接过了马，交到丁裳手中道：“姑娘！你可要早些回来！”

丁裳接过了马缰，微微一笑道：“知道了！再见！”

只见她身形一矮，嗖一声已上了马背，杏目向四人瞟了一眼，双腿一蹴马腹，那匹马唏聿聿一声长啸，拨动四蹄飞跑而去！

照夕一直目送她走远了，才叹息了一声，对于丁裳这种侠女姿态，很是佩服，今夜不知她又是去干什么去了，他怔怔的看着前面，心中想着心思，却为思云推了一下，笑道：“别看了，走远了！”

照夕微微一笑，向二女交待道：“你们两个自己找的麻烦，今晚上不要睡了，到三更天，在亭子里等着人家吧！”

说着转身而去，念雪却追上叫道：“少爷！少爷！我怕……”

照夕回头笑道：“那你是活该，你们两个商量着办吧！想叫我陪你们，那可是办不到！”

他说着遂自去，念雪遂跺脚道：“少爷坏死了……”

二人在一块咕咕喳喳了一阵，决定两个一块到亭子里去，这才去为丁裳预备房子，等时间差不多了，二人打了个小灯笼，直向院中走去，但觉秋风习习，虫声唧唧，漫空的流萤，一明一灭的飞着，就像是一天小星星也似，思云念雪两个人，你偎着我我偎着你，用灯笼照着路，抖颤颤的直向亭子里走去！

原来早有人，比她们先在亭子里等着啦，两个丫环吓得啊哟一声，转身就跑，却听人叱道：“不要怕！是我！”

二女一听是照夕的声音，不由又转过了身来，就向他道：“你不是不来么？”

照夕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心里闷；睡不着，所以干脆出来坐坐，就便陪着你们等丁姑娘！”

二女各自一笑，也不说破，就进了亭子，却见照夕目注当空，似作深思之状，两道剑眉，紧紧凑在一块，思云抿嘴一笑道：“有了这位丁小姐，恐怕就不想对门的那位江小姐了吧？”

照夕苦笑了一下，对她看了一眼，那意思似乎是在说你知道什么啊？可是他的心，却为思云这几句话，带入了另一番境地！

雪勤的影子，又重新回到了他眼前，他微微打了一个寒颤，自惕道：

“你曾经发过誓，今生只爱她一人的啊！莫非因为她的负情，你竟也有违初衷么？”

想着心情十分沉痛，按理说，丁裳在各方面来说，都应不在雪勤之下，可是自己对她的感情，在内心上，总不能拿来和雪勤相比，只要一想到雪勤的一切，那丁裳的一切，无形中似乎淡得多了。

他又暗想到，母亲似乎对于丁裳的印象极佳，看来已甚有意，其实她又如何得知我如今的心情，我是不会再去属意谁了。

想到这里，心中十分沮丧，一任思云、念雪在一旁说笑，他却是一言不发，脑中浮浮沉沉的，全是那江雪勤和丁裳二人的影子！

他又哪里知道，此刻所思念的两个人，正在作一场生死之争呢？

原来丁裳自从那晚落水之后，心中已把雪勤恨到了家，偏偏又遇到了那位多事的生死掌应元三，竟暗中教授了她一套功夫，这是一套专门对付江雪勤“蝴蝶散手”的厉害功夫。

丁裳自然心喜万分，由是夜夜随着应元三苦练，十天之后，果然把应元三这一套厉害的“拿月追星掌”练熟了，应元三何故如此垂青她？又为什么这么要与江雪勤为敌呢？

这其中有一段宿仇，笔者为使读者明了起见，不得不把笔头暂时调一下，略叙一下其中奥秘。原来在五十年前，先天无极派的掌门人应元三，初接掌门职司，尚在中年，他因眼界太高，虽属中年，尚无配偶，故此在志得意满之际，偶思及此，亦难免怅怅然。

一日路过黄山，因慕黄山钟灵峻秀，偶然兴发，遂独自登山，意图饱览峻秀山色，山行不知远近，不觉遂入内山之“五云步”涧谷，这时已是入暮时分，山路险峻尚且不说，且这“五云步”乃全山最险恶之处，太阳只一下山，这“五云步”地方，即有大片云雾涌出，初起时，尚能略辨远近景象，霎时之间，弥山盖野，有如千倾云海，真有伸手不见五指之感。

所以这地方，一向绝少有人迹能到，即使有那附近大胆猎户到这地方射猎，也只敢在午后进谷，日落前退出，一丝也大意不得！遇上刮风阴雨的天，更是请他们也不敢来！

如此一来，这地方无形中就成了一个禁区，从没有人敢大胆来的，因云雾一来，漫空盖谷，要到第二日午时才散，且雾来时，各种毒蛇虫蝎俱都游出，觅物而噬，真是防不胜防，端的厉害无比！

最厉害的是五云步内，乱石崩云，深涧四伏，有如百井，星散四列，多是百丈深渊，一不小心踏下便粉身碎骨，所以附近山民，谈起五云步来，没有不谈虎色变的！

生死掌应元三，哪里知道这地方有这么厉害的隐伏？一个人前后山转了一周，已是天将暮色了，待到了“五云步”正赶上落日时刻。

他独自抱膝坐在一石峰顶上，前望着日落的红霞，但见白鹫成群，那味儿倒似应了王勃的“落霞与孤鹫齐飞”，而黄山秀丽至此，亦可谓之至极了，正在醉心的当儿，蓦地刮起一阵山风，遂见万鸟升空，鸣声啾啾，却向后山绕去，隐隐中更闻兽吼声声，那狐兔之类，成群窜出，四散逃逸，像是大难将临之兆，应元三不由吃了一惊，暗自惊疑道：

“奇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它们都跑些什么呢？”

念未完，但觉当空万马奔腾也似的，驰来了一大片云雾，霎时之间弥山盖野，应元三不由大吃了一惊，道声：“不好！”身方立起，遂觉白雾如带，只一卷，自己已入云雾之中，应元三只觉得全身阵阵发冷，这才知道不妙，但仍仗着自己一身轻功了得，尚未觉得如何严重，等到他身子纵出之后，才

发现所望之处，竟全是一片白雾，以自己目力，仅不过能视出尺许范围，这一急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可是身形竟不由己的直向一处深涧落去！

应元三这一惊，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，可是身在雾中，竟连攀抓一旁的山石树枝也是不能，自忖必死无疑了。

就在这惊魂刹那之间，忽觉自己身子似落在一面有弹性的绳网子之上也似。

更怪的是，自己身子方一落下，那藤网也似的东西，却由四面八方一并包了起来，一任应元三有一身功力，竟是不能挣开，却反倒是愈挣愈紧。

生死掌应元三这一会反倒不怕了，他自忖必死无疑，却想不到竟会绝处逢生，半涧之中，竟会有如此一张生出的藤网，而自己竟这么巧，正好落在这网上面，只要睡着不动，等到雾退了，还愁自己不能脱身不成？

他想得倒是很好，也就在这霎时之间，应元三全身竟为那环身的乱藤缠了一个紧。

这时候他已觉出不妙了，遂觉那藤网，竟自慢慢的往上升了起来，就像是有人在提动一般，应元三这一吓不由连怕也忘了。

似如此一直上升了十来丈左右，才听见一个少女的口音喘道：“师父！这不像是野猪，野猪比这个重！”

应元三这一听，简直是又气又喜，暗忖道：“这可好！原来这网子是捕兽的，我成了野猪了！”

想着又挣了两下，却又听到原先少女口音道：“哟！还动呢！师父你来帮着我一下，不要叫它咬着我了！”

生死掌应元三气得方要开口，却又闻得另一老人口音哈哈笑道：“傻丫头，你可走了眼了，你拉上来再看看，是野猪不是？”

应元三心中一惊，暗想道：“啊！这老人好纯的目力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大雾之中，莫非他竟看出网中是人么？”

想着又闻那少女娇声道，“不是野猪，是头狼我也吃不消呀？我又看不清楚它！”

说着像是双手交换着用劲往上拉，应元三方要开口，只觉得背上“砰”一声，一阵疾痛，像是着了一棒，却听见那少女道：“先打死它再说！”

不容应元三开口，第二棒又自打下，这一次那少女想是加了几成劲，应元三又正想坐起来，少女这一棒，无巧不巧，却正打在他头上，只听见“砰”一声，应元三就是练有“油锤贯顶”的功夫，疏忽之下，对这种势子也是吃不住。

顿时只觉得眼前金星乱冒，口中“啊！”了一声，却听见先前发话的老人叱了声：“施不得！”

跟着身子似已为人提开，却听见那少女咦了一声道：“师父！这……是怎么回事，怎么是个人呢？”

那发话的老人呵呵笑道：

“谁说不是人？这小子要不是练有内功，你这一棍子，早把他头打开了！孩子！你的差事可来了！”

生死掌应元三绝处逢生，却料不到，竟会遇见这么一对师徒，虽然他目光并不能看清这师徒二人容貌如何，可是只由这师徒的对话之中，他已意识到，这一对师徒决非常人。

尤其是那发话的老人，他竟能目视云雾，把自己行动形态看得一清二楚，

以此判来，这老人决非一般练武之人所可比拟。

应元三耳闻得这师徒二人对话，心中更是又惊又气，尤其那女孩说话，更是刺人难听，只因自己这条命，总是为人家所救，虽是说话难听，自己又如何能与她一个小女孩一般见识？

想到这里不由翻了个身，双手想把环身的藤索解开，却为一只手按住了，却又听得先前发话的那老人道：“老弟！你忍耐一会，这网子内还有机关，一个弄不好，可要夹断了你的手指头！”

生死掌应元三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当时讷讷道：“尚没请教老先生及那位姑娘贵姓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小可应元三有礼了！”

却听见老人呵呵一笑道：“你就是新出道的先天无极派的掌门人么？老夫倒是久仰了你的年少有为！你先不要管我师徒是谁，总之，你这条命，算是侥幸保住了。”

说到这里，又嘻嘻一笑，遂大声唤道：“梅儿！你怎么又进去了，这都是你惹的麻烦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！”

说着又哈哈大笑了两声，应元三不由脸一红，却闻得那叫梅儿的少女在里面应道：“我不管！我不管……他是个男的！”

那老人又呵呵笑道：“傻孩子！男的又怎么样？你方才那一棍子差一点把人家打死，你却连个礼也不赔，天下哪有你这么不讲理的人？还不快来把这劳什子弄开，你当真想把人家当野猪给弄死么？”

生死掌应元三又羞又气，暗想道：“好个老儿，你明知我是先天无极派掌门人，却仍然如此戏耍与我，你也太过小瞧我了，等会雾散了，我要你还我个公道！”

只因此刻身子尚在对方藤网之中，虽是一肚子不高兴，却是奈何不得！

当时不由气得长叹了一口气，把双目一闭，心想任你们耍笑吧，反正雾散之后，恩仇我都要清一清！

想到这里，却闻得那少女格格笑着走近来，她口中微微笑道：“对不起尊客，方才那两棍，我可不是有意的，因为我以为是野猪呢！这五云步地方险恶，莫非尊客你还不知道么？”

应元三气笑不得的长叹了一口气道，“没有什么，姑娘不必多礼了……在下因系首次游黄山，并不知道这地方如此险恶……”

少女又笑了笑，一面用手摸索着藤网，似闻有铁物相击开锁的声音，一面却嘘着气道：“并不是黄山所有地方，都如此险恶，实在只有五云步这方圆十里是这样的！”

说着话，锁已开了，应元三忙往外钻身子，那少女却也正往里弯着腰，不注意，只听“砰”一声，两个头碰在一块了。

少女口中啊哟了一声，应元三也啊哟道：“对不起！对不起……唉！”

那一边的老人却是连声大笑不已，他吐了一口痰道：“梅儿往左，应老弟往右，这次就碰不到一块了！”

二人依言站起，果然左右错开，那女孩对这地方早已熟悉，虽是在浓雾之中，亦了如指掌，错开身子之后，一面揉着头，嘟着小嘴，已走到了老人身前，应元三却似瞎子一般，两只手摸索着，足下踉踉跄跄，简直是一步也看不清，老人哈哈笑道：“好一个先天无极派的掌门人！来！老夫引导你过来吧！”

应元三不由被这野老头说得羞愧无地，苦笑了一下道：“老前辈休要取

笑，在下已无地自容了！”

遂觉得肩上被一物一敲，忙用手去一摸，原来是一枝竹管旱烟，知道是老人递来接引自己之物，只好用手抓住烟管，随老人走了过去。约行了数十步，老人才放下烟管笑道：“好了！客人可以坐下了！”应元三用手一摸，果然身前有一截尺许高下的大树根，甚为平滑，当时落坐，带愧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在下幸蒙贤师徒救命之恩，否则此刻怕早已粉身碎骨了！”老人哈哈笑道：“这不关我的事，都是我那徒弟淘气，每日在悬崖撒网，用以捕捉大雾中走失的野兽，却料不到今日竟把尊客你老弟给捉上来了，哈！真好笑！”应元三低头道了声：“惭愧！”老人敲了一下旱烟袋道：“你也不用惭愧了，看你面色苍白，不用说你是受了雾寒了，给你弄碗姜汁喝喝吧！”说着唤道：“梅儿！快端一碗红糖生姜水来！”

却闻得那少女娇应了一声，生死掌应元三心中暗暗惊异不已，奇怪的忖道：“这对师徒，倒是奇怪，怎会在这险恶地方落居呢！要是有一个不小心，掉下山洞里那还了得？”他心中这么想着，却听到磁碗相击之声，又有开水壶倒水的声音，他不由担心的道：“这位姑娘，小心开水烫着了！我吃不吃倒不要紧！”那姑娘噗哧一笑道：“你不要担心我，还是小心点自己吧！”

应元三不由脸又一红，那老人呵呵又笑道：“丫头！你是怎么说话的？小心人家可是一派掌门人，所练三阴绝户掌，岂是你能对付的？”

应元三心中一惊，暗想道：“这老人真厉害，居然连我的拿手功夫，他都清楚得很，他到底是谁呢？”

那姑娘口中哼了一声道：“三阴绝户掌又有什么了不起？我才不在乎呢！”

老人和应元三都不禁哈哈笑了，说话之间，姑娘已走近在应元三身前，她口中笑道：“掌门师父，你的姜汤来了！”

应元三寻声探出双手，接过了碗，一面道：“姑娘不必取笑，在下实是惭愧万分！”

少女递过了碗，含笑道：“这算什么呢？我师父这大本事，有一次还难免摔到山下呢！后来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老人已大笑道：“好徒弟！你尽管把师父丢人的事往外抖露吧！你这孩子！”

应元三也不由笑了，微笑之中，他已把先前对这师徒二人的一些敌意，全数扫除了！

他接过了这碗姜汁，就口喝下，果然由丹田内升出了一些暖意，再加上他内功本厚，略一调息，也就恢复了体力，这时他师徒二人尚在一边调笑玩乐！

生死掌应元三只是坐在一边不动，等了一会，见雾色非但没有减退，却反倒似比以前更浓了，他不由心中奇怪，当时咳了一声道：“老人家，这雾何时可退呢？”

问了两遍，那老人才笑道：“还早呢！你今天想走是不能够了，要到明天早晨雾才散！”

应元三不由大急，立起了身子道：“那！那怎么行呢？在下还有急事待办呢！”

老人嘿嘿笑道：“那可没办法了！”

应元三却向着老人发声处抱拳一揖道：“有烦老人家指引明路，在下这

就告辞了！”

那小女孩惊道：“这怎么行呢？你会摔死的呀！”

应元三方自皱眉，老人已微笑道：“我们不能强留人家，来！梅儿，你去点一只火把来送客！”

生死掌应元三大喜道：“如有火把照路就好了！”

老人只冷笑了一声，也没说话，须臾，那姑娘已打着一枝油松火把过来了！

渐渐走近了应元三身前，应元三在模模糊糊的火光里，略微看了一下这姑娘，顿时不由怔住了，因为眼前这位大姑娘简直是太美了，留着刘海发，大大的一双眼睛，虽是一身青布衣裳，可是那身段，那肤色，那轮廓，简直是无一不美到了家！

他心中不由大为惊叹，想不到这地方，竟会有如此国色佳人！

一时，他竟是呆住了。

那姑娘把一双蛾眉一分，微笑道：“拿去吧！这火把算送给你了，你可小心了，出门往右拐，顺着那条小路直走就没错了。”

应元三这才惊觉，不由脸色一红，当时自责道：“你也太失礼了，人家是个大姑娘，怎能这么瞧人家？算了，走吧！”

想着接过了火把，那火光燃着雾气，发出哧哧之声，约摸可看清丈许远近。

他接过了火把，又照了照，才见身前丈许，坐着一个枯瘦的老人。

这老人一身灰布衣裳，秃头白眉，颌下留有三菱羊须，一双眸子，却是深深陷在眼眶之内，可是开合之间，精光四射。

老人手中玩着一枝花竹旱烟杆，不时抽上几口，只是睁着那双眸子注视着自己，并不发一言。

应元三看到此，料定此老决非常人，自己受人师徒救命之恩，临走怎能不称谢一声。

想着走上一步，对着老人深深打了一躬道：“还没请教前辈大名如何称呼，救命大恩铭记在心。”

说着又看了身边的少女一眼讷讷道：“还有这位姑娘……”

老人却是直如未闻，仍自狂吸着旱烟不理不问，应元三方感有些下不了台，那少女却似看不过笑道：“我叫向枝梅，人家都叫我是冷魂儿，这是我师父，人称黄山异叟，你该知道了吧？”

应元三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哦！我真是该死，竟把这位老前辈忘了，久闻此老乃天下有数奇人，垂名武林已有六十年之久，掌中一对离魂子母圈，大江南北真是罕有敌手，却想不到今日竟会在此见到了，此人姓叶单名一个彤字，是一个极为难缠的人物！”

生死掌应元三当时惊异的上前，行了一礼道：“原来是叶老前辈，弟子真是冒失了，老前辈和向姑娘救命之恩，弟子永留肺腑，来日再图报答吧！”他说着又深深鞠了一躬。

却见那黄山异叟叶彤，仰天一阵大笑，他一面手中挥着那支旱烟杆道：“应老弟！你要去，我自然不能留你，你请吧！不过老夫可要警告你，不可勉强，真要不行你再回来，你去吧！”

他又挥了挥那支旱烟杆子，应元三躬身退出，这时手中火把，尚在劈劈啪啪的烧着，冷魂儿向枝梅一直送他到了门口，她用手往前面指道：“顺着

这条小路一直走，不过这条路很难走，你决不可能走过去……”

应元三不由吃了一惊，却见冷魂儿向枝梅对他笑了笑，应元三只觉得从全身各处汗毛孔里都觉得舒服，当时吃吃道：“姑娘的意思……”

向枝梅把身子一转，一面往回走着，一面笑道：“我不管，反正师父说了，你如走不通，记住回来就是了，雾要明天上午才能消呢！”

说着她就跑了，生死掌应元三怔怔的目送着她，消失在浓雾里，只感到这姑娘，就同雾一般神秘，她深深的诱惑了他，诱惑了这位中年无偶的掌门人。

这时他真有点不想走了，若非是自己坚持欲行在先，此刻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走了。

无可奈何之下，叹息了一声，一只手打着火把，有了一步没一步的往前走着，脑子里可对向枝梅这个姑娘，存了些绮丽的非分之想，他忖道：“如果我能够娶到这么一个媳妇儿，该多好！”

可是一想到黄山异叟叶彤，他的这些热念，马上就冰消了。

因为他知道这个怪老头子，是绝不会允许他心爱的门徒，去和外人结婚。

他不由又重重的叹了一口气，踉踉的自行走着。

可是“情念”这两个字之与人，确实有着不可思议的作用，这并不是想和不想的问题，一旦在偶然的会里，你只要种下了这个情念的“因”，必定你就会去想得到这个“果”！甚至你会不惜一切，甚至失去生命也要去获取这个“果”。

生死掌应元三错在入迷太深，尤其是他更误会了对方的感情，他想到冷魂儿向枝梅，对自己的那种笑，是含有深情的。

否则，她又为什么对我笑呢？而且笑得那么迷人，一个女孩子是不会随便对人笑的啊……

他想到这里，真是足下似拖有万斤的铁，再也走不动了。

回头望望，那小茅屋，早已为浓雾深锁住了，再也看不见那美丽姑娘的脸！和美丽的眼睛了。

生死掌应元三不由坐在一块大石上，看着手中的火把，劈劈啪啪的烧着，他的心，也正和那燃烧着的火把一样热炽，一样的激烈。

现在他已决定不走了，他往前又走了几十步，把火把插在地上，只等到火把燃烧到了某一限度时，他再往回走。

如果他师徒问，自己可说是路上太险，只好被迫而返了，然后，然后……

他用手托着头，沉重的想道：“我是应该有一个妻子了，我可以诚实的当着叶彤向他徒弟求婚……也许他会答应我也不一定。”

然后他又想到了自己，三十二三岁的年纪，已是武林中一派的掌门人了，在任何一方面来说，都不能说是不够资格，虽然冒昧一点，可是在我如今的立场，我不这么自己推荐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况且那向姑娘年已至标梅之年，本着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的古训来说，自己此举，并没有什么太失礼的地方。

这么想着，他的心立刻活了，而先前原有潜在的一些矜持观念，此刻已不复存在了。

勉强的又耗了一盏茶的时间，看那火把已燃了一大半，再不回去，恐怕火把就不够用了。

想着他就站起来，把火把抽出，回过身子，往回路上走去，走了一程时间，算计着已差不多该到了，可是手中的火把，竟还有一截。

忽然他心中一动，干脆把火把的火头，在地上一阵插抹，把火弄熄了，然后用力把它掷了出去，现在他眼前已又是一片白茫茫，不分东南西北了。

又等了一会，他才出声唤道：“叶老前辈……叶老前辈……”

谁知才唤了两声，就听见向枝梅的声音嘘道：“不要叫！不要叫！我已经等了半天了。”

应元三不由又惊又喜，他脸一红道：“哦……是姑娘……好极了……你快来领我回去吧！我一点路也看不见……”

接着眼前火光闪动，向枝梅已举着火把走近了，应元三不由笑道：“姑娘你怎会知道我要回来呢？”

向枝梅只笑了笑：“你才一出去，师父就叫我拿枝火把这里等你，他说你一定会回来的，果然没错！”

应元三不由一怔，吃了一惊，暗忖道：“奇怪！他怎会知道我要回来的？莫非……”

可是转念一想，他又放下了心，暗笑道这是我心里的事，他如何会知道？不要瞎想了，我还是随她回去吧！

想着就装着笑，对向枝梅道：“你师父真会算……”

冷魂儿一面在前边打着火把，一面回头笑道：“我早就说过，这条路险得很，没有雾尚且难行，何况这么大雾呢！你不听嘛！”

应元三心中惭愧，连连点头道：“是，是，我真笨……还麻烦姑娘来接我！”

向枝梅接口笑道：“接你倒无所谓，谁叫你是客人呢！”

应元三跟在姑娘的后面，目睹着她窈窕的身材，长长的发辫，一身青布衣裳，一双青缎子弓鞋，洗得也很干净，这一切虽是那么的平凡，可是穿在这姑娘的身上，只能以一个“美”字来形容！

他脑子里更是有些迷乱了，偏偏向枝梅见他没答话，心中奇怪，回头看时，见他只呆呆的看着自己，心中好笑，不觉嗔道：“你这人眼睛像贼一样的，看什么嘛？”

她说的语句虽恶，可是由于脸上的笑，嘴角的俏，无形中又在应元三心内，起了一阵极大的波动，须知心怀感情的人，多半是有些敏感的，向枝梅的随口话儿，却又给了他无比信心和鼓舞。

他遂大着胆子问道：“姑娘你十几了？”

向枝梅笑道：“你猜！”

应元三几乎茫惘了，他陶醉的忖道：“我猜？哈……这句话多够味啊！”

他于是不假思索的道：“十八了，再不十九！”

大姑娘回头摇了摇头道：“不对！不对！我已二十二了……你想想……我十四岁随着师父练功夫，已有八九年了，哪能只有十八岁呢！”

应元三点了点头，因为他到底不是轻浮一类的人，他很清楚，对于初见面的少女，应起码保持的界限，所以尽管他内心是如何的激动着，他仍能控制着自己的嘴，不要说出有失身份的话！

二十二岁，就像二十二朵花，在他眼前飘舞着。他想：“这应该是更适合接近自己的年岁啊！”

他拉了一下衣服，暗忖道：“这姑娘方才已说我的眼睛像贼了，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，可是由此看来，一定是我的眼睛有些失态了，我现在必须要老成一些，不要让她看轻了，等会提亲就讨厌了！”想着不由恭诚的跟在她

身后，一句话也不再说了，枝梅打着火把在前面走，她是轻车熟路，所以走得很快，遇到难行或是自己走得过快时，她总是回过身子，把火把照着，等应元三过来了再走。

小小一段路，二人却是走了半天，看看已到了门前，枝梅把火把插在门口，向内叫了声：“师父，客人为您接来了！”

这时黄山叟叶彤，却微笑着已由内踱出，他微笑着看着应元三，又看看向枝梅。

前者面色已不自然的红了，因为太怕老人的目光了。

果然这老头儿哈哈一笑，对向枝梅道：“他不是我的客人啊……哈哈！”

冷魂儿天真的转着眼睛道：“他不是我们的客人么？”

老人收住了笑，点了点头道：“是！是！他是我们的客人，既是客人，我们怎能不招待一下人家呢！你去好好弄几个菜，昨天那只鹿腿，还没吃完，味道很不错，你也炒一盘来！”

枝梅对师父前面的话，还不大了解，可是听到后来，她又笑了。

她小声问师父道：“我去看看树上笼子里，捉住山鸡没有，要是捉住了，拿来煨汤好不好？”

黄山叟笑着点头道：“好！好！随你，你快去吧！”

向枝梅马上转身走了，应元三略微有些失望，因为他以为枝梅会向自己再笑笑的，起码也应该看自己一下，可是竟然都没有！

他不由有些失意的发着呆，黄山叟看了他一眼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如果老夫猜得不错，老弟！你是应该有话要对我说的！”

生死掌应元三不由吃了惊，他的脸霎时之间又红了，望着这怪老人，他有些张口结舌，叶彤凭着他数十年的处世经验，用着他那光华闪烁的一双眸子，几乎洞悉了应元三的满腹机密，看着这年轻人的紧张情形，他内心真有些好笑，他点了点头道：“对不对？老弟！”

应元三“唔”了一声，他想着这些话应该如何的对他说才能不失之冒昧？他的脸更红了。

黄山叟又笑了笑道：“我们武林之中，讲究的是心怀坦白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；老弟乃雄掌一派之人，为何期艾至此，未免有失威仪，你说出来，无妨！”

应元三被黄山叟说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他心中十分羞愧，当时一咬牙，苦笑道：“老前辈既如此说，弟子斗胆放肆了……”

他看了一下旁边，向枝梅并不在身旁，黄山叟既这么开门见山的问，自己若不吐实，试问要等到什么时候再说呢？

可是！这种话，自己又该怎么出口呢？

想着他不由吞吐道：“弟子实因……实因……”

叶彤微微一笑道：“是有关小徒向枝梅吧？”

生死掌应元三心说好精的老人，他红着脸点了点头，讷讷道：“正是……弟子有心……有心……”

叶彤狂笑了一声，朗声道：“应老弟！你不必为难，你要说的我全明白了，这事情好办！”

应元三不由一阵惊喜，他真想不列这老人如此豪爽，居然一口就答应了，当时真是惊喜得有点失措，慌忙站起，对着黄山叟深深一拜道：“一切全仗老前辈玉成，弟子感铭五内！”

可是他的话，却为这老人一阵更大的狂笑之声给中止住了，应元三在他刺耳的笑声里，不由吃了一惊！

十六

生死掌应元三话未说完，即为黄山异叟叶彤这阵狂笑之声所中止，他不由颇为吃惊的注视着这位怪老人，不知将生何事？

却见这老儿收敛了笑声，一双细目神光烁烁的在应元三身上转着，点了点头道：“应老弟！你是想向小徒求亲是不是？”

应元三为他这阵笑声，笑得实在有点迷惑，可是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对方既如此问，不容自己再多作犹豫，当时硬着头皮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老前辈明察秋毫，弟子不敢隐瞒。”

黄山异叟嘻嘻一笑，他脸上表情不喜不怒，令应元三莫测高深，遂见他频频点头道：“也幸亏你说了实话，否则我老人家，可没这么容易叫你出去呢！”

应元三方自惊疑，叶彤已冷笑道，“我一生之中，最恨的就是说谎，其实你的心意我全知道，现在你竟说出，可见你尚是一个诚实的人！”

他说着又回头看了一眼，才脸色较温和的道：“小徒向枝梅出生伶仃孤苦，幸赖老夫抚育至今，对她来说，虽属严师，称之严父也并不为过，这孩子确是一个好孩子！”

应元三摸不着头脑的也点了点头，叶彤长叹了一口气，继道：“说起来，我真是喜欢她！可是姑娘一天天大了，这问题总是免不了的！”

生死掌应元三心中暗喜，却不便置词，只是静静的听下去，黄山异叟满脸戚容的向他看了一眼，应元三不由有些发窘，他心里十分紧张，因为他知道，下面的话，对于他来说，是很重要，而且有决定性质的。

他不自然的动了一下，想摆脱老人直视不动的目光，可是黄山异叟仍然直直的看着他，他那双细小但闪烁的眸子，确有一种慑人的威力，令人不敢逼视，应元三虽是被他看得心慌面赤，可是亦不自逃，黄山异叟显然的对他的初试，感到满意了。

因为只有心怀坦率的人，才敢这么直接的迎接人们的逼视的，他微微一笑，翘起了一只腿，手中的旱烟袋，在鞋底上敲了敲。

气氛是如此的安宁，更显然的，老人是在作一项重大的决定了。

应元三不由得默默祈祷着，他注意看黄山异叟的脸部表情，想先寻出一个答案来，可是叶彤仍是那副不喜不怒的样儿，他们上了年纪的人，总爱在心窝里，决定一件事情的。

良久，叶彤笑了笑，他倏地站起了身子，道：“好！老弟！我佩服你的坦率直爽，我也就不再和你拐弯抹角了！”他正色道：“在两年以前，我曾对小徒说过，有一天一个人要想娶你，他必须是一个武功精湛，正直的青年，我别的没有要求，只有一件……”应元三张大了眼睛，黄山异叟看了他一眼道：“……那人必须要胜过你！”

应元三心中，才算一块石头落下来了，他内心暗暗想道：“看她那娇滴滴的样子，怎会是我的敌手？我何不放大方一些！”

想着点了点头，黄山异叟见他首肯，不由呵呵大笑了两声，朗声道：“这话虽说了两年了，可是至今并没有改变，老弟！你肯一试么？”

应元三作了一个诚恳的态度道：“前辈既有此言，弟子愿斗胆一试，只请姑娘掌下留情！”

叶彤又笑了笑道：“这个情是不能留的，应老弟！你我年岁虽差着一大

截，可是全系武林中人，武林中人最重信用，千金一诺，你如胜过小徒……”他笑了笑，从容接道：“干脆，多一天我也不留你们，马上你就带她走，从此她也就是你应家的媳妇儿！”

应元三听到此，不禁有些心花怒放的味儿，他的脸觉得很热，那是兴奋的关系，黄山异叟依然笑容满面的接下去道：“可是，万一你要是不幸败在我那徒儿的手下……”

应元三霍然作色道：“弟子知趣，拨头就走！”

叶彤用手拍了桌子一下道：“好！一句话！”

二人对视一笑，这个默契也就这么决定了，话题也由之转开，黄山异叟手捋长须道：“当今武林，老一辈的退隐的退隐，物化的物化，剩下少数浪迹风尘，也多无什么作为，如今天下也就是看你们这一代了！”

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，似乎有些伤感，又似憧憬着昔日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事迹！

应元三微笑道：“老前辈春秋虽高，但却宝刀未老，以弟子看来，只是在为与不为之间，发此感叹，却未尽然呢！”

黄山异叟呵呵笑了几声，对于应元三的这种恭维，却觉得并不十分过之，因为至今，他并未曾服过老，只是在下一代面前，不得不如此说而已，他顿了顿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可是当今天下，确也有几个年轻人，令人可畏！”

应元三不由心中一动，问道：“老前辈指的是……”

黄山异叟莞尔的一笑道：“仙侠岭的那位雁先生，淮上三友，以及洗又寒、蓝江夫妇，这些人，虽均属中年人物，可是以老夫私下观之，他们没有一个是好惹的！”

应元三面上不禁有些讪讪，所幸叶彤又接了一句道：“当然老弟台也是其中之一！”

应元三这才心中释然，他眉头微皱道：“要说仙侠岭的雁九先生，此人倒是一个奇才，可称当代之杰，只是老前辈莫非不知，他已封剑深山多年了么？”

黄山异叟怔了一下道：“啊！有这种事，他年纪并不大啊！”

生死掌应元三慨然点了点头道：“这位仁兄，却真正是一条汉子，他之如此，全系与淮上三友（那时之称谓，后称淮上三子）一句戏言，不想三友以此要挟，迫令他退出武林，至今十年来，已不见这位奇人踪影了！”

叶彤感慨道：“武林中人最重信义，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！”

应元三怒形于面道：“老前辈你是有所不知，这完全是三友的圈套啊！哼！有一天，我要把这隐秘向武林中宣布，叫大家都知道一下，叫大家都知道淮上三友是卑鄙的，他们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，仅有虚名而已。”

黄山异叟白眉皱了皱，遂笑了笑道：“淮上三友为人我并不深知，只是和他们倒有一面之识，要说起他哥三个的武功来，虽是不够深湛，可是也非易与之辈，老弟，你怎说他们是仅有虚名呢？”

生死掌应元三脸色一红道：“老前辈所说极是，只是弟子因替那雁九抱不平故出此言，他三人功夫，弟子也曾见过，亦不过和弟子在伯仲之间！”

黄山异叟点了点头道：“我几乎忘了，在几年前，老弟你似乎还曾经广撒了一次侠义帖子，所约俱是年轻一辈的少年英豪，老夫还一直遗憾未能参与，广会高人呢！”

提起了那次盛会，应元三脸上荡出了兴奋的微笑，他方想细叙一下当年

的盛会，却闻得身后向枝梅的声音，笑道：“师父，吃饭了，菜可要凉了！”

二人一起转过了身来，却见冷魂儿向枝梅，正婀娜的走过来，那双平窄的弓鞋，踩踏着的枯叶，发出喳喳之声。

她并不知道二人对她作的决定，倒是应元三乍一见她，反倒有些面红耳赤了。

黄山异叟呵呵笑道：“梅儿！你这里来！”

枝梅眨着眸子笑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叶彤等她走近，轻轻的拉住她一只手，含笑道：“你的功夫练得怎样了？”

向枝梅扬了一下秀眉道：“干嘛！这会当着人考我呀？”

叶彤嘻嘻一笑道：“不是的！是你应大哥不服气你，说等会要给你比武呢！”

向枝梅闻言不禁笑了，她瞟了应元三一眼，应元三有些紧张的吃吃道：“不是……是这样……”

向枝梅却抿嘴一笑道：“我早知道你不服气我，因为我打了你两棍子，可是我也不是有意的！”

应元三急得摇手道：“姑娘不可误会，愚兄岂敢！唉！”

他急得头上直冒汗，脸也红了，枝梅格格笑道：“我是随口说的，你不要见怪，你和我要比武，我绝对奉陪就是，不过要请你手下留情。”

应元三尴尬地道：“愚兄并无实学，姑娘你才要手下留情呢！”

向枝梅向着师父笑了笑，因为她觉得这位应大哥说话有点颠倒，既如此谦虚，又何故要约我比武呢！

她咬着下唇，转着眼珠，把那只平窄的足尖翘了翘，微微笑道：“我们是怎么个比法呢？”

生死掌抱拳道：“愚兄愿听姑娘指示……”

向枝梅看了她师父一眼，脸色微红道：“现在就比么？”

应元三连连摇头道：“不是！不是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心中暗恨黄山异叟这个办法真缺德，既称比武，少不得彼此拳脚相加，要是我伤了她，于心何忍？再说女孩子都好胜，真要赢了她，恐怕就许恼上了我，可是这种比武，可不比平常，这是只许胜不许败的玩艺儿，我要是手下留情，婚事却又成泡影，这可真是一件讨厌的事！

想着不由紧紧的皱着两弯眉毛，脸上是黄一阵白一阵，黄山异叟这时含笑说：“现在自然不能比，雾太大，一不小心翻落山涧，你们谁也别想活命，只有等明天早上雾散了再说。”

冷魂儿向枝梅，随师苦练了多年武艺，却是从没有与人动过手，素日只是同师父打坐玩玩，虽然屡蒙师父夸赞为难得的奇才，总是似信又疑，难得今日上门的这位应先生，居然想和自己比武动手，她不禁又惊又奇，满心想拿他试试身手如何。

再者应元三仪表不凡，人品不恶，虽然对他还谈不上什么深厚印象，可是决无恶感，能和此人动手过招，也是自己乐意的事。

她含情脉脉的看着应元三道：“应兄之见如何？”

这一句“应兄”，听得应元三心中一喜，他不由暗忖道：“啊！改了称呼了。”

当时几乎有点茫然，不禁连连点头笑道：“只要姑娘认为好，愚兄是没有意见的，老前辈说得极是，此刻雾是太大了！”

黄山异叟吸着手中的旱烟，看着这双小儿女说笑形态，他心中不由想道：“这二人如果真能结为美眷，倒是很相配，虽然应元三大了一点，可是一个男孩子大一点也无所谓，只是不知他武功如何，是否能配得上我这徒弟，明晨我倒要好好考察他一下……可不能委屈了梅儿！”

想着含笑道：“比武是明天早晨的事，吃饭是现在的事，还是吃饭要紧，我们先去吃饭吧！”

应元三不由微微一笑道：“弟子打扰了！”

叶彤挥手一笑道：“谈不到，老弟你请！”

应元三也知道这种武林奇人，最忌讳的就是世俗客套，当时一抱拳，遂率先而行。

黄山异叟随后而行，不想才一举步，却为枝梅把他袖子拉住了，他怔了一下，却见徒儿微红着小脸，抿着小嘴小声笑道：“师父，他干嘛要跟我比武呀？”

叶彤微微一笑道：“明天你就知道，还是先不告诉你！”

枝梅喜上眉梢的道，“你老明天看吧，我不给他几手狠的，看看他还敢小瞧我不？”

黄山异叟心中一动，正想出言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却又把到口的话顿住了，他只含笑的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这是你的事，我不管。”

枝梅哪里想到师父这句话含有深意，当时叉着腰笑道：“我要拿他试试我所学的这套蝴蝶散手，看看是不是如你老人家所说的这么有威力。”

黄山异叟身子本已转回，闻言不由怔了一下，他回头微微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这是一套很厉害的功夫，你……”

枝梅翻了一下眼珠子道：“你老人家放心，我和他又没冤没仇，干嘛要伤他？只是叫他尝尝味道就是了！”

说着笑了笑转身而去，黄山异叟看着她背影，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，暗忖道：“应元三！你虽是一时英豪，只怕你那三阴绝户掌火候不够，难以在我这蝴蝶散手下讨得好去！这也怪不得我，实在是你命该如此……”

想着叹了一口气，慢慢走向家门，却见枝梅正指着漫天大雾，在与应元三谈话，样子很是亲热，叶彤不由又是怔了一下，心想她以前并不是如此的啊！怎会对这陌生的应元三变了呢？

他想把实话透露给枝梅知道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一来她一个姑娘家，怕羞了她，再者她如知道是为此比武，就许不比了，或是存心让了他。

当然，黄山异叟是决不希望她会存心让他，因为他认为，一个作丈夫的，就应该比妻子强些，这是一种不成理的定论。

虽然在他下意识的感觉里，又想应元三能胜过他徒弟，可是再一想到，向枝梅的所学，也就是代表着自己的一切，自己苦心造就出来的徒弟，一开头就输在人家手上，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。

他内心为着这件事很懊恼，这是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在作祟。

他轻轻由二人身旁走过，进到房内，室中已点着三支松油火把，火光把室内的雾气蒸发了，显得很光亮。桌子上摆着丰盛的菜肴，那是徒儿为着这位新来的客人所作的，叶彤微微一笑，自己坐上了位子，眯着一双小眼，看着仍在侃侃而谈的一双青年，不知如何，他心中有一些说不出的酸酸的感觉。

他忽然认为平日最亲密的徒弟，今天似乎已经不再是属于自己的了。

他又想到了苍老，才感觉到自己的确是老了，一个可怜的老人！

一个老年人是不能没有依靠的，在枝梅天真的笑声里，自己打发了无数春秋，也从来未曾想到过老字，可是今天枝梅只对别人稍作亲近，却令他突然意会到一个数年来未曾想到过，而确是现实的问题。

这位一世的奇人，武林怪老，这一刻竟有些伤感了，有一种自私的意念，作祟着他，令他突然想到，自己是需要这个徒弟侍奉身侧的，万一要是失去了她，那么今后的岁月，将是不堪设想的，冷漠、孤单、彷徨，与流浪在街头的异乡老人是一样的！

想到了这里，他不由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恐慌，几几乎坐不住了，他迅速的用竹筷敲着碗，发出叮叮之声，一面笑道：“吃饭了！吃饭了！”

二人这才惊觉，一齐转过了身子，相继走入，枝梅脸色微红的笑道：“师父真坏，进来也不叫我们一声。”

这“我们”两个字，听在二人的耳中，各有不同的反应，正是一喜一愁，可是在外表，谁也看不出来，应元三连声赞叹着枝梅的手艺高明，乐得枝梅眉开眼笑，一筷子一筷子菜往他碗里夹。

这席饭在夜色苍茫之中结束了，饭后枝梅把杯盘撤下，黄山异叟叶彤微笑道：“寒舍地方太小，老弟今夜只好在这里委屈一夜了！”

应元三长揖道：“弟子实在太打扰了！”

于是，他就在这房子里留了下来，枝梅为他用木板临时搭了一具床，道了晚安，遂回到她自己的房中去了。

她是住在和应元三侧对面的一间小房间里，除了一扇门以外，还有一层厚厚的帘子。

夜晚，由那房中，传出轻盈的歌声，虽是山歌小调，可是听在应元三耳中，不啻是仙女之歌，他辗转床榻，心中想着明天的事情，忧一阵，喜一阵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天尚有些昏黑的时候，三人都已起来了。

应元三洗漱完毕，见向枝梅早已打扮好了。

她身上穿着一套紧身的紫绸子衣裤，用青绢紧紧的扎着云发，显得更是俊秀，亭亭玉立。

黄山异叟叶彤，穿着一身黄葛布的肥大衣衫，手中拿着他那支从不离手的旱烟袋，对着应元三点头笑道：“早啊！”

应元三忙躬身为礼，他显得有些紧张，目光不时瞟向枝梅，向枝梅这时姗姗的走过来含笑道：“你不是要给我比武么？我们现在走吧！”

应元三点了点头，脸色微窘道：“我们怎么比法呢？”

枝梅笑着拉着叶彤的袖口道：“你老人家给我们做一个公证人如何？”

黄山异叟点头笑道：“使得，只是你们要如何个比法呢？”

枝梅目光向元三一转，笑道：“还是应兄你说吧，是你约我的嘛！”

应元三想了想，点头道：“以愚兄之见，既为比武，总要在内外轻各种功夫上印证一下，方可窥得武功全貌，不知老前辈及姑娘以为如何？”

向枝梅不由笑道：“这样最好，就请应兄你划下道来！”

黄山异叟不由眉头皱了皱，但他仍然含笑的点了点头道：“老弟！你要如何个比法呢？”

应元三这时微微一笑，他就说道：“我想同姑娘比一阵掌法，比一阵兵刃，另外再比一阵轻功，姑娘可有异议么？”

向枝梅暗想这三种功夫，自己都很自负，今天倒真要给他一个好看的了。

想着笑睨了师父一眼，遂看着应元三点头道：“好！就是比这三阵，你等着，我还得去拿宝剑呢！”

说着转身进房而去，应元三这时却对叶彤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老前辈以为如何？”

叶彤喷了一口烟，笑道：“难得你想得如此周到，这倒是怪热闹的事，只是……”

他笑着伸出了一只巴掌，点着头道：“一切都照昨夜所说，我们击掌为誓。”

应元三毫不考虑的在他掌上拍了一下，却不想他这一掌方自击出，却觉得一股极大的潜力，自黄山异叟掌中传出，顿时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，元三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可是再看对方，仍然是脸上含笑，像无事一般。

他怔了一下，并没觉出什么不适的感觉，只以为是自己神情紧张的缘故，当时并未怎么放在心上，遂也就置之一笑。

这时向枝梅已自房内兴冲冲的走了出来，她手中拿着一把剑，笑咪咪的问应元三道：“你的兵刃呢？”

应元三方要开口，黄山异叟已呵呵笑道：“人家是用的软兵刃，大概是藤蛇枪吧？”

应元三不由心中一惊，暗想这叶彤好厉害的眼力，我藏在衣内的东西，他居然都能看得出来。当时不觉怔了一下，遂点头笑道：“老前辈好厉害的目光，只是在弟子衣中之物，你老人家何以得知呢？”

叶彤哈哈一笑，遂伸出手中烟袋，往应元三腰上点了几下，发出铮铮之声，他就笑道：“藤蛇枪和链子枪不同，缠在身上是很扎眼的，在你弯腰拱背之时，我早已看出来，哈！”

应元三不由带愧道：“老前辈高见！”

枝梅却扬着眉毛笑道：“哟！藤蛇枪！那玩艺可厉害得很呢！”

说话时，睁着圆圆的一双大眼睛，应元三不由也被逗得笑了。

三人步出了草舍，只见当空浓雾，皆已消失，代之是青濛濛的天，小鸟在树枝桠上啁啾着，蟋蟀闹耳的叫着，那些树叶上，滚着如同珍珠一般的露水，圆形的，亮亮的，十分可爱，这景色令人有些雨后之春的感觉。

生死掌应元三来时大雾，并不知这一带情形，此刻才发现，原来这附近景致竟是如此的美，这所茅舍占地约有十丈方圆，正是一座小峰的顶头，环绕在房舍四周，有些空地，都生着极多野生的花卉，在这新秋的日子里，并没有凋零，粉红黛绿十分可人。

茅屋之前，有一条羊肠小道，曲曲折折，伸展出去甚远。两旁是高有一人的长草，看来就像一条蜿蜒的巨蟒，黄山异叟用手指了一下对面道：“对面有一块草坪，倒是一个很好动手的地方，我们到那地方去如何？”

二人都点了点头，叶彤把那支旱烟杆子，往背后一插，身形向下一矮，对着应元三龇牙一笑道：“来！老弟，先试试腿！”

他说着猛然向上一伸二臂，身形腾处，就像是一只巨大的苍鹰也似，蓦地拔空而起，身形向下一落，足尖已点在一棵树梢之尖。

偌大的身子，落在那仅有小指粗细的树梢上，只不过轻轻颤抖了一下，却如同钉在树尖之上一样，动也不动一下，只这一手轻功提纵功夫，已把生死掌应元三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黄山异叟叶彤这种腾身势子，初初看来，并不十分惊人，可是如果仔细

观察一下，只要看他那一双芒鞋，踏在树梢尖上，就像是粘在上面一样的，一任那树梢为风吹得左右摇动着，他身形依然还是原来式子，不偏不倚纹丝不动。

在应元三的眼中看来，舍开轻功不谈，只这种稳固的下盘功夫，已达到了内功中极难练的“粘”字一诀，这种身手，如非有数十年轻功造诣，何克臻此？

所以他心中暗暗吃惊，遂见树尖上的叶彤朗声大笑道：“老弟，你也上来，上面凉快得很！”

应元三不由暗忖道，“莫非他是想考验我的轻功么？这也不难！”

当时不由回身向枝梅一抱拳道：“姑娘请先行！”

枝梅笑道：“还是应兄先请！”

应元三乐得在她面前表演一下身手，当时微微一笑道：“姑娘不要见笑，愚兄现丑了！”

他说着话，一提丹田之气，双掌往下一按，已施出“一鹤冲天”的功夫，拔起有五丈左右，在空中看准了落足之处，身子向下一垂，已笔直的落在叶彤身边三尺以外的另一棵树上，谁知足尖方一着树，竟觉得两处大筋上，猛然一阵奇酸，身子竟是站不住，这一惊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
惊慌之间，一翻右手，用“老猿坠枝”的轻功绝技，攀住了一节树枝，整个身子忽悠悠荡在当空，看来真是惊险到了极点，可是却也美观到了极点。

这一霎时，黄山异叟口中也叱了声不好，身形一旋扑到了近前，他一只足点在了枝上，弯身笑道：“怎么？没有事吧？”

应元三惊魂甫定，又惊又愧，当时反身腾起，落向一边，他脸都青了，自己惊疑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我怎么伤了筋呢？”

想着试着又颠了几颠，并没有异样感觉，心中不由愈发不解，暗忖道：“好险！这要是掉下去了，哪还有命在？”

想着正自惊心，却听到身边娇笑道：“应兄好高明的一手老猿坠枝，小妹真是自愧不如！”

元三回身一望，不知何时，这位姑娘，竟已站在自己身边，颈后的杏黄剑穗子，被风吹得嗖嗖飘着，看来真是英姿飒爽，娇态可人。

应元三心中又是一惊，因为人家什么时候上来，自己都不知道，虽然自己心有别念，但由此可见，这姑娘的身手也是不凡了，决非如自己所想的那么差劲。

想到此，他不由怔了一下，脸色不由红了一红，当时尴尬的笑道：“愚兄适才突觉不适，差一点身落深谷，殆无葬身之地，岂敢以此炫耀？姑娘真是见笑了！”

向枝梅怔道：“怎么会呢？”

应元三摇了摇头苦笑道：“现在总算好了，我们走吧！只等和姑娘比过三阵，如不幸落败，愚兄拨头就走，决不……”

说到此，忽然想到此中本末，对方尚不知情，怎可事先透露？不由又把话忍住了，只用眼去看一边的黄山异叟，叶彤这时也是深深的皱着两弯白眉，显然的，他在受着内心的谴责。

因为，只有他最清楚应元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他轻轻叹息了一声，向枝梅不由惊愕道：“应兄！你要是不舒服，我们改天再比如何？这也不是什么要紧事，非比不可。”

应元三暗怪自己说错了话，所幸枝梅并没听出来，当时微微笑道：“得识姑娘三生有幸，愚兄因事，至迟明日就须告辞，也许……”说着不由脸一红，叶彤却在旁边笑道：“你们倒是还比不比呀？我这旁观的人，可是等急了！”元三不由笑道：“老前辈休急，现在就请老前辈作证，从这里到那草坪为限，我就和姑娘先比这一阵轻功！”黄山异叟点头微笑道：“好得很！”他说着用力向前方一指道：“老弟！你看那边有一棵大黄果树，你们就以那里为终点，现在就开始吧！”

向枝梅眨着眼睛，兴奋的笑道：“这么远呀！好吧！”她偏过脸对元三道：“应兄以为如何？”应元三点了点头，二人各自一抱拳，倏地同时腾起了身子，一路倏起倏落，快如电闪星掣，直向对面那棵大树飞驰而去！

元三这一展开身形，才发觉到两处足筋，每于提气猛纵之时，就隐隐作酸，无形中似已较素日慢了许多，心中不由忧急十分，自己把心一横，一任脚筋作痛，也不去管它，同时更把不常施展的“云中捕影”轻功绝技，施展出来，一连五六个起纵，如同流星赶月也似，直向那大树扑去！

他这里方自庆幸占了先着，看看那棵大树已在眼前，不想就在霎时之间，却闻得当空一声娇笑道：“应兄承让了！”

应元三惊心之下，不由身形少定，也就在同时之间，只觉头上冷风疾扫而过，再看向枝梅已含笑站在自己眼前，二人虽不差先后抵达终点，可是向枝梅却快了一步，她微笑道：“这一阵我赢了吧？承让！承让！”

她明明知道对方为自己声东击西之法分了心，才得侥幸占先一步，可是女孩子家，总爱争个面子，当时大声招呼叶彤道：“师父快看，我快了一步！”

黄山异叟这时自后赶上，呵呵笑道：“傻孩子！人家是让你呢！”

应元三这时面色如土，如同一座泥塑的佛像也似的站在树前，他只觉得全身发凉，那满腔的热望，几乎全都冰消瓦解了！

当时苦笑了一下，对着叶彤一抱拳道，“这头一阵，弟子输了，弟子已尽全力，并未稍存相让之心。”

说着他懊丧的看着枝梅，频频苦笑不已，向枝梅见他如此重视输赢，心中微觉奇怪，暗想道：“比着玩玩，竟值得如此么？”

想着正想自己认输，却见他又含笑道：“三阵姑娘已胜其一，我们再来比这下一阵，早早作个结束也好！”

向枝梅这才又回笑道：“第二阵比什么呢？”

叶彤这时却点首笑道：“第二阵比掌法吧！老夫有一个小小建议，不知你二人同意否？”

应元三抱拳道：“老前辈但请吩咐！”

叶彤这时含笑指着眼前这块平茸的草地道：“掌功一道，妙在粘贴进退，如此大地方，太易闪躲，老夫以为不妨就地划一方圆丈五的范围，你二人只许在界限之内动手，谁要是出了范围，就算谁输了！”

向枝梅听得眉开眼笑，她差一点高兴得要叫出来了，因为这是她素日常常随师父练的功夫，自信很有把握，所以听得心花怒放，当时眼光瞟着元三，似等他的答复，应元三低头想了想，才肯定的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！”

黄山异叟微微一笑道：“如此待老夫为你们划一个界限。”

他说着身形已快如飞隼的窜了出去，伸出一足，在草坪上飞快的转了一圈，元三见他足尖圈地，很快的把地面翻了一道深沟，正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圆圈，跟着他身子一腾，又已到了二人身前！

应元三心中暗暗忖道：“这一阵，我是无论如何也要胜她，要是再输了，一切可都完了！”

他想着一面含笑道：“姑娘请！”

一面却把长衫下摆迅速的撩起，掖紧腰上，跟着身形一转，轻飘飘地已落身在圈子以内，身方站定，向枝梅也已笑嘻嘻的拧腰纵起，轻如一片枯叶也似的落在圈内，二人成了对面之势。

应元三冷眼只看她纵身的势子，已知道今日胜负，正不知鹿死谁手，想不到自己身为一派掌门人，来到黄山，竟败在一个未出名的女孩子手上，传扬江湖，岂不令人引为笑谈？

再者眼看到手的娇妻美眷，也将成为泡影了，这一切全在这一阵输赢之上决定！

想到此，他心中显然有些紧张，向枝梅见他目注自己，似乎深思模样，不由玉面一红，笑嗔道：“喂！你倒是……”

应元三这才惊觉，不由后退了一步，脸红道：“姑娘请！”

枝梅向前一迈腿，一双玉掌，用“金剪手”交叉着，猛然向前递出，应元三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心说她倒是真不客气，当时用“闪手”向外倏地一拨手腕子，身形随着一矮以观动变！

可是他却忽视了，向枝梅此刻所施展的这套“蝴蝶散手”，正是黄山异叟叶彤，在黄山深居十年，日夕与山林野鸟为伍，细观蜂蝶各种姿态，演变创造的一套极为别致厉害的功夫。

这套功夫共分为十三招，每招却又分为不同的三式，所以算起来一共是三十九式，姿态之怪，运用之奇，却可说是近年武林中仅见的功夫，厉害之极！

应元三要是能潜下心来，小心应付，虽说是不能取胜，也不至于就此落败，因为他拿手的“罗汉七式”却也是极为厉害的功夫。

所谓“罗汉七式”，是取七种不同的手法，用七种不同的步法，夹杂着轮流循环的施展，看来无奇，可是由于步法不同，招式也显得迥异不类，极易给人以错误的感觉。

应元三所以施出这罗汉七式的原因，是因自一开始，就不敢对她轻视的缘故，可是没想到，对方身法竟是如此迥异。

向枝梅把递出的双腕，向回倏地一收，已如穿花蝴蝶也似的飘出了丈许以外，她身形落处也正是这圈子边沿地方，应元三心中一喜，暗忖：“这一次我看你怎么躲法？”

想着轻叱了一声道：“胜负未分，姑娘可不能逃呢！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身形已用“腾霄鹤”的式子，霍地拔空而起，在空中双掌倏开，一提丹田内力，用“活佛啸天”的招式，把内力自掌心猛然逼出，发出了“哧哧”两声疾啸，直向向枝梅全身击去。

随着这巨大掌力，他身子如同是一只大鸟也似的，倏地往向枝梅身子扑去，在他以为，向枝梅是万万不能招架这么猛烈的势子的。

可是事情却是出乎他意料之外，他这里掌力方自发出，倏见向枝梅娇躯向下一弓，如同一支劲弩也似的倏地射起，应元三暗道声：“不好！”

当时一咬牙，把击出的双掌猛然向后一收，一个云里翻身，身子由于用力过猛，虽是收住了去势，竟自滴溜溜打了一个疾转，足尖着地时，仅仅离着划出的圆圈不及一尺。

他这里惊魂未定，突然脑后一丝冷风袭到，应元三向前一俯身，突地把身子转过，足下紧贴着地面，用“佛陀扫雷”的疾势，右腿上挟着一股劲风，直向身后的向枝梅下盘挥去。

要说起来，他这一招施得不能不说是很厉害了，可是他这一腿方扫出，只见向枝梅两腕一分，竟于万分危险之下，伸出两只纤纤玉指，双向应元三两处“肩井穴”上戳来，势子更是较他的尤猛。

动手过招可是眨眼之间的事情，二人这一出手，就都知道，如不撤回，两方可都讨不了好去，尤其二人旨在比试印证功夫，却也犯不着为此伤人。

各人心意相同，招式方一用上，不约而同，倏地又同时撤回，应元三足下用“跪桩”的步法，一连点出三个步眼。

他身子尚未站定，向枝梅再次如影附形的扑近，这一次却是双掌突用出“小天星”掌力，上下打出，可是她掌力并不实打，掌势方一递出，身躯倏地一塌，却以“翻掌托天”的式子，一正一反，直向应元三前心小腹两处要害上逼来。

应元三心中吃了一惊，暗道：“好厉害的姑娘，我算是看走了眼了。”

想到此，已把求胜之心完全去了一个干净，双掌一合，单足勾起，用“童子拜观音”的式子，向外一抖，倏地向两下里一错。

这一招在“罗汉七式”中名叫“燕双飞”，直向向枝梅递出的手腕上反切了出去。

二人在场内这么一动上手，霎时之间，但见掌风呼呼人影飘飘，莫说二人自己心内紧张情形无以复加，就是那场外的黄山异叟叶彤，也看得频频动心，白眉连耸。

他心中暗暗惊异，因为他自信这套蝴蝶散手，绝非能容应元三走过一半，定必就会落败下阵，却想不到，他竟能一连破了十数招，尤其惊异的是，方才自己暗中所炼“有相神功”，于和他击掌一刹那之际，透入他体内，已伤了他神经中枢，虽只是轻轻一震，可是自信他在三天之内，也难以施展充沛内力，却想不到他仍有如此神威，如此看来，此子素日功力，也实非泛泛之流！

不言黄山异叟在一边感慨不已，只这一会功夫，场内已现出胜负之分。

应元三竟会露出败象，尤其令元三惊怕的是对方这一套功夫，他不要说是见，竟是连听说也没有听说过，只见轻飘飘闪荡荡满空的人影，极难测出虚实，有时候招式封去，对方却无故撤招，等到你认为她是虚式时，却往往又是实招，直把这位少壮的先天无极派掌门人，弄了个头昏眼花，气喘吁吁。

到了这时，他才是真把这位姑娘服气到了家，那先前的娶妻想法，早化为乌有，心中一凉，又何来斗志？

应元三此刻于灰心失望之际，只想早早抽身为妙，否则难保可就要出丑了。

想到此，向枝梅正以“轮翅舞秋风”的招式，左腕呈弧形，向外一展，五指齐并着，如同一把利刃也似的，直向应元三前胸划去。

应元三身形向后一坐，双掌用“摩云手”向前交叉着一分，就势身形腾起，往下一落，方苦笑道：“姑娘掌法实在高明！”

才说到此，向枝梅却如同电光石火也似的凑到近前，她娇笑道：“胜负未分，应兄又想如何？看掌！”

只见她娇躯向下一弯，玉臂一沉，用“海底针”直向元三小腹猛贯了去。

应元三不由面色一沉，心说：“好姑娘，你也太过欺人了，莫非非要我出丑不可么？”转念之间向枝梅掌势如梭而至，应元三鼻中哼了一声，突地探三指，以拿穴手中之“拿蛇头”招式，直向向枝梅右手“分水穴”上拿去。

向枝梅不由也吃了一惊，女孩子家性娇，又因她在师父面前夸过大话，谁知和人家动起手来，非但未能取胜，几次还差一点败在人家掌下，不由动了几分娇性，安心要把对方败于掌下才肯甘心。这时见应元三拿穴手来得疾快，小心眼内已有主张，看他掌到，仍是装着毫不知情，待应元三指尖几乎已经按到了她的脉门之上的刹那，她竟猛然把指尖向上一挑，突现掌心，用足了内力，霍地向外一登。这种突然现掌的打法，名叫“巧打如意桩”，简直是令人没有防避的余地，可谓之厉害之极，向枝梅掌力一现，应元三不由长叹了一口气。当然这时候，是不容许他有叹气的余地的，千万分危急之下，他倏地向后一个倒窜“金鲤倒穿波”，身形反穿而出。等到往下一落，他的脸色一阵铁青，全身竟气得簌簌一阵急抖，这时向枝梅早已含笑纵身而出，她口中笑嘻嘻的道：“应兄又承让了。”

一旁的黄山异叟也呵呵笑道：“老弟！你下手太忠厚了……”

应元三此时一阵心寒，从头到脚只觉得一阵冰冷，他低头看了看，自己落脚处，竟是远超出所划的圈子以外，想到了自己半生英名，竟会输在一个小姑娘手中，这个脸可往什么地方放？再说还有什么脸去向人家求婚？这一刹那，他所感觉到的真是羞、忿、气、怒、失望……差一点滴下泪来！

虽然他自信自己兵刃上的功夫，定可为自己找回脸面，可是三阵输赢，自己已输其二，还有什么脸面再与人家比兵刃？

想到此，他强忍着内心的伤痛，对一旁的向枝梅，抱拳正色道：“愚兄不知自量，尚乞姑娘不要见笑……”

他顿了一下，脸色更是一片灰白，遂又道：“姑娘可肯把方才赐教的那套掌法的名字，告诉愚兄么？”

向枝梅脸色微红道：“小妹一时逞能，应兄千万不要介意……实在说你的功夫比我纯多了！”应元三苦笑笑道：“姑娘再如此说，愚兄真无地自容了！愚兄实在是羞惭无地，只求姑娘把方才那套掌法赐告，愚兄当永记心肺，只祈他日再会姑娘时，能雪今日之耻！”他紧紧咬了一下牙又道：“当然……我是没有什么别的意思的……”

向枝梅见他如此，心中益发难过，眼圈一红，差一点要哭了，她颤抖的道：“你这又是何苦……是你要和我比着玩的呀！”应元三看了一旁的叶彤一眼，讪讪道：“姑娘不知我内心深意，等一会可问令师，便知愚兄比武……只是，现在什么也不必谈了，我真是痴想。”说着冷冷一笑，向枝梅此刻真似身坠五里雾中，她挪近身子怔怔的看着黄山异叟，这老头子只是微微的笑着，他点了点头道：“你不要急，等一会我再告诉你！”

说着他目光又转向一旁木立的应元三，点了点头道：“老弟台，你不要灰心，武功一道，是永远没有止境的，你能记住今日之耻，日后才有惊人的造就，老夫师徒一时半会，尚不至离开黄山，即是远离，日后在江湖总不能没有见面之日，老弟……”他说着不由嘻嘻笑了几声，又接道：“小徒所施展的那套功夫，正是老夫半生精心独创的一种掌法，名唤“蝴蝶散手”，当今武林，尚无人知，老弟！你是第一个知道的人。”

他说着又微微一笑，就手抽了一口烟，露出一副极为趾高气扬的得意神态！

应元三想不到叶彤，竟会对自己说出这种话来，当时只气得长眉一挑，正想反唇相讥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自己连人家徒弟都打不过，还有什么脸再与他斗口？想到此，不由长叹了一口气：“既如此，弟子告辞了！”

他目光不自然的又向一边秀眉微蹙的向枝梅看了一眼，后者那婀娜的娇躯，多情的目光，令他益发感伤不已，只是这个地方，他再也不能停留了。

他对着黄山异叟深深一拜，又朝着向枝梅拜了一下道：“愚兄去了，姑娘救命之恩，愚兄永世不忘！”

他说着身形显然摇摇欲倒，确是不胜伤心，向枝梅朝他讷讷的道：“你！这就要走了么？”

应元三点了点头，他眼睛几乎不能再多看这姑娘一眼，因为她太美了，太能诱惑自己了。

想到此，应元三把心一狠，倏地腾身而起，在这黎明的早晨，他就像一只怪鸟也似，倏起倏落，直向山岗之下翻去。

孤峰上的师徒二人，目送着这失意的青年走远了，他二人表情不同。

黄山异叟是拈着长须微笑着，而冷魂儿向枝梅，却是微微的低着头，她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，这陌生青年人的离去，仿佛带走了她一件极为心爱的东西似的，她说不出为什么这么难过，只觉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失意笼罩着她，令她想哭。

自从随师父在黄山学艺以来，这漫长的七年，她一直是一只活泼天真的小鸟！

她从来不曾与任何陌生人接触过，在她那纯洁的心灵里，并不曾知道人生有一个“情”字，这个字的意思，是要把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拉到一块去的！

她只是天天过着小鸟也似的生活，黎明看日出，傍晚看日落，刮风、下雨、下雪、打雷……这些天籁，这些自然的交响乐，曾伴着她过了一段极长久的少年时光，她的脑子里，除了这个“师父”之外，她不曾认识另外一个异性人，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儿女之情，在她来说，这是分不清的！

今天，这个并不算太年轻的青年，来到了黄山，他闯进了她一直封锁着的心畦里，起初那像是很微妙地，因为她并不能深切的了解，了解到这是为什么？

可是当离开了这个青年之后，她才感到内心有了波动，可怜的孩子，她在无知无觉之间，已落入到了感情的陷阱里面了！

也许生死掌应元三并不是一个所谓的“美男子”，可是在向枝梅接触的范围之内，他的确称得上是一个英俊忠实的青年。

今天这个英俊忠实的青年走了——在她看来，那是因为她的关系才走的，这在她来说，又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？

因为当她目送着他背影完全消失之后，她的心酸了，她真不明白。试想：突然而来，突然而去，他那亲热加上冷漠的举止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想着想着她翻了一下那双美丽的大眸子，看着一边的黄山异叟，她不解地问道：“师父，那是为了什么呢？”

黄山异叟叶彤，长叹了一口气，也许他认为，现在已失去了再隐瞒她的必要了。

他微微笑了笑：“孩子！你知道，这姓应的好好的又为什么要和你比武呢？”

向枝梅茫然的摇了摇头，叶彤苦笑笑道：“老实给你说，那是来向你求婚啊！”

冷魂儿向枝梅不由脸色一红，她嘴唇微微颤抖的，羞涩的道：“求……求婚？怎么会呢？”

黄山异叟叶彤哈哈大笑道：“怎么会？好糊涂的孩子……”他闪烁着那对光亮的眸子，恨声道：“孩子！我不是早就对你说过么？江湖上像他这种人多得很，他们看见漂亮的妞儿，就想追，就想弄到手，嘿嘿！这应元三就是这种人。”

向枝梅不由羞得低下了头，虽然她以为应元三并不是这种人，可是师父这么说，她却不便置词，她内心这一霎那，可又有另一种微妙之感了。

她羞、她喜、她失望、她……总之！那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感情因素。

一个女孩子听到这种话是很害羞的，人家以为她美，以为她漂亮，这不是很值得可喜的么？可是他到底走了，又为什么不失望呢？

叶彤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他居然胆敢在老夫面前，直言向你求婚。”

向枝梅不由猛然抬头，向他看了一眼，她嘴唇动了动，可是并没有说什么，她于是又低下头，叶彤顿了一下，却又接道：“我因见他居然有此胆量，所以才给了他个难题。”

他扬了一下那两弯秃眉，带出了些笑容，显然他对于自己的处置，是认为很满意的，可是向枝梅却显得不安极了，她忍不住小声问道：“师父怎……怎么说呢？”

叶彤哈哈大笑了两声道：“你还不明白么？是我的意思叫你们比武的啊！”

向枝梅呆了一呆，现在她一切都明白了，她看着师父，脸上强作笑容道：“师父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”

叶彤哈哈笑道：“我要早告诉你，一来怕羞了你，再者……”

说着他笑了笑，并没有把话接下去，向枝梅脸不由又红了，她内心这一瞬间，真是有说不出的感觉，真想哭，可是师父在面前，她的泪是掉不下来的，她茫然的用手掠了一下散在面颊上的头发，欲笑又愁的看了师父一眼道：“这人真是何苦？”

叶彤笑了笑：“你这丫头应该庆幸，我还有一件事瞒着你呢！”

枝梅翻了一下眼睛，迟迟的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黄山异叟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以为这个应元三的功夫真不如你么？”

向枝梅怔了一下道：“方才不是已经比过了么？”

叶彤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那你可完全错了，实在告诉你吧！孩子……”

他微微把身子弯在枝梅身前，声音放得低了一些，虽然四周并没有任何人，可是他仍是显得有些虚心的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，今晨我在和他击掌盟誓时，暗以‘有相神功’把他阴脉伤了，是以功力减了三成，否则……嘿！孩子！那一阵轻功你胜得了么？虽然掌功你仍可胜他，可是兵刃之上，以我看你还是稍差一筹。”

向枝梅不由吃了一惊，她脸上仍是带着一丝微笑，道：“这么说，我不能算是以真本事胜他的了？”

黄山异叟诡笑的点了点头，向枝梅不由全身一凉，她忽然觉得师父太卑鄙了，太下流了！

这种感觉还是她从师以来，第一次对师父有的感觉，她气得身子有点发

抖，那表面矜持的一点笑容，也随之消失了，她往前走了两步，轻轻叹了一口气：“回去吧！”

黄山异叟爱徒心切，可说是无微不至，却不知道，这无意之间的一句话，却失去了这个徒弟，失去了这个徒弟原有的感情，虽然他破坏了应元三的幸福和希望，原本是想建立起更稳固的师徒之情，可是他又怎知，从这一天开始，他竟是失去了这份原有的感情，在枝梅的印象里，这个一向为她尊敬爱戴的老人，在她心中的偶像地位，完全崩溃了！

她在回家的路上走着，紧紧地低着头，想起来，她真想哭。她想：“师父这么作又是何苦？他为什么要反对人家爱我呢？这是为什么？”

她脚下加快了步子，自己很快的往家里走着，叶彤不由眉毛皱了皱，他心中想：“奇怪，看样子这小妞儿，似乎挺不得劲似的，她为什么呢？”

就在他师徒二人脑中都存着一个“为什么？”的时候，那位先天无极派的掌门人应元三，却正飞也似的往山下疾驰着。

他满腔积着失望、羞耻与忿怒，这些因素，在前一日上山来时，是丝毫都没有的，他是轻轻的来，却是重重的回去。

一个江湖中人，是很爱惜自己的名誉的，更何况是个已成名的人物，虽然他败在向枝梅手中，除了黄山异叟一人以外，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，可是这到底总是一项羞耻，而且这种羞耻将与日俱增。

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这位先天无极派的掌门人失踪了，他躲到一个无人的深山里，日夕苦练着功夫，他脑中天天回忆着那天与向枝梅比武时的情景，尤其是对于向枝梅用来致胜他的那一套“蝴蝶散手”，他下定了决心，誓要自己手创一套功夫，这套功夫要用以对付向枝梅的蝴蝶散手，而且要取胜她。

他的苦心终于实现了，可是那却在五年之后，这套新创的功夫，也就是五十年之后传授丁裳的这套“追星拿月手”。

也就是在他潜隐闭关创功的时候，江湖之中出现了一个崭亮亮飘忽忽的女侠客。

各位定不难想到，这位女侠客，正是冷魂儿向枝梅，提起她来，也会叫人鼻子酸酸地，为什么呢？原来她自应元三走后，勉强又在黄山住了一年多，这一年多的时间，对于她来说，那真好像是监牢生活一样，因为她已失去了对叶彤的爱戴和信仰。

同时她内心偷偷的恋着一个人的影子，那人只是和她一日之交，可是却占据了她的一生。

在一个偶然的会里，叶彤远行关东，嘱她看守门户，可是她违背了这个教养她半生的师父，她竟偷偷留下了一封信自己去了。

那封信是这么写的：

“师父：也许我这么做是不对的，也许我不该离开你，可是请原谅我，因为我将永远不会回来了。

世上每一个人，都有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也都有他自己的领域，我也不例外，我不愿一辈子偎依在你老人家的膝下，因为我已大了，而且承你教了我一身惊人的武功，我要把你教我的武功，用来造福人群，这样才不负你老人家对我的期望。

也许你看了这封信会很伤心，可是我的心意已决，你老人家也不要找我，因为你是找不到我的，有一天冷魂儿向枝梅的名字在江湖上为人敬仰时，我想第一个值得高兴的应该就是你了，那也就是我对您老人家的报答，否则，

就让你老人家对我永远失望吧！

弟子向枝梅拜上”

她留下了这封信后，就飘然的离开了黄山，这姑娘倒也是说得到做得到，她首先把太原府的恶绅刘一州剪除，外号铁脖子的庄大鹏，在她手下，那脖子就好像是豆腐做的一样。

她除了这两人之后，心情十分畅快，一连又除了几个贪官恶霸，一年之中，冷魂儿向枝梅这几个字，果然传遍了江湖。

这姑娘从江南跑到江北，从江北又到了西南西北，用了足足有三年的时光去找一个人，可是她真是失望了，生死掌应元三这个人，就好像为人们所淡忘了一样，她在青城山的先天无极派门户里，也去找了好几次，可是掌门人不在家，代理门户的是应元三的师兄铁扇子佟羽，对于应元三的事，他们似乎比向枝梅更不清楚，一问三不知，到了这个时候向枝梅才算是灰心了。

她一个人于失意之下，竟是远走大漠，在新疆的大草原上，蒙古的戈壁大沙漠里，冷魂儿三字可是叫得比天还要响……可是她来去如风，人们都喊她向小王爷，如果读者看过王度庐著的《铁骑银瓶》那部书的话，这位向枝梅就和王君所描叙的春雪瓶姑娘是一样的，可是她却是一个失意的人，在心情上应和玉娇龙差不多。

“阴错阳差”这四个字，往往给人们带来的是悲剧，也就是这四个字，把这两位不可一世的侠客阻隔断送了，在冷魂儿向枝梅是已灰心了，她一生遇见俊秀美男无计其数，可是钟情者，仍是那个第一次见面的应元三，除了这个人以外，她不留恋任何人。

另一面应元三，挟奇技游侠江湖，无非仍是企图能一会向枝梅。

他找她的目的，一来是心爱此人过甚，再者他要把新练成的功夫，拿来和她比一比，要把过去丢的脸再拾回来，当然如果他能胜她，那项诺言仍可资格履行的。

他无数次上黄山，又无数次下黄山，冷魂儿三字确实也让他有些“冷”了。

一在天之角，一在水之涯，两个人即使是各自心存向往，可是以彼时交通之困难，以吾国山河之广大辽阔，要想见面，套一句俗语那是“谈何容易”啊！

何况先天无极派因掌门人无故失踪，已无形中散乱了，亟待整顿，生死掌应元三，也就接受了这项使命，花了三十年，把这一个呈散乱流离的武林宗派，完全使之整顿改观。这时候他才再交位于师兄铁扇子佟羽，自己四处飘流，他偶然听到了风声，沙漠中有冷魂儿向枝梅的风声，他单身孤剑用了八个月的时间，找到了大沙漠，嘿！又是阴错阳差。

原因是向枝梅静极思动，且已暮年，想到了自己半生埋没在大沙漠里，已把整个青春浪费了，如今年岁大了，也就较以往想开多了。

对于年轻时候的那些往事，想起来固然仍多感慨，可是已不会那么伤感了，因为一个老年人的心情，和少年时代的心情，那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有时候想起年轻时候的事情，她常会这么想道：

“唉！我当时也是太痴心了……这一生葬送得似乎太不值得了。”

因为她有了这种感想，所以无形中，也就不再把中原放在她心中的禁区之地了。

她就这么离开了沙漠，重入中原，在年龄上来说，她已是一个五十多岁

的老婆婆了。

可是由于她擅驻颜之术，所以人们乍看起来，她似乎仅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，沙漠的风沙使她肤色变黑了，可是那并不损她的娇柔和艳丽……

她在杭州一处不出名的小山上，出资兴建了一所庭园，占地极大，又由各处移来了些奇花异草，点缀其间，自己给这座宅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“翠园”，她喜欢读书、养鱼、散步，因此附近人们都叫她翠园轩主，她在这里，生活是如此的惬意，不知不觉又是十几年过去了。

这期间，她收了两个徒弟，可是都不大得意，因感一身绝技没有传人，太可惜了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由当地士绅推荐来了一个女学生。

这女学生是京里的提督的掌珠，到杭州是来投娘舅习画来的，因她这位舅舅素仰向枝梅是本地最负才名的女学士，这才托人代引入门。

这个被引进的女学生，正是本书的女主角之一的江雪勤，她随舅父习画已有根底，改投翠园轩主以后，立刻蒙这位轩主许为奇才。

于是明里习文，暗中习武，十年之后，把江雪勤造就成了一个允文允武的奇女子！

尤其是冷魂儿向枝梅，把那套“蝴蝶散手”，也传给她了。

那时候江湖中，擅此掌功的，仅有她师徒二人，黄山异叟虽是这套功夫的首创者，可是那个时候，听说已经物化了！

向枝梅就像是根本忘了这个师父一样，虽然她是他一手造就出来的人，可是她从来没有想过他……她的心很硬，正当上了她那“冷魂儿”的绰号。

再往后的岁月，似乎更容易打发了，甚至于她连当初令自己远奔大漠，守身一世的应元三，也忘记了，她曾经告诉她徒弟江雪勤说：“纯洁无知是最快乐的，有一天你有了知识，你就不如以前快乐了，再如果有了感情，你就是世上最痛苦的人……”她又说：“永远不要去接近男人，那会令你痛苦和伤心或是失望的。”

可是她的徒弟并没有听她的话，以至于落得今日下场，她的遭遇似乎比她师父更凄惨、更可悲！

生死掌应元三，老年到了北京，他一直像一个老渔夫似的，其实他并不是以此求生，捕鱼对他不过是一种兴趣和打发寂寞的一种玩艺儿而已，却想不到，为此却得了一个“无名钓叟”的绰号。

他倒也乐得因此逍遥，后什刹海等地，经常是他垂钓的地方。

却想不到竟会遇到了管、江、丁三人，三个少年的心情，他虽不能说很清楚，可是多少也看出了些，对于这三个俊秀少年的一段情，他挺感兴趣。

起先他并没有发现丁裳，只偷听了些江雪勤和管照夕的对话，对他们两人，他觉得很同情，正想设法促成他们这一段姻缘，却不想照夕突然拂袖而去，对这个年轻人的定力他很佩服，因而心中又想到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自己管人家闲事作甚。

想着遂也就平下了心来，想不到却在这时，又发现了丁裳，二女的一番对话，令他大大的发生了兴趣，起先他觉得丁裳有些蛮不讲理，谁知二女一动上手，等到江雪勤施出了那套蝴蝶散手之后，他这才突然怔住了！

因为这套功夫，在他看来，那是至死也不会忘记的，所以雪勤这一施展出来，令他大吃了一惊，他知道如今武林之中，除了冷魂儿向枝梅以外，是没有别人再会的，那么这个小女孩既擅此掌法，无可疑问的，那定是冷魂儿向枝梅的弟子无疑了！

这一个突然的发现，把那些已逝去的往事，都又重新复苏了。

于是向枝梅的一切，重新不停的在他脑中转忆着，他觉得这正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机会，正可借此看一看，自己苦心创造出来的功夫，是不是能胜过向枝梅的“蝴蝶散手”。而且或可由这一方面，令自己能见到向枝梅，六十年前的一面之交，六十年后的今天，却并没有退色，这份感情，应该是很珍贵的了。

生死掌应元三有了这种想法，所以这才假作池边垂钓，戏耍了丁裳一番，最后才激其和雪勤为敌，把自己苦心创造的一套专为对付“蝴蝶散手”的“追星拿月手”，传给了丁裳！

丁裳正愁敌雪勤不过，想不到来了这位老前辈，居然传授了自己如此一套绝技，心中自是狂喜，由是夜夜随着应元三苦心练习，居然福至心灵，把这套功夫练了个烂熟！

随后生死掌应元三不告而去，丁裳因在北京耽误时日过久，生恐归后师父见责，这才化装成男子模样，至管府造访，却想不到途中出来了一个管母，说穿了她的庐山真面，死劝活拉，非要她搬到府中去住些时不可，丁裳也就半推半就的答应下来了。

她心中埋着一个秘密，没有敢告诉照夕，因怕他从中干预，你道这是一个什么秘密呢？

笔者为使读者了解前情，所以拐了这么一个大弯子，到了这时，可又该书归正传了。

丁裳匆匆离开了管宅，一个人想着心事，胯下坐骑可是疾行如风，不一刻已驰到了北海公园门前，她翻身下了马，往前走了几步，把马系好了，这才大步往公园之内趟去，拐了一个小弯，找到了一个小亭子，她不由脸上带着一丝冷笑，心说：“我当你是守信的人呢！原来竟是一个小人！”

想着她就走到亭子里，一只脚放在石瞪子上，愈想愈气，暗想：“你不来就行了么？我不会找你去呀？哼！”

想着，正要离去，忽听到亭外一人冷笑道：“来人可是丁裳么？”

丁裳不由猛一回头，原来身后柳树下面坐着一个人，想是因为身子一半为柳树枝子遮住，所以丁裳初来时未曾发现。

此刻这人一叫她，她才注意到，当时仔细向这人看了一眼，一面点头道：“不错是我，你是……”

这人冷笑着，款动莲步由柳树下步出，一面娇声道：“哼！我还以为你忘了呢，我等你半天了！”

丁裳这时才看清，这人正是江雪勤，她穿着一身黑色紧身夜行衣，肩下披着一袭黑绸披风，为风吹得与肩水平，头上扎着一帕黑绸，打着蝴蝶结子，月光之下，真是如同月里嫦娥也似。

丁裳看了，也不禁心中动了一下，她羞得脸色红了一下，恨声道，“我约你来，怎会不来？你来了很好，我们把那一段过节，今天好好算一算。”

雪勤也不说话，一步步走近到了她面前，此时看了她几眼，冷笑道：“你到底是男还是女的？怎么打扮成这种鬼样子？”

丁裳不由脸又是一红，暗忖道：“好呀！我当初怎么骂她，现在她竟原样的骂起我来了，真是死丫头……”

当时也冷笑道：“我高兴！怎么，只许你化装就不许我化装？哼！你真是想得好啊！”

雪勤一双眸子翻着她直看，眉头半皱着道：“我真是想不懂你，你小小年纪，干嘛有舒服日子不过，专门来找麻烦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又和你到底有什么仇呢？”

丁裳冷笑道：“仇？仇可大了！你忘了，我可是一辈子也忘不了！你只要也掉一下池子，尝尝味道就好了。”

雪勤仍是皱着眉道：“那是你自己要找着我闹，又怎能怪得了我呢！算了吧！你快回去吧！我真没心给你瞎闹！”

丁裳双手一叉腰，冷笑道：“哼！你说的比唱的还好，算了吧？除非你跪在地上给我磕个头，自认服输，我就饶了你，要不然，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！”

雪勤倏地秀眉往两下一分，咳道：“你这小姑娘怎么这么不知好歹？难道我还会怕了你不成？嗨！真是莫名其妙。”

丁裳一撇嘴道：“哟！开口小孩，闭口小姑娘，你到底又比我大多少，我看你才是莫名其妙呢！”

雪勤气得也一叉腰道：“那么你到底打算怎么样呢？”

丁裳一挺胸道：“怎么样？我还得要领教领教你那套蝴蝶散手，看看有多厉害！”

雪勤不由吃了一惊，她后退了一步，张大了眸子，心道：“怪了！这小女孩子，居然会认识我师父的独门秘功，这不是怪事么？”

想着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怎么会知道我师父的功夫？你师父是谁？”

丁裳见她吃惊，暗里得意，当时晃了一下身子，笑了笑道：“你那点玩艺儿，还想瞒过我的眼睛，我非但看出了你那套功夫的家数，连你来路也早看得清清楚楚，你还当世上就只你能呢！”

雪勤不由愈发惊异，因觉对方稚气未退，说话尤带锋芒，觉得有些气笑不得之感，当时莫可奈何的翻了一下眸子道：“那么我是什么样来路呢？”

丁裳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师父是冷魂儿向枝梅是不是？哼！向老太婆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雪勤不禁怔了一下，微停才又怒道：“你是听谁说的？”

丁裳冷笑道：“我听我自己说的，怎么样？”

雪勤这时微微皱了一下眉道：“这么说，你倒是有为而来，那我可也不能放过你了！”

丁裳因尝过她手中味道，知道她功夫确是比自己高明，自己所以敢再找她，完全是想把新学的那套“追星拿月手”来试试手。

但是无名钓叟曾指明了，要叫自己用这套功夫来对付她的“蝴蝶散手”，并嘱自己万万不可用出来对付她别的掌法，以免让她事先看出征兆，此时见她为自己激得已动了真怒，不由心内有些情虚，当时冷笑道：“你不放我，我也不会放你，正好！你快把你那套蝴蝶散手施展出来吧！”

雪勤微微冷笑道：“对付你这种人，还用得着蝴蝶散手么？来！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，胆敢欺人！”

她说着话，纤腰一拧，已如同一只夜鸟也似，突然窜了出去，向地上一落，回首叱道：“丁裳你来！”

江雪勤身形向下一落，回头又道：“丁裳你这里来！”

丁裳冷冷一笑，娇躯遂自腾起，在空中玉臂一分，翩翩如一只夜鸟，已落在了雪勤身前，并没带出一些声音来，雪勤见状，暗自忖道：“这姑娘也

并非软弱之流，这身功夫也确实不容易！”

丁裳身子站定之后，冷冷的道：“我是专门来会一会你那套蝴蝶散手的，你施出来看看是否能够胜我？”

雪勤心中动了一下，暗想这女孩真奇怪，怎么专门要逼着我施出这套功夫呢？我偏就用别的掌法来对付她，看她又能如何？

想着冷笑了一声道：“哪来这么多废话，看掌！”

她猛然向前一纵，身形一弯，用“弓形手”，暗以少林家数的“观音掌”力，霍地向外一掌打出，直往丁裳小腹打去。

丁裳猛一旋身，用“单掌伏虎”的招式，玉掌向下一按，直往雪勤脉门上擦去。

江雪勤倏地一个转身，唰地一声，飘出了丈许以外，她脸色庄正的道：“丁裳，你可是真心与我为敌么？”

丁裳怔了一下道：“谁给你开玩笑，你还不快把你那套蝴蝶散手施出来等什么？”

雪勤轻轻的冷冷一笑，身形一旋，又到了她的面前，出中食二指，照丁裳“灵台穴”上就点，丁裳一拨她伸出的手，就势“顺水推舟”，朝着雪勤肩上就劈。

雪勤反扣四指，想抓丁裳腕子，因为那里有一处穴道名叫“分水穴”。

丁裳焉有不识厉害之理，身子向下一矮，唰地扫出一腿，可是却为雪勤轻描淡写的躲过了。

虽只是三招两式，可是打得却十分紧凑，丁裳心内暗暗发急，暗想：“她怎么不施出那套蝴蝶散手呢？这么打下去，恐怕我还是占不了便宜！”

想着不由有些发了急，当时叱道：“姓江的，你到底施不施你那套得意的功夫？莫非不敢承教么？”

雪勤冷笑道：“你只能胜我这套掌法，已是好的了，何必心存遐想？”

她说着双掌由两侧，突地往当中拢来，直向丁裳前胸两侧抓来，这种招式，要是由男的施展出来，就有些下流了，可是雪勤因是个女的，所以没有这项顾虑，尽管如此，丁裳仍自羞了个面红耳赤，杏目一睁叱道：“好贱婢！”

她身子跟着一旋，双掌合着，猛然向外一推，内力贯足了，竟把“小天星”掌力施了出来。

雪勤是存心戏耍她一番，杀一杀她的锐气，此时见她掌力如此深厚，不由也吃了一惊，因见她掌势迫近，想避已恐不及，当时把心一狠，暗提真力，双掌霍地向外一推，双掌指尖一挑，现出掌心，内力也自发出，四掌相击，发出了“砰”的一声。

丁裳内力不如雪勤深厚，顿时为她内力震出了四五步以外，一时只觉得双臂齐根酸痛，差一点连眼泪也流出来了，她心中由是更把雪勤恨到了极点，娇叱了声道：“江雪勤，我们没有完，你别想走！”

雪勤昂然立着，冷冷的道：“你还不服输么？丁裳，我看你也不像是个普通的人，你何苦这么与我过不去呢！如果你愿意，我倒很愿意和你交个朋友……你看……”

丁裳气得眼泪在眸子里转来转去，啐道：“谁希罕，姓江的，你太欺侮人了，你有本事，就施出那套蝴蝶散手来，看看能胜得过我么？老实告诉你，我这一次就是专门来会一会你那套功夫的，你要是真怕我，干脆说一句，我马上就走，用不着这么婆婆妈妈，我就是见不得这个……”

雪勤不由脸一红，当时柳眉倒竖道：“你为什么一定要会我这套功夫呢？”

丁裳道：“上一次你就是以这套功夫，取巧胜了我嘛！”

雪勤想了想，哼了一声道：“好！我就用这套功夫对付你，可是如果赢了你，你可不许再耍赖。”

丁裳不平道：

“我什么时候耍过赖？哼！你想赢？”

雪勤叹了一口气，实在这些日子以来，自从她由照夕处返家之后，心情可谓之恶劣透了，楚少秋伤势重极了，固然这个丈夫对自己来说，是没有什么感情可言，可是既嫁给他了，道义上就有一种责任。

这种“责任”就像铅块也似，重重的压在她的心里，只要一想起来，就似乎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偏偏这个时候，这无聊的丁裳，竟会投书约期要与她比武，对于丁裳这个陌生的姑娘，她实在没有兴趣，再说也没精力，想去和她周旋，可是人家既点着名约自己，在武林规矩上来说，就是刀山剑树，也没有不去的道理，左思右想之下，这才依言到了丁裳约晤的养心亭，原想见了面善意开导她几句，彼此没有事算了，谁知这丫头，倒是存心来打架的，居然非打不可。

雪勤无可奈何之下，这才和她动手，可是内心仍是极为茫然。对于雪勤来说，她真是一个谜。她的一切自己都不清楚，自己此时心情，哪有闲心再去与她胡打乱闹，再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得罪一个人，尤其得罪像丁裳这么一个讨厌的小孩，实在是麻烦的事。有了以上这些原因，所以她更无心再想多与丁裳打闹，只想早一点打发她去了算了。

所以听她一再要自己施展那套蝴蝶散手，心中固不无怀疑，仍存下早一些打发她走之心，所以竟点头答应了。她自知这套师传的功夫，威力极大，她绝不相信，丁裳这个女孩子，能有能力胜过。

当时冷笑了一声，对丁裳道：“我们可先说好，我们只是比这一阵掌法，不管谁胜谁败，可都不许再无理取闹，你要胜了我，我自然没有话说，回身就走，可是我如果胜了你，希望你也不要再找我麻烦了。”她说看着了丁裳一眼，很愁苦的接道：“我不像你，一天到晚饱食终日，无所事事，我这些时候，很多事烦我……”她几乎带着要求的口吻道：“我求求你好不好？”

丁裳翻着眼睛道：“哟！这是干嘛呀！求求我？”

雪勤目光在丁裳身上转着，心中真想不透，这位姑娘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来路，她只是发着怔。

丁裳催问道：“你到底还打不打？我看你是有点病吧！”

雪勤苦笑笑了笑，实在也是懒得再去答理她了，她只求早一些了事，当时随意的一分双手道：“那么你就请吧！这可是你自己要找的，不要打输了又说我欺侮你！”

丁裳哼了一声，早已迫不及待的窜身而进，双掌往前胸一合，道了声：“我可不客气了！”

遂见她身子向下一弯，倏地双手一分，各出二指，分点雪勤两处“气海穴”，江雪勤见她这一招式子特别，果然不像是寻常家数，由不住心内一惊，当时不敢怠慢，遂也把师父那套得意的蝴蝶散手展了开来。

三招之后，雪勤立刻惊觉出，对方奇特的招式，仿佛是专为对付自己这蝴蝶散手的功夫，她不由心中一动，当时窜身外出，丁裳见她突然停手，不

由也一怔，雪勤闪着那双智慧眸子，在丁裳身上，上下打量了几眼，她摇摇头忖道：“这是不可能的，她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之内，创造出这么一套厉害的功夫，不要说她，就是她师父，恐怕也不行的……”

丁裳转着眸子道：“怎么又不打了？”

雪勤冷笑了一声，身形一闪，又已到了丁裳身前，玉掌翻处，“秋扇挥萤”直向丁裳面上扫去，丁裳用“拨云见日”去分她的腕子。

可是雪勤冷笑了一声，她不容这一招打实了，修地向下一沉腕子，改“轮翅手”，下劈丁裳前胸，可是丁裳却似胸有成竹的霍地向外一拧腰，莲足飞踢而出，直向雪勤“心坎穴”上点

去。

江雪勤见这么厉害的招式，仍然为她避过，心中不由又惊又奇！

她明明记得，十数日之前，自己用这套功夫，和她对敌时，她那种手忙脚乱的样子，却想不到今日竟如此镇定，而且所施招式，更是奇异无比，自己出道以来，也会过不少知名之士，可是像丁裳今天所施展的招式，自己竟是生平仅见！

惊恐之下，不禁把先前轻视对方之心，去了个干净，当时抖擞起精神，和丁裳霎时之间打成了一团，二人拳来掌去，此腾彼伏，只闻得掌风呼呼，衣衫猎猎，一时间几乎分不出二人面影人形，即天上星月，身侧花草，也为之失色不少。

这一阵疾战，真可说是险到了极点，只看那呼呼的劲风，已可猜忖到，二人掌上内力的充沛，要是一方不小心吃上一掌，那可是不敢想像之事。

到了此时，雪勤更证实了，她先前的猜测并没有错，因为丁裳这一套掌法，正是专为对付自己这一套蝴蝶散手的专门功夫，每一招每一式，都凑合得又巧又妙，而于巧妙之下，总是别有杀手，令自己防不胜防，二十招之后，江雪勤已发觉出，如不改换招式，恐怕是敌不过对方了。

可是她一生要强过甚，因先前曾说过大话，此刻不容反悔，心中正自着急，可是动手上已有了胜负之分，丁裳身形半躬，正用“倒甩菩提”的掌势，玉掌如梭直打雪勤小腹，雪勤用“彩翅映日”的式子，蓦地腾身而起。

按理说丁裳这时正是回身发掌力的时候，可是她却猛地向地上一伏！

可叹雪勤哪会想到，她这一招是一招诳敌的招术，即以为是一个漏式，心中大喜，暗道：“我看你这一次怎么办！”

她脑中对此种概念，只不过是一闪即过，却不容仔细思量，当时以为机会难得，在半空中娇叱了声：“看掌！”

她身形就如同是一只当空的巨鹰也似，蓦然向下一掠，双掌一前一后，先后推出，发出哧！哧！两股劲风，分打丁裳背后两处“肩井穴”。

同时间左足尖，由上至下，疾点丁裳第七节背脊之“桑前穴”。

这一手功夫，在“蝴蝶散手”整个过程之中，是一招十分特殊的招式，有极大威力，数十年来，黄山异叟以这一手功夫，不知败过多少武林中成名的英雄。

今宵在雪勤施出来，也是充满了极大的信心，因为她与丁裳，到底无怨无仇，自不忍对她有所伤害，所以内力都减了三成，打在对方身上，只不过稍感痛楚，呈露败象而已。

她这里用心良苦，哪里又想到，情势完全两样，动手过招讲究的是“狠”“快”“准”，一动开手来，决不容对方少缓须臾。

江雪勤这里身子方自落下，双掌一足，已堪堪临到了丁裳背后，就在这瞬息之间，忽见那蜷伏的丁裳，倏地一个翻身，四肢齐出，反崩了出去。

这种功夫，名叫“爬天”，是采自苍鹰搏兔而兔子反抗时最棘手的一招，雪勤怎会料到有此一手，当时惊叱了声：“你敢！”

她蓦地一振二臂，勉强把身子腾起了些，可是仍然为丁裳右脚在后胯骨上蹬了一脚，顿时只觉得后腰一阵火热，身子也跟着如球也似的朝当空猛地腾了起来，足有一两丈高下。

等到往下一落，她身上那袭披风，却挂在了突出的一段树枝之上，偌大的身子向左右忽悠悠的荡着，看来真是骇人已极！

雪勤自出道以来，几曾吃过这种大亏，只是这一霎时，也不禁吓了个魂不附体，她身子垂在半空，即不能上，又不能下，一时手舞足蹈，偏是无从着力，那样子可真是好笑极了。

丁裳见状不由笑嘻嘻的抬头道：“江雪勤！味道如何？”雪勤不由冷笑道：“臭丫头，这又算什么？我……”忽然那领披风划破了一道口子，她身子下垂了些，不由吓得她打了个哆嗦，丁裳得意的笑道：“你也知道不是味儿了吧？哼！你再想想我那天晚上掉在池子里的味道吧！”雪勤这一霎正是又羞又气，想不到竟会败在一个没有名姓的小女孩手上，如今高高吊在树枝上，虽有一身功力，却是莫能为力，有心想撕破披风落下去，可是那猛力坠地，又恐摔伤了自己，一时真是又气又恼，不由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丁姑娘！你快把我接下来吧！这一阵算你胜了就是……你又何必这么缺德呢？”丁裳见她竟自开口向自己服输了，心中不禁十分畅快，老实说，对于雪勤的一身功夫，她是由衷的钦佩不已，她知道如论功力，自己是不如她的，此刻见她开口服输，气也就消了一半。她仰着头笑道：“上面怪凉快的不好么？”雪勤原本对她并无恶感，且爱她慧心秀口，和她动手，亦只不过形同游戏一般，并且心中还有些话，想和她谈一谈，此刻四下又无一人，就算自己丢个大人，也无所谓。

因此，无形中也就不再认真计较，当时微微皱了皱眉道：“你不要再说这些风凉话了，要是你愿意，你把我放下来，我们再比比看，看看谁赢谁输？”

丁裳张口笑啐道：“别没羞了，你方才自己不是说好了么？只比这一阵，谁也不许赖皮，现在你怎么又不服气了？莫非你说话不算数么？”

雪勤见她尽管说笑，也不设法把自己弄下来，虽是四下无人，可是这么半吊着，也颇感不是味儿，也不由杏目一睁道：“你倒是放不放我下来？”

丁裳这时真是乐不可支，在下面笑得前俯后仰，不时走来走去，完全一派孩子作风。

雪勤真是看得又气又笑，心忖这种小孩，与她生气才划不来呢！

丁裳走了几转，才抬头微笑道：“你先不要急，到时候我自会放你下来，不过现在可是不行！”

雪勤皱着眉毛道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呢？我承认输了还不行呀？”

丁裳格格一笑道：“你不是本事大得很么？现在你怎么不能了呀？”

雪勤不由柳眉一竖，冷笑道：“你当我自己就下不来了么？”

丁裳忽然大笑了几声，她对着树上的雪勤深深鞠了一躬道：“对不起夫人，我本来想帮忙你下来的，可是你既然这么说，那还是你自己下来吧！我走了！”

说着转身而去，雪勤被她这“夫人”两个字，深深刺痛了心，不由脸色

一阵红，见她竟真的扬长而去，不由焦急的唤道：“喂！喂！丁姑娘！”

可是丁裳却是头也不回的走了，雪勤一直目送着她消失在视线之外，一时连羞带气，不禁淌下泪来，她心内诅咒道：“这丫头心可真狠！”

想着正思拚着受些轻伤，用千斤坠的身法，把树枝折断坠下，不想就在这一霎之间，忽听得一声轻笑道：“江姑娘不要着急，老夫来放你下去就是！”

雪勤不由吃了一惊，当时寻声望去，却见就在身下不远的小亭之内，走出了一个人来，这人头上还戴着一个大斗笠，自己方才和丁裳打斗近在咫尺，竟是没有发觉出，亭子里竟还有人，这人是什么时候来的，自己都不知道，这可真是怪事了！

想着不由一时呆了，她怔怔的看着这个人，见他一步步踱下了亭子，直向自己这边走过来。

雪勤才发现出，原来是个很老的人，因为他留着三股很长的胡子，为风吹到一边，就像是三条白色的绦子一般，看起来，就如同是画上的仙人一般。

他个子并不很高，但是瘦得很，好像背后还插着一条像鱼竿也似的东西。

雪勤不由讷讷的道：“你……你是干什么的？用不着你多事，我自己会下来。”

那老人呵呵大笑了两声，双手向前互握着，站定了身子，他看着树上的雪勤道：“你不要好强，在我老人家面前丢脸是没有什么的，唉！丁裳这丫头也太恶作剧了。”

他喃喃的自语道：“我只叫她让你尝尝味道就够了，想不到她这么作怪，这要吊一夜还吊死了呢！”

雪勤这时听了他的话，更是大吃一惊，由他言中听出，分明这老人和丁裳是一路之人，他们可能对自己是有计划的行动，当时不由愈发气恼，因为从这老人口中听出，似乎丁裳的无理取闹，还是受了这个老人的指示后才做的。

这叫她心中如何又能不怒呢！当时把牙一咬，拚着下地摔一下狠的，也不能当着对方如此丢人。

想着暗中提气，向下猛地一坠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那树枝果为她内力折为两截，人也直坠了下来，可是也就在这一霎时之间，忽然一条黑影，如燕子也似的掠起，惊慌之中，雪勤似觉自己领子上一紧，似为人抓了领子，她娇叱道：“你放开我！”

可是身子却为这人带得窜出了五六丈之外，轻飘飘地已落在了地上。

雪勤猛一回身，见站在自己身前的，正是那个清癯长须的老渔人！

他含着微笑的对雪勤点了点头道：“还好！没有摔着，否则，我可就对不起你师父了！”

雪勤惊魂乍定之下，她向后退了一步，盯视着这个老人道：“你！你是谁？”

这老人嘻嘻一笑道：“你先不要管我是谁，我只问你，冷魂儿向枝梅是你什么人？”

雪勤怔了一下道：“那是家师！你……”

老人呵呵一笑，他点了点头，目光之中，闪烁着兴奋，痛苦……总之，是一种郁沉不易为人猜透的光芒，他注视着眼前这个亭亭玉立的姑娘，他真不敢想，这姑娘竟是六十年前，在黄山顶上，在那草蓬中，那个同样或还要小一点姑娘的弟子，这真是比做梦还要给人以离奇神秘的一种感慨！

六十年了，六十年来，应元三由一个中年人，变为一个老人，也可以说，他是在走他生命最后的一段路程了，就好像是窗前的一盏灯似的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只要刮一阵小风，他的生命之灯，就可能会熄灭了！

一个人的生命到了这个时候，如果说还有什么值得兴奋或是留恋的话，那只有回忆了，老年人的生命，是生活在回忆之中！

生死掌应元三，这一刹那，他的感慨又是如何呢？

他此刻面对着雪勤，他想得很多，他想到了她那年轻时代的师父，自己也就是为了这么一个人，葬送了一生，在这时候，在他生命疲累到了极点的时候，才算第一次闻到了故人的气息，他看着眼前的雪勤，由于她代表着故人的某些特殊身份，仿佛她就是当年的向枝梅了。

应元三这一霎时，内心翻涌着六十年前，黄山大雾中的一瞬间，不要小瞧了那匆匆的一瞬，它却影响着他们彼此今后的一生。

他张大了瞳子，频频的苦笑着，他鼻中的出息之声极大，可是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雪勤简直是莫名其妙，因为应元三这种表情，几乎近于癫痴模样，她讷讷道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是谁啊？你怎么认识我师父呢？”

应元三才从遥远的回忆之中，清醒了过来，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道：“孩子！我太失礼了！可是，你要原谅我，这都是……都是你那狠心的师父！”说着他几乎觉得喉头有些咽哽，鼻子也有些酸酸的感觉，他知道这是要哭的前奏。

可是“哭”或是“流泪”，对于他来说，那是多么陌生的一种感觉，他一生之中，并不曾落过几回泪，这是一种困难和羞涩的动作，也许他早就应该放声大哭了，因为六十年来，每一天或是每一时每一秒，都是他惨澹痛苦生命之泪的结晶，为什么不值得他大声一哭呢？他忍着要流出的眼泪，因为他已强硬了六十年，那是应该坚持到底的，他接着道：“你不要吃惊……我是你师父的老朋友，我名字叫应元三，当然这名字，你是听你师父说过的！”

雪勤先是一惊，可是后来她又摇了摇头道：“原来是应老前辈，你的大名我是久仰了，可是我并没有听我师父说过你！”

她好奇的审视着眼前的这个老人，她几乎有些不敢相信，因为她认为一个超奇的人，无论如何是应该具有超奇的特征的，而眼前的人，似乎是太平凡了！

应元三前进了一步，重复他的话道：“难道向枝梅从来没有向你提起过我？提起过六十年前的一个老朋友……啊！”

他中止住了他这句话，也许他觉得这“老朋友”三个字，似乎用得太过牵强，太自作多情了！他伤感的摇了摇头，自语道：“是的！她是不会对人说的，我……我几乎忘了。”

雪勤只是好奇的看着他，应元三苦笑了一下，他的兴奋时刻已经过去了。

雪勤心中充满了疑虑，她问道：“我师父过去曾和你有仇是不是？”

应元三苦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不要乱说，我们没有仇！我们没有仇！”

雪勤怔了一下道：“那你老人家，为什么要这么欺侮我呢？”

生死掌应元三，像是很累的坐在了一块石头上，他频频苦笑道：“孩子！你不明白……不明白，这事情一言难尽，我没有功夫给你多说，总之，你千万不可误会我，我对你是没有恶意的。”

雪勤由他失意伤情的脸上，体会出他的话也许是真的，因为他外貌很和

善！

只这一会儿时间，这老人像是生了一场大病似的，他不是应该很高兴吗？可是他却如此伤感，他睁着那双看来惶惶疲倦的眼睛，无力的道：“你师父如今还在么？”

雪勤不解的点了点头，他于是也点了点头：“她在哪里？”

江雪勤迟疑了一下，应元三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没有恶意的！”雪勤于是道：“杭州西子湖边翠园，你只问翠园轩主就知道了！”

生死掌应元三重重复了一遍，就从石头上站了起来，他用手拍了拍身上的土，点点头道：“谢谢你姑娘，我这就找她去！我已经找了她许多年了！”

他转过身来，蹒跚的行着，雪勤心中还有很多疑问，不由追上了一步，轻轻唤道：“喂！老前辈请转！”

那渔翁慢慢转过了身来，他扬了一下微秃的眉毛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事么？”

雪勤欠了一下身子，讷讷道：“那位丁姑娘，和你老人家是……”

生死掌应元三脸上现出了一丝笑容，他“嗯”了一声道：“不是你提我倒忘了！”

他又慢慢转过了身子，给人一种很难想象的意态，你不会想到他是成名武林的一个风尘奇人，因为他是如此的老朽了。

他脸上带着微笑，很感兴趣的点了点头，只要一想到丁裳，他总是会情不自禁的要笑的。

他摆了一下手道：“她不是我什么人！不过这孩子师父，和你师父，想必也认识的。”

雪勤皱眉道：“她师父是谁？”

应元三微微笑道：“她师父是个很难惹的人，你可曾听过鬼爪蓝江这个人？这人就是她师父！”

江雪勤不由吃了一惊，因为这个老婆婆，师父倒是一再提起过的，此人除了个性奇特以外，倒是一个生性良善的人，只是她有个丈夫，人称血魔，姓洗叫又寒的人，这个人却是一个大大的魔头，为人亦在善恶之间，师父一再关照自己，如果遇上了这一对夫妇，自己要特别小心应付，想不到丁裳竟会是那老婆婆的门人，这么想起来，怎么不令她大惊失色？

她又哪里知道，她心上人照夕，正是那个老魔头的得意弟子呢！

她看着应元三，冷笑道：“鬼爪蓝江的大名，后辈自是知晓，只是后辈并没有什么地方开罪她师徒，何故如此欺人？”

应元三连连摇头道：“所以我刚才叫你不可误会，你还是不听。唉！叫丁裳和你比武的是我不是鬼爪蓝江，你要弄清楚，至于丁裳她和你也并没有仇，只是……”

他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唉！你莫非真不明白么？”

雪勤茫然的摇头道：“到现在为止，我始终不知道！她是为什么老找我麻烦？你老人家知道么？”

应元三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和管照夕固是世交深厚，可是他们也是比邻多年的朋友呢！”

江雪勤不由心中一动，到了此时，她才恍然大悟，她很紧张的问道：“怎么会呢？”

应元三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我可就不清楚了，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丁裳很

爱那个姓管的……”

江雪勤微微颤抖了一下，应元三顿了顿，仍然继续说下去道：“感情这种东西真是怪，那姓管的小子，我也真想不懂他，我看丁裳对他是真够痴心的，可是他表情很冷淡，也许他心里是爱你的，可是……”

他说着笑了笑，摇了摇头，下面的话，想是碍于出口，却没有说下去。

雪勤心碎了，她低下了头，眼泪直在眸子内打着转儿，她急于想听下文，可是她却羞于出口，不由把那双噙着泪的眸子，向应元三瞟了一下，生死掌应元三长吁一声道：“我虽与你素不相识，可是我很同情你的立场，你的情形，我也很清楚，我很担心你……”他接着道：“一个人一生，最不幸的就是为感情所束缚住，你们目前，都是很不幸的！”

雪勤心中暗自惊疑，因为这种论调，和当初师父告诉自己的论调完全一样。

她静静的听着，不置一言，应元三苦笑笑道：“我很惭愧，因为我并不能帮助你们，我只能奉劝你多考虑，如果你每作一事之前，你都要详细的考虑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……我走了。”他说着叹了一口气，又慢慢转过了身子，径自头也不回的去。

十七

雪勤看着他的背影，眼泪就像是断了线的珍珠，一滴滴都滴在了地上，并不是伤感应元三的离去，而是应元三的话，又把她带入了痛苦残酷的现实里，本来她是决心不再去想这件事情的，可是现在她却不得不去想它了！

其实她又有什么能力不去想它。在感情上来说，她只是一个柔弱的女人，有人说，女人是为了感情而生存的，这句话如细思之，确也有它的理由。

江雪勤也好，丁裳也好，一任你是多么了不起的少年侠客，在感情这一方面来说，一样是一个弱者，任何人如果选择了这个敌人，那他结果必定是会要落败的。

她勉强把心定了定，暗忖道：“原来丁裳是为了这个恨我啊！唉！丁裳你也太不必了，我已经够可怜了！”

她暗暗想着那一晚上，自己曾用话暗探了一下照夕，似乎照夕对她并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，也许真如方才那应元三所说，照夕对丁裳，是很冷淡的。

这么想着，她内心似乎舒畅了一些，虽然她已认为自己是没有什么希望，可是她们女人都是一样的，哪怕是自己丢下的东西，也不愿人家去拾起来，更何况是她内心深深爱的……

她慢慢地往前走着，小蛮靴践踏着地上的枯叶，吱吱喳喳的响着，月色如银，很冷，四周的瓦砾里，蟋蟀也在叫着……

月亮把她窈窕的影子，拉得更长了，她真想趴在地上大哭一场，如果哭能够解决事情的话……

她觉得眼睛酸酸地，想到未来，她脑中不时重复问自己道：“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”

一方面是丰神俊仪的管照夕，他那看来似乎已消瘦的面颊，那像当空寒星似的一双眸子，沉郁忧愁的叹息之声，唉！多么能把一个人的感情，完全消蚀啊！对他的感觉，那是自卑、自怜，或是高攀，他永远像是穹苍里闪烁着最明亮的一颗寒星，给人的感觉是羡慕与怜悯，你似乎觉得它太孤独，太可怜，可是你却不配去慰藉它……

这调调儿，正合上了李后主的那首《相见欢》：“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。”

她想到了那多情固执的管照夕，真是叹一阵，恨一阵，叹造化弄人，恨情郎软弱，她紧咬玉齿，愤愤地想道：“江山无限，大地至广，如能和他比翼天涯，又何尝不乐？偏偏他又为了顾全仁义道德，什么是‘仁义’？什么又是‘道德’？呸！你们这些纸老虎，假虚伪……”

想到恨处，泪珠点点滑腮而下，说来可笑，她本来一向看重道德仁义的，甚至是它们忠实的信徒，她也曾去耻笑过那些失节的女人，也曾愤恨过那些不顾道义之徒，可是等到事情临到她自己头上时，她却失去了理智。

可是她所愤恨的只是狭义的、不平的、虚伪的道德束缚，而不是人人自内心敬服的仁义道德，因为前者是“纸老虎”，只是道德的幌子，而后者才是至大至刚，人人需敬守的准则，这两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。

江雪勤——这个淡装的少妇，徘徊在思想线上，她恨管照夕，恨他太软弱。其实对方较她更痛苦，只是他们的人生哲学不同，在照夕认为坚忍才是最高的美德，和江雪勤的追寻至上，却是背道而驰。那是两个极端，不幸他们合在了一块，真不敢预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结局。

江雪勤漫步在月夜之下，她惆怅，她悲伤，那是一种极难排遣的感觉。

另一方面，她又看见了高卧在楠木长榻上，身受重伤的丈夫，老实说，他对他的感情很淡的，那是施舍的，一个靠施舍来过日子的人，是很可怜的。

可是不可否认，楚少秋是爱她的，不管他为人如何阴险毒辣，可是他对自己的情意，却是很真切的，如今他为照夕重伤至此，又何尝不是为了自己。

江雪勤想到此，不禁又油然生出了些愧疚的感觉，她苦笑了笑，暗忖道：“我还是等他伤好了，再……总之！楚少秋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也就是到此为止了。”

她噙着泪，慢慢地往回家路上踱着，脑子里继续想道：“管照夕要是肯，我就跟着他走，他要是不肯，我就一个人跑。反正是天涯海角，我一个人也不怕就饿着了，就像当初师父一样的，她老人家一个人在新疆住了几十年，还不是挺好？也没听说过她爱了谁？”

这么想着，不禁愈发觉得自己师父，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。

其实冷魂儿向枝梅早年的伤心往事，以后颠沛流离之苦，又怎是她所能想到的？

她就这么一路上昏昏沉沉地想着，不知不觉到了楚家大门，当时纵身而入，先到前面书房，看了看楚少秋，见他已睡着了。

灯光映着他那张青白的脸，现出他那凸出的两腮，两道垂搭的眉毛，虽是病中，亦显得十分狰狞，在平日还不得他如此难看，可是这时仔细端详起来，愈觉其面目可憎。他那凸出的一双瞳子，在睁开时布满了红丝，闭起时却现出青色的筋。江雪勤不禁呆呆怔在了他的床前，她像是大梦初醒似的，自己问自己道：“奇怪，我怎会嫁给了他？怎么会呢？”

“我对他并没有感情啊！可是我怎会嫁给他呢？这莫非就是姻缘前定么？”

她立在榻前，良久良久，直到眼泪从她脸上滑下来，才不禁惊觉的轻叹了一口气，用手背把脸上的泪痕擦了擦，暗想道：“我真傻，要是他醒了，看见我这身打扮，不知又如何要疑心我了。”

她放轻了脚步，一步步向屋外走去，谁知才走了几步，却听见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雪勤猛然回过身来，却见楚少秋正自睁着一双眸子，怒视着自己，她不由吃了一惊，才知原来他并没有睡着，不由笑了笑道：“你还没睡着么？”

楚少秋眼睛里，散放着怒火，原来他也是隐忍着无比的愤恨。

他狞笑了一声道：“你上哪去了？刚才我叫了半天。”

雪勤赔笑道：“有一个人约我比武，很是无聊，我已打发她走了。”

她皱了一下眉道：“你的伤势好些了没有？”

楚少秋忽然狂笑了一声，可是马上为一阵咳嗽和疾喘之声代替，雪勤不由吃了一惊，她担心地偎近床前，吃惊地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楚少秋咳了半天，伸出一只颤抖着的手，指着她冷笑道：“你也不要再骗我了……你上哪里去我都知道……你是看我这伤好不了了是不是？”

他挣扎着坐起，双目赤红，那只颤抖的手，仍然指着雪勤抖动不已。

雪勤一阵心酸，差一点流下泪来，她叹道：“少秋！你不能这么说我，我并没有作对不起你的事……你怎能……”

楚少秋哈哈大笑了两声，那起伏着的胸脯，显示他确实是受了重伤，他紧紧咬着牙齿道：“你胡说！你……你现在想谋害我是不是？哈……告诉你，

我不会死，我永远不会死……”

他疾喘着道：“江雪勤！你这淫妇……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活一天，你就是我楚少秋的女人，你不要想……”

“那姓管的小子……你们不要想……”雪勤忍着满腔的凄楚，转身就跑，可是一声可怕的尖叱：“回来！”

接着有重物坠地之声，把她吓了一跳，她猛然回过身子，却见楚少秋身形前翻，他胸襟上沾满了鲜血，唇边也沾满了血迹，雪勤不由吓了一跳。

她赶快跑过去，把他抱上床，一时急得泪如雨下，她泣着道：“你……你这是何苦，我并没有作什么呀！你难道不想活了？你……”

她说着一时悲泣了起来，楚少秋仰卧床上，他一只手紧紧握住雪勤的膀子，半天，他才睁开了眼睛，他嘿嘿地狞笑着，脸色真是吓人。

江雪勤用枕旁的白绸汗巾，小心地把他脸上的血擦干净。

楚少秋口中沙哑的道：“水……拿水来！”

雪勤答应了一声，她想去桌子上拿水，可是楚少秋抓住她不放，她流泪道：“你放手……呀！”

楚少秋狞笑着看了她一眼，才松开了手，雪勤过去用瓷壶倒了一杯水，小心地送到他面前，忽然楚少秋抡起一掌，把那杯子打到壁角，摔了个粉碎，江雪勤不由吓得后退了一步，她睁大了眼睛，不解地道：“你……你疯了么？”

楚少秋霍地翻身坐起，他紧紧抓住她两只手，用力喘着，他狞笑道：“果然不错……果然不错，你好狠的心……”

雪勤本可把他挣开，可是目睹着他伤重至此，却是于心不忍，她惊慌失措地道：“我怎么……了？你……你简直是变了！”

楚少秋厉声道：“不错，我是变了，好贱人，你想害死我，你想害死我，你好狠的心……”

雪勤有些莫名其妙，同时她为楚少秋这么辱骂着，也不禁动了些怒，她张大了眸子。

“你不……不能这么欺侮我……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呢？”

楚少秋嘿嘿冷笑。

“你明明知道我才吐过血，是不能喝水的，可是你却要倒水给我喝，你……你好狠的心！”

雪勤秀眉一挑道：“是你要喝的呀？你不是要水么？”

楚少秋恶狠地冷笑道：“我那是故意试试你，不想你竟想乘此机会害我，哼！你害不死我的……”

雪勤不由杏目猛然一睁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他如今重伤至此，我又何必与他一般见识呢？当时不由叹息了一声，黯然道：“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，我真想不到，你竟会这么想，那你当初又何苦要娶我呢？”

楚少秋仍然紧紧地拉住她两只手，他头上暴露着一条条的青筋，显示他确是怒到了极点，他狞笑道：“我……我是可怜你，我要知道你这么浪，呸！你倒贴我也不要你！”

雪勤只觉得头一阵昏，只气得全身颤抖，她真想举掌向楚少秋劈去，她也知道，只要这一掌，就能把这一条丑陋的生命结束掉。

可是她并没有这么做，她下不了这种毒手，她忽然咬紧了银牙，点了点头。

“好！这是你说的话，你永远记住，你一辈子不要后悔！”

楚少秋嘿嘿笑着，唇角尚带着血，他双目像血似的红，他冷笑道：“我只问你，你刚才上哪去了？你说！”

江雪勤绷着脸。

“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。”

楚少秋啐了一口，兀自大声嚷道：“臭婊子！你说，你说，你是不是去找那姓管的小子了？你说呀！”

江雪勤哼哼的笑了两声，冷冷道：“你叫吧！你爹你妈都来了都没关系，你简直不是人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！”

才说到此，却为楚少秋一掌打在脸上，因为不注意，楚少秋这一掌又打得很重，直把她打得向前一栽，她不由猛的扑上前，伸手向着楚少秋就抓，一面哭道：“好！你打人，我给你拚了……我们都不要活好了！”

可是当她紧紧抓住楚少秋双臂时，却为楚少秋喷出的第二口血，溅了一身。

她打了一个冷颤，吓得“啊”了一声，当时忙松开了手，楚少秋跟着躺了下来！

他仍然含糊地骂道：“臭女人……贱人……你好！你好！”

雪勤一时悲愤得趴倒在地大声哭了起来，良久，她觉得一人轻轻的摇着她肩膀道：

“少奶奶！少奶奶！你不要哭了。”

雪勤抬起头，才见是自己陪房来的丫环小琴。不知何时她进来的，两只眼睛哭得和水蜜桃子也似，尚自不住吸着鼻子。

雪勤看着她，不由更伤心了，她抽搐道：“小琴！赶明儿个，我们回家去吧！这地方我实在是够了！”

小琴落着泪。

“到底为什么啊……小姐！我扶你回房去吧！”

雪勤坐起来，见楚少秋双交手插着放在胸前，一双怒目直视春天花板，唇角兀自带着不谢的笑纹，看着她。想到自己这一段可悲的命运，她的热泪又不自禁地淌下了，她暗忖道：“我是非要走不可了！”

她徐徐站起了身子，擦了一下泪，对楚少秋道：“你是在重伤之中，你要注意你的身子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再慢慢谈，反正，你也不能这么侮辱我，可是现在我要让着你！”

在她说话之时，小琴一直在拉她衣服，对她摆手，可是她仍然把话说完了。楚少秋只是连连的冷笑着，他此刻也似乎冷静了些。

雪勤转问小琴道：“少爷的药呢？”

小琴一指几上。

“已经端来了。”雪勤点了点头。“你侍候着他喝下去。”

小琴答应着，把药端了过去。楚少秋冷笑道：“你放下，我还没有死，我自己会喝。”他说着又对着雪勤冷笑了笑。“难为你，居然还会想着我的伤，我们真是恩爱夫妻。不过，你可知道我是伤在什么地方了？”他说着，竟自双目一红，语音显得有些哽塞，江雪勤对他可说是已容忍到了家，根本不理他。她低着头，楚少秋落了几滴泪，他心情至为矛盾，他忽然发觉在他生命里，是不能离开这位妻子的，因此他流泪，流泪的目的，只是想换取雪勤的同情罢了。

这一霎那，他很后悔方才的暴风雨，也许这将导致一项严重的破裂行动，

虽然江雪勤从来也没有真心爱过他，可是他也并没有作过多的苛求，如今，可能这虚假的场面也不能维持了。

这懦夫想到这里，如何不为之颤惊？一切的愤怒，顿时瓦解冰消，他暗暗恨自己。

“我把事情弄糟了！弄糟了！我怎能离开她呢！我必定要留住她啊！”想着他忽地大哭。

“雪勤……雪勤……你不能走……你要原谅我，我！我真该死……”

他忽然左右开弓地用双手，拚命往自己脸上打着，那双凸出的赤红的双目，却盯着雪勤，只等对方说一句赦免的话，他就好住手了。

可是雪勤并没有理他，这一霎时，她心灵上得了一个可笑的启示，望着他，她微微皱着双眉。

“这简直是戏台上一个小丑……而我的生命，竟付托给了这么一个人……这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……”

想到此，她真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，一时只听见“啪、啪”的耳光之声，震得室内的油灯光蕊闪来闪去，她不由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这是何苦打自己呢？”

楚少秋放下手，涨红了脸讷讷道：“那你……你是不生我的气了？”

雪勤只觉得心里一阵难受，差一点淌下泪来！

她长叹了一口气，对着楚少秋苦笑了一下。

“天不早了，你好好地休息吧，我也累了！”

楚少秋紧紧地揉着她一只手，又在脸上挨了一下，这才躺下去，小琴在一旁道：“少爷！你吐这么多血……怎么办呢？”

楚少秋摇了摇头。

“不要紧，你快扶着少奶奶回房去吧！”

雪勤心中又似乎动了一下，由此可证明，楚少秋爱自己是如何真切，她以含着泪的目光，向丈夫瞟了一眼，那只是愧疚，可是并没有什么别的成分，因为一个女人，只会对她深爱着的人存体贴之心，她的角度，绝不及于第二人，在爱情里，她们没有什么道义可言，她们只知道敬忠于自己所爱之人！

她很想再说几句安慰他的话，可是她倔强的嘴，天生不适宜去谄媚别人的！更何况这个她很厌恶的人。

她转身离开了这间房，而楚少秋却紧张地张望着她二人背影，直到她们消失在视线之外，他才紧张地由口中吐出了一块棉花。

这棉花是深红色的，他把它藏在口腔的边侧，必要时，他只需用力咬一下，就会有血似的浓汁，自棉中榨出，然后再由口中喷出，和所谓的“吐血”，似乎没有什么两样。

他庆幸瞒过了雪勤的眼睛，可是却比他预期的效果小得多，他用绸巾，把这些“血汁”擦干净了，睁着那双可怕的眼睛，暂时也陷入了深思之中。

“看样子，这女人存有深心，只要看她那双眼睛，就知她是存有异心，我要加紧防备她一下才是。”

同时他知道，管照夕这一掌，实在伤得他很重，只要试一运气，全身麻软不堪，尤其是五脏，更是疼痛不已。

他想到了，可能是为管照夕五行真气所伤，所谓五行是指心肝肺脾肾，施功人如施此五行真力伤人，被伤者必定是伤在此五脏，因此是一种极为厉

害的掌力。

管照夕如用这种掌力伤了自己，那可是不堪设想的糟，据自己所知，海内外，能治此伤的药极为有限，除了两三种失传的丹药以外，还真不知道，有什么药，能有此功效。

想到这里，他不由出了一身冷汗，一时陷于茫然之中，这个骄傲却懦弱，虚伪但迂腐的人，在他想到了真正的“生命”遭受“存”和“亡”的威胁时，他内心激起的恐慌和忧虑，简直是无与伦比的，这时候如果把对雪勤的“爱情”力量，放在眼前，和他的生命来比拟的话，那爱情之力，直如秋萤尾芒，简直是微乎其微了。

楚少秋这时深深为着他的伤势而焦忧，而隔墙的小妇人，亦何尝不陷于悲痛之中，想到了眼前的命运，想到了未来的结局，她真是不敢再想下去了，可是又不得不想。

放下了素帐，望着帐顶，亮晶晶的眼泪直在眸子里打转，虽只是短短的几天，可是她已感觉到自己消瘦了，对着铜镜理妆时，她也曾注意到自己那双剪水的眼睛，似乎已失去了原有的光彩，充满了忧郁。她似乎已能透视出，眼角的皱纹，颈项的松弛，虽然看来仍是一样的白嫩，摸来亦如凝脂般的滋润，奈何藏在它们里面的“灵”已感到累了，说得可怕一点，那是老了。

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，初次有了“老”的感觉，这是多么可怕而怪诞的一种思想？

这一切都是心灵的作祟，一个乐观的人，即使七老八十，因为他有活泼愉快的内心，他一样感觉到自己是年轻的，相反，一个心中隐藏着忧郁思想的人，虽少壮年华，那只是表面的装饰，无异于一个真正老了的人，那是一块行尸走肉。

我们惯常以“几家欢乐几家愁”这句话，来反衬两种心情的对照，我们却也惯常以“家家有本难念经”来比拟人人都有不如意的苦衷，不信，笔者试把笔锋转过，我们且看看，别的人，是否如她一样凄楚可怜？或是较愉快，或是……

战胜了丁裳，笑得如同一枝微风中的百合花，仰视着吊在树上的江雪勤，她内心充满了喜悦，真是乐不可支。

“这一下，我可算消了气了，好好把这女人吊一下才好。”

所以雪勤虽然向她说了软话，她仍是不依，当然，她并不是所谓的“心毒”，在她来说，只是泄忿，因为那一次落水之耻，在她心中一直是一件隐恨的事情，能够快意地惩罚雪勤一下，在她来说是求之不得的。

因此她决心吊她一个更次再说，可是当她去而复返之后，才发现已失去了雪勤的踪影，她微微怔了一会，暗想她怎么下来的呢？后来仔细看了看那根折断的树枝，才知道，雪勤是运功自坠而下，她望着那节断了的树枝，心中微微有些后悔，她担心江雪勤由这么高摔下来，怕不要摔伤了。

可是这种追思的悲伤，马上就被她忽略了，她仍然带着稚气的欣慰，喜孜孜地找到了她的马，一路打马直到了她投宿的小店之中。这时店伙正忙着上门板，见她回来了，都弯腰叫了声：“丁爷！”

她伸出一只手，往唇下摸了摸，一方面怕这些讨厌的伙计看她有没有胡子，再方面略微装作些气派，她咳了一声，压低了嗓音道：“刚才有人来找我有没有？”

伙计笑着摇了摇头道：

“没有！爷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”

丁裳点了点头，随口道：“我去逛了街。”

那伙计一缩脖子笑了笑，眯缝着小眼。

“要说逛，还是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好，那里都是姑娘，听说是苏州、杭州来的，脚小皮肤白，盘儿也长得俊，嘿！有这么一手……只是听说价码大，光打茶围没有百八十个子儿也下不来。”

他又挤着眼笑了笑。

“爷！你老是去那地方不是？”

丁裳无意的一个“逛”字，想不到却让他误会这么远，先时还不明白，听到后来，真是又羞又气，一时连耳根子都红了，心说真霉气，这些男的，可真没有一个好东西，说这种话，居然面不改色，真不要脸。

当时气得秀眉一挑道：“不要胡说八道！”

那伙计本意是想充行家，因见丁裳年岁轻，衣着华贵，出手也阔，误为登徒之流，想讨个好，说不定他一高兴，就许叫自己带他去，那不正好弄他几个花花，却想不到会碰这么一个钉子，一时腰弯得跟大虾米也似，口中连连赔笑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小的满口都是胡说八道。”

丁裳冷笑了一声道：“你真是狗眼看人低，快给我算账，我这就走……”

那伙计怔了一下，一只手摸着脖子道：“爷！这可犯不着……小的说错一句话，你也犯不着就往外搬呀……这……”

另外那个伙计也含笑道：“公子，你老就算了，给他兔蛋生气犯得着吗？他小子狗嘴里还能长出象牙来么？唉！唉！你老就算了，快请，快请，我这就给你沏茶。”

说着还直用手去拉丁裳的膀子，丁裳后退了一步，嗔道：“不许碰我，你们怎么一点规矩都没有？快给我算账，我是真有事，谁有工夫给你们生气。”

这伙计也被说得面红脖子粗，直往上翻白眼。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说的？你老就不能高抬贵手一下么？给他兔蛋犯得着么？”

先前那伙计，被他糟蹋得横鼻子竖眼，就顶了他一句道：“你他妈才是兔蛋呢！骂人还行。”

另外那个伙计就回过头给他瞪眼，他哈着腰道：“你想打架是不是？你会不会做生意？”

先前那个伙计也不服。

“我怎么不会作生意，我开买卖的时候，你兔崽子还在喝风吐沫呢！”

这一闹，眼看着就要打架了，丁裳气得匆匆上了楼，到自己房中，把简单的几件衣物打点一包，再下楼时，两个伙计已经打成了一团，旁边虽有几个拉架的，可是都不怎么出力，光是皱眉咂嘴，一任二人打得鼻青眼肿。

丁裳丢下一块银子，本想自己走自己的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他们打架，也是为着自己，不由叹了一口气，走过去抬腿一脚，把一个小子踹到了墙角，另外又是一脚，把另一个也踹到一边趴下了。

她这种随便的动作，在一般人看来，已是神乎其技了，都不禁惊吓地看着她。

就连那两个伙计也吓得不再叫了，各自睁着一双红眼看着她，大家都在看她，她反倒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当时冷冷地道：“不要打架！”

她又用手中的小马鞭，指了一下桌子。

“银子在这里，多的算小账！”

说着她就转身走出去，马上就过来一个穿大褂的，给她开门，还有人去给她牵马。

她很神气地上了马，点了点头，很有点大侠客的味道，在众人弯腰行礼的当儿，她的马已经走出去了！

这一霎时，她的心情很开朗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而且初次感到一个行侠作义人的豪气。

她慢慢带马，踏着月色，不一会已到了豹子胡同，看门的人，白天已经认识她了，而且公子又有交待，不敢怠慢，忙把她的马牵了进去。她就红着脸道：“你们不要进去通禀，我已同他们约好了！”

她说着把长条形的行囊，往两肩上一搭，一扭娇躯“嗖”一声已窜上了中院围墙，直把几个看门的，吓得目瞪口呆。

她熟巧地腾纵着身子，直向和思云、念雪约好的秋亭驰去，果然她看见亭子里有人影晃动，暗想这两个小丫环果然有信用，只是她们白天看穿我行径，令我出丑，我又岂能甘心。

想着不由远远掩在石后，暗想道：“我得想个点子吓她们一吓！”

想着慢慢朝那秋亭掩去，仿佛听到亭内似有人在谈着话，像是思云的口音，正在说道：“少爷！你这么说，这位丁姑娘，是去找江小姐去了，她们怎么会认识的呢？”

丁裳不由心中一动，这才知道，原来照夕也在亭中，同时似乎正在谈着自己的事，她就很注意去听，想听听管照夕到底说些什么。

她轻轻往前偎近了一些，借着一棵小松树，把自己身子挡住了些，就侧耳去听亭中的谈话。

她心中很奇怪，而且敬佩照夕的先见之明，他居然知道自己是去找江雪勤去了，她的脸有些红红的，心里不禁暗暗地想道：“我再听听看，看他怎么说？”

想着，果闻得照夕叹息。

“她们怎么认得，我固然是不知道，可是我敢断定，丁裳出去找她去了！她们两个……唉！”

念雪娇笑道：“瞧你！又叹气，到底有什么事这么想不开呀？”

思云在旁岔道：“那位江小姐不是已经嫁给楚家了么？那你就干脆娶那位丁姑娘不结了！”

她又加一句：“好在太太也挺喜欢她！”

丁裳不由脸一阵热，心说小丫头欠打，可是她仍想听听照夕怎么回答，她的心跳得很厉害，目光由松枝空隙间射出去，瞧着亭子里的人。

她看见照夕端正的坐在石凳上，痛苦的苦笑着，她心中不由很不解。

“他干吗苦笑呢？莫非不以那丫环的话为然么？”

想着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，由她内心的深处，潜升了上来，照夕在这时才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丁裳是个小女孩子，你们不要乱说！”

丁裳的心不禁一凉，暗恨道：“哼！原来他还是把我当孩子！我再听听看他还说我些什么！”

想着仍然偎在松边不发一语，却见照夕站了起来，他看了一下月亮，道：“怎么她还不回来呢？天已这么晚了！”

念雪也在伸着胳膊直打哈欠，倒是思云，像似挺为这事情关心，她又问照夕道：“少爷！这么说，你心里还是一直爱着那位江小姐是不是？”

照夕就叹了一口气，他苦笑着摇了摇头，似乎不想多说，可是丁裳可看出他沉重的心意，自然那是一份不忍说出的感情，显示着他矛盾的内心，听到此，丁裳真有些不敢再听下去了。

因为她觉得，在他们无意的对话之间，很可能会把自己的理想梦境完全粉碎了，这是一种自欺的心理，但是多少人，都是生活在“自欺”的梦境之中，也许他们明明知道是假的，但仍然不希望这假梦为人揭破粉碎。

丁裳这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，她尽可编织着美丽的一切幻想，只是，如果这个幻想，一旦从照夕口中道出，这只不过是“幻想”而已，那将是残酷悲哀的来临，对那种心情的崩溃性的丧失痛苦，丁裳简直是不敢想。

因此，当她耳闻到照夕和思云、念雪的谈话，已经频频接近到了她自己的“幻想”时，她内心有一种本能的战瑟，她真怕照夕会说出让她受不了的话，可是她的耳朵却是由不住不去

听，好奇心更迫着她冒险想去更了解一下，这是一种微妙不可理喻的心理！

照夕走了几步，几几乎已走到了丁裳藏身的松树之前，然后他紧紧地捏着他十指的骨节，丁裳可清晰的听到那“格格”的骨响之声，然后他回头对思云痛苦的说道：“我真不该回来，早知道她变了心，我是不会回来的！”

这个“她”字，当然指的是雪勤，丁裳很明白，她紧紧的

咬着牙齿，暗忖道：“想不到他爱她爱得这么深！”

思云又问道：“那么少爷今后打算如何呢？难道说一辈子就不娶了？那可不行咧！”

照夕怔怔地道：“今后么？连我自己也不知道！你也不要多问了，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一辈子，我只爱一个人，她既然变心了，我也绝不能去爱别人！也许有一天，我一个人走得远远地。”

思云退下亭子道：“那么丁姑娘呢？”

照夕重重的叹道：“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么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太太实在是糊涂了，我对丁裳只是同自己妹妹一样，我喜欢她天真纯洁，她也敬我如兄，我们根本什么也谈不上！所以，希望你能把这意思转告她老人家！再说人家丁姑娘也不过几天就走了！这时候怎能给人家谈这个，岂不把人家笑坏了么？”

他匆匆说到这里，可是忽然他张大了嘴，下面的话，却是一句也接不上了。

就见由松后直直走出一个人来，她眸子里流着泪，如同一个木人似的，一步步向着照夕走来，那是丁裳！

照夕的话，每一句她都听见了，而每一句话，也都如同是一支尖锐的针，深深地刺进了她的内心，这一霎时，她都明白了，那是多残酷的致命一击！

她徐徐走到了照夕身前，含着泪，微笑道：

“不必再等几天了，我现在走就是了！”

照夕紧张的拉着她的手。

“裳妹！你……你听见了？你千万不要误会，我……我的意思是……”

丁裳苦笑着挣开了他的手，后退了一步，她用着颤抖的声音道：“大哥！”

请你原谅我，我忽然觉得心里难受，我这就要走了，请你代我谢谢令堂大人！”

照夕这一刹那，如同木人似的呆住了，他口中低低道：“你……你不能走！你……”

思云、念雪这时也都跑下来，都拉住她，念雪还一个劲的唤道：“姑娘你不能走，房子我们都收拾好了！”

丁裳回头看着她，伪装的笑道：“谢谢你了！”她的泪再也忍不住，簌簌的都落下来了，她伤心地看着照夕。

“大哥！你不要难受，我了解你的内心，一个人爱一个人，这是不能勉强的！只怪……只怪……”

她说着几乎又想哭，当着思云、念雪，她不得不忍着一点，她这一会，仿佛置身在飘渺之中，有些头重脚轻的感觉，照夕这时也冷静了一点，他苦笑笑了。

“既是姑娘都听见了，我也不必隐瞒了，老实说我是非常敬重和喜欢你！”

才说到此，丁裳已痛苦的笑道：“你不要说了，我心里都明白！这只怪我一向太……”

说着她又想流泪，照夕心如刀割，他咬着自己的下唇，几乎都要咬出血来了，他心中自责。

“天啊！我都作了些什么啊！”

丁裳用手绢擦了一下泪，她痴痴地看着照夕，在她来说，确实是作了一个梦，一刹那，她脑中想着：“我这是为什么？千里迢迢随着他，随着这么一个没有感情的人！”

她几乎有些愤恨了。

“我用这么真诚的心，去对待他，就是一个木头人，也该会动心的啊！狠心的人，他的心难道是铁作的不成么？”

“可是这一切都完了……我还留在这里作什么？难道真的做他妹妹么？管照夕！你明明也知道我不小了，可是你仍然口口声声说我是小孩子，我对你的爱情，是何等高尚纯洁，难道你真的感觉不出么？而你竟敢愚弄我，玩弄我的感情！”

“我的生命只是供你消遣，供你践踏，你能不感到惭愧吗？好个君子！好个君子！”

想到这里，她几乎要倒下去了，她知道自己是不应再在这个地方停留了，哪怕是一分钟。

她那哭得如同核桃似的一双眸子，向眼前这个少年瞟了一眼，她的锐气似乎马上消了不少，她知道这是自己的弱点。

思云、念雪二人很懂事地离开了，亭子里，这花园里也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。

当真是离人的眼泪。天空洒下了露水，弄湿了他们的头发。

他们默默地对视着，不发一语，照夕苦笑道：“我虽得罪了你，可是你连申屠雷也不见一面么？”

丁裳摇了摇头。

“不见他了！”她又道：“你也没有得罪我，如果有缘分的话，我们还会见面，因为这一生，我只认识你一个人！大哥！我不能忘记你！”照夕真也想哭，他紧紧地握住丁裳一只手，摇撼着。

“我也不会忘记你！我们以后会见面的。”

丁裳抽回了手，又擦了擦泪，她叹了一口气。

“江雪勤还是很爱你，如果你有勇气，就应该去找她，你们两个天涯海角，还是很幸福的！是不是？”

她笑了笑，但是睫毛上挂着泪。

照夕苦笑道：“请你不要再提她了，我求求你！”

丁裳觉得自己要说的话，已经说完了，似乎没有理由再在这地方多停留了。

她想到如果今夜没有偷听到照夕说的话，那么自己还是要离去的，只不过离开的心情不一样，可是离开总归是要离开的，那些美丽的如长篇故事、短篇诗歌的往事，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梦吧！而我还是我，我总是要活下去的！

天真的丁裳，她怎知这种坚决的意念，并不能持久，那只是雨后天空的一道虹，虽是一时五彩缤纷，可是过后也就消失了。

她最后望了照夕一眼，含着泪，点了点头。

“大哥！我走了！”

照夕茫然点了一下头，也许外表看不出这个姿式的，那男性独有的喉结，向下动了一下，这是一种综合很多因素的动作，他没有送她，只讷讷道：“保重了！”

丁裳走了几步，却又慢慢回过头来，她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要特别注意，不要施展你的‘蜂人掌’，那是一种危险的功夫，我一直很担心你！”

她顿了一下，又继续道：“我走了以后，你自己更要小心克制，千万不要……”

管照夕这才突然大悟，原来她始终在自己身边，是为了怕我滥杀无辜。当时感动得差一点淌下泪来，他上前一步，诚挚地道：“谢谢你姑娘！我一定深深记住你的话！”

当然他不能把雁先生已为自己去毒的话告诉她，那是一件机密，雁先生曾再三嘱咐他，不可轻易外泄的。

丁裳浅笑了笑。

“你能记住就好了！”

然后她又长长喘了一口气，把手中的长形衣袋，抡了一下，心中想道：“唉！这真是一个梦！”

然后她黯然转过身就走了，照夕跟在她身后道：“你的马呢？”

丁裳没有回头，她装着轻松地笑道：“在大门口呢！你为我牵出来好不好？”

照夕答应了一声，就往大门走去，丁裳就站着不动，她看着他的背影。

“他好像希望我走快一点似的！唉！男人啊，只有你们才了解你们自己！”

想到这里，她的心更冷了，同时又有些悲哀，她似乎感觉到自己有一点被人抛弃的感觉，她又想道：“你的感情，在我来说一直是如春天里的晨曦一样的神圣，可是我就要离开你了。”

“漫漫的长夜，请你伴着我，支持我，引导我吧！我不知道我会有勇气离开他，可是真的我就要走了，哦！现在、将来，我都是一样的痛苦！”

十八

命运有时虽会给人带来极度的创伤，但，这些创伤往往是会医得好的，只有那些由于心和心作对，或是自己和自己作对而造成的创伤，就教人束手无策了！

管照夕这个不幸的少年，正是这么为自己生命上打下了第一个死扣。

他目送着丁裳的背影，在马行如波浪地渐渐消失之后，他苦笑了笑，然后自嘲似的道：“走吧！走了好！”

可是他不能忘记丁裳临行前的悲伤神情，那些思想，就像是蠕动着而会咬人的蛆，一条条附在他的身体上，令他那么地感到不安。

他而且知道，如果这个可爱的姑娘，今后有任何不幸的遭遇的话，都将是自己的赐与，那是莫辞其咎的，一个人如果仅仅负担自己的痛苦，有时候尚堪为力，可是如果再加上别人的痛苦，就会感到不堪负荷了。

管照夕却是身负着三个人的痛苦，他真不知如何来打发它们，当排遣和振作都无能为力时，也只有默默地领受了，也许时间能冲淡一切。可是旧愁如去，又难免新愁感染，如果你现在是一个不快乐的人，你又怎能预感将来会快乐呢？

照夕在门前小立了一会，夜风似给了他一点涣然的感觉。

“到了这时，似乎痛苦已到了极点了，而我也还并没有像懦夫般倒下去！我是有相当潜力的人。”

他又想：“一个男子汉是应该拿得起放得下的，对风流泪，那是妇人女子的行为，我管照夕岂可为之？”

想到这里，他振抖了一下双肩，表示出一付振作的样子，转过身子，直向门内行去，在门口遇到了思云、念雪，那两个丫环都睁着一双大眼睛看着他，似乎也意料到有些不如人意的事发生。

思云就问道：“丁小姐呢？”

照夕淡然一笑。

“走了！我们进去吧！”

念雪在后面跟行着，一面皱着眉道：“她还回不回来啦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，他走得很快，两个丫环本有很多话想问他，看他走这么快，也只好不问了，二人咕咕喳喳交换着意见，心中都感觉到费解。

她们不明白，照夕为什么会不爱丁裳？因为在她们眼中，丁裳的一切，似乎都不在雪勤之下，而后者如今已出嫁了，于情于理，照夕似乎都不该再对她垂念，应该全心全力去爱丁裳。

她们也不明白丁裳，因为丁裳这种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的行为，似乎太突然了，她们认为丁裳是生气了，可是生气仅管是生气，却应该给少爷一个解释的机会，结婚的小两口儿，有时候还斗口呢，何况还没有结婚呢？

而且他们这种斗气，看来也奇怪，表面都是客客气气的，可是“瞎子吃扁食（饺子）肚里有数”。

“唉！他们是侠客，我们真想不通他们。”

不言思云、念雪二人心中奇怪、伤心，却说管照夕匆匆回到了房中，他边走边自笑道：“好了！我这一下可轻松了，嫁人的已嫁人了，走的也走了，剩下我一个人，岂不是轻快了！”

他说着话，又放声大笑了起来，足下脚步，更像是失了控制，踉踉跄跄

欲倒还行，这么走了几步，他才又停住了笑声。

“不好，这么下去，我可能又要病了，我是不能再病倒了哦！”

想着他镇定了一会，才回到了房中，自己勉强克制着自己，绝对不去想这件事，江雪勤也好，丁裳也好，只要一上眼帘，一股脑就把她们赶出去，这么闷坐了一会，似乎觉得好了些，可是心里却烦得厉害，他暗自想道：“我如再在这个家里呆下去，真是要疯了，我一定得离开这里，到外面去散散心。”

他烦闷的走到窗前，默默地想。

“可是，总要等到考过之后，否则父亲他老人家一定很失望。”

他想到：我已经伤过他一次心了，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令他老人家失望了，至于能否榜上有名，那就不管它了，想到这里，勉强到书案前坐下来，把灯拨到很亮，心中不禁想道：“古人头悬梁、锥刺股的经验我虽没有过，可是寒窗夜读在昔日倒是经常之事，学艺时功课也没有丢下，惭愧的是回京之后，却是一直伤感儿女之私情，大好光阴，未曾读书，此番考试，固然不在得失，可是父亲期望过殷，似不应令他老人家失望才好。”

再说，日来每见申屠雷伏案读书，虽然是暑天，中午连午睡也不曾睡过，他又何尝是为了名利？亦在能安长上之心，此番考试，如果他高考得中，我却榜上无名，相形之下，也未免汗颜吧！”

他本是聪慧的人，而向来也很冷静，只是日来伤心于二女感情，惶惶终日，不曾深思，此番丁裳已去，反倒激起他向学之心，而情场无边，恼人伤人，只在本身是否能善运慧剑，斩断情丝罢了！

照夕有见及此，恍然大悟，如似冷水浇头，那些恼人费解的情绪，在慧剑之下，一斩断，刹那之间，但觉身心为之一快，仿佛再世之人。

照夕这一霎那，好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样的安心服帖了，这种心情，在他感觉里，似乎已是十年以前的旧相识了，因为那时候，自己还是个孩子，根本没有体会到烦恼的滋味，故能专心读书，心无二用。

自从结识了雪勤之后，虽说是在内心起了极大的波动，可是愉快的欢笑，却一直停留在他的内心和表面，平静固丧失，却为欢笑取而代之，这并不是划不来的事。

可是再往后，他的感情也就没有这么单纯了，他久尝离别之苦，感情变得十分尖锐，在追忆的怅惘之中，又接触了许多事物和感情，这些后来所接触的感情，竟然没有一份是平凡的。

于是，他的不幸就来临了，他开始饱尝到所谓的感情波折，文学家把它形容为“一种快乐的痛苦”，到底快乐和痛苦二者哪一种占的分量多，就不得而知了。

此刻管照夕仿佛又回到了早年无牵挂的自我环境里，他以一种欣然的姿态，打开了书，孜孜埋首于灯下。

有些事情很奇怪，尽管你疏远了它，可是见面仍会很亲热的，这就像一对原来很好的朋友，好几年不见了，见面非但并不陌生，却会显得更亲热，这道理是一样的，立刻书中的一切，把他带到了兴趣之中。

一连半个月的时间，他一直把自己锁在花园和书斋之中，有时候申屠雷来了，二人于谈经论典之余，互相印证印证手法，月下吟诗舞剑，其乐也融融。

申屠雷本来为这位拜兄担心得很，可是这十数日和他相处以来，他也就大放宽心了。

因为照夕几乎完全变了一个人，一扫前些时日那些沮丧颓唐的样子，他脸上常常带着愉快的微笑，对于雪勤的事一字不提。

可是申屠雷却常常问他有关丁裳的事情，每当照夕听到这些话时，他却只是不由自主的苦笑，有时候就是皱着眉毛摇摇头，他固然不愿再谈到她，可是却也不便向拜弟撒谎，他想把丁裳女扮男装真相告诉他，却有两个顾虑！

第一、他怕勾起自己情绪的不安，因为这件事他一想起来，就感到很亏心，总似对丁裳不起，人们对于惭愧的事情，总是不希望人家再提起来的。

第二、他又怕申屠雷明白真情后，从中多事，硬为二人拉拢，扯起不必要的风波。

有以上这两点理由，所以他不敢把丁裳一切真相说出来，申屠雷虽然心中有些奇怪，可也没有怀疑到其它方面，问不出个名堂也就算了。

时光很快也就过去了，到了殿试前一天，两位举人各自打点了一番，笔墨纸砚，准备齐全。

管将军特地备酒一桌，嘱儿子约上了申屠雷，在家预先为二人祝贺，祝贺二人能高榜得中，席饭之间，这位老将军豪性大发，他对儿子及申屠雷举杯道：“你们都是允文允武的好青年，此次考试，照说你们两人，都能一甲及第……”

二人忙躬身起立，各自干了杯中的酒，老将军的话，令二人各自一呆，互相对看了一眼，心中都不自禁苦笑。

将军又发话道：“你们虽各人有一身武功，可是如今国家太平，朝廷也不用兵，在你们来说，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，所以

你们以文场进身，所谓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，如此次你二人都能高考得中，我盼望你们能好好为国家做些事情。”

二人唯唯称是，落坐之后，不由又互相对望了一眼，各自心中叫不迭的苦。

老将军把习武和国家用兵安在了一块，更令二人频频苦笑，当然这种笑容，不能让他老人家看见，照夕心中对父亲很失望。

因为他以为父亲对自己习武已经改了观点，谁又想到他老人家骨子里还是轻视习武，将军喝了一杯酒之后，目光炯炯的看着照夕。

“爸爸我不错，也是武人出身，如今官至一品，在武人出路上来说，也可以说是到了头了，可是，唉！孩子！我并不希望你再走我这一条路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拿刀动枪总不是好事。”

他注视着杯中的酒，一时想到了往事，想到了战场上那些流血伤亡的袍泽弟兄，他脸上带起了一片愁云惨雾，仿佛那大红的宝石顶带，都是为那群兄弟们的血染红的，他决不愿儿子再走自己这条路。他用手按着酒杯，只是连连摇首叹息，申屠雷正要发话，照夕却对着他微微摇了摇头，他很了解父亲的个性，在他伤感发愁的时候，最好谁也不要理他，否则他老人家很不愉快，照夕因是亲身经验，所以不敢让申屠雷发话，这席饭，二人仿佛是做了个哑巴。可是老将军仍然兴致很高。席筵将尽时，他老人家为了测验二人文思是否敏捷，还出了一个酒令，令二人对答，二人很快答上了，而且很对他老人家胃口，因为明天早晨就要考试了，他嘱二人早早歇息，这才散席，二人离开了饭厅，申屠雷摇头苦笑。“令尊好厉害，这顿饭真吃得我胆战心惊！”照夕微笑。“他这还算好呢！这是当着你这生客，他还是嘴下留情，否则考题还要多呢！我过去是天天尝这种滋味，至今想起来，过去那些日子也不知

怎么能顺利过去的。”

“老大人倒是对你期望很深，按理说，你是不应让他老人家失望的。”

照夕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贤弟，奈何你也会说出这种话来，你看我像是作官的人么？”

他冷笑了一声。

“老实说，我最恨的就是这一行，要我去做官，真比杀了我还难受，不说别的，给你一套七品官服叫你穿上，我不说，你看了也会笑坏了。再叫我每天来一次三跪九叩！嘿！算了吧！”

申屠雷也含笑道：“可是，当今天下，除了万岁一人，哪一个又能免去跪叩之礼呢！要知道位极人臣啊！”

照夕不由一怔。

“唉！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这种论调？莫非你……”

申屠雷嘻嘻一笑。

“我饭也会吃，莫非这几句话都不会说么？”

他说时脸上带着笑容，照夕不由摇头。

“你倒会作违心的玩笑，我都烦死了！”

申屠雷哈哈一笑。

“大哥，老实说，我对你这种期期艾艾，拿不起放不下的胸襟，实在看不惯，有什么值得你烦的？终日长吁短叹，我看你已把男儿豪爽本色忘了！”

说着剑眉向两下一挑，现出一付英雄气概。照夕看在眼里，不由暗道了一声惭愧，他相当钦佩申屠雷这种胸襟。

“我要是你，饱食终日无所事事，我照样也不愁，你说得好轻松。”

申屠雷噗地一笑。

“好！好！教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成了一块废物了！”

照夕也笑道：“我们也不要争了，你也该快些回去了，也许你那叔大人，还等着你祭祖呢？”

申屠雷不由一怔，点点头。

“你不说我倒真忘了，我今日出来时，家叔还真是关照过我，还叫我回去时带点香烛呢！”

照夕拍了拍他肩膀。

“那你就快回去吧，我这也少不了。”

申屠雷笑问道：“怎么！你也来这一套？”

照夕笑道：“没办法，方才丫环已告诉我，说母亲已备好了香烛，嘱我饭后就到后院祠堂去上香呢！”

原来那时风俗如此，学子每逢考试，由进学起，直至秀才、举人等，每试前，都要于考前考后，家祭一番，意似求祖上阴德保佑，如师在边侧，中试后，还有谢师一节，尤不可马虎。表示尊师重道之意，因习成风，所以人人如此。

申屠雷去后，照夕至内房换了衣服，把那搁置已久的举子衣服找出来，穿戴一齐，这才必躬必敬至后院，先向父母大人行过大礼，叩祈托福，这才由父亲亲陪至祠堂，向祖宗牌位上行了跪拜上香之礼，这才退下。

他心情真觉得不自在，因为这一套由祖宗传下的老古董玩意，他是压根讨厌，可是由于礼教如此，他却也不得不如此！

他已成年了，而且有很好的学问，这种“为父母读书”的痛苦，确实令

他苦恼，凡是不感兴趣的事，勉强为之，总是痛苦的。

他痛苦的是，父母虽生育了自己，但是在思想上，像似隔着一层天一样的遥远，他们不明白自己，不了解自己内心的抱负大志。

那种抱负是，不想为大官，却想为大事，不愿为一套仪式习惯所拘束，却愿随心所欲去作一些事，当然是指的为人群做一点事，那是一种澹泊的志向，却像天边的彩霞一样的美丽，那是清高的。

尤其是这几天，每当他看到了墙上的那把长剑时，他总会这么想。

“我是有一身武功的，莫非我就这么埋没在家里么？埋没在这软红十丈的北京城么？我就这么把我的意志消沉下去么？”

想到这里，他总会长叹一声，这内心的铅块，压得他太厉害了。

拖着疲倦的身子，他回到了房中，见思云、念雪正在为他整理着应考的东西，把它们放在一个小藤箱子内，白铜的墨盒，用布擦得光可鉴人，水晶镇纸，水晶扁壶，笔筒笔台，一样样往小箱子里搁，念雪见他进来，就抿着小嘴道：“少爷，你要考上了，该怎么赏我们？”

照夕往床上一倒。

“赏你们一人一个丈夫！”

念雪“啊哟”了一声，和思云一并窜起来，就向照夕扑过去，就要哈他的痒。

照夕哪有心情给她们闹，忙摆手。

“得啦！得啦！算我说错了话，你们不要给我闹了！”

二女还是站在床前，娇声哼着不停。思云嘟着小嘴，她忽然脸红了一下。“说老实话，你打算怎么安置我们吧？”

照夕不由皱了一下眉。“怎么安置？什么……安置？”

念雪撇了一下嘴。

“最会装蒜，不要我们算了！”

照夕不由脸一红，心说：“妈呀！她说些什么呀？”

想着一时紧张得冷汗直流，念雪见他如此，知道他是错会了意，不由噗地一笑，用手一推思云。

“你怎么说话的？什么要不要，看把他吓的，他还当是哪个要呢？”

思云红着脸。

“哪……哪个要？”

念雪哎呀了一声，当时转着眸子，睨着思云。

“不给你说了。”

这才又回瞧照夕。

“我们是说，少爷你马上要到别的地方做官去了，我们两个怎么办？带不带我们去？”

照夕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个“要”，是指的这个，他怔了一下。

“我去做什么官？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你们是听谁说的？”

思云笑道：“你可真是的，你想呀！明儿个你不是考试去了，考上了还不会大小派一个官么？那时候少爷当然要走啦！那时候我们怎么办？”

念雪把身子靠了一下床，怪媚人地问道：“带不带我们两个去？”

照夕心中一动，暗忖道：“我真糊涂，这一点竟是没有想到过，这可麻烦了，真要是……”

他想到这里，一时不禁愣住了，思云就推了他一下。

“哎呀！说嘛！”

照夕就苦笑了一下。

“真要是当官去，当然要带着你们，只怕不会……”

二丫环都不由高兴得跳着直拍手。

念雪安慰他道：“可不要说丧气话，你一定能考上的，昨夜我还作了个梦，梦见少爷你考了个探花郎，穿了一身红……”

恩云笑着一跳，又推了她一下。

“你真是，干嘛不梦个状元哪？”

念雪皱了一下眉。

“状元不好，状元都被皇帝留在京里，在翰林院里当个编修，多没劲呢！”

思云点头笑。

“嗯！那就没什么意思了，北京我早就住够了，最好能把少爷分到江南去，苏州、杭州啦，那多好。”

照夕听在耳中，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，他很奇怪两个丫环居然对官场里的事怪了解，当时任她二人说笑，他只是微笑着，也不插嘴，可是他心里却在想：“你们太会梦想了……”

于是，他不由自主又想到了，自己一人的决定，将会使多少人为之失望，连思云、念雪这两个同自己一块长大的丫环，都会伤心失望。

想到这里，他不禁有些说不出的感觉，可是他不会动摇他原来的决定，他的远大的志向，不是与黄雀比翼，而是与鹏鸟争威，不是用笔，而是用剑！

天亮了，照夕早早起来，他精神很好，当他穿戴着蓝衫，准备去应考时，申屠雷已带着书童早早来访了，两个书生聚在一块，兴致很高。

前院太太打发来一个书童，名叫“小蔡”，说是叫他侍候照夕去应考的。

可是照夕嫌麻烦，又把他打发回去了，他就把书箱背在背上，笑向申屠雷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

那种感觉，就像当年他参加省试时一样，他依稀记得那天去考试的神情，也是背负着这个小箱子，那时的心情也和今天是一样的。

早饭后，二人入内拜见了管氏夫妇，二老兴致特别高，老将军告诉他二人道：“听说朝廷钦命文华殿大学士瑞大人，亲自主考，刘侍郎和方侍郎副之，这三个人，一向是严紧周密，瑞大人最讨厌的是行书，你们要好好的写字，可能圣上要亲临考场。”

他又说：“今年不比往前，应考的人特别多，文和殿考棚就搭了一个多月……临场不要心慌，你们去吧！”

二人行礼辞出，随即上路。那石板的垂杨道上，满是青衣彩帽，出没于红墙绿瓦的官道之间。这些来自各处的举子，一个个都怀着紧张愉快的心情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他们指望着一鸣惊人，其中不乏贫家子弟。

他们更期盼着，十年寒窗下的苦读，今日要出人头地，他们要为“人上人”。他们要“扬名声”“显父母”，那是和今日的教育不同的。

今天的学子，是不应为“人上人”，而要为“人中人”，要做到社会中坚的一分子，在那里发智慧展抱负，否则，都要为“人上人”，谁愿意在下面呢？至于扬名声显父母这种心思，今日想之，就更落伍了。作者似不必把话扯得太远，因为那时候还是“那时候”啊！

进门后，那些随行的家人和书童，都被留在外面的敞棚里了。

你看吧！有那亲善的老家人、老妈妈，用手巾为少爷、儿子擦着头上的汗，扇着扇子，轻轻地嘱咐着。照夕和申屠雷，也就暂时坐在这“候考棚”内，有那临时抱佛脚的，还捧着书念呢！须臾铃响了，考生都站起来，循着秩序进场，按着号码入座，陪考的却不能进来了。

照夕和申屠雷因报名在一块，所以位子距离很近，紧跟着磨墨润笔，就等着监考的到来好发卷子了。这时候就听见大炮响了三声，全场可都静下来了，一阵沙沙地鞋底之声，进来了一群人。

为首一人，头戴大红宝石顶带，身着官服，外加黄马褂子，足登朝靴，圆脸长髯，一脸正气，他身后一左一右两个全是红顶子的二品大员，这是钦命监考的正副三位大员，他们身后才是礼部的一群小官们，手中捧着卷子，考试这就开始了。

一阵阵展卷子的声音，全场连个咳嗽的都没有，一个四品官宣布了考场规章，等到二次铃响，考试就开始了，一时只听见毛笔在纸上写字的声音，唰唰之声，十分悦耳，至于考的是什么题目，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！

秋后小凉天，北京失去了酷暑。

看那枯黄的梧桐叶子，由树枝上无声无息的凋零而下，象征着生命的一声嗟叹！

百树凋零之中，独见院中的菊花，粉红墨紫争奇斗艳，它们并不向寒冷的秋风低首，冬青树仍绿油油的，松柏挺着骄傲的枝叶，很像一个伟人的样子，再就是书房边的那百竿修篁了，那细而尖，如翡翠一般的叶子，尤其在秋风里，发出和谐的音律，窸窣窸窣，多少文士骚客，老爱形容它们。

两三只鹁鸽鸟由竹内拍翅而出，飘落在廊下，咕咕的叫着走着，秋风把草地的一种绒球似的小花，吹得弯腰拱背，唉！这调调儿是如何单调和萧条啊！

管照夕独自一人，无声的负着双手，用礼部制定的学子方步，在半枯黄的草地里走着。

他身上穿着一袭灰色的绸子长衫，被风吹得前后摆荡，看来有些个“飘飘欲仙”之感！

虽然太太早就命丫环开箱子给他拿出了裕袍子，那是青面绒里讲究的衣裳，可是他很讨厌穿它，这么多衣服，他却独独爱上了这袭半旧的单绸子大褂，他不独喜欢它的颜色，更喜爱它的瘦弱飘逸。

现在风把它揭起来了，露出了公子灰绸的裤管，和深灰色的鞋面，他皱着眉，一只手微微的按着衣服，几片树叶沾在他的头发上，他不得不伸手把它们拍下来，他口中犹追念着一些词句，那是什么？

“落花流水仍依旧，这情怀，对秋风，尽成消瘦……唉！……尽成消瘦！”

他念着小王安石（王安石之子）的名句，足下不自觉的涉入一丛花苑，看着迎风晃着的海棠，他就顺手折下了一朵，就口尝尝还有些涩，他又把它随手丢了。

这闲闷的日子真是无聊，他真有些厌倦了，尤其是这快到黄昏的时候，似乎是更显得惆怅，这个家，好像真呆不下去了，他真怀疑昔年那长久的岁月，自己又是如何的度过了呢？

正当他顺着这条花道，要进入书斋的时候，一阵吹叫吵闹的声音，从身后传来，这声音，把这静的气氛，完全打破了。

他心中微微奇怪，因为这府第里，一向是静得可怜，真有点“隔花小犬

空吠影，胜宫禁地有谁来”的感觉，那么这阵乱器之声又是从何而起呢？

想着他就回过头来，那欢啸之声更朝着他这边来了，还没见人呢，就先听见思云、念雪二人抢着叫的声音。

“少爷！少爷！”

“啊！恭喜！恭喜！”

照夕先是一怔，可马上他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，不由剑眉微微一皱。

“莫非是我考中了！报喜的来了？”

一念未完，却见一大群人拥了进来，思云、念雪在前，她们身后跟着一个四十许的汉子，一手拿着一面小铜锣，还不住敲着，再后面少说有五六十个，全是府中的下人，一窝蜂似的全跑进来了。

照夕不由心中一喜，可是马上他又皱了皱眉，他转过身来，高声道：“大家不要吵，不要吵，到底是……”

这时两个丫环把手中的红纸已递到了他手中，一面还嚷道：“看吧！什么事？”

思云尤其乐，跳着道：“真叫我猜着了，啊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

那敲锣报喜的人，更是龇着牙笑道：“恭喜二爷，您老高中了！高中了探花郎！哎呀！这可是天大的喜呀！”

照夕又惊又喜地把手中红纸打开来，上面写的是：“一甲三名探花，管照夕。”

他就含笑道：“是你亲眼看的不是？”

这汉子弯腰笑道：“一点也错不了，二爷您老这可要发财了！嘻！”

照夕遂向思云道：“你去支十两银子赏给他！”

思云道：“太太已赏过了！”照夕见那报喜的人，仍是笑着不走，遂笑道：“再赏他十两。”

那报喜的人，弯腰高叫了声：“谢二爷！您老真是福大量大。”

思云笑着跑去拿银子，念雪就道：“太太叫你赶紧去呢！哎哎！探花郎！我可高兴得话也说不出来了。”

照夕虽并不重视这个探花，可是能够考中一甲三名，却也是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，想当初自己胞兄，考上了个进士，已把父亲喜了个了不得，自然这一次，二老的兴奋程度，可想而知了。

当时忙向众人笑道：“各位都先回去，等一会我都有赏。”

大家这才又说了些恭喜的话，散开了，这时思云捧着银子跑过来，一面叫道：“太太过来啦！”

照夕忙拉了一下衣服，迎上前去，却见母亲在两个丫环搀扶之下，含着笑直向这院内走来，照夕快步上前，叫了声：“妈！您怎么来了？孩儿正要去向您老人家请安呢！”夫人扶着儿子的手，笑得眼都睁不开了。

“好孩子，这可真难为你了，你爹刚才也派人回来通知家里了，他高兴得了不得，大概马上就回来了，来！我们到里面去……”她摸着照夕身上。

“啊唷！你这孩子，天凉了，你怎么还是这一身呀！怎不穿上褂袍子呢？”

照夕笑道：“我一点也不冷，您就别操心了！”太太又道：“不行！快给我换上，这多寒酸呀！等会还不定有多少人要来贺喜呢！”她对小丫环笑道：“你去告诉门上，把大门开了，叫岳侍卫换上衣服在门口，凡是来贺喜的人，都说少爷出去了，留下帖子就得了，有老爷的朋友，实在没法再往里让。”小丫环答应着跑了，照夕见母亲喜成这样，心中也自快乐，他暂时

不想以后的事，为了给双亲讨个快乐，自己也讨个吉利。当时把母亲搀进书房，一面笑道：“您老先坐一会，我去换衣裳。”

夫人笑眯眯道：“我前个就梦见你考中了，醒后给你爹说，你爹还挺不高兴，他说梦本相反的，谁知道真中了……唉！这就好了……你爹一辈子领兵打仗，却养了你们两个读书的儿子，这一下，你可用棉花把他嘴给堵上了。”

她说着，还一个劲的笑，照夕换上了衣裳出来，太太还要他加上坎肩，照夕无奈只好又加上了，思云又要过来给他梳头理辫子，照夕却摇头道：“不用！不用！真麻烦人！”

思云后退了一步，半笑道：“唷！今儿个可不许发脾气呢！”

太太叨叨道：“好了，他不梳就别给他梳了，你们也该去换件衣服了。”

说着就站起来，思云、念雪都喜孜孜跑去换衣服去了，照夕和母亲进了后院，一面很关心地问道：“我那申屠兄弟也不知中了没有？”

夫人笑道：“这要等你爹回来，他一定知道。”

才说到这里，管之严已兴冲冲开门进来了，他一身官服，哈哈大笑着，把帽子摘下来交给随身跟班的顺子，一面走到照夕跟前，重重地在照夕双肩上拍了一掌，双挑拇指。

“好！探花郎！”

然后他又哈哈的大笑了，照夕肃然道：“这全是托二位大人的福分，其实孩儿并没有什么真学问。”

将军收敛了笑声，大声道：“得了！你就别客气了，你的文章，我今晨在瑞大人那也见了。”

他笑道：“来！坐下谈，坐下谈。”

照夕落坐后，正想问问申屠雷的情形，管之严已笑道：“申屠雷这孩子也不错，中了二甲第五名，他叔叔在礼部我也见着了，那老家伙笑得嘴都合不上了，我已约好了他叔侄后天来家吃饭。”

照夕不由大喜过望，心中确实为申屠雷高兴，帮将军脱下了黄马褂子。

“你猜是谁领榜？说起来，我还真气，要不然你是榜眼。”

他说着，一双虎目睁得圆圆的，太太就问道：“谁是状元呀？”

将军嘿嘿笑道：“我不是在说么！是个姓及的，叫及闻雨，这小子可真走运，其实他文章并不怎么样，你猜怎么着？说来真好笑。”

照夕点头。

“哦！这人我也认识，他是和我一榜中举子的，是河南人。”

管之严笑着点头。

“不错就是他，他文章并不如你，你知道吧？”

照夕微笑不语，将军就放低了声音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瑞大人说呈上去的名次，你本来是第二的，及闻雨该是第四，是传庐，谁知圣上因这几年北几省闹旱灾，就讨了个吉利，把他给摆到头里了，你说该他走运不是？”

太太张大了眼睛。

“竟有这种事？”

管之严笑着摇了摇手。

“你可不要对外面嚷嚷，活该他走运，再说照夕能中探花，也很不错了，我明天上朝时看看，可能圣上要传见他们三个也不一定。”

他说着话，一面用手摸着唇上的短须，神情至为高兴，说话之间，已见

一个听差的在门口。“回将军！对门的江提督夫妇和公子来了，还有内务府的钱大人也来了。”

将军忙站起。

“快请！”

他笑嘻嘻的点着头。

“他们消息可真快……”

然后他就看着照夕，一面笑道：“好孩子，你看这多体面？人家是来贺你的，可是我这爸爸也沾了你的光！”

他的话才说完，一伙人已走过来了，管氏父子忙迎了出去，江提督倒是不常见照夕，见了面很夸了几句，江夫人和管夫人在一块更是笑语如珠，照夕却和江公子握手彼此寒暄，内务府的钱大人也走来了，老远抱拳道：“哪位是管世兄？恭喜！恭喜！”

管之严忙迎上去，笑着为照夕引见，照夕忙行了礼，一伙人就到房中来了。

紧接又 came 一拨人，江氏夫妇心中很有些感慨，坐了一会，就面约照夕过几天过去吃饭，这才告辞回去了，将军这边客人多，就由照夕亲自送他们到大门口，江鸿与他握手告别时，却笑了笑道：“有点小事，你忙完了过来谈谈。”

照夕忙问什么事，江鸿只摇头笑笑。

“不慌，这里不便谈。”

说着就摇撼着他的手，又恭贺了几句，就回去了，照夕眉头微微皱了皱，可是这时却不容他去深思，进进出出的客人，忙得他团团转。

过去的同年旧友，来了很多，一来就泡着不去，闹着他请客，他也只好让大家进来，一齐带到了自己住处。

这时思云、念雪都打扮得新娘子一样，活泼得像一对小鸟，周旋在照夕的这些同年之友间，送茶送果，笑得像两朵百合花。

照夕私下叫住思云，叫她关照厨房，多预备酒菜，思云笑道：“太太早关照了，今儿个厨房七八个人忙，唉！这种日子好久没过过了。”

热闹的气氛，一直到了午夜，然后才逐渐淡了，最后只剩下了管氏一家人。

太太打着哈欠，上了烟榻，将军也想早早睡觉，明天好办事情。

照夕一个人坐在书桌前，仰望着当空的一轮皓月，他不由长吁了一口气。

兴奋对于任何人，都是极为短暂的，而“曲终人散”后，那种冷清寂寞，却每每令人益觉惆怅和单调。

照夕苦笑了笑，他自语道：“探花！人们视你多么尊贵？可是我却视你如粪土，如果你没有选中我，又该多好呢！”

他于是又想道：“眼前我的任务，似乎已经达到了，我也该去了，莫非我还真等着要做官么？”

想着他不自自主又扭回头来，看了看挂在墙上的那口长剑，他不由率直地笑了。

“我要仗着这口剑，作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，家是不能久留住我的，我的家是江海湖山！”

他多么羡慕那种生活，这种思想在多少年以前，在他脑中已酝酿成熟了，记得唐朝大诗人张志和曾对人说过：“太虚为室，明月为烛，与四海诸公共处，未尝少别，何有往来？”

他当时读到这一段时，曾有一种说不出的钦慕之感，他常常想着，我如果有这么一天该多好！此刻，他认为实践的时候来临了。

他内心慢慢盘算着，一待这些琐事完结之后，自己就离开北京，去作江湖壮游一番，当然雁先生交代他的使命，他是一刻也没有去怀的。

整夜，他都在床上翻转着，那是因为白天的心情影响的缘故，一直到了东方有些亮光，他才蒙蒙睡着了。

也不知是什么时候，由窗外射入的阳光，使他眼皮很不舒服，他忙翻身坐起，却听见一阵格格的笑声。

“我的爷，太阳都照着屁股了，还不起来？”

照夕忙寻声一看，却见母亲不知何时也来了，坐在椅子上，正看着自己微笑，思云、念雪各人一身大红，侍立在母亲两侧，方才说话的是念雪，正看着自己笑，照夕忙翻身下床。

“您老人家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不叫我一声呢？”

陈氏微笑。

“让你多睡一会，昨天你也是真累了。”

思云就跑上来给他叠被子铺床，念雪笑：“水都给你打好了，怕都凉了，我再去给你换一盆去。”

照夕摇头。

“不用换了，我凑和着洗洗算了。”

这时太太就笑道：“你爹一早就走了，他到礼部去拜会方侍郎去了，大概是打听一下，怎么安置你。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他没说话，就去洗脸去了，这时就听见窗外申屠雷的声音。

“探花郎，早啊！”

照夕不由忙转过身来，却见申屠雷穿着一身浅紫绸子袷袍，喜孜孜站在窗外，满面春风地笑着，照夕忙跑出去。

“好！你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去呢！你也不要贺我，我们都差不多。”

说着皱了一下眉，小声道：“这一下麻烦可来了呢！”

申屠雷微微叹息了一声。

“我还不是一样，今天来找你，正是想给你研究一下对策，你不知道我那位叔大人，高兴得了不得，一大早就上礼部去了，大概是托人去了。”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意犹未尽，正还要说，照夕朝里面母亲努了一下嘴，申屠雷就把话中止住了，二人相继入室，申屠雷向管夫人弯腰。

“伯母！”

管夫人含笑。

“真该恭喜你了，贤侄你可真不容易啊！”

申屠雷微笑。

“照夕哥比我强多了，我又算什么！”

夫人摇头笑着。
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你管老伯也看过了你的文章，说你作得比照夕还强呢！只是各人的看法不一样罢了。”

申屠雷回头对照夕一笑。

“有伯母这句话，我就高兴了，老实说，我真恨我什么都比不上他。”

照夕一笑。

“这个探花郎如你喜欢，我就奉送如何？”

说着二人都笑了，管夫人本来想问问那位丁姑娘的事，因为丁棠在她的印象里极佳，这些话她忍了好几天了，到现在儿子高考得中了，马上就是大小一个官了，如果照夕愿意，这门亲事，马上就可成了。

可是丁裳的一切，她都不太清楚，警方说，门户是不是相对？其实这一方面，在管夫人眼中，并不十分重视的，她认为贫富那是另一回事，只要是个正经人家的姑娘，儿子喜欢就行了。

现在申屠雷来了，她只好暂时把这些话压在心里，当时笑着又问了申屠雷几句，留他多玩一会，就回里面去了，照夕看了思云、念雪一眼，两个小丫环也翻着白眼看着他。

念雪就说：“怎么啦？是想叫我们出去不是？”

她又看了申屠雷一眼，笑眯眯的。

“申屠相公，你来得正好，我们注意好久了，少爷这个人不知怎么搞的！”

她说着微微皱了一下眉，眼睛瞟了照夕一眼，申屠雷也早和这两个丫环熟了，当时就问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

念雪娇哼了一声。

“这么大的喜事，全家都为他高兴死了，他却一天到晚板着个脸，好像一点也不高兴似的，只有一看见你，他才笑。申屠少爷，你问问他，看他到底是为什么呀？”

申屠雷微微一笑，点了点头，他目光向微皱着眉的照夕看了一眼，就答应道：“好吧！我问问他，只怕他不肯告诉我呢！”

思云正要再说，却见照夕一双眸子正自紧紧地盯视着自己，就把话忍住了，当时嘟着小嘴，一拉念雪。

“人家讨厌我们，我们还是下去吧！”

念雪也发现照夕面有不快之色，当时吓得也不敢再说什么，就和思云转过身子去了。

“可怜的丫环！你们怎会知道，你们少爷就要走了呢！”望着她们的背影，申屠雷微微嗟叹着。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他惊喜地抓着他一只手道：“你！你怎么会知道的？”

“你的心事，我怎会不知道，只是……”

申屠雷顾视了一下左右，剑眉微轩。

“这事情，我劝你要三思而行！”

他长叹了一口气，摇了摇头，继续道：“莫非你能眼看着全家人对你失望？所以……”

他看见照夕沉默的走到了一边，就把这句话暂时说了一半，接着长叹了一口气，他知道，要想移动一个像照夕这种有着坚强意志的人，那是很不容易的，何况他本心，原本也是和照夕在一个立场的，他缓和了一下口气，继续道：“你想什么时候动身呢？”

照夕跺了一下脚，他目光异常坚毅。

“不管你如何，我反正是不能去做官，至迟三四天之内，我就要走了。”

申屠雷怔了一下。

“没有考虑的余地了？”

照夕看他面上伤感的神色，不由摇了摇头，苦笑。

“我是不会再考虑了，北京我实在也呆不下去了，你呢？”

申屠雷长吁了一声，也苦笑了笑。

“今天我来的目的地，原是想来游说你一下，可是我失败了。”

他咽了一口气：“但……我不想再劝你了，我知道人各有志，这是不能勉强的，唯一使我遗憾的是，我不能和你一块！”

照夕惊疑。

“那是为什么？我们本来志趣不是一样么？”

申屠雷低下头，微微叹了一声，他又抬起了目光，伤感的道：“我本来和你想法是一样的，可是现在却不得不改变了，我是不比你……”

他感慨地道：“申屠门中，仅我独子，这中衰的家道，我不能不振兴起来，我那叔叔对我希望太深了，万一我要是弃官而去，那简直是不堪设想，所以，我决心留下来了！”

他苦笑了笑，抬起了头，照夕显然有些失望，可是他立刻理解了对方的立场，他点了点头。

“你是对的！”

他说着伸出了一只手，申屠雷就紧紧地握住他，二人心中都明白，这一握之后，将是长年的别离，可是，他们处理事情，是斩钉削铁的干脆，不会让已经决定了的意志，有左右妥协的余地的。

江府公子的书房里，来回走着两个人，前者是管照夕，后面的是这书房的主人江鸿，他苦笑着。

“你看，这事情如何是好？那楚少秋万一要是伤重死了……唉！”

他目光炯炯的注定了照夕，眉头紧紧皱着，照夕怔怔地注视窗外，良久他才回过头来，冷冷一笑。

“大哥你不必为此事担心，那楚少秋既是我所伤，我自然要保他一条性命，我并不希望他死，对于令妹，我们以后也不会再见面了，从前的事，就当它是个梦了！”

江鸿也长叹了一声。

“你们这一段遭遇，也是太惨了，千不怪万不怪，只怪舍妹一念之差，铸成如今大错，当然，这是不能怪你的，只怪她命薄罢了！”

管照夕苦笑了笑。

“你找我，就是为告诉我这件事么？”

江鸿点了点头，又叹了一声。

“我知道，只有你能救他活命的！”

照夕爽然地点头。

“好！我决定作到，我走了！”

江鸿拉着他一只手，微微颤抖地道：“只是，请你答应我一件事！”

照夕爽朗地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江鸿脸色微红地道：“贤弟！你坐下来，我们慢慢谈谈！”照夕顺从他的话，坐了下来，他用一双眼睛盯着江鸿，江鸿作了一个很为难的笑容。

“万一要是楚少秋死了……你还肯……”

他紧紧握着自己的手指，不自然的又笑了笑，照夕不由脸一阵红，他马上站起了身子，冷冷说道：“楚少秋不会死的……”

他匆匆走出了江鸿的书房，头也不回，江鸿不由惭愧地叹了一口气，目送着他的背影，消失于门外。

照夕心中有些气愤，因为他认为江鸿说出那句话，是不对的，不论对雪勤或是对自己，那都是一种侮辱。

他记住了江鸿的话，暗中想着要去救楚少秋的事，可是他又怕再见到雪勤，即使是见不到雪勤，单独对楚少秋，那是很难堪的事。

他心中慢慢有了决定，遂回到自己书房内，抽出笔来，在纸上草草写下：

“此药为救尊夫性命，务要侍其服下，一切重伤大症均可无虑，字呈雪勤女士 知名不具×月×日”

他写完了这几行字，看了一遍，遂小心的打开一小箱，把当初雁先生赠自己的那半葫芦丹药，倒出了三粒，小心的包在纸内。

当初雁先生赠药时，曾嘱咐过，这种药的名贵程度，任何疑难大症，一粒足矣。照夕自身卧病，尚不忍食一粒，此刻为救楚少秋性命，竟不惜一赠三粒，可见他居心确实仁厚十分。

一切就绪之后，他等到夜静更深，就一路往楚家而去，这条路他也很熟了，所以不费什么工夫，就潜到了楚家的偏院之中。

管照夕心跳得十分厉害，因为雪勤就在边侧，这个女人，实在是他命中的魔星，甚至于对她想一想，也会令人心跳不安的。

他轻轻纵身上上了花架，记得在若干时日之前，曾在这花架上，偷看过雪勤，可是那时的心情，又和今日是如何的不同啊！

雪勤房中仍亮着微弱的灯光，可是有一层幔帘子遮住，他只能看到那静静的书案，他心跳得实在厉害，跟着他用手轻轻敲了两下窗沿，发出“突、突”的两声，然后他迅速的窜身上了一棵大树，果然那窗子猛然打开了，由内中“嗖”一声穿出了一条人影。

这人往院中一落，环目四视，皎月之下，照夕已看清了，正是雪勤，许多日子不见，她瘦了许多，一张清秀脸儿，已似乎失去了往昔的愉快。

她往四下看了几眼，纤腰拧处，直向墙外飞纵而去，身形矫捷十分。

照夕望着她背影不由叹息了一声，可是时间不容许他多有犹豫了。

他猛然由大树上飘身而下，一长身窜窗而入，探手入怀，想把那预先包好的小药包摸出来，可是摸索了半天，才在革囊中摸了出来。

他轻轻把它压在书桌上，心想已耽误了不少时间，恐怕雪勤就要回来了。

想着忙回身，由窗口纵出，谁知他身形方一落地，忽觉眼前人影一闪，一个人已落在他眼前，惊惶的管照夕一抬头，四只眼睛对在了一块，他的脸霎时就红了，他惶恐地后退着道：“雪勤姑娘……请看你桌子上！”

江雪勤这一霎时，更是怔住了，她颤抖着声音：“照夕是你……你……”

照夕后退了一步，他十分尴尬，他想早一点脱身。

“姑娘千万不要误会，我是好意来……再见了！”

“照夕……你等一等……”

追出去的雪勤，惊愕地看着年轻人的背影，后者这时已经消失于沉沉黑夜之中，她痴痴地站在那里，月光又带给她一份多余的伤感！

新中的探花郎，特准以大名府府丞任用，那是五品的实缺官儿，一时羨煞多少读书人，莫怪人人都在背后嘀咕道“朝中有人好作官”了。

管府再次揭起了欢潮，入夜后，那醉眼昏花的管照夕，在两个丫环挟持之下，醉醺醺回到了自己的房中，他口中发着含糊的语句，足下是步履踉跄，那是酩酊大醉的姿态，虽然席面上少了他，是很扫兴的事，可是，他确是不胜酒力了。

进房之后，思云为他脱鞋，念雪就拧手巾，在他头上抚着，两个丫环都怪他不该喝这么多，可是他喉中已发出了酣睡的声音。

思云、念雪互相望了一眼，就悄悄退下了，她们还特别把门带上，那隐隐传来的酗酒猜拳之声，仍在断断续续的传过来。她们想：“他们闹得也实在太不像话了。”

这是很有意思的事，思云、念雪不是走了吗？那床上的探花郎却慢慢坐起来了。

他把抚在头上的冷巾，顺手丢在了一边，翻身站了起来，剑眉一展，侧耳听了听，这附近起码是安静的，他也就放心了。

然后他翻身下了床，才发现自己身上不太得劲，原来是一身簇新的官服，桌子上，端端正正放着那顶五品的顶戴。

那是水晶的顶子，正中还镶着一块小蓝宝石，后面拖着一截尾巴似的东西，他厌恶它透了，就手一巴掌，把这朝廷的威仪，打到地下去了。

然后他把身上的官服脱下来，什么官靴之类的东西，一股脑把它们丢到床下了。然后，他以快速度，换上了一身柔软轻便的衣服，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小箱子，由床下提出来，那是挺沉重的一个小箱子。

他把它背在背上，还有一个行囊，里面是衣服。

然后，他又把墙上那口“霜潭”剑系在了身后，目光如电似的在房子里又转了一转。

“大概没有什么东西再要带了吧！”

然后，他伤感地叹息了一声，低低自语着。

“二位大人，请恕孩儿不孝，我这就要去，创我自己的天下。”

“你们不要再想着我了！我实在是……”

他有点伤感，然后，他就把早已写好的信，一共两封，一封是给父母双亲的，另一封是请转交给申屠雷的。他把两封信，用镇纸压在桌子上，就口吹熄了桌上的灯，在黑暗之中，他在室内默立了一会，让心情正式和这个家告别。

现在他耳中仿佛听到有一阵脚步声，往这边来了，时间已很急促了，他就推开了窗，一弯腰，箭头子似的射了出去。

几个翻腾之后，他已是不属于这个院中的人了，他松弛了一下心情，辨别了一下方向，就一径往眼前大道上驰去。

路头上有几棵垂柳，他就在这里站住了脚，捏口吹了一声，回应是一声唏聿聿长啸，跟着他那匹“老霹雳”就跑过来了。

它亲热的用脖子，在主人身上擦着，月光照着它身上黑亮亮的毛，显得格外神骏。

照夕亲昵地抚摸了它一会，才把行囊置好鞍上，腾身上马，这匹马不待领缰，就踏着月色，向前慢步跑了。管照夕兴致极高，抖开缰绳，这匹马就如飞似的向前驰着，跑了一阵之后，他才觉悟到自己的糊涂，因为天已这么晚了，九城城门早都关了，自己带着马，又能有什么办法跃城而过？

想着只好把马行放慢，眼前可是来到最热闹的前门大街，只是天这么晚了，铺子都打烊了，除了几处旅舍还掌着灯以外，几乎是一片黑暗，再有几个卖面茶、硬面饽饽的，还推着小车子，点着个小纸灯笼，用沙哑的喉咙嘶叫着。

照夕下了马，在一处叫“如意老客栈”的门前望了望，里面还宽敞，马上就有伙计出来招呼着，他就把马交给店伙，大步走了进去。

客栈内华灯多盏，房子也讲究，进进出出人物很多，一阵阵胡琴之声，由里面传出来，拉的是西皮二簧。

还有花不溜丢的姑娘们进进出出，给客人叫条子的小厮更是此进彼出，照夕虽感到不习惯，可是既来了也就没办法，他就向那伙计道：“你给我找一间静一点的房子，我怕吵。”

店伙挤着一张紫茄子脸直笑。

“好！好！往后院去，后院静。”

找了半天，照夕勉强在西边对头上那间房子住下了，可是还是很吵，洗了脸，往床上一躺，吓！你听，那可热闹了，隔壁是一个小妞在唱蹦蹦戏，声调很娇柔，唱的是“妓女悲秋”中的一段。

“……小妓女没有客呀，两眼发了神儿，一个人儿呀！手托着那个腮帮子呀！牙咬着下嘴唇儿……”

那调子很是动听，似乎立刻令人想到，那思春妓女的样子，照夕翻了一个身子，可是另一只耳朵，却又模模糊糊的听到对门房中传出另一种调门，那是天桥常有的玩艺，名叫“对花”。你听吧，两个姑娘一人一句对唱着，什么：“正月里来……咿得喂呀！什么花儿开唷嘿，叫声妹妹你过来唷，细听我道白，七不隆冬咿呀嘿，咿得咿呀嘿！八不隆冬咿呀嘿，咿得咿呀嘿！”

唱声之间，还加阵阵粗俗男人的鼓掌叫好之音，真可说是“市井俗音”，照夕气得真想就走，可是想想，什么地方都是一样，只好把这口气忍下了。

好容易等到了半夜，这些声音才算慢慢静下去了，照夕也就沉沉睡着了，他作了一个梦，很精彩的一个梦，梦见了“淮上三子”，虽然他并没有见过这三个人，可是梦为他描绘出来了。

他梦见三个老人是如何一一败在了自己手下，当自己宣告是为雁先生复仇时，三个老人那种惊吓的样子，很令他振奋，不觉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待睁开了眸子，才发现原来竟是南柯一梦。

他愣愣地坐在了床上，想着这个梦，心中甚是奇怪，而窗外天还没有十分明，瓦上淅淅沥沥的响着，竟是下着小雨了，俗谓“细雨绵绵倍增愁”，午夜梦回的管照夕，更是感到伤感了！

忽然瓦上“叭”地响了一声，很像是夜行人失足踏瓦的声音，管照夕不由吃了一惊。

“怪了！这客栈之中，怎会有夜行人来去呢？”

他们有本事的人，对于“闲事”是最感兴趣的，当时轻轻用手一按床褥，整个身子，已窜到了窗外，他身子方临窗下，却听见一阵“喵、喵”的猫叫声，由瓦上滚了下来。

照夕暗笑，自己真是多疑了，想着正要转回，不想目光向窗外一扫，却意外的看见了那只大猫。

他拱着背趴在地上，口中兀自“喵、喵”的叫着，一双贼眼四处乱标，哪里是什么猫，简直就是一个大活人！

管照夕不由冷冷一笑。

“好狡猾的贼！我倒要看看你是捣什么鬼！”

想着忙回去穿上了鞋，把枕下的长剑系在背后，再轻轻地窜到了窗前，见那贼已站起了身子，却是轻手轻脚的向前走着，口中仍是“喵、喵”的叫

着，直向里院走去，等他背朝着窗子的时候，管照夕已飘身而出，他那种轻身的功夫，和这个贼可是有天壤之差！以至于贴在了他的身后，他竟是丝毫没有发觉。

照夕不明究里的盯着这个贼，见他一双贼眼在东瞧西望，一直穿过了四五间房子，忽然他在一间很讲究的门前站住了，伸着脖子看了半天，才轻轻地往窗上趴着看，不想他的手却把窗门弄响了。

立刻，这个贼向后一纵，隐在一块大石之后，管照夕却比他更快的已先上了房了。

就在他二人先后藏好身形的刹那，那扇窗子忽然开了，由内中“嗖”地纵出了一条黑影，不容照夕看清他是什么长相，这人已纵身上了房，身形之轻快，确是不常见，他也落身屋瓦之上，竟是没有带出一点声音，只听他微微冷笑了一声，身形一晃已纵了出去，也就在这霎时之间，那先见小贼，却猛地窜身投窗而入，照夕心方一惊，暗骂道：“贼子！你好大的胆！”

他忙也向前一纵到了窗前，安心想要看看，这人到底意欲何为，如是一窃物小贼，自己可不容他就此得手，想念之中，目光却往房内望去。

只见那人张惶的在一堆箱笼之间盘绕着，他慌张的由身上取出些东西，一一往箱上贴着，想是不敢久误，匆匆贴完，马上回身纵去，跟着一溜烟似的就跑了。

照夕在他纵出之前已侧身避开，只见先前那房中主人，此刻已返回，带着惊异之色匆匆赶回室内，仍是越窗而入，过了一会窗子就关上了。

照夕心中不由十分纳闷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他立刻也就明白了，当时暗想道：“啊！这一定是那里采盘子的小贼，采到了这宗大买卖，用了记号，好下手开扒……想必这是天子足下，匪人心存忌讳，便事先做下手脚，一待离开了京城，再动手行动，这贼的胆子也太大了！”

他又想着方才回房之人，看来有一身极好功夫，这是什么人大胆，竟敢在他身上下手呢？而且此人回房，像似并未点查失物，他也未免太大意了些吧。

这时天上的雨，仍是不停的下着，东方也微微有些明了，照夕悄悄回到房中，把发上的水珠擦了擦，他不由浅浅地皱了一下眉毛。

“我管照夕此番出来，为的是行侠江湖，眼前这事，看来似有蹊跷，如果这人今日也是离京的话，我何妨顺道跟他一程，也许能帮他一个忙，岂不是好？”

他这么想着，似乎觉得颇有道理，当时就躺在床上，候着天亮，那雨却是下了一阵就不下了，他也就闭上眼，想再睡一会，不一刻又睡着了。

等到那阵阵的叫嚣之声，把他由梦中惊醒时，天可已经大明了。他不由心中一惊，忙漱洗了一番，匆匆走到昨夜夜行人出没的那间客房，却见室门大开，房中客人早就走了，那些大箱小笼之类，也自搬得一空。

他不由暗恨自己贪睡误了事情，想着忙回房，唤来了店伙，嘱他算账，并装着无意问道：“那西边头上大房中，住着我一个朋友，本来我还有事要给他商量，想不到他倒是先走了！你们可知道他是到哪去了么？”

那伙计张着大眼睛道：“是那个姓朱的不是？带着好些个大箱子的？”

照夕不由心中一喜，连连点头。

“不错！不错！就是他！他上哪去了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？”

这伙计笑道：“一大早，我就去给他雇车，我怎会不知道呢！他出城了，

车子是往保定去的，相公，你快追去吧！还来得及！”

照夕匆匆付了钱，伙计送到门口，给牵出了马，照夕就上马飞驰而去。

等到出城之后，这条驿道上车子真不少，尤其是保定离着北京不远，来往的商旅极多，照夕就催骑疾驰，一连找了十数辆大车，最后果然为他找到了。

那是一个带油布棚子的骡车，昨夜见的那汉子，却跨在一匹红马上，紧紧护着车子行着，他头上戴着一顶风檐便帽，一身缎子衣裳，很像个讲究的旅客，肩上还披着一件披风，背部隆起，像背着一个和自己近似的箱子，这人不高不矮的个子，黄焦焦的一张脸，唇上还有两撇小胡子，除了偶然抬头向前路看看以外，大部分的时间，他都是低着头。

他像是怀有满腔心事，押着这么一辆大车，有时候也会左顾右盼一番。

管照夕在他车后约十丈左右，远远地跟着他，一直走了一上午，才见那人招呼着赶车的，在一家客栈门前停下来了，他回头看了一眼，才翻身下马，手指着车子在与店伙说话，似乎是关照不要下箱子，他马上还要走的意思，赶车的把骡子卸下来，就在路边上料饮水，那汉子本人却坐在靠门口的窗子边，要了几样菜在吃着，眼睛却是不时注意着车子。

照夕这时也早下了马，装着行路的客人，一进门就嚷道：“快给我弄点吃的，我要赶路呢！”

说着就在另一个桌上坐下了，那人闻言似向照夕这边看了几眼，照夕却装着没有看见，匆匆要了些吃食吃着，这一会工夫里，门前驰过了两骑快马，马上两个黑衣汉子狠狠向骡车上的箱子盯了两眼，一径向前驰去，这时那人可有些沉不住气了，等那两匹快马走远之后，照夕就见他匆匆站起。

“算账！算账！喂！快套车，我们赶路。”

说着就站起来往外走，照夕自然不好马上也跟着，有意坐着不动，听到那骡车已套好了上了路，他才站起来付账离开，仍然是远远跟着前面那辆车。

忽然身后一阵鸾铃响声，不待照夕转头，一匹白马已贴身擦过，马上是一个劲装丽服的女子，一袭青绸披风，头上也戴着青绸风帽，看来十分飒爽，她的马跑得太快了，又是低着头，照夕没有看清楚，仅由侧面看了她一眼，可是这一眼，已令他吃了一惊！暗想这女子怎么这么面熟呢！像似在哪里见过她，奇怪！

想念之间，那匹白马已向前直驰而去，她经过前面骡车，却是头都不抬，一闪即过，翩若惊鸿。

可是她走远之后，前面押车的那汉子，却似显得更紧张了，他把马带住，怔怔的向前行女子背影看了好一会，才又继续策马前行。

照夕心中也不由疑云顿生，又继续策马前行。

“好呀！看来今天是有好戏看了，好像还不止一拨呢！车上就算是有几箱银子，也不值如此惹人觊觎呀！我既跟上了，总要看个水落石出才好！”

于是他仍然不动声色远远地跟着，同时脑子里盘算着方才驰过的那个少女，他忽然心中一动，顿时剑眉一轩。

“文春……不错，的确就是她……可是，她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！她既然来了，那白雪尚雨春一定也到了。”

他边走边想，遂即释然，暗忖道：“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她既是作绸缎生意的，自然是常来北京接洽生意，只是那白雪尚雨春……”

他微微叹息了一声，想到了尚雨春，他心中总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歉疚感

觉，其实这个女孩子对自己并没有什么恩惠，怎会令自己有这种感觉呢！

于是他苦笑了笑，暗想道：“我已是一个不幸的人了，谁要同我接近，必定也会受我连累，雪勤、丁裳，再看这尚雨春，她们都是一样的……我可不必再找烦恼了。”

他想着不由十分庆幸，因为方才文春并没有看见自己，否则可又要惹麻烦了。

傍晚时分，已来到了一片村庄，四周尽是旱田，有几家小铺子客栈，管照夕很想在这里安歇一下，可是前面骡车，并不停止，仍然吱吱呀呀地向前行着，他也只好仍然跟着。

渐渐人愈来愈少了，那骡车却向一个池塘旁边的一条小路

赶了进去，随车的那中年汉子，不时左顾右盼，催着车子，很快赶到一排柳树弄道之中，又走了一阵子，才现出了一座破庙。

那骡车直赶到庙里去了，照夕跟到这里，自然不便再跟了，

远远下了马，叫马在池塘边饮水吃草，他却是很留意那间破庙，过了一会，才见那赶车的拿了一把铲子出来，顺着这条路，把

车轮压的印子铲平了，还不时用眼瞧着管照夕！

照夕笑了笑，心说这可好，我是保护他们的，他们反倒疑心我是贼了！

想着忙上马往回走了百十丈，找了一家小店住下了。糊糊涂涂跟了人家一天，想起来自己也很好笑。这小店脏得厉害，

睡的是炕，只是这种季节还用不着生火，四壁都是黑黝黝的颜色，伙计掌上了灯，照夕一个人要了一壶酒，一只烧鸡，就着酒吃着，心中却想着今天晚上一定有事，自己可不能先睡觉，要

小心去探一探，就便看看他们是争些什么东西。如果那些东西，真是那人的，自然不能让别人得手，要是那人也是抢人家的，说

不得还要叫他把东西留下来，他这里一杯杯酒往肚子里灌，天可就愈发黑了。

又等了一个时辰之后，外面很静了，他匆匆换上了夜行衣，背好了剑，出得店来，就觉得今夜天似乎比往日更要黑沉。秋风嗖嗖地吹着，这正是夜行人出没的好时候，他加快了足步，直向那破庙赶去。

当他远远寻着那座破庙时，外面却是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，管照夕就用“燕子飞云纵”的轻功绝技，十数个起落，已扑上了庙顶，真是身轻如燕。

当他穿脊走瓦了十余步，立刻他像是发现了什么，猛然把身子伏了下来，目光前视着，心中冷笑。

“果不出我所料，他们已先来了！”

他看见庙墙内，靠里殿的门前，站着三个人，其中之一，正是那押车的瘦汉，在他身前约两丈以外，一左一右站着两人，一男一女。

那男的是一个身高背拱的老人，满头银发，一身雪白衣裳，态度甚是从容，面上不怒不笑，他身旁是一个一身黑缎子紧身衣服的少女，她手中持着一口明晃晃的宝剑，正满脸怒容地注视着那瘦汉。

照夕仔细向这二人一注视之下，不由又惊又怒，原来正是和自己有深仇大恨的九天旗金福老和金五姑，想不到他父女二人，竟会来此。

当时愈发沉住了气，静观动变，这时就见那金福老呵呵大笑。

“邓江，我父女话已说完，莫非你就这么打发我父女回去么？你也未免

太不够朋友了！”

金五姑也冷笑了一声，对金福老道：“爸爸哪来这么多闲话给他说？他既不讲朋友，我们就下手拿货，很简单，谁功夫不行谁走路！”

那叫邓江的人铁青着脸，向后退了一下，嘿嘿一阵低笑，一双陷在眶子里的眸子闪闪放光，可见此人也是一个相当厉害的人物，因为他在金氏父女面前，并没有一些畏惧之色，此时点了点头。

“金老爷子，你父女的意思我全明白，你们是想毫不费力的从我邓江手中，把这几箱东西拿走！”

他忽然抬头大笑了两声，语调凄怆地道：“金老爷子，你也未免想得太天真了，不错！你九天旗是名满北几省的有名人物，可是我飞蛇邓江，在江湖上也并非无名之辈，我如把辛苦到手的这几箱东西，拱手让你，只怕天下绿林耻笑于我……金老爷子，话已说完，你父女若顾全江湖道义，放过我邓某人今夜，我邓江也非不知好歹的人，往后……”

他才说到此，却为九天旗一阵长笑之声制止住了，金福老脸色极为难看地点了点头道，“够了！够了！邓江，你不要多说了，我老头子早知道，你是没有把我老人家看在眼内，也罢，我老头子就叫你心服口服一下！”

十九

九天旗金福老说着话，脸神可是十分难看，跟着向前一伏身子，已到了飞蛇邓江身前，嘻嘻一笑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邓朋友！你尽管把你那十三节亮银鞭的招术施展出来，看一看是不是我老头子的对手？”

他这一番抢白，不由令飞蛇邓江十分震怒，他只冷冷一笑，道了声：“好！”

遂见他身形向前一塌，右手向怀中一探，跟着出手直腰，势子可是同时的，只是再看他手上，已多了一条亮光夺目的十三节亮银软鞭。

飞蛇邓江软鞭出手，身子一个盘旋，这条软鞭却半搭在他的左肩头上，他目闪凶光冷冷道：“足下既如此说，邓某只得候教了，请！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身子却是纹丝不动，尤其是注意着九天旗金福老下盘动作。他知道眼前这父女二人，各有一身不凡的功夫，今日自己竟碰在了他二人手中，只怕是凶多吉少，可是若要让他把费尽心血到手的买卖拱手让人，他也是不肯甘心的。

原来飞蛇邓江也是一成名巨盗，一向出没于两江一带，可是他却从不在两江作案，三年五载也不定做案一宗，可是下手颇狠，非千金不动，此番访得镇江巨商李大元来京办一批珠宝生意，这才悄悄尾随下来，等到李商购妥了东西之后，他却毫不费力地到了手。

可是他为人惯用心机，知道这宗买卖已惊动了北道绿林，而且他素知北几省很有几个匿居的黑道人物，这才用下心计，另置大箱十口，内中满盛石块，沿途招摇，用心只想诱使绿林注意，万一下手不敌，为对方所劫，自己也可以金蝉脱壳之计逃脱，而那箱细软金珠，却在他背后紧紧系着，极宜携逃。

想不到果然惊动了旗竿顶的金氏父女，昨夜那采盘子小贼在箱上留标，飞蛇邓江岂能不知？只是他不动声色，非但如此，沿途更是做作十分，有意停车破庙，并在庙前铲去车轮印迹。心中早知有人夜访，可是他并不知道来的却是这么棘手的人物，本想赠箱而去，又知金福老生平最是疑诈，自己这么慷慨难免为他疑心。若是看出破绽，反倒不美，所以无奈之下，这才不得不佯怒伪作动手，好在真要不行，再跑也不晚，如此就可免去了他父女二人疑心。他这番用心，可说是相当毒了，可笑金氏父女，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只以为飞蛇邓江珠宝已到了手，带回这些大箱尽是银两，自己父女正可一劳永逸，原车载回。而飞蛇邓江一番做作极为逼真，也愈发令九天旗金福老认为他那些大箱子之中，全是金银了。

此刻二人交待既毕，金福老胜券在握，当时冷哼了一声，只见他蓦地腾身而起，向邓江身前一落，右掌半握着向前一探，口中哼了一声：

“打！”

这一掌挟着劲风，直向飞蛇邓江前胸兜去。飞蛇邓江一带手中亮银鞭，唰拉拉直向金福老腕子上卷去。他心中着实吃惊，因为这老儿既敢空手向自己进招，当知不是好兆。亮银鞭一带过，双手抱拳，就势向外一抖右手，“笑指天南”，亮银鞭鞭梢抖出了一朵银花，直向金福老眉心点去。

金福老大袖霍地向外一挥，呛的一声，二人各自挪开了数尺，金福老回头对五姑叱了一声。

“你还闲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去套车上货。”

金五姑娇应了一声，腾身而去，飞蛇邓江正中下怀，却仍装着大喝一声，

直向金五姑背后扑去，可是九天旗金福老焉能让他称心，冷哼了一声，排山运掌，双掌齐出，直向飞蛇邓江后心击去。

飞蛇邓江向前一跄身，用“鹰翻”之势滚出了丈许，金福老双掌内力，竟是震起了一天砂石，声势好不惊人。

照夕在瓦上看到此，不由心惊不已，这时也才知道飞蛇邓江原也是一匪人，这叫做“黑吃黑”，他心中不禁有些后悔，暗怪自己不应多管闲事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却为此见着了金氏父女，正可一了当日仇恨，所以依然伏身瓦面不声不动。

只这一会工夫间，那二人已打成了一片，鞭光掌影，带起一天石砂，而另一方面的金五姑却早把那赶车的唤起，套上了车，正督促着往外走，照夕正想现身而出，却听见场内一声低叱，只见飞蛇邓江腾出了丈许以外，他往地上一落，踉跄了四五步，噗通一声坐倒在地，他抖声道：“姓金的！你好！我邓江只要有三分气在……”

金福老却呵呵一笑道：“邓江，这是你自不量力，老夫货已到手，暂且掌下留情，你自去吧，老夫告辞了。”

他随即腾身直向那骡车赶去，那骡车此刻在金五姑操纵之下，已出了庙门，庙内此刻只剩下那飞蛇邓江一人。照夕方想尾随金氏父女而去，无意间却见那战败的邓江，面色极为兴奋的忽由地上跳起，像是一点没事模样，照夕心中不由一动，由不住也就趴在瓦上没有动，却见那飞蛇邓江呵呵一笑。

“老王八蛋，饶你诡计多端，此番也是着了我的道儿，叫你父女空忙一场！哈！”

他笑着蓦地飞身上房，直向庙后空旷处逸去，照夕正不知自己是追哪一边好，不由心中略一犹豫，也就是这一霎间，却见对房瓦脊上拔起了一条黑影，如同一缕青烟似的直向那飞蛇邓江追去。

照夕又是一惊。

“怪了！这又是谁？今夜倒真是群英会了！”先不去追金氏父女，展开了身子，直向后来那人影追去，正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前面黑影追着飞蛇邓江，照夕又追着前面黑影，一刹那已驰出了十丈以外。

眼前是一片收割了的旱田，地势十分空旷，而照夕此刻已看清了那前行黑影，身材婀娜，腰肢很细，极像是女人，他心中更是布满了疑云。

这时那飞蛇邓江似乎已觉出身后有人来了，倏地一个转身。

“谁？”

照夕忙把身子往下一伏，却见那轻盈身材的夜行人，也站住了脚步，风把她头上的一块纱巾吹得飘飘地，再衬上她亭亭的身材，更显得是婀娜多姿。

照夕此刻才证实了，她果然是女人，而且是一个少女，只是因她背朝着自己，看不见她的容貌罢了！

这时却听她格格一笑。

“邓朋友！你且慢行，我问你讨一样东西！”

飞蛇邓江不由仔细看了这少女几眼，脸色突变。

“姑娘与我素昧平生……这话是怎么说法？”

那少女浅笑了一声。

“邓江你果然聪明，金氏父女着了你的道儿，可是我白雪尚雨春招子还不空呢！”

这少女一报名字，飞蛇邓江和暗中的照夕，都不禁大吃了一惊。

尤其是管照夕惊得内心一阵疾跳，再看那飞蛇邓江，他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后退了三四步。

“原来是名满洛阳的尚姑娘，在下失敬了。”

尚雨春伸出一只手来，微微一笑。

“那么你就拿来吧！邓江，你要知道，我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”

飞蛇邓江怔了一下，才慧笑一声。

“姑娘你可走了眼了，我苦心得的一点玩艺儿，早已变卖了金钱，都已落在了金氏父女手中，你方才莫非没有看见么？”

尚雨春冷冷一笑，她伸手把那口寒光耀眼的长剑撤了出来，向前一指。

“姓邓的，你少在我跟前鬼吹灯，好！我只要你背后那个小箱子，你只给我就没事了！”

飞蛇邓江不禁脸色一阵大变，他忽然哈哈大笑了两声，变着声音道：“尚雨春，你果然高明，只是你也未免欺人太甚了，想要我这箱东西也很简单，你要拿出一些功夫来给我看看！”

白雪尚雨春嗤的一笑。

“姑娘我作案，向来讲究的是干净利落，老实告诉你，我若没有十分把握，也不会来自讨没趣了。”

飞蛇邓江只是连声冷笑着，也许他认为一个少女即便是再厉害，对于自己，也是构不成威胁的，当时抖手撤出了亮银鞭，面现杀机，白雪尚雨春这时后退了一步，她用掌中剑一指邓江。

“姓邓的，话先说在头里，你想要和我拚命，也很简单，只是令郎性命，可就保不过今夜了。”

邓江怔了一下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儿子……又如何了？”

尚雨春晒道：“我如子时不归，我那丫环可就要下手取令郎性命，你忍心么？”

飞蛇邓江不由打了一个冷颤道：“胡说……小儿远在江南，你又如何……”

尚雨春晃了一下剑，冷笑道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！自你动身来京，你那现世儿子邓小车，已落在我得力丫环手中，此刻我已把他带来了，我不妨对你说，如果我子时不回，你那儿子性命不保，邓江！你是要这箱东西呢，还是要你儿子的命？你自己想一想吧！”

她说着话，慢慢把宝剑插回到了鞘子里，满面春风地看着邓江，不再多语，飞蛇邓江不由大吼了一声：

“好贱人！”

他猛地向前一杀腰，已窜到了尚雨春身前，掌中鞭“横扫千军”正欲打出，却见尚雨春一声娇叱。

“住手！”

她此刻在心理上，对于飞蛇邓江确实有极大的威力，一声清叱之后，飞蛇邓江果然怔了一下，他厉声道：“尚……尚雨春！你所说的可都是真的么？你好狠的心。”

白雪尚雨春格格一笑，她再次伸出了手，冷冷道：“拿来吧！你邓氏门中仅此独子，何必呢！”

飞蛇邓江渐渐萎缩，他慢慢垂下了掌中的十三节亮银鞭，如丧考妣的叹

息了一声。

“人道你足智多谋，今日倒是令我心服口服……可是……”

他凄然地看着尚雨春，以悲怆的声音道：“我分你一半如何？”

尚雨春浅笑着摇了摇头，再次伸出了手，邓江忽地跺了一脚，狠声道：“也罢，我飞蛇邓江终日打雁，今日却叫雁啄了眼了，尚姑娘！我确信你的话是真的……你能确保我那儿子性命无忧么？”

雨春浅浅一笑。

“那就要看你是否合作了！”

飞蛇邓江又皱眉道：“可是……我那儿子怎么回来呢？”

雨春笑道：“你的东西拿过来，我再告诉你不迟。”

她说着话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瞪视着飞蛇邓江。昏夜之下，这姑娘是那么美，美得令人着迷。飞蛇邓江看在眼里，恨在心中，他几乎想哭，可是他知道，那是无济于事的，当时长叹了一口气，用手把胸前麻花扣解开，把隐在披风内的一个朱漆小箱子取出就手往地上一扔，愤然道：“好！你拿去吧！”

尚雨春皱了一下眉。

“摔坏了我可是不答应呢！”

飞蛇邓江忙由地上又捡起来，双手捧上，他双目内几乎要喷出火来。尚雨春往箱子上吹了几口，拂了拂上面的土。才用双手接过，后退了一步。她伸出一只玉手，在那小箱暗锁上按了按，倏地往上轻拍了一掌，箱盖立启。飞蛇邓江不禁心中更加钦服，因为当初自己为了要开这锁，曾花了半日时间，想不到人家姑娘举手之间，就打开了，在这一方面自己真还差得远！

尚雨春开了箱盖，就手拨弄了一下，点了点头，把箱盖合拢了起，浅笑了笑。

“大体不差，只是还有一串珠子，你怎么这么不干脆呢！警方说，我把你那儿子还给你，弄掉一只胳膊，你愿意么？”

飞蛇邓江不由又羞又怒，他知道自己要是在她面前闹鬼是闹不通的，当时又长叹了一口气，由怀中摸出了一串晶光四射的珠子，抖手打出。

“算你厉害，你都拿去吧！”

尚雨春一伸手，接入袖中，这才微微一笑。

“你现在马上就去二十里外钟楼那里，只往楼上三呼‘快释我子’！自有人交还你儿子，可是要到子时才行，早不得晚不得，过时不至你子性命不保，快去吧！”

飞蛇邓江重重跺了一脚。

“尚雨春，我邓江只要不死，誓必报今夜之仇！”

他猛然转身如飞而去，因为二十里并不是太近的距离呢！白雪尚雨春目送他走后，才把小箱往背后背好，倏地腾身飞驰而去。

这一切落在了照夕的目中，他几乎呆了。他作梦也想不到尚雨春竟是一个贼，一个出了名的独行女贼。他只觉得又惊又愤，对雨春的一腔热念，顿时瓦解冰消。他伏在地上，只觉得阵阵昏眩，首次令他感到，自己被人欺骗了，他几乎有些愤恨了，他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么美的一个姑娘，竟是一个贼！由此证明当初丁裳骂她是贼的话，果然不是空穴来风了。

此刻雨春飞驰欲去，他不由自主紧紧跟上了。他想见机现身，当面说破她的伪装，看她有何面目再见自己，可是离奇的事情，竟是接踵而至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

照夕目视着白雪尚雨春，那矫捷的身影，方自扑上一座小桥，倏地由桥头左右各自闪出了一条人影，正正挡住了尚雨春的去路。

管照夕却纵身上了一棵老树之上，居高临下，把三人情形看了个逼真。

那闪出的二人，正是去而复转的金氏父女，尚雨春不由“哦”一声，她含笑叫了声：“五姑是你呀！真吓了我一跳。”

金五姑冷笑了一声。

“雨春，现在不是套交情的时候，我们父女可是问你要那个小箱子来的，你知道，那东西本来该是我们的！”

九天旗金福老赫赫冷笑。

“老夫我今夜是阴沟里翻船，叫那飞蛇邓江小子把我冤苦了，倒是七姑娘你却是不费吹灰之力捡了现成。”

尚雨春不由冷笑。

“老前辈此话是怎么说的？我怎叫捡现成呢？”

金老头子目闪凶光。

“我不知什么现不现成，反正我刚才看见，那邓江亲手交给了你一箱东西，你把那箱东西交给我，我也顾全你与小女过往有些交情，任你自去，否则……哼！”

白雪尚雨春知道此刻赖是赖不掉了，当时冷笑。

“堂堂一个前辈，说出这种话来，不觉可耻么？”

金老头子嘿嘿一笑。

“武林之中，本是弱肉强食，又有什么可耻不可耻，不过你既这么说，我也不好乘你势孤……”

他看了金五姑一眼。

“五姑！你对付她，只要伤她，不要取她性命，我们要的是东西，犯不着杀她。”

金五姑早就纵身而前，冷笑一声，掌中剑分心就刺，尚雨春此刻自知对付她父女二人，绝不能取胜，可是其势也只要一拚。当时娇叱了一声，纤腰一拧，已纵出了二丈以外，无巧不巧，正落在了照夕藏身的树下，那金五姑也是持剑扑到，尚雨春这时剑已撤出，金五姑用“流星剑手”的招势，举剑就扎。尚雨春绕剑环身，“呛”的一声，双剑相激，爆出了一阵金星。

金五姑塌身抽剑，二次以“秋风扫落叶”的招式，剑上带起了一弯秋水直向尚雨春腰上卷去，尚雨春甩臂回首以“孔雀剔羽”的招式，直刺金五姑右肋。

这种招式施出来，二人可都是捏着一把冷汗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忽然大树顶上，劈出一股凌厉掌风，金五姑本是往后塌身，而这股劲风，却由她身后硬把她向前猛力一推，她身子再也挺不住，不由向前一踉，在她来说，这可是险到极点了。

而这股怪风，更令她大吃了一惊，一时再想从容回避，却是不可能了，只听见“哧”一声，尚雨春长剑由她右肋边刺了过去，她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鲜红的血，立刻染湿了她的衣裳。

只见她身形向后一连退了六七步，一跤坐到地上，顿时痛昏了过去。

这时一边的金福老长叫了声：“好贱人！你竟敢下毒手。”

他猛地扑向女儿身前，一把抱起看了看伤势，虽没有性命危险，可是也非数日所能痊愈。父女情深，这老头子一时差一点流出了泪来，他匆匆在她

伤处附近点了止血的穴道，又由一个小瓶之内倒出了几粒药放在五姑口内，这才抬起头来，看着一边的尚雨春冷冷地道：“贱人！这可是你自己找死，可怨不得我手狠心毒了！”

其实白雪尚雨春自己也有些莫名其妙，因为金五姑的功夫她是知道的，虽比自己差一点，可也决不至于一上手就会败在自己剑下。她心中很奇怪，可是又没有什么好怀疑的。

这时九天旗金福老已扑身而上，双掌用“渔夫撒网”式，倏地往尚雨春双肩抓去。

尚雨春一声不哼的把掌中剑绕了一圈剑花，直朝金福老双腕上斩去。

金福老向回一收手，身形微微向后一坐，蓦地一个纵身，真是轻似猴猿，向下一落，已到了尚雨春背后，突地吐气开声“嘿”了一声。

尚雨春顿时就感觉到一股极大的潜力，向自己背后猛然扑到，不由吃了一惊，心知金福老这种掌力不是“金煞”就是“红印”。其实她又哪里知道，九天旗金福老所练的这种掌力名唤“一炁”掌，更较金煞红印厉害得多，九天旗因爱女负伤之恨，所以一出手，就把自己看家的掌力施了出来。在白雪尚雨春来说，既已感到背部着力，再想逃开他的双掌，可就是万难了！

她不禁吓出了一身冷汗，正不知如何是好的霎那之间，忽听得头顶大树上的一声冷笑，跟着似有劲风由自己头上扫过。

微闻得“波”的一声，那九天旗金福老，噔、噔一连后退了好几步，同时之间，由大树上，飘悠悠的落下一人。

这人越过了尚雨春头顶，飘落在九天旗金福老身前，冷笑道：“姓金的别来无恙，今夜可是我们分生死的时候到了吧？”

九天旗金福老和白雪尚雨春，同时吃了一惊，后者虽没有看见来人相貌，可是那熟悉的声音，令她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，她猛然回过了身子。

“管……你是管……”

可是照夕连头也不回一下，不要说答理她了，因此她说出了个“管……”往下却接不下去了。

她一时呆若木鸡地望着他的背影，只觉得四肢冰冷颤抖不已。

在另一方面的金福老，此时借着稀薄的月光，才把眼前这个青年看清了，他皱了一下眉。

“足下是……朋友你报个万儿吧！因何与老夫认识？须知我九天旗金福老可不是好相与呢！”

照夕又上了一步。

“你再看个仔细，你倒是贵人多忘事。”

金福老看着这张熟悉的脸，可就是记不起如何认识的了，当时脸上带着不解的怒容，只是嘿嘿冷笑着，照夕冷叱了一声：

“该死的老狗，你当真连我管照夕都忘记了么？”

金福老这才白眉一挑，后退了一步，嘿嘿笑道：“原来是你！嘿嘿！管照夕你好不识趣，你也不想想你今日这条命是如何保全的，却胆敢为人家撑腰，你真是旗杆上绑鸡毛，好大的胆子！”

照夕此刻见他，心蕴旧恨，哪里还给他说话，当时一伸右掌，分双指照着他双目就点，金福老一晃头，用“白猴献果”向前一捧双掌，直击照夕面首，管照夕旋身抽掌，倏地跃起，用“金鲤三波”，快如电闪星驰的已便在金福老背后，不容老人收招换式，运用雁先生所授的“贴”字一诀，中食

指骈着轻轻向外一戳，金福老喉中“吭”的一声，顿时咕噜一声栽倒就地，口吐白沫不省人事。

总共不过几个照面，已把这极负盛名的冀东巨盗降伏掌下，非但白雪尚雨春惊吓得状同泥塑一般，即照夕本人，也微感有些出乎意料之外，想不到雁先生所传手法，竟是如此神妙不测。

当时冷笑了一声，才微微回过身来，看着尚雨春，苦笑了笑。

“久违了，尚姑娘！”

雨春大眸子里，闪着泪光，可是她脸上仍努力作出笑容。

“谢谢你！管大哥！”

照夕冷冷一笑。

“这你倒不要谢我，真想不到……”

雨春几乎有些站不住了，她讷讷着。

“大哥！这些年你到哪去了？我找得你好苦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照夕冷冷一笑。

“得了！七小姐，我可没有什么钱呀！”雨春不由后退了一步，一时泪流满面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你……”

照夕脸色极为愤慨。

“尚雨春！你也不要再装了，你的一切，现在我都知道了，我真恨我当初……”

他冷笑了一声。

“你不要误会，今夜我并不是救你才伤她父女二人，那是他二人和我原本有仇，至于我和你，我实在也不想再说什么了。”说到此，尚雨春已嚤嚤哭了起来，如同是一枝带雨的梨花。照夕略微皱了皱眉，才又接下去道：“我实在想不到，你会是一个这样的人。”

哭的声音更大了，可是照夕仍然接下去。“你不要哭，事实上我并不会要你怎么样，因为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没有一些关系。你还是当你的贼，我决不管你。可是有一天，一定有人会制服你，不过，那也就不关我的事了。”雨春哭着道：“管大哥……你不能！不能这么对我……我可以改过自新……”照夕心中略有些软了，可是由于他对她的突然改观，这种突然失望的情绪，并不是马上可以恢复的，所以看来，他仍像无动于衷。他冷笑了一声。“那是你自己的事，在以往我一直把和你的那一段友谊，引以为荣，可是今夜之后，那是一种羞耻，我是不会放在心里了，现在你去吧！”雨春紧紧地咬着下唇，她脸色苍白仍然站在那里，全身颤抖着，这一刹那，她感到一种生平莫大的羞辱，面对着照夕这些正义严辞，她又能说些什么呢？照夕又挥了一下手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走吧！”

雨春忍不住又哭了，可是照夕并没有理她，却往金福老身边走去。尚雨春立了一会，觉得脸上的眼泪被风吹得凉凉地，腿都麻了，可是那狠心的人儿，连看她一眼也不看，四周的蟋蟀鸣声，天上的星星，也都像是在笑她，她实在受不住，就慢慢转过了身子走了。

狠心的管照夕，他一直是把背朝着尚雨春，他知道她哭，也知道她伤心，可是他并不回头，其实他内心早已为她动人的哭声软化了，他那看来无情的手，也很想为她拭去脸上的泪，可是他并没有。

一个人有时候，确会逆己而行使的，事后自己常常会很后悔，自己也不能很有理的去分析这种心理，这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经验，并不是只有照夕一

人。

一切都宁静之后，照夕才回过头来，已没有雨春的影子了，他长叹了一口气，心中很是懊丧，对于白雪尚雨春，他确实很失望，但是还有些说不出的感觉，总是想起来就烦人。

在月亮底下，他站了一会，方想自去，无意之间，却瞧见了地上的两个人，他吃了一惊，剑眉微频道。

“这两个宝贝，该怎么处置呢？”

想着他就走到九天旗金福老身前，先想了想，才蹲下去。一只手扣在了金福老左手脉门之上，为他解开了穴道，这老头子打了哈欠，就像是才睡了一觉似的，在地上翻身坐起，可是他立刻接触到另一张冷峻的脸，不由打了一个寒颤，同时也使他立刻忆起了是怎么一回事，同时右手脉门一麻，几乎又把他送到瘫软的来路上去了。他冷笑而吃惊的道：“你，你想怎么样？”

照夕微微笑了笑，露出了洁白美丽的牙齿，他轻轻道：“你放心，我不杀你，不过你一生为恶太多，我却不能再叫你去害人，你明不明白？”

金福老摇了摇头，茫然地表示了一个“并不明白”的姿式，可是立刻他就明白了。

因为照夕另一只手，正在他背后第七节骨筋处摸索着，凡是练功夫之人，没有不知道这处地方的特殊效能的。他吓得挺了一下身子，可是照夕扣在他脉门上，使他全身软绵绵地，他颤抖着。

“你不……不能把我功夫废了……我求求你，喂！喂……”

就在最后的一声“喂”余音尚未完结之前，他已变成了另一个人了。

由地上跳起的金福老，其实只觉得手脚有些笨重，别的并没感到如何。

他已经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了，于是他咆哮着用掌和拳，往照夕身上打着，后者的体会，就像是接受一个盲者的按摩。

他根本就不理会他，他走到了金五姑身前，照样伏下了身子，可是当他指尖已伸出来，预备也同样的把金五姑功夫废了时，他的心竟感到有些不忍下手，再怎么这个女人，当初对自己曾有过恩惠，虽然她是无耻的女人，可是自己到底不忍亲自这么对她下手，他犹豫了一阵，才长叹了一口气，目光炯炯的看着金福老。

“你女儿已受了伤，我也不忍心再废她功夫了，你快背她回去吧！”

然后他又冷笑。

“今后谅你也不能为恶了，不过你可要传话给你女儿，她如果再不痛改前非，再次落到我手里，可就没有她的活命了。”

九天旗金福老只坐在地上发愣，张着嘴沙哑的低低嘶着像哭又像叫。

照夕说完了话，觉得这么处置，并没有什么不当，遂展开身形，一路飞驰而去。

这寒风嗖嗖吹着的冷夜里，他疾疾地行着，心中并不曾因为这种义举而感到松快，相反地，却似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，紧紧地偎着他。

他知道那是因为尚雨春的关系。想到了雨春，他似乎又觉得方才自己也太残酷了。

“为什么我拒绝和一个自新的人来往呢？我的心也太狠了。”

他又想到方才她那种悲痛伤心的样子，心里也就更觉得烦闷不安。这么跑着想着，不刻已到了自己住宿的那间小客栈，正当他要窜身越墙而过的当儿，似觉得身侧树梢上拔起了一条黑影，直向客栈顶上落去。他不由吃

了一惊，当时用“一鹤冲天”的轻功绝技，也腾身到了房顶，四下观望了一阵，静悄悄的哪有什么人迹？

他心中微微动了动。

“莫非我看错了？今夜的怪事也太多了。”

想着又看了看，确实不再看到什么可疑之处，他才飘身下地，由窗子回到了自己房内，见灯光仍然明着，他把灯光拨得小如萤尾，然后和衣上床，把宝剑压在枕下，心中想着，离家第二天，竟会发生了这件令自己扫兴不愉快的事。

远处的梆子，叭、叭的敲着，似乎已到四更天了，天上又下着小雨了，他就微微闭上了眼睛，似乎有了些昏倦的睡意。

可是一声很清晰的瓦响，令他突然睁开了眼睛，他立刻发现了一个黑忽忽的影子，在窗口探视着，他不由吃了一惊，那睡意立刻消失了个干净。定神再看时，果然他看见一双手抓在窗台上，慢慢升上了一个人的影子，那是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婆婆。

照夕心中冷笑。

“好大胆的东西，我倒要看看你意欲何为？”

想着他微微闭上了眼睛，仅留一线的目光，注视着这人的动作，他双手紧紧的按着床面，这姿态可以应付任何突来的局面。

然后他就更注意地观察这个人，果然这老婆婆全身都进来了。

昏暗的油灯，照着老婆婆那一张马脸，尤其有一半的颜色，就像是被墨染了一般。管照夕立刻认出了，她正是若干年以前，自己掌底游魂乌头婆，想不到在这里居然又遇到了！

乌头婆入室之后，略微定了定神，就见她陡然自怀中抽出了一口短刀，双手握着向外一抽，暗室之内，立刻闪出了一道青光，竟是一口青光闪烁的利刃，照夕不由惊心。

“好个乌头婆，你莫非还要行刺我不成？”

一念未完，就见乌头婆猛地向前一哈腰，已如同疾风似的扑到了床前，掌中剑照着照夕心窝就扎，只听见“喳”的一声，短剑实实在在地全没入石灰的床面去了。乌头婆倏地旋转身子，却在身后，发现了那怒容满面的青年，她大吃了一惊，当时二次回手，掌中剑“顺水推舟”猛然朝照夕腹部就扎。

管照夕冷冷道：“乌头婆，今夜可是你自来送死，怨不得我了！”

他口说着，身子已如同正月的走马灯，滴溜溜转到了乌头婆身边，用“粘”字诀向内一凑身。雁先生绝学果然不凡，那乌头婆几乎还没有看清，他是怎么凑进来的，顿时只觉得那只持剑的手一麻，短剑“当”的一声已落在地下。

她不禁吓了个魂飞九天，大脚向外一划，用“过桥问府”的招式，把身子窜了出去，可是她却没有想到这是室内，哪里有许多地势给她施展，只听见“碰”的一声，她整个身子撞在墙上。别看她头硬，这一头撞了她个头昏眼花，口中“啊唷”了一声，噗通一下栽倒地上，方想翻身起来，却被照夕上前一脚踩在了肩上，一口冷森森的长剑，已比在了她的胸前，吓得她又是一声鬼叫，只是翻着一双怪眼看着照夕，那张马脸上，更是带着无比惊吓之色，照夕哼了一声。

“乌头婆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？”

乌头婆阴森森地一笑。

“管照夕，你就算今夜把我杀了，也并不会显得你是多了不起的英雄……”

因为比我厉害的人还多得很，你能制服他们么？”照夕冷笑了一声。

“你这说的简直是屁话，别人和我并没有仇，我又为什么要制服他们？倒是你这老东西，今夜我却是饶你不得！”

他一面说着，剑尖微微向下一扎，乌头婆已吓得鬼叫连天，她怪叫道：“管照……管照夕！你可知道，我是去赴淮上三子的约筵去的，你要是把我杀了，三子是不会与你甘休的，你可要小心一点！”

她大着胆说了这些话，牙关喀喀颤抖不已，自问是活不成了，想不到管照夕听了这话之后，果然把欲刺下的剑往回一提，他后退了一步，剑眉一竖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乌头婆不由心中一松，当时胆子立刻大了许多，她冷笑道：“我是说淮上三子，那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如果我死在你手上，他们三人一定会为我复仇的，你要晓得，他们三个人是如今武林中最厉害人物。”

管照夕哈哈大笑了几声，乌头婆不由吓得马上闭嘴，她确实是被管照夕打怕了，当时抖颤颤地看着照夕，又加了一句：“这是实话。”

照夕吓的啐了一口，乌头婆又怪叫了一声，照夕忽然哈哈一笑道：

“你既然这么说，我倒是真的不能杀你了！”

乌头婆大喜，当时皱着那一双秃秃的眉毛说：“这是你聪明的地方！”

照夕厉叱了声：“住口！”

乌头婆吓得马上又不敢多说了，管照夕用手中剑一指她。

“我不杀你，并不是怕淮上三子，相反地，我是叫你给我带个信给他们，你明白么？”

乌头婆迷糊了。

“带信……带什么信……信？”

照夕冷冷地道：“我这次出来，目的正是要去找他们三个老东西，你既是他们约去的朋友，那就再好不过了，你去告诉他们，说我管照夕多则二月，少则……这么吧，你干脆告诉他们，就说中秋午夜，我一定拜访，叫他们三人等着我。”

乌头婆怔道：“这……我一定为你把这个信带到，只是，他们认识你么？”

照夕一时气血上冲，脱口道：“你就告诉他们，说雁先生嫡传弟子管照夕，要与他们一清师门旧仇。”

这个“雁先生”三字甫一出口，乌头婆不禁吓得打了一个寒颤，她结结巴巴道：“哦……你原来是雁……雁老……的弟子……啊！怪不得！怪不得……”

照夕话说出口，心中微微有些后悔，可是转念一想，也觉干脆了当，当时冷冷一笑道：“你可听清楚了？”

乌头婆此刻可真是柔若绵羊一般，她连连点头。

“听清楚了！听清楚了！”

然后她眼睛就偷看着照夕手中的那口宝剑，只觉青光刺目，冷气逼人，正与传说中的当初雁先生那口“霜潭”室刃，一模一样，她心中更相信照夕所说是真的了，当时那张黑脸上怪态万千。照夕说完了话，胸有成竹，当时又走近了一步，冷笑道：“可是，我也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你！你得留一点记号才行！”

乌头婆方自害怕，只觉人影一闪，同时左耳一凉，似有一物由面前落下，低头看时，竟是一只血淋淋的耳朵，再用手一摸自己左耳，不由吓得“啊呀”

了一声，这才感觉左耳痛楚难当，那热血一滴滴地从脸上流了下来。管照夕剑尖指着她鼻头。

“这是我给你的一点小小警戒，你见到了淮上三子，告诉他们，八月十五夜请他们候着我这不速之客，你快给我滚吧！”

说到这个滚字，只见他腿一抬，乌头婆偌大的身子，就像是一个大皮球似的滚了出去，跟着哗啦啦一阵瓦响，连带着乌头婆怪叫的声音。她哑着嗓子道：“好小子！你小心一点，老娘要不报此仇，誓不為人，小子！你等着我吧！”

照夕哈哈一笑，晃身而出，却已失去了乌头婆的踪影，他又纵身回室，却听见不少住客都被吵醒了，有的还开窗子问什

么事。照夕回到房内，忙吹了灯，合衣上床，想着今夜连续发生的事，虽是一波接一波，可是自己这么处置，似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，尤其是借着乌头婆为淮上三子传话一节，更为自己省了不少事情。八月十五距离今天还有两个月的时间，这两个

月，自己又该做些什么呢？

漫漫的长夜，他想着这些事情，忽然他记得当初雁先生赠药自己时，曾希望自己能用这个药，把鬼爪蓝江的半身不遂治好，那么何不乘着这个时间，到四川大雪山去一趟！

这么想着，他觉得很有道理，当他想到鬼爪蓝江时，他又不自主地想到了丁裳，如果能借着这个机会，略微向她解释一下，也是好的。

不过，以丁裳的个性来说，这女孩很可能为此恨上了自己也不一定。

想到了丁裳，又不由令他想到了今天晚上的尚雨春，他就更睡不着了，不时的长吁短叹着，虽然在表面上来说，他似乎和江雪勤、丁裳、尚雨春三个人，都没有什么牵连了，可是事实上，他仍是常常记挂着她们，尤其是夜静更深的时候，那些甜蜜的往事，都会一一浮现他的眼帘。

江雪勤——这是他疯狂热爱着的一个人，他几乎不敢想到她，偶尔想到她时，他总会尽一切的可能，把她的影子逐出念外，因为他已把这一项感情，规置在不可能的范围之内了，他愿意为她终身不娶，借此表明他矢志爱她的决心！

丁裳——这是一个可爱而飘忽的影子，她纯洁天真的言笑，大方的义态，在照夕的感觉里，那是完美无疵的，可是照夕并不想占有她，因为他以为，他自己已经是一个失去快乐和理想的人，这种失去快乐理想的遗憾，并不是丁裳所能挽回的。

尚雨春呢？虽然他只是在一个偶然的会里认识她的，可是那种极为短暂的时间里，却给予他生命里一种几乎不能抗拒的力量，她那股风尘女儿的味儿特别重，给照夕也是另一种不同的感觉，可是对她美丽的憧憬，却因为她是一个贼，而在照夕的心目中，已大大打了一个折扣。

无论如何，在失望伤心的管照夕来说，她们的影子，只能给他一些伤感和叹息，另外是不会再发生什么旁的作用了。

现在，在这冷瑟的寒夜里，他不胜唏嘘和嗟叹着，年轻的管照夕，他仿佛感觉到自己是老了，对于这些只有开始没有结果的感情，他实在是有些厌倦了，因为那只能带给他怅惘和懊丧。其实他很清楚自己，决不是一个所谓“玩世不恭”的人，他更不同意自己是一个玩弄感情的人，因为感情这种东西，确实是很微妙的，那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，是怎么真诚的去运用它的，

旁观者有时候很不容易去了解真伪，事实上即使是当事人自己有时候也很难去分析清楚。警方说，一个知心人的会心微笑，固然是极其甜美，可是陌生者的投眸青睐，也不能说是一种痛苦吧？

总之，这是一个很恼人的问题，最了解自己的还是只有自己，如果自己相信这一份感情是真诚的话，似乎别人没有怀疑的理由。

“失望”并不可怕，“绝望”才是真正的绝症，在丧失了雪勤之后，管照夕常常会以为自己已是一个绝望的人，是无药可救了！

窗外的夜雨愈下愈大，无情的秋风吹着那两扇牛皮纸糊的破窗户，叭打叭打的响着，一两声野犬的吠声，只给这雨夜带来了些凄凉和无情。

本来照夕常以为，环境和时间，可以医治一个人感情的创伤的，可是现在他觉得并不尽然，那只是适合一些普通的创伤，对于一份“至情”，却是正好适得其反。

天明，他拖着疲倦的身子起床，他须要早早离开这里，因为他不愿意昨夜那批人再来纠缠，虽然他们不会再来的，可是照夕却这么预防着。

雨仍然是继续的下着，照夕下了楼，算清了房钱，在楼下茶座叫了一杯茶，一面慢慢的喝着，一面等着雨小一点再走。

这时候座头上人很少，却见一个老人，手中拿着一把破雨伞，正由楼上下来，他看了照夕一眼，把雨伞夹在腋下，另一只手，还提着一只鱼篓，背后还插着一支鱼竿，很是怪相，照夕就多看了他一眼，他却坐在照夕对面，叫了声：“小二泡茶！”

店小二送上了一杯茶，他端起来，先把一缕胡子在热茶里烫着，一面却皱着眉，问小二道：“我说小二哥，你们店里是闹狐狸是么？昨天夜里，可是整整闹了一宵，弄得我老人家一夜没闭眼，这可是怎么回事？”

他一面说着，眼睛还向照夕瞟了一眼，管照夕不由心中一动，再看那店小二却是摸着脖子直笑，他龇着牙道：“不瞒你老先生说，昨天晚上小的我也没好睡，房上是有东西，今早上看看，瓦碎了一大片，许是野猫打架，闹狐狸大概不会。你老可别乱嚷嚷，要叫人家听见了，以后谁还敢再住咱们的店呢！”

那老渔翁嘻嘻笑了笑，连连点头。

“有理！有理！喂！给弄五个钱的豆汁，拿些麻花烧饼来，要热的。”

小二连说有有，说着忙回身出去了，这老人吩咐完了话，把烫过胡子的茶一饮而尽，狠命的咂了两下嘴，目光冲着照夕扫了一下，照夕忙把头偏过一旁，心中微微有些奇怪。因为这老渔翁，倒是一付好相貌，一部五柳长须飘洒胸前，衣着也较考究，所着衣裤，也都是绸质，本想多看他几眼的，老人这一看他，他却不好意思的忙把头转过一边，这时小二端着烧饼麻花上来，他就关照店小二也照样的来一份。

那檐前的雨，仍是渐渐沥沥的下着，天空布满了乌云，照夕忧心着想早早上路，偏偏天公不作美，那雨却是老下个不停。小店有几处破瓦，雨水漏下来，他们用破锅和脸盆接着，打得叮叮咚咚，看起来真是狼籍得很。

只为一时走不成了，照夕也就捺下了性子，慢慢吃着早点，却见那座的老渔人，这一会已脱下了袜子，用手捏着脚指，口中吃吃哈哈，像是无穷受用，两只脚交换着捏了半天，才穿上了鞋袜，问小二要了个热手巾，狠命地擦着手，看得照夕在一边皱眉，心说谁要是用了这个手巾，那才算倒霉呢！

老头擦干净了手，站起来看了看外面的天。口里嘟囔着道：“这位小哥，

你也是要出门上路么？”

照夕只好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

“正是！”

老渔人叹息了一声。

“这雨也不知要下到什么时候，弄得我的买卖也作不成了！”

照夕很不愿与陌生人答腔，当时只笑了笑，仍然喝自己的茶，老人又咳了一声。

“小哥你是上哪去呀？”

照夕觉得这老人家很是饶舌，顺口答道：“上四川去！”

说着话，把头有意偏向窗外看雨，却不再去看这老人，那老渔人却连连点头。

“四川是好地方，天府之国……那地方真不错！”

照夕也不去理他，见外面雨已渐渐停了，他就站起身子，老渔人道：“怎么小哥雨已停了么？”

照夕笑道：“雨小多了，老人家你再歇歇，我可是要走了！”

说着召来小二，指了一下老人桌上道：“这位老先生的账也算我的，一块算一算吧！”

那老人嘻嘻笑着站起来，用手摸着胡子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好吧！谢谢你啦！小哥！要是有缘，咱们四川再见！”

照夕人已出去了，听到了这句“四川再见”，心中不由微微一怔，可是转念一想，这也许是人家一句顺口的客气话，当时也没有放在心上。此时小二已把马牵出来了，管照夕就先把革囊搭在马背上，然后翻身上马，一路踏着泥泞，出了这小小的庄子。

当他绕过一条小溪，步上驿道时，却听见身后一阵哗楞楞的小铃子响动之声，隐隐听到一人唤道：“小哥！你等等我！咱们一块上路！”

照夕回过头来，就见方才店中的老人，戴着一个大斗笠，跨在一条小黑驴的背上，那小黑驴脖子上，捆着一串黄铜的铃子，跑起来哗楞楞地乱响。

北方人骑驴的并不是没有，可多半是大姑娘小媳妇儿，很少有男人家骑驴的。照夕看看也觉得有些新鲜，当时就拉着马缰，一会这老人就跑近了。那黑驴一身黑毛，油光水亮，可是肚皮却是白毛如雪，四只蹄子也是奇白如雪，白眼圈儿，耳朵极长，看起来十分神骏，再加上老人长胡飘拂，更是如同画上仙人一般。

那小驴一刻工夫就跑近了，照夕微笑道：“你老人家也紧着赶路么？”

驴上老人赫赫笑道：“我有好几篓子鱼在船上还没弄下来呢！”

照夕就点了点头，一面策马行着。老人一面行着一面道：“这位小哥，还没有请教你贵姓呢。”

照夕在马上欠身道：“在下姓管，老人家是……”

老渔翁点了点头，神秘的笑了笑，然后才道：

“小老儿姓应，应该的应！”

照夕礼貌的点了点头，实在是他心里很急，而这老人却是一直给他瞎聊，问东问西，照夕因不好给人家难看，也只有耐心的应付着，好容易同行了一大段路，到了一个岔口，老人才笑嘻嘻地道：“小哥！我们四川再见了！”

他说着夹了一下胯下黑驴，那小黑驴如飞而去，照夕目送他走远之后，心中不禁又有些怅惘，随之也就一笑置之。

“平静的江湖，很像温柔的沙漠”，你会这么想，可是一夕之间的变化，却又令你拍案惊奇，因为你马上认识了它们的另一面，于是，你又会另外再加上一句：“哦！它们真是难兄难弟，甚至连发怒的时候，也是一样的！”

在澎湃咆哮着的江湖潮里，那是所谓“后浪推前浪”的，真的，多少大英雄大豪杰，在这大浪花里，气也不出一口的都消失了，可是却又有多少新生的力量，如同星罗棋布的礁石一般，挺出了水面，他们在滚滚的江流里，形成了“中流砥柱”，如同苍松耸立于狂风暴雨之中，你会很惊奇，甚至嗟叹，可敬可爱的新生命，是他们把武林香烟一代代接下去的。

昔日纵剑风尘的那些老侠客，那些英野奇人，那些武林名宿们，在谈论到这个问题时，总会发出一两声叹息，他们也常常想：

“唉！如果我再年轻几十年就好了！”

“如果我再年轻几十年，像‘灰衣鬼见愁’，恐怕也不是我的对手啊！”

“灰衣鬼见愁”管照夕的大名，几乎是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，传到他们耳中去的，可是紧接着的却是惊奇赞叹，那是一声迅雷，令他们不及掩耳。

对于这个几乎是传奇的人物，他的初起只缘于作了几件惊人的事，剪除了几个霸地之雄而后，他那“灰衣鬼见愁”的绰号，却是不胫而走，尤其是川湘一带，这些时日以来，提起他的大名来，真有“谈虎色变”之感。朋友！你会很奇怪么？这就是所谓的“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辈新人换旧人”啊！

灰衣人管照夕，振抖了一下他身上的那袭灰衣，仰首向苍前岭上望去，往事一一忆起，当然这地方，对他来说，那是再熟悉不过了。

他在岭下已徘徊很多日子了，因为他心存顾虑着一个人，这人就是他受业的师父洗又寒。对于这个个性诡异的怪老人，他不愿和他见面，因为风言他正在搜寻自己，欲杀而后甘心，详情如何，照夕自己也并不知道。虽然照夕自信今日自己的功夫，足可和他周旋一番，可是他到底是一手造就出自己的恩师，不管当初他用心如何狠毒，自己今日能有这一身功夫，未尝不是他的苦心栽培之力。所以他很怕和他见面，然而雁先生交待他的话，仍然时刻萦绕在他心头，他这几天也正是苦心思索着这个问题，他要想出一个办法，能使洗又寒和鬼爪蓝江和好如初，可是这两个都是怪人，一个弄不好，自己可就得把命赔上。

同时他也算计着洗又寒离开的日子，也正是今天，他才敢在暮晚在岭前出现。

洗又寒每月外出的时间，都是这一天，以管照夕侍候他数年来的经验，那几乎是一天也不会差的，所以他才放心大胆徘徊岭前，他脑子里想：“那蓝老太婆也是半身不遂，她是不能离开洞中的，我倒可以放宽了心，关于她的情形，我可以先去问问丁裳，也许她很清楚！”

“只是丁裳！唉！这个女孩，现在也不知对我是存什么心了，也许已经恨死我了！不论如何，还是先去找她一下比较恰当些。”

这么想着，他就漫步往岭上走去，对面来了个砍柴的，直对着他翻着白眼，半天才道：“来的是管相公么？”

照夕含笑点了点头，那樵子惊笑道：“唷！是发了财回来啦？我可都不大敢认呢！”

照夕惟恐认出的人多了，风声传出去，万一要是洗老没有走，那可就讨厌了，当时只打了个招呼，忙向岭上走去。这苍前岭地方他是熟透了，很容

易的，他就找到了往日那个练蜂人掌的地方，见那蜂巢，仍是在老地方，无数的黑蜂此出彼进，似较昔日更多了些，嗡嗡之声，震得双耳麻痒痒地。

想到了往日早晚在这地方练那“蜂人功”的情形，真是有点不寒而栗。

这无数的黑蜂，只在他头上打圈，好似还认得他这个人似的，他就慢慢地走到一棵树下坐下来，从前他老是在这个地方，等着丁裳来的，而每当这个时候，丁裳总是拿着一个小篮子，来到这个地方采蜜，现在他仍然期盼着她能来！

可是，一直到了天黑，她也没有来，照夕扫兴的下了山，第二天天尚微明，他又到那个老地方，靠着树根坐下来，当东方红红的太阳，才露出半圆的时候，果然他听到了一阵清脆的山歌声：

“采蜜的姑娘好命薄，
北京归来泪簌簌。
竹篮儿舞，绸带儿飘。
蜂哥哥！蜂兄弟！
往后别理管照夕！”

照夕先还没听清楚，她嘴里唱些什么，可是从枝叶缝里，看见丁裳一身青布衣裳，仍是和当初一样的打扮，远远走了过来。

她一只手摇晃着一个小竹篮子，另一只手，却是抓着一把野花，在红红的阳光照射之下，她信口唱着这支她自己编的歌。

照夕只几个月没有见她，可是今天看她来，似乎比从前消瘦多了，她微皱着两道眉毛，边唱边走，已来到了这蜂房附近。

照夕这时才听清她唱些什么，不由心中大大地动了一下，暗道：“糟了！‘往后别理管照夕’，这不是明明在骂我么？她原来这么恨我啊！”

想着反倒不敢出声招呼她了，仍坐在老地方不动，就见丁裳走进谷来，她先把竹篮放在一块大石上，由篮子里拿出一条长长的绸带，洒上些花精，捆在一条竹枝上，把竹枝一头插在地上，和从前一样，略一摇动，无数的墨蜂倾巢而出，全向那彩带上飞去，她却乘机纵身上了蜂巢，照夕不由微微伤感地叹息了一声。

这时丁裳已进了蜂巢，照夕见已摇动着的竹枝，慢慢静止，已有很多墨蜂都停在了绸带上，他就很快的走过去，把竹枝摇动着，于是那些墨蜂又开始嗡嗡不停的飞绕着，等了一小会，才见丁裳由蜂巢中出现，纵身下来，提着篮子往这边走来，照夕很紧张的叫了声：“裳妹……我来了……”

丁裳本是低着头往这边走来，照夕的声音，立刻令她吃了一惊，她突地抬起头来，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照夕就远远地笑了笑。

“你已采好了蜜了么？”

丁裳樱口半开，本想要说什么，可是却没有说，她抿了一下小嘴，仍然往前走着。

照夕见她如此，心中也很难受。

“我是来看看你的，这几个月你可好么？”

丁裳仍然绷着小脸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一直走到了照夕跟前才站住，她伸出手由照夕手中把那竹枝接了过来，很快跑到山边，才用力把这带着彩带的竹枝掷了出去，就像是投掷标枪一样的。

然后她就回过头来，板着一张小脸，一点没有笑容。

“谢谢你……再会！”

她说着回过头就走了，照夕不由忙追上。

“裳妹……我……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么？”

丁裳却是理也不理，她走得很快，一会就到山那边去了，照夕又追着叫道：“裳妹……丁姑娘……丁……”

丁裳干脆就跑起来了，照夕似乎还听到她是在哭，他不由红着脸就站住了，心中十分奇怪。

“她为什么会这么恨我呢？我并没有什么地方得罪她呀？为什么我好心给她说话，她却是理也不理我？”

想着一个人呆呆的站在一棵大松树边，紧紧地皱着双眉，心情十分沮丧，他又想到了方才丁裳所编唱的那首歌，不由更是愈发不解。

一个人恨一个人，总是有理由的，而一个被人恨的人，尤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。照夕想了一会，终于硬了一下心，暗忖道：“我就到她住的地方去，无论如何，要她告诉我清楚，她到底为什么这么气我？顺便看一看她师父身体如何，好在雁先生曾嘱我见机行事，我如能把她师父陈年旧疾医好，岂不是功德一件，就是对于师父洗又寒，及丁裳来说，都是可喜之事！”

照夕这么思忖着，觉得甚是有理，当时不顾深思的就直向丁裳师徒所居住的谷内走去。

这地方，他也去过，自然不费什么事就找到了，却见两扇厚厚的石门紧紧闭着，门前长满着各色奇花异草，虽然现在已是深秋的日子了，可是谷内却是温暖如春，另有一条清溪，绕着这石洞右边静静地流着。

照夕慢慢走到了洞前，在门前小立了一会，才仗着胆子，轻轻地在门上敲了两下，低声道：“弟子管照夕求见，叩请前辈赐示。”

里面却是没有一点回音，照夕心中奇怪。

“不会没人呀！丁裳不是才回来吗？”想着就又敲了两下，照前面的话又说了一遍，这一次果然传出了一声冷冷的回音。

“你进来！”

照夕不由把帽子正了一下，用手一推门，那石门吱的一声就开了，他慢慢走进去，只觉得洞中阴森森的十分怕人，壁边虽然凿了两个小窗，可是射进来的阳光，仍然显得太薄弱了。

他四下张望了一下，才见丈许以外，壁根下坐着一个枯瘦的老太太，那正是鬼爪蓝江，她仍和从前一样，下半身盖着一床鲜红的毯子。这些时日没见她，她似乎比以前变得更瘦削了，一双眸子，深深地陷在眼眶之内，直直的对人注目时，闪闪地放着锋芒。

管照夕恭敬的向她行了个礼。

“蓝老前辈……”

蓝江脸上毫无笑容。

“你就是过去那个洗又寒的徒弟么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才点了点头，鬼爪蓝江忽然咧嘴哈哈一阵怪笑，却又点了点头。

“看样子，你功夫是练成了……好孩子……你这里来，来！”

蓝江一边说着，一只鸟爪般的瘦手向照夕招了招，露出罕见的笑容。

照夕不由心中一动，暗想这老婆子，倒是真变了？他一时真有些莫名其妙，闻言后就往前走了几步，惘然道：“前辈有何教益？”

鬼爪蓝江仍微笑。

“你走过来些，我有要紧话告诉你！”

照夕疑惑地走到了蓝江身前，尚未发话，却觉得右手腕脉上一麻，竟为鬼爪蓝江死死扣住了穴道。照夕只觉得全身一阵发麻，一时冷汗直流，他大为惊疑。

“老前辈这是为何？”

鬼爪蓝江的一只枯爪，死死地扣在他穴道上，这才哈哈的怪笑道：“好小子！你才出道几天，居然敢目中无人，我老婆子今天要好好整制一下你这个狂徒！”

照夕在完全不在意之下，被鬼爪蓝江抓住了穴道，不由甚是气恼，再一听她如此说话，不由顿时大怒，当下剑眉一挑道：“老前辈此话从何而起，休得血口喷人！”

鬼爪蓝江头上白发，显然耸动了一下，她怪声笑道：“含血喷人？好！好！好！今天我可要你心服口服，然后我再找来你那老鬼师父，我还要他还我一个纵徒欺人的公道呢！”

照夕愈听愈是不解，偏偏穴道又在无备之下，为蓝江扣了个死。虽然他护身游潜，已足可预防外力的袭击，但蓝江竟乘他说话分心之下，突然得手，此一刻只觉全身麻软无力，摇摇欲坠，听了鬼爪蓝江的话后，他更是莫名其妙了。就听见蓝江尖叫了声：“丁丫头你出来！”

她一连叫了两声，才听见里面答应了一声，走出一个人来。照夕侧头看时，见丁裳脸上淌着泪，像似无限委屈的低着头，一直走到了蓝江身前，却是不看照夕一眼。照夕心中这才有点明白了，不由怔了一下。

“姑娘……你……”

蓝江厉叱了一声。

“你不许说话！”

随着她这声厉叱，那只抓着照夕脉门的手，用力紧了一下，照夕顿时又打了个冷颤，全身几乎要瘫了。丁裳斜着眸子瞟了他一眼，面上微微带出不忍之色，可是她还是没有说话。

鬼爪蓝江冷哼了一声。

“丁裳！你说，他怎么你了？……说出来当面给他听。”

丁裳只用手绢揉眼睛，照夕却用目光盯视着她，他倒要听听这个小姑娘到底是怎么编排自己。

丁裳只是抽搐着，半天才讷讷道“他……他……”

一面说着，一面又瞟了照夕一眼，照夕不由冷笑。

“姑娘可不要乱说啊！”

蓝江又叱道：“你不要多口！我不是说过了么？”

说着又逼着丁裳道：“你倒是说呀！不要紧，一切都有我呢！”

丁裳在师父逼迫之下，再一想到往日委屈，她又哭了，照夕不由大是不解。

“她这一哭，我可是要糟了！”

果然鬼爪蓝江见徒弟一哭，不由对着照夕只是嘿嘿的冷笑着，口中连说道：“好小子！好小子！”

照夕真是哑子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当时只得频频苦笑，蓝江另一只手搂着丁裳的肩膀，低低慰问道：“好徒儿！你告诉我，他到底怎么你了？”

丁裳在师父跟前，本是娇嫩得很，蓝江这么一哄，她就更伤心了，只断断续续道：“师父……他……他欺侮我……”

照夕大惊，当时皱眉。

“裳妹……你……”

不想话尚未完，只觉蓝江一只瘦爪，几乎要陷到了自己肉里，他不由痛得“哦”了一声。接着蓝江阴冷冷地笑道：“小子！你可是听见了？”

照夕被她紧紧地扣住穴道，只觉得上下牙齿喀喀的战抖，哪里还能说出一句话来。就见鬼爪蓝江凌厉的对丁裳道：“你去把我的那根红绳子拿来。”

丁裳低低应了一声，转身就进去了，须臾持上了一根看来只有丈许长短，粗如小指的一根红色绳子。蓝江用手一指洞顶。“穿一头在铁环子里！”

丁裳抖声。

“师父！你老人家要……”

鬼爪蓝江不耐的一摇手。

“快！我这是给你出气！”

丁裳只得纵身，玉手轻轻抓住一支深镶在石内的铁环，把红绳一端紧紧捆好，才飘下身来。老婆婆哼一声。

“把绳子拉过来！”

照夕口中虽已不能说话，可是心中不由已有些气恼，方自暗忖：“如此细的一根绳子，又能奈我何？还不是一挣就断了！”

谁知却见丁裳双手拉着另一端，似用了全身之力，才拉到蓝江身前。尤其可怪的是，那条红色绳子，就像是可伸可缩，有弹性似的，先是长不过数尺，此刻丁裳这么用力一拉，竟自长了丈许，鬼爪蓝江接过，在照夕右手上绕了一圈，冷笑道：“那手也过来！”

照夕见事已至此，一只手更难受，反不如放大方一些还好些。

当时只好动了一下左手，原来他身子早就软了，几乎连举手的力量也没有，蓝江冷笑道：“你现在怎么不厉害了呀！来！丫头，你把他那手给拿过来，我们叫他上去凉快凉快去！”

丁裳偷偷看了照夕一眼，嘟着嘴小声道：“这可是师父叫我这么做的，你也不要恨我。”

照夕是又气又笑，当时只看着她，翻着白眼。丁裳也就老实不客气，把他一只手举了过去，蓝江很快的在他这只手上绕了一圈，一松手，照夕立刻高高吊了起来，在空中如同秋千似的荡来荡去。鬼爪蓝江嘻嘻一笑。

“你身体很好，足可在上面支持几天，你就这么等着你师父来把你带回去吧！”

照夕这时脉门已解，已能说话，当时在空中愤然。

“蓝老前辈，弟子来此好意执后辈之礼，你却如此待我，未免令人失望……”

蓝江嘻嘻笑道：“就是要叫你失望一下，好小子！我且问你，我那徒儿又哪一点不好了，你竟看不上她？”

照夕不由一怔，当时嗤嗤道：“前辈这话是从何……说起？”

他说着偷偷一看一旁的丁裳，见她面色绯红地低着头，又像是在流泪，不由一时心如刀割，由不住闭上了眼睛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鬼爪蓝江冷冷一笑，恨声道：“你不要以为我老婆子，猜不透你们年轻

人的心思，其实你们想些什么，我没有不知道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丁裳也微微吃了一惊，一时脸色更是红透了底，她惊疑地看着师父，鬼爪蓝江眸子仍然注视在当空的照夕身上，她冷然道：“我这个宝贝徒弟，爱上了你，我也不是不清楚，所以才有意让她至京办事，其实无非是想暗中成全你二人一段姻缘……”

她咬了一下牙齿，继续道：“按说你这娃娃，有些贤淑娇娃自愿委身于你，这是多么荣幸之事？岂是一般少年所能梦求之事，想不到，你却自命不凡，居然还看不上她。”

她说着嗓音愈发加大了，几乎是震耳欲聋。丁裳已羞得抬不起头来了，同时蓝江的话，更触动了她的伤心之处，一时早就泪如雨下，她凄婉地道：“师父！你老人家别再说了……”

不想这怪老婆子怪笑了一声，尖叫道：“我为什么不要说？我就问问他，我鬼爪蓝江的徒弟，哪一点配不上他？”

“论容貌，论身份，论武功，怎么着？我们姑娘是比人家差是怎么？”

照夕被她说得也几乎想掉泪，实在他心里这一霎那，确是难受得很，他勉强的苦笑。

“弟子此次来，也正是要向丁姑娘解释一下误会，弟子决不是不知情义之人……”

鬼爪蓝江怪吼。

“解释，解释个屁！”

照夕被骂得脸色通红，讷讷不能成言。鬼爪蓝江冷冷怪笑道：“我知道，你是自命一身功夫不得了啦！臭美！你还差得远呢！就连你那老鬼师父，也差得远，你又凭什么这么臭骄傲？你说！”

照夕真是有苦说不出，只得频频苦笑。

“弟子怎敢臭……骄傲？你老人家……”

“放你的屁！”

这老太婆这一霎时就像疯狗一样，什么话都骂出来了，照夕反倒是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。反是一边的丁裳听见师父这么骂人家，觉得脸下不来，才忍住伤心道：“师父！你老歇歇吧！算了吧！这都是弟子命薄，怪不得他。”

照夕忍不住也流泪。

“裳妹……”

鬼爪蓝江冷笑。

“裳妹？呸！谁是你的裳妹，小子！你也会哭呀！你那眼泪还流得下来呀？”

照夕被骂得简直是抬不起头，偏又是自己满腹辛酸，都不能吐出一字。

他知道，如果当着这老婆子的面，不解释还好，再要解释，更得挨骂，当时只一滴滴泪往肚子里流，吊在半空中一言不发。

空气稍微冷静了一会，鬼爪蓝江才冷冷一笑。

“管照夕，我给你一个反省的机会，并不是我老婆子以大欺小，这件事，你实在太不对了，现在……”

她大声道：“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你想好了，你自己说，你该对我这徒弟怎么样？等到我认为满意了，我再把你放下来，否则！哼！就等着你师父来好了！”

她又加上一句：“你师父听说这几天找你找得很急，你可要小心着点。”

照夕不由打了一个冷战，他可素知洗又寒对付徒弟的手段。他要是找到了自己，那可是不堪设想，虽然以自己今日功夫，并不见得不如他，可是师恩如山，身为弟子的自己，怎能对师父不恭？

所以他着实的吃了一惊，再者蓝江所要他答复的问题，事实上，那也是不能令她满意的。

虽然丁裳无一不好，只是自己心已别属，勉强和她结合，一生痛苦，更不如自己一生不娶，来得干脆，他想到了这里，不由往一边的丁裳看了一眼，丁裳却也正以一双流泪的眼睛看自己，二人目光一对，不由马上转开了，各人都是脸上一红。

照夕只急得全身战抖，当时真恨不能一头撞死，反倒干脆。可是他身在半空，就是想死也是不能，只急得又喊了一声：“老前辈！弟子实有不得已之苦……”

还要往下说时，鬼爪蓝江一摆手。

“我不听这些，你想好了再说！”

照夕只好长叹了一声，当时闭上了眼睛，丁裳这一会在一边也坐不住了，尤其是看着这个小冤家，她心里就由不住伤心，她站起来，低着头进去了。

鬼爪蓝江目注着徒弟背影，心中更生有一种怜惜之心，这一腔怒，无形中却又种在了照夕身上，当时哼了一声，怪眼向照夕身上翻着。

管照夕吓得马上把眼睛闭上了，过了一会，他才慢慢睁开了眼来，却见鬼爪蓝江已自双目下垂，状如老尼入定，对他却是望也不再多望一眼。

照夕运劲挣了一下双手，那红绳也不知为何物所制，不挣还好，这一挣，却是深深陷到了肉里，他不由痛得直皱眉，却听见入定的蓝江阴沉沉的声音。

“你如能把这绳子挣断，我便任你自去，你试试看行不行？”

照夕不由苦笑道：“你老人家已捉弄我够了，还是放我下来吧！”

二十

照夕高高吊在空中，闻鬼爪蓝江言后，只是频频苦笑，可是暗中却试图着，把内力集中双臂，猛地向外一挣，只觉一阵奇痛，那红绳竟似紧紧陷于肉内一般，一时痛得冷汗涔涔而下，这才知道果然厉害，由不住把断绳逃走之心，丢了个干净。

再看鬼爪蓝江，似已看出了他方才举动，只是望着他连连冷笑不已。

照夕在灰心懊恼之余，只长叹了一声，把双目紧紧闭上，不再去看鬼爪蓝江一眼，蓝江也自行把双目闭上，就此入定了过去。

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照夕只觉得双臂阵阵发麻，实在是有些受不住了，这才睁开了眼，却见那老太婆仍是四平八稳的坐着，看样子似已入定了过去。他不由气得直咬牙，本想骂她几句，却又有顾虑。第一，她是长辈，又是丁裳的师父，于礼上说，是不能对她撒野的。第二，自己此刻在她掌握之中，俗谓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惹恼了她，对自己只有更糟。

基于以上两点理由，他只得强自忍着心中这口气，仍是不哼一声，自己暗中把内力蓄于双臂，用内功替换着全身血脉流通，似如此约有盏茶之久，才觉得两臂酸麻情形减轻了不少。他在空中思索着这一段离奇的遭遇，真是有些啼笑皆非之感！

真应上了那句俗话“天上有路你不去，地狱无门自来投”，本来一点事没有的，自己偏偏要来多事，解释什么误会，好！这下可好了，似如此老吊着，就是不吊死，久了怕也要饿死，我这是何苦呢？

这么想着，他不由连声的叹着气，又想到：“丁裳这小女孩，也真坏，她居然在她师父面前告我的状，现在害得我如此狼狈，她就连一句好话，也不帮着我，自己也不知躲到哪去了。”

想着不由运用目光，四下搜索着，只看见那满脸皱纹的鬼爪蓝江，仍是在入定之中，四壁悄然，哪有丁裳的踪影？算计着时间，自己是早上来的，由外面射入阳光的高度判断，差不多该是午后时分了。

照夕虽说是内外功夫已臻上乘，可是整整吊了好几个时辰，他也有些吃不消了。只觉得全身无力，双腿也有些发麻，而且肚子也有些饿了。

他在空中咳了一声。

“老前辈！我……”

却见蓝江眼皮也没抬一下，他不由加大声音。

“老前辈！”

这一声是用力过大，那正入定到好处的蓝江，为他这一声吼，惊得全身猛晃了一下，她忽然张开了眸子，厉叱道：“好小子！你还想害我不成么？”

这老婆子说着，忽然凌空一掌劈来，把照夕半空中的身子，如同秋千似的荡了起来，照夕身在半空，双手又缚着，真是想躲也不能，只得运气护着全身，任身子在空中荡来荡去。

他真想不到老婆子脾气如此大，当时气得直想大骂，终认为她是师辈人物，到口的话又忍了回去，似如此在空中荡了半天，才慢慢静止住了。

蓝江才冷笑道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

照夕把心一狠，当时冷然道：“没什么事！我只是问问你老人家，到底想把我如何？与其这么凌辱我，还不如一刀杀了我来得干脆。”

鬼爪蓝江一双碧眼突地一瞪。

“我不是早对你说过了么？你考虑过了没有？”

照夕冷哼了一声。

“士可杀而不可辱，弟子即使是吊死在这里，也不会开口向你求饶的。”

蓝江如鬼叫似的笑了起来，她尖声道：“好小子！算你有种，好！好！看看是你硬还是我硬！你不求饶，不照我的话做，我就是不放你下来，我们来拚一拚看看谁行！”

照夕气得脸色发青，只是连连冷笑不已，却见蓝江由身边摸起了一根朱漆拐杖，支着身子，由地上站了起来，她冷笑道：“我也到里面去，免得你惹我生气，如果你想通了，明天早上我再问你，吊你一天一夜，先煞一煞你的威风。”

她说着以杖点地，慢慢转了进去，照夕恨声道：“你老人家放心好了，我是不会改变主意的。”

蓝江倏地回过了身子，狠狠地瞪了他一会，才又回过身子入内。

照夕一个人吊在空中，真是愈想愈气，暗想天下竟有这么不讲理之人，我即使吊死，也不能向她低头。想着气得又闭上了眼，一任四肢酸麻，肚内饥饿，也不去管它，似如此一直耐了三四个时辰，眼看着阳光消失了，又眼看着天色慢慢黑了，直到月光由窗口射入时，他才体会到，差不多已是半夜了。

这时他可真有点挺不住了，肚子饿不说，口也干得难受，尤其是一双胳膊，完全失去了知觉，休想再挣动分毫，他心中忖量着，这么吊下去，再有一天，也就差不多完了。

于是，他想到了家中父母，又想到了雁先生所托之事，不禁长长叹息了一声，自问必死无疑，死倒无足为憾，只是有负雁老所托，更愧对父母抚养之恩……想到这些，不禁悲从中来，不自觉淌了几行泪，暗自唏嘘不已。

忽然一个人影，轻轻出现在他眼前，那是一条纤瘦轻盈的情影。

她走到了照夕足下，慢慢抬起了头，用着极为低细的声音唤道：“大哥……”

照夕忙止住了泪，低头细看了看，才看出竟是丁裳，他不由叹了一声。

“姑娘……你还来作甚？”

丁裳悲声。

“都是我不好……害了你……大哥！你恨不恨我？”

照夕本来心中对她有些不谅，此刻见她伤心至此，也不忍加以怪罪，当时苦笑。

“这也怪不得你，只怪我自己命运不济，姑娘！你应该知道，我并不是一个忘情之人，我一直以为你很了解我的处境了，谁知你还是……”

他忍不住又长叹了一声，丁裳却哭道：“我都知道了……可是，可是……”

照夕轻轻嘘道：“轻一点……小心给你师父听到了，连你也要受累。”

丁裳点了点头，她抽搐道：“大哥！你放心，我现在放你下来，先歇一会，吃一点东西，等一会再吊你上去。”

照夕一喜，却又摇头苦笑。

“姑娘，你也想得也太天真了，令师又不是聋子。”

丁裳摇了摇头。

“不要紧，她现在在地室内运功，以先天地火去骨中寒毒，差不多要到四鼓天，才能上来，你只要小声点，没有关系的。”

照夕想了想才点头。

“好……吧！”

丁裳就吸了一下鼻子，笑了笑，纵身而上，单手悬身，另一手把系在铁环上的绳结解开，手一松，照夕就落了下来，只听见“哐！”的一声，直摔了个好的，二人都大吃了一惊，丁裳忙跑上俯身问道：“摔伤了没有？”

照夕因吊悬太久，全身已丝毫提不起力量，丁裳一松手，自然摔了下来，摔得太阳穴直冒金星，有气无力的望着丁裳。

“还好……还好……”

丁裳小心地把系在双手上的绳子解开，照夕活动了一下筋骨，皱眉道：“要是你师父听到了可就糟了！”

丁裳回视了一下，摇着头。

“不会！她老人家全神贯注在用功上面，是耳不旁听的。”

照夕这才愁苦的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想不到你师父，竟会是这么一个不讲理的人。”

丁裳低垂着剪水双瞳，讷讷道：“其实她老人家，人是很好的，就是脾气坏一点。”

照夕冷然。

“岂止是坏一点，简直是蛮不讲理，我活这么大，还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。”

丁裳用眼睛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什么，照夕仍在愤怒之中，她就递过了一个极为肥大的柑子，半羞半笑道：“得啦！你就别再恨我师父了，快吃点东西吧！其实都是因为我……”

照夕饿了整整一天，水米未曾打牙，尤其是口干舌燥，当时接过了柑子，因已剥好皮，他就一瓣瓣送到口中，须臾吞食一尽，顿时觉得精神抖擞十分，不由问丁裳道：“这柑子真好吃，还有没有？”

丁裳遂笑着，由小口袋中又掏出了一个，一面递过道：“吃了这一个就没有了，这是从大巴山象婆婆那里要来的柿橘的种子，在山后种了，总共三棵树，今年才开始结实，师父因说它对身体有益，尤其有顺血补气之功，所以很宝贵，一天只吃一个，连我都不许吃，我因看你吊了一整天，想你一定渴得不行，我才专门去偷采了两个回来。”

她顿了顿，涎着小脸半笑着。

“好吃吧！是什么味？”

照夕不由深为感动，就把手中半个柑子，含笑递过去。

“既是这么名贵，我也不忍独享，你也吃一半吧！”

丁裳却是连连摇头，硬逼着他把这一半也吃了下去。照夕又问道：“你师父要是发现橘子少了呢？”

丁裳笑着摇头。

“不会！她也不能自己出去，都是我每天去给她摘，我不说少，她怎会知道呢！”

照夕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他这一会心中不禁感慨很多。暗忖丁裳小小年纪，如此尊师重友，确是不易，尤其她和鬼爪蓝江之间的师徒之情，竟是这么亲密，试想这多年以来，她天天为师采蜜，从未间断，就拿这柑子一节小事来说，她竟未自己偷食一枚，对师如此忠实真是难得，可是她却背着师父，偷给自

己吃，这么说来，她对自己，又是如何的一份情呢？

想到这里，他不由有些黯然的感觉，面对着这个痴心的小姑娘，他真说不出来的愧疚感觉，自己一定是辜负了她很多，只是这种“亏欠”却是无法予以补偿。

照夕站起来活动着筋骨，丁裳瞅着他，微微笑道：“你还算身体好，要是别人，怕不要吊死了。”

照夕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也差不多了！”

丁裳抚着嘴笑了笑，以手掠发。

“按说我可以放你走的，只是……”

照夕苦笑。

“我知道，我走了你师父定会怪你。”

丁裳嗔笑。

“算你聪明，可是却委屈你了，不过，顶多一天，师父也会放你下来的，其实你……”

她说着脸色微微一红，把到口的话又忍住了，照夕长叹了一口气。他很清楚鬼爪蓝江所要自己回答的问题，只要自己允许了和丁裳之间的婚事，那么立刻就可博得蓝江的欢心。

但是，这是照夕最感头痛的问题，他的固执几乎令人听来可恨，可是他的钟情，却也是令人可敬的。他常常这么想：“雪勤固然做出对不起我的事，可是我却不能对不起她，我要用真实的行动，来证实我对她的真诚！”

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想法，常常把自己变得坚强起来，甚至有时候会逆己行事，也因为如此，使他深深对丁裳抱着惭愧之心。

因为一个只是“受”而不“给”的人，内心是不会平安的。

照夕痴痴地看着丁裳的脸，淡淡的月光，似乎把她的脸映得更白更嫩了。他痛苦地道：“裳妹！我知道你对我很失望，可是我心里很痛苦，我恨我自己为什么不能给你安慰。”

丁裳微微笑着。

“你现在不要再想这些了，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怪你，我也不再抱怨我自己，因为我知道你的内心，远比我更痛苦！”

照夕欣慰的点着头。

“是的！是的！”

丁裳怔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光顾得给你说话，竟忘了给你吃东西了，你肚子一定饿坏了。”

她说着掏出了个油纸包，内中是温温的荷叶裹着的几个包子。照夕也不客气，遂即狼吞虎咽的吃着，丁裳又把身上一个装水的皮囊递给他，然后双手环挽着，仔细的欣赏着他吃东西的样子。

照夕把包子吃完了，又喝了十几口水，精神这才恢复了过来，不由给她闲谈了些别后情形，丁裳听得津津有味，又把自己别后情形，也讲了些，二人正自喁喁私语，谈得来劲的时候，却听得一阵隐隐的铃声，像是由地下传出来一般。

丁裳忽然站起了身子，急道：“糟糕！师父练完了功夫了，在叫我呢！怎么办呢？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又苦笑了笑。

“还能怎么办呢？我只好再吊起来吧！”

说着自动的把两只手伸出来，丁裳皱了皱眉，现出又怜又惜又不安的样子，照夕就笑道：“没有关系了，我精神已恢复过来了，吊一夜绝无问题，好在天也快亮了。”

丁裳眼圈红红的。

“那么！只好委屈你了！你放心，明天我一定求师父放下你来。”

照夕含笑点了点头，丁裳才抖开红绳子，替他把双腕按前状捆了上，身子纵起来把另一头绑好，照夕就又吊了起来。

这时候地下铃声，较方才响得更厉害，丁裳慌忙地向他招了招手，就跑进去了。

照夕等她走了之后，心情较从前更不安定。他真不知道怎么处理眼前局面，可是也不能一辈子吊在这里呀！他很担心鬼爪蓝江现在就来，可是等了很久，也不见她师徒出来。

四周的环境是那么的静，这荒山古洞之中，尤其是静得可怕。管照夕在空中思潮起伏，想到未来，更是心烦气燥，尤其是年纪轻轻，负了一身的感情债，什么债都好还，这种债可是偿不清。愈想愈伤心，愈伤心可又由不住愈要想，正是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！窗口飞进了数点流萤，一闪一灭地在他眼前流动着，秋虫的鸣声，更给这冷清的秋夜，带来了单调！照夕感伤之余，不禁又是长叹了一声！

忽然一个黑影，出现在窗口，照夕看得很清楚，那是一个留有长须的老人。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那老人仿佛对着他摆了一下手，叫他不要出声，跟着似用缩骨术，猛地向内一翻，轻飘飘已经落在了地上。

照夕不禁吃了一惊，暗忖道这老人好纯的功夫，这时那老人已站在了他的身下，照夕身边立刻响起一阵蚊子鸣叫似的声音。

“小哥！你不要急，我救你下来。”

照夕乍听这人口音，觉得甚是耳熟，不由仔细向他盯视了两眼，顿时大吃了一惊，心道：“哦！怎么会是他？”

原来这人正是月前，他在冀省旅舍中，曾有一面之缘的那个骑驴的老人，他不由一时怔住了。

这老人向他龇牙笑了笑。

“老弟！你不要说话，要是给蓝老婆子听见了，连我也是惹不起她。”

照夕见他说话时，只嘴皮微微动着，心知他是用的“传音入秘”的功夫，声音只及于自己，第三者是无法听到的，不由放了些心，同时更可知老人内功之高了，当时也用传音入秘功夫，对老人道：“你老人家是怎么来的呢？怎么会想到来救我？”

老人摇了摇头。

“现在不是谈这些话的时候，让我先放你下来再说。”

他说着，猛一长身，已腾身而起，单手一托铁环，以二指轻轻一拨，已把绳扣解开，管照夕一提丹田之气，轻飘飘地落了下来。

老人随之而下，又把照夕双手解开，连连挥手。

“你快走！快走！”

照夕不由皱了一下眉。

“老人家，你老大名是……”

老人急道：“我是生死掌应元三，同你师父都是老朋友，你快走吧！”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慌忙行了一礼，生死掌应元三急急挥手。

“你们的事，我都清楚，我很爱惜你一身功夫，也很同情你，所以才伸手管这个闲事，你放心走就是了！”

照夕仍然讷讷。

“可是……可是丁……丁……”

应元三忽然笑了笑。

“我知道，你是不放心丁裳，怕她为此受连累是不是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应元三很高兴的用手拍了他肩一下。

“丁裳也等于是我的记名弟子，你放心，我不能害她，你走之后，我自会给蓝老婆子说，你是我放走的，那就不关丁裳的事了。”照夕不由大喜，方想就走，忽又心中一动，忙又向生死掌应元三道：“前辈请稍等，弟子有一事相托。”

他一面说着，遂用手在身上摸着，突然大惊失色。

“糟了！我的东西丢了。”

生死掌应元三嘻嘻一笑。

“什么东西丢了？”

照夕脸色惨白。

“是一个葫芦，里面有药，唉！一切都完了！”

应元三忽然由身上摸出了一个黑光净亮的葫芦，在他眼前晃了一下。

“是这个不是？”

照夕忙一把拿了过来，一面张大了眸子。

“怎……会到你那里去了？”

应元三缩了一下脖子。

“哼！自和你北京别后，我又何尝一日离你左右。要不是我老头子先给你收着，早给蓝老婆子搜去了。”

照夕面色一变，顿了顿才道：“弟子正是要托你老人家，转赠蓝老前辈此‘小还丹’十粒，此药是雁先生所赐，蓝老前辈如果服下，宿疾立可痊愈。”

应元三本不在意，闻言后忽地张大了眼睛。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他紧紧地抓住照夕一只手，拉到了一边。

“雁先生？小还丹？这是真的么？莫非你对那乌头婆所说的一切，都是真的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。

“雁先生虽不是弟子受业恩师，却也对弟子有授艺之恩，这小还丹，也是他老人家亲手所赐。”

应元三张大了嘴，轻轻地念道：“天啊！天啊！”

照夕也不管他惊异的样子，当时由葫芦中倒出十五粒丹药，收下葫芦，双手送上。

“老前辈如此厚爱，弟子无以为谢，这小还丹素有起死回生之效，今赠上五粒，尚乞笑纳，另十粒，请代为转赠蓝老前辈，略释前读。”

应元三嘻着大嘴，接过了药，摇头笑着。

“好小子！我要早知是小还丹，我干脆就留下不还给你了。”

他又拍了照夕肩膀一下。

“你放心走吧！有这玩艺，不怕蓝老婆子不听我的，我再给你加几句好话，保险她对你感恩不尽，你快走吧，这边都有我呢！”

照夕本想再见丁裳一面，可是一来当着应元三面，这话不好意思出口，再者，见面只有令她伤心。他想了想，只把牙一咬，对应元三道：“既如此，弟子去了！”

应元三含笑道：“你快走吧！你还要办大事呢！”

照夕当时也没有想到，应元三所谓的大事，是指的什么，只朝他行了一礼，转过身子，用缩骨术，轻而易举的翻出了石窗之外。

应元三看着他的身子，不由感叹了一声，他惊异这个少年的一身功夫，看来绝不在自己以下，由是益增爱赏之心。

等到一切安静后，生死掌应元三才大大咳了一声，朗声道：“蓝老婆子快出来，你吊的人跑了！”

果然，他的大嗓门惊动了屋里的人，只听得蓝江一声怒啸。

“何人大胆！徒儿！快扶我出去。”

生死掌应元三口中虽这么说着，其实内心，对这个老婆婆，真是存有畏心，此时闻言，哈哈大笑。

“蓝老婆子休得口出不逊，是老朋友拜访你来了！”

话未说完，已见暗淡月光之下，走出了两个人影，一个年轻的姑娘，睡眼惺忪的搀着一个形容憔悴的老太太。那姑娘正是生死掌熟识的丁裳，至于鬼爪蓝江，应元三却因为数十年未见，乍看起来，已有些不认识了。

他依稀记得当初的蓝江，尚是中年时候，而今日的蓝江，竟会变得如此瘦削可怕，乍看之下，生死掌应元三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他后退了一步，见蓝江也正以一双既惊又怒的眸子看着他，他不由呵呵一笑。

“蓝老婆子，用不着这么厉害地看我，莫非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么？”

蓝江本自暴怒，闻言之后，强忍着怒气，冷笑了一声。

“什么人大胆，敢在我老婆子面前油嘴滑舌，再不报上名字，我可要无情了！”

这时丁裳才认出了来人是谁，不由忙上前一步，弯身道：“我当是谁那！原来是你老人家！”

应元三嘻嘻笑道：“好孩子，你可比你师父有礼貌多了！”

蓝江怒目视向丁裳。

“他是谁？你怎么认识他？”

丁裳惊讶道：“师父，他就是你老人家曾告诉过弟子的一位前辈，他老人家就是生死掌应元三啊！”

蓝江身形震了一下，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脸色立刻缓和了些，可是仍然不带笑容的点了点头。

“原来是应大侠，几十年不见，我们都变了样子，莫怪我老婆子都认不得你了。”

说到这里才淡淡一笑。

“请恕方才失礼了！”

应元三也笑道：“好说！好说！都怪老夫来得唐突。”

蓝江马上皱了一下眉。

“应大侠午夜造访，可有何指教么？老身这几年身子可不大得劲，招待不周，尚希见谅。”

说着一双闪闪瞳子，连连眨动着，应元三知此姥为武林中最为难惹人物，一生之中，从未见她说过一句软话，今日突然向自己如此客套，决不是好兆。

“蓝姥姥，你就少挖苦我几句吧，老夫就是天大胆子，也不敢午夜到贵府撒野，实在只是为了我一小友，托办一件事。”

他笑着搓了一下双手，鬼爪蓝江立刻嘿嘿一阵冷笑，她把手中铁杖，重重往地上一顿，冷冷道：“应胡子，你这句话，还算回得知趣，我正要问你，我吊的人，可是你放走了？”

应元三耸肩一笑。

“蓝姥！你先别急，听我说了仔细，你就知道了。”

他才说到这里，忽听得蓝江一声沙吼，跟着她人已如同疾风似的卷到，同时觉得当头“呼”地一声，蓝江铁杖已当头扫下，应元三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鬼爪蓝江盛怒之下，只以为应元三有意上门欺人，所以不分青红皂白，猛地扑到，举杖就打。

她虽然身体不灵，可是这多年坐练之功，已使身子可略为行动，这一扑进，竟是快如旋风。生死掌应元三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因无防之下，想跑也来不及了，慌忙之下，倏地一伸双手，噗地一声，抓住了蓝江的杖头，一面大声道：“好家伙，咱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，你这一下要是打死了我，岂不问心有愧？”

蓝江冷笑道：“你若以为我老婆子好欺侮，应元三，那可是你大错了，我今日虽是筋骨不便，可是咱们不妨来较量一下身手，看看我怕你不怕？”

应元三嘻嘻一笑。

“姥姥！这你可错了，老夫岂敢如此放肆，唉！你先请放下家伙，好好坐下来，听我说一说可好？”

蓝江冷笑。

“那管照夕小畜生，究竟是你放走的不是？”

应元三叹了一口气，结巴道：“你先坐下好不好？”

他又看了一边丁裳一眼。

“你这孩子在一边看热闹是不是？还不把你师父搀过去坐下来。”

丁裳心中正在想着照夕的事，闻言后，忙去搀蓝江归坐，鬼爪蓝江哼了一声，才松了手。

“谁要你送人情，我自会坐下，你只把实在情形详细说来，若有一字虚言，应元三，你可……”

应元三把铁杖向地下一丢，一边摆手道：“你放心，一定叫你们师徒都满意。”

这时蓝江已就坐，狠狠盯着他，生死掌才又咳了一声。

“事情是这样的，老夫和我那小友管照夕，乃是路上交的朋友，因为这小朋友，很有一身武功，人又正直，老实说可比你我当年厉害得多了。”

蓝江厉声插口道：“我也不是问你这个，你也太啰嗦了。”

应元三皱了一下眉，做出一付忍气的样子。

“好！好！姥姥！你的脾气可是得改一下，这不是对付老朋友的态度呀！”

蓝江正要发作，应元三已接道：“我就直说吧，我那小友因与人有约，事不宜迟，非去不可，所以我放他去了。”

才说到此，见蓝江的头上白发向上一耸，应元三忙怪叫道：“喂！你先别发脾气，他与你徒弟的婚事，可包在我老头子身上，一待他那事情办完了，我决可令他们结合，这一点你就不要急了。”

蓝江冷哼了一声：

“我才不希罕呢！”

她口中虽这么说着，脸上神色却大大和缓了，丁裳也半羞半喜地低下了头，只是用脚尖在地上划着，生死掌应元三把师徒二人这种样子看在眼里，不由宽心大放，当下嘻嘻一笑。

“蓝姥！要说这孩子，可是用心真好！”

他边说边自探手入怀，鬼爪蓝江哼了一声。

“小畜生太放肆，我岂能轻易饶他。”

应元三这时已伸出了手来，他嬉皮笑脸道：“姥姥！这是我那小友，临走之时，托我赠给你的一点小意思。”

他说着遂张开了掌心，立刻这石洞之中，散出了一股异香，蓝江倏地双目一张，猛然伸手就抓，生死掌收手更快，蓝江抓了个空，不由微怒。

“这是为何？”

生死掌应元三眯缝着小眼一笑。

“姥姥！这可是雁先生独有的‘小还丹’，可不是一般丹药呢！”

蓝江猛然一呆，她讷讷道：“小……还丹……雁先生……”

应元三嘻嘻笑道：“蓝老婆子，这小还丹是雁先生亲炼之物，我那小友更是雁老生平唯一传人，这药亦是得自雁老手赐，他因知你患有半身不遂之病，所以临去留下此药十粒，托我转赠与你，谁知你却如此恨他，依我看我这小友此人情不送也罢！”

话尚未完，蓝江几乎笑得连眼角的鱼鳞纹都开了，听到后来，她大喜道：“哦！应元三，我想此药已有十几年了……你快给我……”

她又笑道：“想不到管照夕这小子，竟有这份好心，我老婆子，倒是落得不对了。”

应元三心中一动。

“我此来路上已闻那洗又寒正在找寻管照夕，欲杀而甘心，洗又寒生平天不怕地不怕，独独怕这老婆子一人，我何不趁此时机，与之化解一番，也算助我那小友一臂之力！”

想到这里不由笑道：“蓝姥！这小还丹可是万金难求的东西，尤其是我们老一辈的人，难道好意思要人家的东西么？”

蓝江脸一红。

“那……那又如何？”

生死掌应元三微微一笑。

“我听说管照夕因给雁先生学了几手功夫，他那原先的老鬼师父洗又寒为此吃味儿，声言要找到他这个徒弟碎尸万段。”

他的眼睛往鬼爪蓝江身上瞟了一眼，又继续接道：“这种手段可是太毒辣一点了！姥姥！你说是不是？这……”

鬼爪蓝江冷哼了一声。

“这事情你可转告那管照夕放心。包在我身上，那老鬼绝不敢对他怎么样。”

生死掌应元三不由大喜过望，当时仍装着皱眉。

“这事情，你能当家么？”

蓝江一瞪双目。

“你也太婆婆妈妈了，我既然说过包他没事，自然是能当家了，喂！小还丹！”

她说着伸出手，到生死掌应元三面前，满脸渴望之容，生死掌应元三见计也得逞，这才欣然把十粒丹药放在了蓝江掌心里。

鬼爪蓝江接过，凑在鼻子上闻了闻，眉开眼笑。

“果然是雁老亲手炼的东西，有此丹药，我鬼爪蓝江可马上要恢复昔日功夫了。”

她高兴得一双瘦手，在空中连连抓舞着，那意态，简直是兴奋已极，丁裳在一边也代师父高兴不已，生死掌马上又加了一句：“可是你要想到，这药是谁送你的……”

鬼爪蓝江怪目一睁，生死掌应元三嘻嘻一笑。

“我只是提醒你一下而已。”

蓝江才长叹了一声。

“应师傅，你是应该很清楚我的，我生平一向不喜受人恩惠，可是如果一旦受人点水之恩，我也会永铭肺腑，更何况这种重生的大恩，老实说，管照夕已是我天大的恩人了，你不必再提醒我了。”

应元三大笑了两声，一挑拇指。

“好！这才不愧是武林名宿，老夫深夜打扰，任务已达，我这就告辞了。”

鬼爪蓝江“小还丹”在手，早已心花怒放，此刻见他要走，不由哈哈一笑。

“慌什么！我们也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，你匆匆而来，我还没有怎么招待你呢！”

应元三呵呵一笑。

“姥姥不必客气了，你那象婆婆送的柑子，我已自己摘了两个吃了。”

他说着话，目光却是向一旁的丁裳扫了一眼，微微一笑，丁裳不由玉面一红，顿时低下了头，心中惊疑。

“这老东西一定是什么都看见了！讨厌！”

她再也不敢抬头了，蓝江哪知个中隐情，当时尚自十分惊异地笑道：“你这老馋嘴，不过你能看出来是象婆婆的东西，眼力已是不差了。”应元三呵呵大笑着，拱了一下手。“好了！告辞了！”他说着正要腾身而出，忽似又想起一事，顿时回过身来，哈哈一笑。“我差一点把一件大事忘了。”说着忙伸手入怀，摸出了一份大红的帖子。“这个热闹，你们一定是乐意看的。”鬼爪蓝江怔了一下，应元三已把帖子递了过来，她接过来一看，只见上面龙飞凤舞似的，写着几行字，写的是：兹订于本年八月中秋夜，在寒舍敬备水酒，恭候台驾阖第光临。此请

血魔洗又寒

鬼爪蓝江

丘明

淮上三子 葛鹰 谨启

叶潜

鬼爪蓝江不由一怔。

“怪了，这三个老怪物，居然还会想到请客？这可真是怪事了。”

她望着生死掌应元三。

“你可知是为什么？”

应元三摇着头嘻嘻笑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反正到时候就知道了，这三个老东西一向是小器成名，我们到时候要好好吃他们一顿，听说他们是约了一个人比武，那人是谁我就知道了。”

鬼爪蓝江点了点头。

“帖子是谁给你的？”

应元三笑道：

“是我在川西亲自遇到了飞云子叶潜，这老儿就托我把帖子转给你们。”

鬼爪蓝江皱了一下眉。

“我一定到。”

丁裳惊喜的在一边道：“师父，到时候我也要去。”

应元三插口笑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你一定得去！”

丁裳不禁高兴得跳了一下，鬼爪蓝江见应元三胸前鼓膨膨的，像是藏有不少这类请帖，不由好奇问道：“另外还请了些谁？我看你身上还有不少呢！”

应元三脸色一红，探手入怀摸出了一厚叠请帖。蓝江惊道：“啊！这么多！”

就拿过来，翻着看看，有朱砂异叟南宫鹏、冷魂儿向枝梅、象鼻僧、西川双矮亮亮飞、大熊岭天痴上人……另外还有些

自己不知名之人，堪称琳琅满目。她不由兴奋地道：“这可真热闹，都是十几年不见的老朋友了，淮上三个老儿一辈子都没有干过这么得人心的事情，真是难得！”

说着她又奇怪的问应元三道：“可是这么些帖子，为什么都交给你一个人呢？”

生死掌应元三嘿嘿笑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都是些老朋友，去看看大家不是很好么！”

他说着又拱了拱手，就要由窗子里出去。蓝江笑道：“丁裳，你去把洞门开了，哪有叫应大侠钻窗户的道理，不知道的还当他是贼呢！”

应元三不由红着脸傻笑了笑，心说好个老太婆，你这是成心骂我，还当我听不出来呢！

当时也只好吃了个哑巴亏，匆匆出去。丁裳送他出了门口，就悄悄问道：“应老前辈，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么？”

应元三笑道：“当然是真的了！好孩子，到时候你一定得去，不要忘了。”

丁裳眨着眸子，连连点头。

“我要去！我要去！”

应元三回头望了一下，又缩了一下脖子。

“再要有柑子，给我老头子也留两个。”

丁裳顿时面色绯红，一时扭着娇躯，娇哼道：“你老人家坏死了，我不给你说了。”

她说着转过身子就跑了，生死掌应元三望着她的背影哈哈大笑了几声，这才展开身形，一路兔起鹤伏的直向山岭下飞驰而去。

他是在做一件惊人的事，而初步的计划，看来似乎已经完成了，我们还

是不要老去说他吧！

现在展在各位读者面前的，是一付清爽美丽的画面。

苍翠的松树，夹着石板的小道，羊肠似的曲曲折折，直向深山内展延出去，西方的太阳，早已烂醉如泥，脸红得真像是染了胭脂一般，懒懒地，倦倦地。

山坡上吹下来的风，由松树枝桠之间穿过，就像是几十个哨子一起吹着一样，嗖嗖之声十分悦耳，石板路上的枯叶，在地上翻着筋斗。

一匹健马，驮着一个青年，由路的那一头慢慢走过来，这青年瘦削削的一张脸，一双布满红丝的眼睛凸出眶外，两边腮骨像皮球一样的鼓着，一看即知是一个满腹奸诈险恶之人，也许他脸上有肉的时候，人们还不会太清楚的发现这些“给人以恶感”的缺点，可是不幸得很，他从来也没有胖过。

他紧紧地坐在马鞍上，脑子里想着心事，这正应了那句古语：“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。”

自从他与江雪勤成婚之后，老实说，他也没有真正幸福过，勉强娶了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，在精神上来说，确是很痛苦的，他又是一个爱打肿脸充胖子的人，而且是一个绝顶自私的人，“虚伪”和“自私”，常常因为不满而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，于容貌之外，更加上了丑陋，那是丑中丑。

天下不少的人，虽然面相丑恶，可是因为内心良善，人们同样高兴去接近他们，他们仍不失为一个“美好”的人，可是最怕的是这种内外全丑的人，如果他再不知羞耻的去骂别人是“人面兽心”的话，那么他自己为什么不会想到，“人面兽心”这四个字？奇怪！

这么美好的风景，突然加上了这么一个人，真有点“焚琴煮鹤”，煞透了风景，可是他既然来了，谁又能把他撵出去呢！

自从得到了管照夕的赠药之后，他很快的身体恢复了原状，“仇恨”激动着他，迫使他离开了家，迫使他去找管照夕，他要尽他的一切手段，誓必杀了他才肯甘心。

可是对于他自己的本事，他知道得很清楚，那两手功夫在照夕跟前是要不开的，因此，他又不得不想到，改投名师，可是这并不是他主要离开家庭的原因，原来雪勤自从照夕离开之后，她的心也伤透了。

她把照夕留下的药，给楚少秋之后，自己也打点了一番，就此远去，谁也不知她是上哪去了。

楚少秋只以为她是同管照夕一齐走了，这才于气愤之下，也离家出走，一方面寻找雪勤，再方面也是想改投名师，学成绝技，好一泄心中仇恨！

他在江湖上飘游了数十天，也没有找到雪勤的踪影，更没能找到一个所谓有本事的能人。

他内心充满着极度的失望，这一日来到了点苍山，就是现在这个地方，对于山上住着的三位老人家，他是素来就很敬仰的。

当然淮上三子的大名，几乎是无人不晓，对于这三个怪老人的一生传奇，江湖上久已风风雨雨，令人如同神话一样的去猜疑着。

楚少秋找到了这里，暗忖道：“如果能够蒙这三位怪人，传我一身功夫，那么我的仇，是不会有什问题，我何不去碰碰运气呢！”

于是他才一路上山而来，马鞍上挂着四色讲究的礼物，那是预备送给淮上三子的。半山里他也问过了一所寺院，里面的和尚似乎也知淮上三子这三个人，住在山上，可是对于他们三个确实的住处，却是说不清楚。

楚少秋耐着性子，又行了三四里，来到了眼前这个地方，意外地发现了这条人工整理的石板小道，而且道路两边的松树，井然有序的排列着，令人一望即知是经过人工种植的。

他不由心中一动，当时翻身下马，向远处张望了一下，发现不远处有大片松林，隐隐似有楼角交插着，颇似有一片大宅庄院。他就又上了马，直顺着这小石道，向上行去，才行了约百十尺左右，忽然嗖一声，一支白羽短箭，直向他头上射来。

楚少秋也是有相当身手之人，怎会为这支箭射中，当下在马上，轻起右手，骈二指向那箭身上轻轻一点，只听见“叮”的一声，已把这支小箭，点到了一边石壁之上，击起了一点火星。

楚少秋大吃了一惊，未及发话，就见由一边树丛中“嗖”一声，纵出了一条人影，向他马前一落，一声闷吼：

“何方小子，不想活了么？看刀！”

这一刀挟着一股劲风，直向楚少秋当头砍下，楚少秋情急之下一带马首，就手一按马鞍，用“旱地拔葱”的轻功绝技，倏地把身形拔起了丈许以外，轻飘飘落在了一块凸出的青石之上。他吃惊地道：“喂！朋友！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那人一刀没有砍着人家，再回身看对方已在丈许以外，似乎吃了一惊，当时也怔了一下，只是上下打量着楚少秋的形态。

楚少秋也看了看他，见是一个四十左右的矮小汉子，双腿上缠着青布绑腿，一身青布衣服，背后还背着一个草帽，完全一付野汉子的味道。

他直着眼睛道：“你是来找……来找谁的？”

楚少秋本是一腔疾怒，可是恐这汉子，是淮上三子的身边人，不敢轻易得罪，当时抱了一下拳道。

“这位仁兄请了，在下是来访淮上三子，三位老当家的，仁兄可知三老的住处么？”

这矮汉子闻言，更是脸色一阵大变，当时口中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果然不错！”

遂又点了点头道：“朋友，你是北京城来的吧！专门来找我们三位老当家的可是？”

楚少秋不胜惊疑点头道：“咦！你怎会知道？仁兄是……”

这矮子脸色又自一变，一面低头寻思。

“果然是这小子，前些日子乌头婆来到庄子里，和三位老爷说的那个子，不就是这人么！”

他脑子里想着，一双眸子朝着楚少秋又打量了半天，愈觉得所料不差，当时黄眼珠子转了转，突然含笑。

“三位老人家正在府内，在下正是他庄内门丁，相公请随我来。”

楚少秋不由大喜，当时连连笑道：“劳驾！劳驾！仁兄请。”

这矮子遂转过身来，一面用刀砍着道边的青草，就往上慢慢行着，楚少秋牵着马，紧紧在后跟着，上行了约有二里多路，果见眼前开展出一片极大的山庄，丈把高的青石砌的墙，环墙栽种着数百棵巨松，那松呼啸之声，较方才更大了好几倍。

此时山风把二人身上的衣服，吹得飘荡不已，真有飘飘羽化之感。

楚少秋打量着眼前形势，暗自惊心，再回首往山下看时，那村田房舍，

小若棋盘鸡笼一般，他也念过几年书，很能体会出“登泰山而小天下”这句话，所差别的不过这是“点苍山”而非“泰山”而已。

矮子回头又看了他一眼，耸肩笑了笑。

“相公，你老先把马交给我，请先在门口等一会，待我进去通禀一声。”

楚少秋连道：“好！好！”

他由马上把那四色礼物拿下来，矮子就牵着马由一边的侧门进去了。

楚少秋十分欣慰，因为并不如何费力，就找到了这个地方，他慢慢走到了大门口，大门口是用云南大理石砌建成的，打磨得十分光滑，高有一丈七八，两旁有四座灯架子镶在墙内，可想象到，夜晚插上了灯，是十分光亮的。

门右侧一块红的云母石上刻着四个极大的字，那是：“点苍山庐”，十分苍劲有力。

大门左侧，是一排千丈的陡峻石坡，石质青硬，由尖峰垂挂下来三道青泉，匹链似的，直向山涧下垂去，想是因为离着山底太高，那水溅之声，听来已甚微渺，只是那当空三道山泉，给甫将西坠的夕阳一映，闪出七彩光华，就像雨后日出的彩虹一般，只可惜楚少秋没有领会的意念，他只能感到很美而已。

他正自忖念着见了三子后的说词，忽听身后一声冷笑。

“小子！你走不成了。”

楚少秋心内一惊，忙回身看时，原来不知何时，身后竟一字排开了十五六个壮汉，那领他来的矮子，也是其中之一，此时正用手指着他，对四下众人道：“这就是三位老太爷，交待我们要对付的人，哥儿们！还不快下手把他给拿下来。”

楚少秋不由大吃一惊，当时一拧腰窜过一边，浓眉一展。

“这……这是怎么回事？我是来看三位老当家的，你们怎么这……”

那矮子啐了一口。

“谁不知你是来干什么的！小子，你真他妈的吃了虎肝豹子胆啦！凭你那两手功夫，居然还敢找我们三位太爷的霉气？妈的！今天先叫你在我们哥儿几个手下栽个好的再说。”

楚少秋一时又气又怒，如同身坠五里雾中一般，他真不懂这矮子说些什么，当时望着他直发愣。

那矮子见他如此，更是心无疑虑，一扬手中刀，回头招呼道：“哥们！上呀！”

立刻就纵过来了三四个大小伙子，话也不说，举刀就刹，楚少秋惊怒之下，马上撤出了剑，一时和众人杀在了一团。

自然以他的剑术，要对付这几个看门的汉子，还是绰绰有余的，不到三个照面，已被他用剑刺伤了两个，这么一来，那本来旁观的七八个人，基于“同仇敌忾”之心，各自吼了一声，纷纷挺刀而上。

楚少秋一剑周旋于十数口钢刀之间，虽不见得落败，可是要想一时取胜，却也不是容易的事。

七八个照面之后，又为他刺伤了一人，可是那喊杀之声，摇山动地，却也令他胆战心惊！

正值难分难解的当儿，忽然当空一声长啸，但见一点星丸，

自一旁瀑布尖峰之上，飞坠而下，往人群之中一落，现出一个银发皓面的白衣老人，这老人一双大袖向外一挥，疾叱了声：“一群蠢才，还不退下！”

随着他这大袖上一挥之力，那八九个未伤的壮汉，纷纷倒翻了出去，楚少秋也为老人袖管上的一挥之力，噔！噔！噔！一连后退了七八步，才得拿桩站稳。惊心之下，一打量眼前，却见那老人五尺左右的身材，一袭白绸肥大衣衫，为山风吹得呼噜噜直响，足下是高筒白袜丝履，背后却背着一个橄榄形的小竹篓子，篓内露出一柄鸭嘴锄的锄柄。

老人脸色红嫩如婴，一双长眉，却是又白又细，斜搭出来很长，一双细小的三角眼，却是神光十足，满头白发，却未结辫，观其衣着，亦仿前明，不似当朝服饰，楚少秋一打量老人容貌，已猜出定是三子之一，正不知如何开口，却见那老人白眉微颦，用着奇异的目光，打量着他。

“足下莫非就是盛传的‘灰衣鬼见愁’么？”

楚少秋看了一下自己衣服，正巧，他今天穿的是一身灰色衣服，可是“灰衣鬼见愁”这五个字，他却不知道指的是谁。

当下结结巴巴道：“灰……衣……谁是灰衣鬼……”

老人哈哈一笑，回头向那群壮汉冷笑了一声，这才回过头来微微一笑。

“足下身手，老夫方才已经见识了，确不似盛传的少年，只是……”

他皱了一下眉，又接道：“只是，来此究系何为？需知我这点苍山庐，却容不得足下如此撒野呢！”

楚少秋这才弄清楚，原来他们是认错了人，把自己错当了什么灰衣人，这可真是笑话了，当时朝着老人抱拳一揖。

“老前辈请了，晚生楚少秋，因久慕三位老前辈大名，故此不远千里来谒，不想为贵门差错认，若非老人家即时赶至，后果不堪设想！尚请老前辈赐告大名，弟子亦好称呼见礼。”

这老人微微皱了皱眉。

“嗯！原来是这样的。”

他回过头来对身后的门丁道：“你们都进去，开大门延客。”

楚少秋不由心中一喜，那十来个汉子，彼此搀扶着由侧门进去，稍后那大门轰隆隆的开了，老人嘻嘻一笑，单手延客。

“小老弟请！”

楚少秋微微愣了一下，又喜又疑，当时只得硬着头皮由正门进去，他走到门口，就手把事先放置的四色礼物拿起来，双手奉上。

“晚生略备了些土产，请老人家转呈三老。”

那老人伸手接过来，笑嘻嘻提起看了看。

“绿豆糕、云片，嗯！不错！”

楚少秋又欠身道：“老前辈大名是……”

老人呵呵一笑。

“老夫正是叶潜，楚相公请里面说话，我那两位老哥哥，不知在家也未，不过，足下由北京大老远来访，定有非常之事，我们入内再细谈。”

楚少秋吃了一惊，忙行礼道：“原来是叶老侠客，弟子真是大大失敬了。”

叶潜眯着一双细目笑了笑。

“不要客气，里面请吧！”

楚少秋这才恭恭敬敬站起来，随着他一直进了大门。门内好大地势，松石修竹，栽种得井然有序，有一条尺许宽圆石铺成的小道，直通着一幢颇为雅致的竹楼，环楼皆为合抱粗细的古松，石道上全系松子、松针，令人望之顿生出尘之感！

叶潜一面行着，一面手指着前面那栋竹楼道：“这就是我们老兄弟三个下榻的地方，庄内房舍虽多，我兄弟只占此一楼，而且和他们各不往返。”

楚少秋唯唯称是，他也不清楚，叶潜所说的他们是指的谁，当下二人已行到了那座竹楼，飞云子叶潜由肩上把那小篓子摘下来，放在门口，然后扯开嗓子喊了一声：“司晨！客人来了，倒茶。”

就见楼后应了一声，倏地人影一闪，二人身前已多了一个十六七岁，头梳丫角的小童，他对着叶潜弯腰叫了一声：“三爷爷！”

遂又翻着一双小眼直看着楚少秋，楚少秋笑着对他抱了抱拳，小孩也点了点头，叶潜就问道：“两位爷爷可在家里？”

司晨想了想道：“大爷爷在前面钓鱼，二爷爷在楼上睡觉，新来的那个黑脸老婆婆在楼下打坐。”

叶潜瞪了他一眼。

“什么黑脸婆婆？”

那小童伸了一下舌头，忙改口道：“不是黑脸，是乌头……乌头婆婆。”

飞云子叶潜微微皱眉一笑。

“你去把那乌头婆婆请出来，就说有客人要请她出来一见。”

小童司晨领命而去，楚少秋吃惊道：“乌头老前辈也在此么？”

叶潜望着他笑了笑。

“你们认识么？”

楚少秋忙摇头道：“不认识！”

飞云子叶潜最是险恶，他仍有些疑心楚少秋正是江湖中传说的灰衣人管照夕，所以才假作客套虚与委蛇，一直把他骗到内宅，暗忖着，那乌头婆婆是认识他的，只要认出了是那灰衣人管照夕，自己兄弟等再放手对付他，谅他已至瓮中，插翅难飞。

此刻他仍装着无事一般，领着楚少秋直接进至楼下客厅，楚少秋见厅内布置极为别致，一切桌椅几案，均系上好青斑黄色竹子剖编制成，形态盎古，色泽鲜明，青竹编制的椅上，放着几个球状锦垫，亦显出一派高雅气致。

叶潜请楚少秋入座之后，自己对面坐下。

“家居山野，无以待客，楚相公不要见笑。”

楚少秋尚未答话，已听见身后一人笑道：“何方高人来访，老三！你这主人也太怠慢了！”

楚少秋忙回身看时，却见楼梯口大步走来一个极高的老人，一身古铜茧襖，腰紧丝绦，足下一双丝质拖鞋，头上尚戴着一顶黄色小便帽，看来真有点像前朝文士模样。

偏偏这老人留着稀薄的两撇白胡子，脸色清瘦，带有几分病容，愈像是一个腐儒酸丁模样，可是奇怪的是额上双眉，竟是挺出如戟，色作朱红，看来极为刺目。再看他那一双瘦白的手，留着两寸许长的指甲，实在难以令人想到，此老就是名噪当今武林中的淮上三子之一。

来人正是三子中行二的，绰号人称赤眉子，姓葛单名一个鹰字，在淮上三子中，此老最擅长的是轻身提纵功夫，七十二手巧打神拿，一袋金钱镖，当今江湖上，可说是无出其右。

这时飞云子叶潜已哈哈笑道：“二哥！这是北京来的客人，他是专门来访问咱们哥儿三个的。”

说着嘻嘻笑了笑，赤眉子葛鹰，本是面带微笑，听了叶潜话后，他猛的

退后了一步，赤眉一挑，注目着楚少秋冷然道：“你就是灰衣人么？”

叶潜哈哈大笑。

“二哥不必紧张，乌头婆子来了，一切也就清楚了。”

赤眉子葛鹰仰天大笑了两声，一敛笑容，自发狂语。

“任何人如不量力，想找我淮上三子霉气，那可是他自寻死路了。”

说着引手对楚少秋道：“小兄弟请坐，请恕老夫狂语冒犯。”

楚少秋又几乎被弄了一个没头没脑，当时痴痴地又坐了下来，赤眉子落坐之后，笑向楚少秋道：“山居简慢，请多包涵。”

楚少秋欠身笑道：“老前辈何出此言，弟子冒昧来访，尚乞不以唐突见责为是。”

赤眉子葛鹰，虽未说出名字，可是楚少秋由他的那双红眉毛上判来，已知此老正是淮上三子中的赤眉子葛鹰。正自盘算着，如何把投师习技的话，说出来才妥当，却见竹帘启处，走出了一个身如巨塔，黑面大脚的老太太来，葛鹰呵呵笑道：“老妹子，你才醒呀！”

飞云子叶潜忙招手。

“来！黑脸婆婆，看看这这可是你的老朋友？”

楚少秋惊疑之下，站起身来，由他二老对话之中，已知道这老婆婆，是两湖有名的巨盗乌头婆，只是她又怎会成了淮上三子的座上客呢？这真有点令人想不通。

当时只得欠身向乌头婆行了一礼，乌头婆却直眉竖眼地看着他。

“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呀！”

楚少秋心说，你不认识我，我也没说认识你呀！至此那飞云子叶潜才算去了疑心，不由呵呵大笑。

“这是一位北京来的小朋友，他叫楚少秋，是特别来拜访我们的。”

乌头婆这时也落了座，还在上下打量着楚少秋，飞云子叶潜嘻嘻一笑，对楚少秋道：“老实说，我一直把足下当成了灰衣人，我正自暗笑你的胆子也太大了……哈……现在才知，竟是错疑了你。”

乌头婆这时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当时大声道：“不是！不是！灰衣人是管照夕，他姓楚，不是！不是！再说那管照夕和三位老哥约见的日子是八月十五晚上，今天才几号呀！”

一边的葛鹰也含着笑直点头。

“老三这次可走了眼了，这岂不叫人家小朋友好笑么？”

楚少秋从二人对话之中，才知道所谓的“灰衣人”竟是指的管照夕，这正是他深深痛恨之人，当下怒容满面。

“原来叶老前辈所指的灰衣人，竟是这个人，此人弟子认识。”

飞云子叶潜怔了一下。

“你也认识他？”

楚少秋阴阴地一笑。

“此人与弟子有夺妻之仇，不共戴天，弟子恨不能食其肉，寝其皮，岂能不认得他？”

叶潜和葛鹰互看了一眼，赤眉子葛鹰呵呵一笑。

“这么说，我们是同仇敌忾了！”

楚少秋见时机已至，不由离开座位，朝地下一跪，对着二老叩头如捣蒜，二老慌张站起，葛鹰目视着拜弟叶潜皱眉道：“这……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叶潜单手平伸，暗发内炁真力，楚少秋就觉得一股绝大真力平胸而至，再想弯腰已是不能，他涨红了脸，讷讷道：“弟子不远千里来访，只请三位老前辈破格收为弟子，尚乞老前辈体念弟子一番真诚，列入门墙才好。”

叶潜不由冷笑了一声。

“你我一面之交，怎可信你至诚，更不敢受你如此大礼，还是起来说话吧！”

楚少秋胸有城府，知道此刻只一松手，要想拜师可就没有指望了，当时泪如雨下。

“弟子自知此举太冒昧，但奈何仇人武技太高，非三位老前辈亲传武功，绝不能与之为敌，二位老前辈如是不允，弟子宁愿跪死在此。”

他本擅作伪，哭笑对他来说，真是家常便饭，此时这一哭起来，真是泪如雨下，声色俱佳，任何人看起来，也难辨其真假。

赤眉子葛鹰与飞云子叶潜，倒为他这一哭，整个心有些软了，再一想对方千里来访，本是诚意，自己竟把他当成了仇人，内心本就不无愧疚之心，再加以同仇敌忾之心的促使，不由俱都动了些心。

飞云子叶潜皱了一下眉。

“你不妨起来，拜师之事，并非一言可成，我们当尽可能不令你失望就是。”

楚少秋这才又叩了个头，站了起来，当他用手在擦着脸上的眼泪时，内心何尝没有一种自我卑鄙鄙夷的感觉，只是由于他过分的一再掩饰良知，而习于作伪，本末倒置，早已麻木不仁了。

叶潜笑向葛鹰道：“二哥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赤眉子微微低头吟哦了一番，才目视着楚少秋。

“我点苍山庐，造就武林弟子二十年来已逾百人，无一不是根骨上乘，以你根骨质秉看来，到也说得过去，只是想入我门中，却非简单，你因情形特别，这么吧……”

他稍微顿了顿才又接道：“按往例，凡有志入我门中，首要根骨入选，次却要为我门中进一项功德，最后还要留待山庐，经我兄弟考察二月才可，你么！倒可一切便宜行事，由今日起，你暂入我庐中居住，一月后如真见你言行合一，我兄弟自会引你入门，传你绝技，你是带艺入门的，我们亦会另眼待你，你只要刻苦勤学，定可达到你来时愿望，这样做，你意若何？”

楚少秋听后，心中固然大失所望，可是仍有万一的指望，当下只好唯唯称是。

飞云子叶潜见他答应后，才笑道：“如此你已可算我门中一半人了，你坐下来，我有话问你。”

楚少秋仍是肃立一边。

“在二位师尊之前，哪有弟子的席位？老前辈有话请问，弟子洗耳恭听。”

这几句话，说得二子十分受用，那飞云子叶潜，不禁点头笑道：“好！好！那么我就问你，你既和那管照夕相识，自然对他很清楚了？他的功夫如何呢？”

楚少秋低头想了一会，遂道：“以弟子看来，这管照夕临敌只在以巧取胜，并无有什么实学，虽较弟子高一些，可是在老前辈面前，却是不足挂齿。”

赤眉子葛鹰不由哈哈一笑，朗声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管照夕只不过是一

个薄有虚名的沽名钓誉之流了！”

楚少秋欠身。

“弟子以为如是！”

飞云子叶潜却微微一笑。

“此话或不尽然，否则乌头婆婆，怎会落至如此惨败地步呢？”

楚少秋目光忙向乌头婆婆望去，却见她那一张黑脸，却胀成了深紫颜色，正自嘿嘿笑着，楚少秋这才发现她原来没有左耳朵，只是一块暗红色的疤痕，像是新伤方愈模样，不由心中动了一动。

这时乌头婆婆望着楚少秋微微冷笑了一声。

“你又知道什么，那管照夕确系有一身罕世的武功，并非我老婆子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，当今武林少年辈中，确是无一人可与他相提并论。”

她说着遂转目向赤眉子葛鹰，苦笑道：“前辈休信他话，心存轻敌之心，这灰衣人管照夕确是一不同凡响的人物，万万不可大意。”

葛鹰赤眉微皱。

“诚如你所说，这管照夕定是一不凡之辈，只是若说他是雁老的高足，却断断令人难以置信，我看这里有些蹊跷。”

飞云子也摇头。

“那雁老人，自从六十年前，与我弟兄打赌输后，已履约隐名面壁深山，至今风闻早已物化，他这个人是否尚存，已是问题了，要说他还能传人功夫，却是太奇怪玄妙了！”

乌头婆婆讷讷道：“这是他亲口说的，至于详情如何我却是不知，不过他用来对付我的几乎功夫，却是我生平仅见的怪招，令我怀疑，他可能真是那个雁先生的弟子，要不然他的功夫，就是另外有高人传授。”

飞云子叶潜紧紧皱了皱眉。

“这倒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，我兄弟三人，这几十年来，也未结过什么仇人，更没有这么一个少年人物，这真是奇了……”

赤眉子葛鹰冷冷一笑。

“他不来算他聪明，真要是不知好歹，那可是他自不量力，我倒希望见识一下，这位出奇的少年到底有什么本事，居然敢和我三人为敌。”

说话之间，但见厅门开处，走进了一个身着玄色衣服的红面老人。

这老人大大的脸膛，浓眉大眼，颔下留着长须，色作苍白，却是根根见肉，他一手提着一根青竹鱼竿，进门后，把鱼竿向壁边一竖，大声笑道：“今天我钓了两条大鲤鱼，叫司晨拿到厨房里去了，一条弄糖醋的，一条豆瓣鱼，咱们喝他两盅。”

他说着换上软鞋，往厅内走来，一面看着楚少秋。

“听司晨说来了客人，就是这位吗？”

飞云子叶潜笑道：“方才是客人，现在却是你我的门人了。”

无奇子丘明忙问故，叶潜这才把楚少秋来龙去脉细细说了一遍，丘明听罢，细细朝楚少秋看了一阵，却是没有说什么话。

楚少秋忙至其前，跪地行了大礼，无奇子丘明用手扶他起来，却对他正色道：“楚少秋！你如真是志在习技，倒还罢了，如是存心别图……”

他冷冷一笑，楚少秋不由打了一个冷颤，丘明那双灼灼的瞳子，在他身上转了一转。

“哼！那可是你打错了算盘了。”

楚少秋吓得面色苍白。

“弟子天胆也不敢如此存心，三位老前辈，万不可如此见疑。”

无奇子丘明淡淡一笑。

“这还罢了，我只是把话先说在前头而已！”

他那双目光在楚少秋面上转了半天，又招了招手。

“你走前一步。”

楚少秋战战兢兢往前走了一步，心中不知丘明意欲何为，心正忐忑，不想丘明已伸出双手，紧紧把他双臂抓住。楚少秋浑身战瑟。

“老……前……辈！”

丘明遂松开手，眉头微皱，看着他道：“你印堂发暗，目光外散，不日当有横祸加身，这……是怎么回事？”

楚少秋不由大吃一惊，讷讷道：“求前辈指示迷津。”

这时那赤眉子葛鹰也皱眉。

“大哥所言不差，方才我也看出来，此子煞气上冲天灵，印堂已开，确像有大难将临之兆。”

楚少秋更不禁吓了个魂飞魄散，当时几乎要跪下了，那飞云子叶潜闻言，皱眉道：“他如今既入我点苍山庐，就是我淮上三子的门人，哪一个大胆之人，还敢上门加祸于他？”

丘明轻轻叹息了一声。

“老三！命运定数所限，非人力所可变易，你怎还会发此偏论呢！”

叶潜脸色微红，但仍不服气。

“这么说，莫非在我淮上三子这点苍山庐之中，还会有什么大灾降临不成？”

这一句话，就像电似的令无奇子丘明吃了一惊，他目光很快的在在座各人脸上转了一转，面色突地大变，全身簌簌抖了一下，遂即直直坐在了椅上。

叶潜大惊道：“大哥……你怎么了？”

无奇子丘明脸色惨变。

“二位兄弟……我等也将是大难来临了！”

此言一出，非但葛鹰、叶潜二人吓了一跳，就是一边的乌头婆和楚少秋也不由吓出了一身冷汗，葛叶二子面面相觑，那无奇子丘明忽地长叹了一声。

昨日我午睡方起，似觉右眼已有不祥之兆，当时并未在意，此刻看你二位各人俱是玉门大开，青筋横岔，只怕眼前亦是大祸将临了！”

二子不由脸色一变，那叶潜哈哈大笑一声。

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命运之一说，不可不信，亦不可全信，我等实无此必要，效庸人以自扰。”

葛鹰却是紧紧皱眉低头不语，无奇子丘明脸色灰白的由位子上站起，冷然道：“三弟之言有理，命运之说，亦不可全信，今夜我破出一夜不睡，以先师所传‘正反相克先天易理’，细细推算一番，明日当可确实知道吉凶。”

他说着又叹息了一声，面色黯然离座自去，经此一来，各人都神色黯然，只有那叶潜，比较看得开些，他看了葛鹰一下，嘻嘻一笑。“二哥！你我都是将近百岁的人了，生死之念很可以抛得开了，慢说大哥之言不见得是真的，即使是不幸言中，只要是死得其所，又有何惧？何故如此‘楚囚对泣’，真是好笑。”

葛鹰为拜弟说得脸色一红，不由苦笑笑了。

“老三！你的话固是不错，只是我兄弟莫非就如此甘心受祸么？”

死亡本身也许并不痛苦，痛苦的是等待死亡，那就等于是对死亡的预支。古往今来，多少圣贤豪杰，依我看能够真正把“死”字看得很开的，也并不多。“死”这一个字，实在对人是一项很好的考验，人们往往在生前伪装自己，可是在死亡来临前，一切的真面目，也都会显现了，这是你的人生舞台上，最后的一次，也是最真的一次表演，你能不卖力的表演么？

点苍山庐的淮上三子，在突然意识到自己即将有大祸将临时，显然起了无比的恐惧，那素来镇定高傲的赤眉子葛鹰，尤其感到不安，因为他很知道拜兄无奇子丘明料事如神，尤其是麻衣神相之术，更是金口断言，从来没有错过，那么这一次，又怎会错呢！

他紧紧地互扭着双手，在大厅内来回的走着。乌头婆见状，不由插口安慰道：“两位前辈不要惊恐，丘前辈虽是料事如神，依我看来，这所谓的灾难，只不过是一场虚惊而已。”

飞云子叶潜看了她一眼，微微笑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乌头婆赫赫一笑。

“老哥你请想，当今宇内，有谁又敢和你们三位为敌，除了那不知天高地厚的管照夕，我看另外是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了！”

正在踱着的葛鹰，忽然站住了脚，赤眉微皱。

“这么说，莫非这步劫难，竟会应在他的身上不成？这倒是奇了。”

叶潜冷冷一笑，楚少秋本是侍立一旁，未发一语，此时闻言后愤然道：“二位师尊也太以高看他了，此人固是如乌头前辈所说，以两式怪招惑人取胜，可是要想与三位老前辈动手，那真是无异以卵击石。”

葛鹰顿了顿才道：“话虽如此，可是俗语云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只凭他小小年纪，居然敢单人独骑来此赴约，此人……”

他摇了摇头，眉毛皱得更紧了。飞云子叶潜，此人最是高傲，目无余子。

在他眼中，他是绝对不相信，一个弱冠的少年，居然敢和自己兄弟为敌的，他对拜兄葛鹰的多虑，实在很不为以为然，当时耸眉一笑道。

“二哥，你也太庸人自扰了，他一个毛孩子，即使他下苦功学了十来年功夫，又能奈你我何？我看他真是太不自量了！”

他冷笑了笑，又接道：“以我看来，八月十五之约，只不过是幌子，到时候他才不会来呢！”

赤眉子葛鹰虽然觉得叶潜太过自信，可是想一想，也确实不信，这个陌生的少年，竟会给自己这淮上三子，带来什么大劫。

当时也就不愿对这飘渺的问题再与深究。他叹息了一声。

“且待大哥明日算定后再说吧！总之，我也绝不相信，那灰衣少年，竟能瓦解我点苍山庐。”

本来极轻松的气氛，为这临时的恐惧心理，破坏得一塌糊涂，几个人再也没有什么心情来随便谈笑了。飞云子叶潜注视着楚少秋道：“你今夜起，就住在这里，你也不必为命运之事发愁，有时候人力胜天，这也是常有之事。”

楚少秋连连称是，叶潜就高声叫了声：“司晨！”

那童子答应着由后面走来，叶潜亲自关照他，嘱他在这竹楼内，整理出一间房子来，供楚少秋住宿，然后他就和葛鹰、乌头婆上楼去了。

楚少秋本来着实为自己的命运吃惊的，可是淮上三子既如此照顾他，他也就很心安了，再说命运之一说，到底是很虚空的玩艺，他并不真的去太相信它。

而使他惊奇的是，那管照夕到底是有什么出奇的本领，居然胆敢和淮上三子为敌？

这一点他真是想不通，而三子口中的“雁先生”其人，楚少秋对他也是很模糊的。

想到了管照夕，他实在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仇恨，他恨这个人，恨得莫名其妙，恨得没有理由，现在他可以归恨为雪勤的变心，可是当初呢？因为在第一次和管照夕见面的时候，他已种下了恨苗，“妒忌”和“仇恶”，实在给他更带来了丑恶。

夜深的时候，他辗转在床上，脑子里兀自愤愤的想着，他要想出一个足以能制其死地的方法。他认为他和管照夕之间，是绝不能并存的，那是“不共戴天”，可是他却以为自己必须要生存着，如果二人之中要死一人的话，那必定应该是管照夕。

他对他自己预先铺好了美丽光明的未来之路，却为照夕准备着应用的丧钟。

现在他认为，再没有什么时间，能比如今的时间，再适合于自己的报复行动了，因为淮上三子既已和他有约在先，不是正等于是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么？

“心怀仇恨的人，是得不到心安的！”

楚少秋在床上，为着他的杀人计划，绞尽脑汁，他要想出一条杀人毒计，那是一条杀人不见血的计谋。

如何能致管照夕于死地，而移罪于淮上三子……如何能使雪勤不疑心自己？

这是一条很毒很毒的计谋，也正是他不久就要执行的，对于这种杀人的勾当，亲爱的读者，我们真的似乎不应该太去了解它，好在不久，也就会知道了，圣经里有一句话，说得很对：

“上帝要毁灭一个人之前，必先令其疯狂。”

楚少秋正在踏上他自我毁灭之路，他的下场可预期是很悲哀的。

一代情侠管照夕，在离开了大雪山之后，一路仆仆风尘，马不停蹄的直向云南点苍而来。

生死掌应元三的及时出现，倒为他摆脱了一段难以解脱的纠纷，当然他内心深处，对于丁裳这个可爱的姑娘，自始至终，都相当愧疚的。

在他看来，时间也许可以帮助他解脱这些所谓的感情烦恼，江雪勤、尚雨春、丁裳……这些可爱娉婷的影子，也许都将成为自己记忆中的名字，而自己最终结果，仍将是一无所有。

当然他抱定的独身主意，只是表示对雪勤的一种忠心，也是给她一个永生的讽刺。

在这个讽刺里，他要让雪勤真正体会到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！真正的爱情，是一定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，真正的爱情，是不会有借口的，真正的爱情，是能够为所爱者而牺牲的，可是雪勤却嫁了别人。

他已经为自己确实想好退路了，他想一待自己点苍事了之后，再和拜弟申屠雷见上一面，把握些时日，自己就远走高飞，把世上这些烦恼，一股脑

的全都抛开，假使如此仍然不能摆脱的话，最后削发为僧，亦是在所不惜。

他这么打算好了，也就暂时把一切的情丝通通斩断，一路晓行夜宿，直向点苍山而来。

八月十五这一天终于到了，点苍山庐，外表上仍然和昔日一样平静，午后不久，无奇子丘明，已令庄奴，把整个山庐内行道、花树，扫剪得清洁井然，然后他们又像办喜事一样的在大门上插上了四个大灯笼，留待入夜后点起来光明气派。

灯笼上大书着“欢迎光临”四个大字，随风晃着，看来确是威风凛凛。

淮上三子各人换了一套整齐的衣服，面色很庄重的坐在大厅内，因距离和管照夕约晤的时间还早，他们就彼此闲聊着，讨论着那个无知的少年如来时如何去应付他。

由于无奇子丘明，运用先天易理推算的结果，淮上三子眼前有一步劫难，而更怪的是，这步劫难，竟是非应不可，由卦上看来，竟似无法化解，淮上三子为这一卦，确实内心紧张不已。

所幸卦上现出的，仅是一步无法回避的劫难，却并不碍及生命，这才令三人稍微松了一下。

他们苦思的结果，认为这劫难，必是要应在将来赴约的管照夕身上，因此他们再也不敢轻视这个少年了。

晨起之后，他们就在研究这个问题，他们讨论的结果是，决定用最厉害的手法，来对付这个少年，那是先礼后兵，必要的时候，他们不惜合力对付来人，当然淮上三子这么做，是很丢人的，可是并没有他人知道，他们也就无所谓了。

他们聚集在客厅内，喁喁的谈着，乌头婆为了避免这波折，晨起后就搬到另室去了。

楚少秋午饭之后，背剑而出，淮上三子也不愿他参与其间，所以并没有管他。

现在，离着天黑，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，他们耐心的等候着，忽然司晨由外面匆匆赶进来，他手中拿着一张大红的帖子，直向大厅走来，飞云子叶潜口中“哦”了一声。

“怎么！这么早就来了？”

丘明、葛鹰也不禁倏地站起，那司晨进厅后鞠躬道：“稟三位爷爷，有客人来访，这是名帖。”

丘明伸手接了过来，葛、叶二人凑上一看，只见那名帖上正正的写着一笔梅花小字，三子仔细看，见是“向枝梅携徒赴约”七个小字，笔力十分功劲，丘明不由长眉一挑，口中“哦！”了一声。

“向枝梅！这不是冷魂儿么？她……她怎么会突然来访呢？”

赤眉子葛鹰也吃惊地道：“赴约？她是来赴谁的约？咱们并没有请她来呀？”

叶潜接过了帖子，脸色沉重的问那小僮司晨道：“这人你看到了么？”

司晨点头。

“看到了，是两个女人。”

丘明又问：“另外还有人么？”

司晨茫然摇头。

“另外没有什么人了。”

赤眉子葛鹰冷冷一笑。

“这冷魂儿向枝梅也是当年名噪武林的人物了，她突然携徒来访，其中定有深意，莫非她师徒竟是有意来助那管照夕与我三人为敌么？这可是很讨厌之事。”

无奇子丘明倏地冷冷一笑。

“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话说，我就不相信她胆敢与我们为敌。”

他挥手对司晨道：“有请！”

司晨弯腰说了声“是”。飞云子叶潜却皱眉道：“且慢！”

司晨又慢慢回过身来。他向两位拜兄道：“这冷魂儿为人素来高傲，一身功夫确是不凡，她既是投帖来访，按理说我三人似应亲自出迎为是，二位之意如何？”

丘明长眉皱了皱。叶潜又接道：“大哥不用发愁，俗谓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到时你二人不必多口，且待我应付她就是了。”

丘明、葛鹰二人素知这位拜弟，一向是足智多谋，便也不再多言，三人出厅，直向大门而去。

他们三人尚未出门，却已见大门左首，立着两个淡装女子。那为首之人，看来只像有四十左右年岁，风华绝代，不染纤尘，一身淡青衣裳，长发拂肩，头系风绸，此女正是数十年来名噪江湖的冷魂儿向枝梅，她和三子也系旧交，故此三子只一眼已看出是她来，可是内心无不惊叹她那独擅的驻颜之术。

她身侧立着一个妙龄少妇装束的女子，淡淡春眉，明眸皓齿，肩下飘着一领青绸披风，肩头露出青丝密缠的剑柄，也是长发拂肩，更是仪态出尘，宛如画上仙子一般，她手中平平捧着一口黑鞘短剑，三子都认得，那是冷魂儿向枝梅仗以成名的兵刃“银河”剑。

她师徒像是因久候主人不来，面上都带出不愉之色，淮上三子忙加快了步子走近。丘明赶上一步，抱拳道：“向侠女别来无恙，有劳久候！”

冷魂儿向枝梅师徒微微欠身答礼，于抬身之际，向枝梅微微一笑。

“枝梅久居西湖，数十年不问外事，得蒙宠邀，何其荣幸，今携小徒江雪勤专程赴约，想是三位高朋满座不及分身，卒令敝师徒久立门外，饱尝点苍风寒，主人待客，也太别致了。”

她这几句话，不由说得淮上三子各人面色通红，相互对看了一眼，尤其令三子心奇的是，冷魂儿之言，分明是受请而来，到底是谁请她来的呢？

三子虽是心中不悦，可是对方也是当今武林中，极有身份的人，人家来了，怎能给以闭门羹。

无奇子丘明于万般不悦之下，仍然装着笑脸，哈哈一笑。

“向女侠多年不见，仍然是舌剑唇枪，口不饶人，快请里面用茶吧！”

冷魂儿向枝梅微微一笑，目光上瞟了一下那“欢迎光临”的四个大灯笼一眼，丘明更是觉得有些委屈。

“这不知是何人恶作剧，把她给约了来，这‘欢迎光临’四个字，倒像是用来欢迎她一样的。”

冷魂儿这时款步入内，又向赤眉子葛鹰、飞云子叶潜见了礼，并为三子引见了她这得意门人，那徒弟正是北京失踪的江雪勤。

一行数人鱼贯入内，进厅落坐后，飞云子叶潜忍不住深匿一笑。

“贤师徒沿途风沙，又劳久候，实是我兄弟不当，只是阁下如把愚兄弟所发请帖取出，谅门下也不敢怠慢，定会早来通知，愚兄弟即会出迎，也不

会遭致贤师徒久站不快了。”

冷魂儿向枝梅微微一笑，遂向一旁的雪勤道：“三位前辈的邀请函请帖，你莫非没有递与门上么？”

雪勤脸色一红，匆匆由身边取出一张鲜红的请帖，窘笑道：“这是弟子疏忽……了。”

淮上三子六只眼睛，一齐盯向了那张红帖，这时雪勤拿着这张帖子，有些进退维谷之意，冷魂儿有意令三子难看，微哂道：“你呈上与三位老前辈过目一下，看看我师徒是否来此讹食的。”

飞云子叶潜更是暗暗惊疑，当时笑道：“向女侠说笑话了！”

这时雪勤已走上，双手把请帖捧上，按规定，主人哪有查看所请客人请帖之理？可是淮上三子根本没有发什么请帖，此刻见向枝梅居然拿出了请帖，自然心中不胜猜疑，飞云子叶潜也就厚着脸，伸手把帖子接了过来，那无奇子丘明和赤眉子葛鹰，也不禁都愣了上来。

叶潜接过帖子，见面上端端正正写着：

“专陈
西湖翠园轩主
向女侠枝梅 亲启

点苍山庐拜干”

三子都不由各自皱了一下眉，叶潜遂打开帖子，只见内中好一笔字体，写的是：

“谨订于本月十五，中秋佳节夜，恭备菲酌，敬乞故人准时携徒光临。

叶潜
淮上旧友 葛鹰 谨启”
丘明

淮上三子一时眼都直了，再看那笔迹笔路，端的好一笔宋徽宗的瘦金体，那笔路绝非三子中任何一人所书，三人真是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，相互观了一下，当然这种动作，作的十分技巧，不易为冷魂儿师徒所觉察，叶潜赫赫一笑，把那请帖放置一边，冷魂儿此刻春风满面的道：“三位老友也太客气了，莫非有事相遣么？”

三人心中又是一怔，这才知原来她果是接帖，诚心来吃饭来的，并不是和那管照夕一路来的，一怔之下，心中也就随之
一松。

丘明咳了一声，干笑道：“愚兄弟与女侠多年未见……多年未见……”

他是一向不擅辞令，说到这里接不下去了，因为对方又是个女的，一时愈发紧张得呐呐不能成言，叶潜见拜兄如此，忙接口道：“阁下不必多疑，我兄弟实是自感未来岁月不久，颇想与当年故人一一把晤，是以先后发出请帖，今日所请只阁下师徒，另约有一少年来此印证武功，如阁下能作一合理证人，实是再好不过，不知阁下可肯迁就么？”

冷魂儿师徒俱是一惊，向枝梅颦眉微笑。

“承三位老友宠召，敢不听令，只是以淮上三子大名，怎会约一少年印证武功呢？这少年是何许人，竟有如此大胆？”

那久未开口的葛鹰，忍不住长叹了一声。

“向女侠所言极是，只是尚有所不知，这少年因自恃武功，目无余子，说来可笑，这约会并非愚兄弟约他，而是这陌生少年约愚兄弟，只等他来，贤师徒就知一切了。”

向枝梅不胜诧异的笑了笑。

“当今少年，沽名钓誉者多，以此不自量力之辈，三位老友到时给以教训，以戒其狂傲无知才是。”

淮上三子闻言，不由内心甚喜，因为很确定的，向枝梅非但不是对方助手，却明显的站在自己这边了，他们暗忖今夕因系中秋，本来备有美酒佳肴，即令多上她师徒二人，也无所谓，此刻听她如此说，也就一扫方才猜疑，遂自谈笑起来。

司晨陆续摆上干鲜果点，送上香茗，也就弄假成真的真算请客的样子了。

此刻天可就慢慢黑了，淮上三子心中惦记着那来赴约的管照夕，不由时时向窗外看望，叶潜方自拿起一片脆梨往口中放时，却意外的又放下了。

原来见一门差大步跑来，他手中拿着好几张红红的帖子，叶潜忙站起来，司晨已迎出去，接过了帖子，和那门差谈了几句，匆匆进来，脸上变色道：

“老陈说门口来了一大伙人，都是三位爷爷的老朋友，这是他们的名帖。”

三子面色不禁突地一变，可是当着冷魂儿师徒，他们怎能丢这个脸？无奇子丘明口中嗯了一声，把那一叠帖子接了过来。冷魂儿不由哂笑。

“三位老朋友原来还请了许多朋友啊！”

三子只是频频苦笑不已，再看丘明手中名帖，只第一张“洗又寒”已令他三人大大吃了一惊，第二张是“蓝江携徒”，三子又打个冷战，再往上看无不是武林老辈名宿，每一人也是素日不常一见的人物，想不到几乎都来齐了。

淮上三子，这才知情形不是那么简单了，看完了名帖，丘明呵呵一笑，目闪精光。“愚兄弟何德何能，竟能请动这许多武林名宿，真是使蓬荜生辉了。”

他向赤眉子葛鹰一笑。

“二弟你留此招待女侠师徒，我和老三出门迎客人去，哈！真难得，连血魔老夫妇也来了。”

他的声音很悲壮激昂，余音回荡，不知者如向氏师徒，只以为他是感怀旧谊，故此有豪迈感慨，可是在葛叶二人耳中听来，他们这位拜兄，可是愤怒到了极点，只是这是一种没有对象的恨怒，你说他的气又能往谁身上发呢？

当时丘明叶潜二人匆匆出去。赤眉子葛鹰干笑了笑，对向枝梅道：“这些老朋友真是很难请到的。”

冷魂儿笑眯眯的。

“蓝老婆子也来了，我们很久没见，这可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了。”

那一阵沉默站在师父身侧的江雪勤，这时显然的动了一下，惊奇地问道：“师父，蓝师伯的弟子来没有？”

向枝梅看了她一眼。

“怎么！你莫非认识她徒弟？”

雪勤点了点头，呐呐道：“在北京的时候，我们见过面……”

才说到这里，已为一阵欢笑的人声所扰乱，二人忙寻声望去，就见无奇子丘明和飞云子叶潜，陪着一大帮人往厅内走来。

向枝梅忙站起来，往人群中细看一遍，除了洗又寒夫妇是她多年旧交以

外，其他诸如朱砂异叟南宫鹏、象鼻僧等，也无不是多年故友，她不由异常兴奋地走出位来，鬼爪蓝江却老远的也看见她了，慌忙走上几步，高声道：“老妹子！你也来啦！哎呀！咱们可是多少年不见了呀！”

向枝梅笑着打量她道：“我还以为你死了呢！谁知还挺结实。”

鬼爪蓝江哈哈一笑。

“本来已离着死不远了，谁知意外为人救了，这条命真是捡回来的。”

她瞟着向枝梅笑道：“老妹子！你是愈长愈年轻了！唉！我是老得不像话了。”

她紧紧地握住枝梅一只手，两个人很亲热的谈着，那恶魔洗又寒却带着笑，站在蓝江身侧，现出无限欣慰之态。向枝梅就打趣道：“你们老夫妇还是这么恩爱，真叫人羡慕呢！”

蓝江老脸一红，斜了洗又寒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你别说了，说来可气死人了，你是不知道，我们闹了几十年了，也是这几天才……”

洗又寒只是在一边傻笑着，蓝江不由停住话，薄怒道：“你是怎么了？一个大男人家，怎么老爱听我们说话，你也不去给主人见见礼去。”

洗又寒才似突然惊觉，又赫赫笑了两声，才向向枝梅点了点头转身而去。雪勤正看着这一对老夫妇好笑，忽觉身后有人推了一下，一人嫩着嗓子道：“喂！你怎么也来啦？”

雪勤忙回过身来，却见竟是丁裳，不由怔了一怔，才微笑道：“你怎么也来了？”

二人神秘的笑着，对看着，可是眼睛不由往四下瞟着，她们都惦念着同样一个人，可是谁也不愿出口问对方，跟着双方师长召唤，互相见了长辈之礼，各人又仍然退到师父身侧。二人还是谁也不给谁多话，可是她们内心，已经都先有了友情的交流，有时一方被对方盯久了，忍不住一笑，那另一方也跟着笑笑，却又各自把头扭向一边，现出一番小女儿娇羞态度。

她们的矜持并不能维持多久，因为淮上三子已过来寒暄，随着一涌而进入大厅之内。

淮上三子各人都明白，这是有人成心给他三人捣蛋，可是他三人几乎已可说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人物，如果当众说明，这个脸他三人可是丢不起，只好将错就错，一面命人通知厨房，准备丰盛筵席，另一面却还不得不装成笑脸，周旋于众宾客之间，一时忙了个不亦乐乎。

须臾酒筵排开，众人鱼贯入座，因大家皆系成名武林多年旧交，一时纵声谈笑，飞觥宴饮，其乐融融，无不盛赞淮上三子功德无量。

酒筵之间，唯独蓝江师徒心中奇怪，因为不见生死掌应元三到来，他既系三子所邀贵客，似不应不来，蓝江几次都想问一声，却为向枝梅别的话扯开了，在她心中一直是个疙瘩。

江雪勤是靠着师父坐着的，她始终是落落寡欢，桌上山珍

701

海味，她也不过是略略

沾唇而已，除了偶尔和对面的丁裳交换一下目光以外，大多数的时间，都是低着头，丁裳也是一样，她们两个都因为不是快乐的人，别人的热闹，也提不起她们多大的劲儿。

忽然，一个差人模样的人，走到了雪勤身边，吞吞吐吐道：“请问！有一位江小姐是不是……在这……里？”

雪勤不由微微一怔，遂点了点头，面色略红地道：“我就是，有什么事？”

冷魂儿向枝梅也停下筷子，侧头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这差人紧张地道：“门口有位老先生，要小的请江小姐出去，有一件事情给她说！”

雪勤不由皱了皱眉，冷魂儿向枝梅也皱了皱眉，自语了声“奇怪”，才对徒弟道：“既如此你出去看看什么事，快回来！”

雪勤答应了声，匆匆随着那差人离席而去，酒筵正酣，除了同席少数人之外，谁也没有注意到这小小的行动，江雪勤心存惊异的一直走到大门口，那听差在门口张望了一下。

“咦！奇怪，他刚才还在这里呢！”

话尚未完，已见自墙角闪出了个老人，这老人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江姑娘你这里来，我有话告诉你。”

雪勤朝这老人一看，不由惊喜道：

“哦！应老前辈，原来是你。”

她说着忙跑了上去，匆匆向老人行了礼，生死掌应元三只叹了一口气。

“姑娘！你快去山下，也许尚能……见你丈夫一面！他如今……”

雪勤不由一惊，她讷讷地道：“老前辈你说什么？楚少秋他也来了？”应元三频频挥手。

“姑娘！你快去吧！都怪老夫一时下手太重，不过……唉！我也是为营救管照夕这孩子一命！总之，你快去见他一面吧，再怎么他也是你丈夫……”

雪勤一时脸色苍白，听了他的话，她几乎吓昏了，现在她没有时间再问一切了，她那美丽的眸子，再也不能控制和煦的神采了，她疾疾战瑟了一下，倏地回过身来，飞快的直向山下驰去。

明月照着崎岖的山道，她忘命似的向下疾驰着，忽然她鼻中闻出一些泥土烧焦的味道，眼前也就看见了一丛丛烧焦了的枯树，那些树，有的还在冒着烟，她就站住了脚，她似乎有些预感，这是一个不祥的地方，她觉得喉咙里有东西塞着一样，那可怕、烦躁的因素，促使她咳嗽了一声，低低道：“照……夕……照夕！”

忽然她发觉自己是昏了头了，忙又改口道：“少秋！少秋你怎……么了？”

她的腿真有些软了，就在此时，就在眼前，一个俊美的少年挺起了腰，长叹了一口气：

“姑娘！你快来，楚兄怕不行了。”

雪勤看着这少年，她怔了一下，她认得他就是管照夕，她就慢慢移着脚步走过来，月亮很亮，照着地上一息奄奄的楚少秋，她不禁怔了一下，她不是一个狠心的女人，她的泪流下来了。

那人动了一下，由喉中吃力地道：“雪勤……你！来了……么？你……”

江雪勤含着泪蹲在他的身边，只默默地点了点头，楚少秋沙哑地叫道：

“你听着！你听着……”

雪勤饮泣道：“少秋！你说吧！”

她伸出一只手轻轻搭在他肩上，楚少秋竟拉着她一只手猛然坐了起来，一边的照夕不由紧张地道：“少秋兄！你小心身体！”

楚少秋血红的眼睛瞧了他一眼，竟自微微一笑。

“管照夕，你不要担心我，让我死了好！”

雪勤大哭道：“少秋！你不能死！你不……”

楚少秋哼了一声。

“你不要哭了，你从来也没有爱过我……我早知道……”

雪勤用一只手抚着脸，哭得更伤心了，照夕这时叹息了一声。

“你也不要哭了，方才我已给他吃了一粒小还丹，不过他为我伤中头顶‘百汇’，恐怕……”

雪勤不由一怔，可是楚少秋却大吼道：“不是你……是另一个老头子……”

照夕不由低头叹了一口气，雪勤流着泪。

“我都知道……方才应老前辈已经告诉了我……来！少秋！我背着你上去。”

楚少秋狞笑。

“我要死在这里，你不要动我……”

管照夕在一边站着，他看着天上的月亮，忽然觉得自己在这一边，实在是多余的，回想到方才一刹那，若不是生死掌应元三暗中救自己，此刻怕早已葬身在楚少秋预先布置好的火海里了，他的手段实在是太毒了，按说自己的不该同情这种人的。

可是，一切的仇恨结果又是什么呢？你能去再和一个垂死的人计较么？

照夕想到此，觉得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，山风把他那袭为火烧得千疮百孔的灰衣撩动着，看到了雪勤，看到垂死的楚少秋，再听到秋虫的鸣声，望着那冒着烟的枯树，他忽然浮上了一层灰色的念头，那是一种很悲观的念头。

他不愿强迫自己去接受这种悲哀，于是他悄悄地离开这里，他没有忘记自己来此的任务——去参加一个自己订下的约会。

月亮很明，夜风很冷，他展动着身形，飞快向山顶上驰去。

他暂时把这痛心的一幕忘记，他想到方才雪勤尚未来时楚少秋沙哑的声音。

“你如真的爱雪勤……我死之后，你就娶她！”

他那坚强的意志，显然有些动摇了，他边走边自想着。

“江雪勤将是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，你将怎么去对待她呢？不理她？还是娶她？”

老实说对于楚少秋那种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”的顺水人情，他并不十分感动，却是楚少秋这句话，深深地触动了他的责任观念，如果说自己对雪勤，仍有爱情的话，那么似乎应该负起她今后的生活责任来，可是……

这实在是一个一时难定取舍的问题，这一会他的心已乱透了。

点苍山庐已在望中，大门上“欢迎光临”四个斗大的灯笼，再衬以当空皓月照得这附近山林，都像是洒下了一层雾似的，门首左右，各立着两个青衣差人，管照夕整理了一下衣服，看着那大灯笼，心中暗笑。

“这三个老儿，倒是有意讥笑我……”

虽然他有些怀疑，为什么生死掌应元三和江雪勤，都会先后出现在眼前点苍山上，可是，他毕竟作梦也不会想到，他们也都是淮上三子的客人。

他昂首阔步一直走到门前，那四个看门的差人，都好奇地瞧着他，其中之一就皱了一下眉。“请问你是干什么的？”照夕冷冷一笑。“请你往里面通禀一声，就说我管照夕遵言来此拜会三位前辈来了！”那差人吃了一惊，后退了一步。“怎么？你就是……灰衣人？”照夕冷笑。“我可不知道什么灰衣不灰衣，你快去为我通禀一声吧！”那差人怔了一下，飞快的转身跑进

去，另一差人就脸上变着颜色道：“喂！你既是赴约来的，何故如此衣冠不整？”照夕哈哈一笑。“你们主人若是只重衣冠不认人的话，我就回去换过。否则你还是闭上口歇歇牙吧！”这差人碰了个钉子，脸上通红，就想动武，可是他们看见这少年背后那口长剑，再看他那种伟岸的仪表，他们也真的什么都不敢多说了。须臾，那前去差人，跑了出来。“三位老太爷说了，他们因高朋满座，不便出迎，请你自己进去。”照夕哼了一声。“如此恕我放肆了！”他说着迈开大步就往里走，那差人又追上去。“喂！喂！你别瞎闯呀！请随着我走呀！”照夕冷笑。“淮上三子在哪里宴客？”差人又怔了一下，这么些年，他还真是第一次听人当面这么叫三位太爷的外号的，当时小眼翻了翻，用手朝前面指了一下。

“宴客是在前面露台，可是三位太爷是请你先去后面竹楼客厅里坐，他们一会就到。”

照夕撒开大步，就往前走，一面道：“既如此，我肚子也饿了呢！”

那差人吓得忙跑上去抓他袖子，却为照夕一甩手，把这小厮摔了个斤斗。他冷笑着，直接向前行去，连他自己也不清楚，为什么这一霎时，他胆子会变得这么大？也许是他内心想到了雁先生的仇恨。

为雁先生办事复仇的人，不应是一个弱者，那是应该有些勇敢的。

他往前走了十几步，果然看见十丈前，有一伸展出的露台，台前种植着一圈参天的古松，沿着这条甬道两边，是两溜花盆，都开着挺盛的菊花，阵阵酒香，随风飘过来，传出些男女欢笑之声，这正是酒酣耳热的时候。

照夕见那明月把这一块地方照得十分明亮，那酒香更似乎刺激着他的怒火。

但是，他不得不把它强压着，他知道，这是他要紧的时候到了，那必须要特别的冷静，一个弄不好，这三子之中，任何一人，都将可能致自己于死地。

两桌铺着白色台布，摆着银质器皿的讲究酒筵在他眼前，他已走得很近了，他那锐利的目光，只一眼，已看出那三个杰出的老人。

虽然他更惊异的发现了其他的一些人，可是到了此时，他也没有再退后的余地了。

他慢慢地走到了席边，淮上三子中的葛鹰，首先发现了这个陌生的青年，他猛地由位子上站起来，皱了一下眉，口中咦了一下。

“足下是……”

照夕满面春风的长揖垂地。

“小可管照夕，向淮上三位老前辈叩请侠安！”

葛鹰口中哦了一声，无奇子丘明正在和川东五矮举杯敬酒，闻言猛的放下了杯子，长眉一挑，走下位来，上下看了照夕一阵。

“失敬！失敬！小侠客请坐，老夫等未出远迎，实是怠慢得很。”

管照夕晒然一笑。

“小可此来已是冒昧，怎敢劳动三位前辈远迎，倒是来时匆忙不及用饭，前辈既不见外，小可就放肆了。”

无奇子丘明愕了一下，脸色一阵红，遂之哈哈一笑。

“小侠客快人快语，不失侠义本色，既如此快请入座吧！”

那飞云子叶潜、赤眉子葛鹰，却不禁怒容满面，因为这个青年的谈吐太狂太豪迈了。

他二人匆匆交换了一下目光，却因丘明已说出请他入座的话，一时却也无话可言，就见管照夕含着微笑向他们一桌走来。

此刻两桌的所有宾朋，无不大大惊奇地注视着这个青年，因为这个青年人太奇怪了。

座中最惊奇的不外洗又寒和鬼爪蓝江师徒，他们三人几乎连眼睛都直了。

照夕早已看见师父在座，在洗又寒面前，他是不能托大的，他恭恭敬敬的走到洗老身前，跪地叩头。

“想不到师父你老人家也来啦！弟子真是大大失敬了，你老人家一向可好？”

洗又寒自从由蓝江处获悉一切，已对他改了观念，可是见面亦未免有些不快，不想蓝江感激不尽，此刻深恐洗又寒说出什么令他下不了台的话，忙插口笑道：“好孩子！你起来吧！”

照夕又叩了个头，才站起身来，淮上三子脸上各自带着惊异之色，看着洗又寒，他们暗暗想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这小子竟是洗又寒的徒弟，并非如外传说的，是雁先生的门人啊！”

他们三人俱都宽心大放，一时戒心大去，自信今日之会有胜无败，各人怔了一下，脸上带着微微笑容，这时洗又寒上下看了他身上一眼。

“既来赴前辈筵席，为何狼狈至此？你不觉太失礼了么？”

照夕哼了一声。

“师父有所不知，弟子沿途若非蒙应老前辈援手，差一点葬身火海，此刻逃得活命已是万幸了。”

此言一出，全座俱是一惊，照夕亦不愿深说，只是苦笑了笑，他偶一举目，不由怔了一下，原来发现丁裳也在座中，正自用一双大大的眼睛盯着他看，他就把目光转向一边去了，他心中实在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怎么这一大群人，都会到这里了？

可是他马上有一个新的启示。

“这正是我对付三个老儿最好的机会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要他三人出一个大丑，岂不是更佳？”

想到此，他似乎立刻又感应到无可控制的忿怒，因为他们当初，对付那隐埋于地洞中的老人雁先生，那种手段太卑鄙狠毒了。

他特别警惕自己。

“你是来为那个含恨六十年的老人复仇来的，不是来吃饭的，你不要忘记你的使命。”

他几乎有些沉不住气了，这时叶潜已拉出一张椅子，含笑道：“请坐下，我们老兄弟，正有话要请教呢！”

照夕也就老实不客气坐下了，可是他立刻皱眉。

“应老前辈莫非没有来么？”

飞云子叶潜皱眉。

“哪个应老前辈？”

方言到此，一阵宏亮的大笑声，发自松后，跟着一个白发老翁拍打着身上尘土，走了出来，他呵呵笑道：“叶大侠这种称呼，老夫可不敢当。”

飞云子叶潜面色一变，冷冷一笑。

“原来是阁下，愚兄弟倒是失敬了，只是既蒙光临，何故屈就树后，岂

不显得我兄弟太失礼了么？”

生死掌应元三心知淮上三子，无一个是好惹的，他虽游戏成性，可是倒也分得出眼前情形，一个不妙，招翻了这三个老儿，自己可难免当众出丑。

当时弯腰一拜，笑嘻嘻地道：“叶大侠不必见怪，小弟实是路上有事小有耽误，故而来迟，主人若不以疏慢见责，区区也就此落座了。”

叶潜冷笑了一声，他实在对这些恶作剧，感到有些怒不可遏了，可是到底是谁请来这批怪人，对他三人仍然是一个谜。

他气得面色苍白，一句话不说坐下了。赤眉子葛鹰双手抱拳脸色极为不悦。

“应大侠别来无恙，快请就坐吧！这可是高人满座，不是你我逗笑的时候，应大侠你莫非不怕这么多朋友见笑么？”

生死掌应元三，目光向一边的管照夕瞟了一眼，却见他正像无事人一样，只管自己吃着，他暗暗一笑，心忖道：“好小子！你倒跟没事人一样，我要不为你拉来了这一大批人，看你等会如何一人能够对付这三个老儿！”

他心中也着实欣赏照夕这种坦然不在乎在劲儿，当时哈哈笑了笑，一面坐了下来，心中可在盘算着，等一会如何设法帮他个忙！

自从应元三一来，那隔桌的冷魂儿向枝梅，显然现出了极度的不安，她不时打量着应元三这个人，虽然他已是一个古稀老人了，可是在白发和银须的后面，她仍能找出一些熟悉的面影。

那是她一直刻在心版上的影子，虽然她几乎忘了这个人，可是这见面的一刹那，她仍能立刻认出了他是谁，她再把这个“应大侠”的“应”字，加在回忆里一想，立刻她断定了这个人，正是自己苦苦追寻了数十年的生死掌应元三，她这一刹那，真是无法控制她自己了，她觉得神智有些恍惚，视线也迷惘不清。

试想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慨呢？

她自己苦笑道：“你老了……你原来没有死，我到底找到了你，你……”

偏巧，生死掌应元三的目光，有意无意间，也正向她瞟着，那是多么深情的一瞥，你们会很奇怪，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害臊，因为他们脸色都红了。

这一瞥之下，交融着是五十年的至情，他们内心都不禁浮上了极端的悲哀和辛酸，可是也包含着火一般的热情，那绝对和年轻人的感情是没有什么分别的，应元三本是回避着和她的目光交接，可是偶然的一触之下，却是再也没有勇气把视线移开了。

他来时在暗处，早已把向枝梅看了一个饱，因为向枝梅仍然是那么美，在他眼中，看向枝梅，还是那么年轻，所以那一霎那，他已经决定令自己死了心，绝不再找到她去纠缠了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竟是太老了，他想：“她一定不会认出我来了，我也不必再去认她了，我们之间，就算是自始至终都是一场空就是了。”

可是当他发现，向枝梅也在看自己时，他内心却起了极大的波动，良久之后，他对着她痛苦的笑了笑，远远地对她点了点头，用着像蚊子一般的声音道：“你好！姑娘！”

那声音几乎连他自己也听不见，自然隔席的向枝梅是不会听见的，而“姑娘”二字，又叫得多么奇怪，多么可笑，可是所传播的感情却是多么真挚动人啊！向枝梅也像傻子似的，对着他点了点头，也许她内心也在叫着：“啊！应大哥！果然是你？”

这种无言的感情交流，有时候较之有言的交谈，更能传递彼此的真情。

他们之间的话，也许应该是畅谈一年也谈不完的，可是也可能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又有什么好说的呢？在他们那强硬的生命里程里，过去的事是不堪回首的，因为每一句话的后面，必定会带出一声叹息，每一声叹息之中，又包含着多少辛酸！

作者一枝秃笔，实在是太难把这么大的场面里，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多的镜头，同时描叙在读者眼前，而可惜的是，每一个人，都有尽力描叙的必要，就在这一对五十多年来，第一次见面的一对恋人，他们正在传递着他们痴情时候，我们再另外换上一幅画面吧！

江雪勤伏在楚少秋身上放声悲哭着，而楚少秋的肢体早已冰冷了。

这个已死的人，在他生前最后的一句话是：“快去嫁给管照夕去……因为你们才是真正相爱着的一对……而我……我耽误了你的青春，现在我终于在你眼前认错了！雪勤，我对不起你！”

他说完这几句话，就离开这个世界，这是他一生以来，所说出的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忠于良心的好话，雪勤怎会不为之感动呢？

她伏在他尸身上，直哭得声尽力竭，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伤心，因为她确信自己对于他，是没有一些感情的，可是现在她连自己也迷惘了，当初和楚少秋结合，是一个解不破的“谜”，现在这个谜更加深了。

在嗖嗖吹着的夜风里，她感到有些冷了，同时触目着这可怕死人的脸，楚少秋那一双怒凸的眼睛，更似狠狠地盯着她，要向她索命一般，她不禁有些怕了，她用衣服，把他的脸盖上，然后回过身来，才发现照夕已不在了。

这是她的责任，她就在附近用剑平出了一块空地，挖了一个不太大的坑，暂时把这个曾经是自己丈夫的人埋了，当一堆堆的黄土，整个掩住了楚少秋的身子时，她放下剑，心中似有感伤。

“他的尸体，是应该运回北京城去的！”

于是，她就埋下一根木桩在这坯新土前面，作下了标记，以便日内托那专运送死人生意的人，把他送回故土，通知他的家人把他埋葬。

一切都安置好了，她也累了个够，老实说，她实在也没有心情再去点苍山庐了，可是师父在那里，她不得不回去，而且管照夕的这时出现，很令她惊奇，她也想清楚一下，再者，自己和他……

想到这里，她的脸就红了，她低低叹息了一声，暗自嘲笑自己。

“你真无耻，不要忘了你的丈夫尸骨还未寒呢！”

想着她就擦了一下眼泪，把心情冷静了一下。

“我不是还是我吗？这也没什么值得伤心的，人总归都是要死的。”

她是一个把生死看得极开的人，她也是一个极力追求现实主义的人。老实说，她的确很不适合生存在那个古板的时代里，可是她却并不向那个时代低头。唉！她也并不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人，对于她真心所爱的人，她能付出一切的，她不会伪装自己的感情，也不怕人们对她的谈论，她就是这么一个人。

她回到点苍山庐的时候，那里酒筵，还没有结束，她轻轻走到了师父座位旁边坐下，冷魂儿向枝梅悄然看了她一眼。

“是谁找你？”

雪勤拭了一下泪。

“是应……应老前辈！”

向枝梅怔了一下。

“哪个应老前辈？”

雪勤眼睛转了一下，用手往应元三指了指，向枝梅脸色显然的红了一下，她讪讪道：“他可……是叫生死掌应元三么？”

雪勤点了点头，向枝梅紧张地道：“你……你怎么会认识他的？”

雪勤这时内心已够难受了，偏偏师父还要找着她问这些闲话，她一时真不知该怎么说，只短短地道：“师父！他死了！”

向枝梅不由怔了一下。

“谁死了？”

雪勤咬了一下嘴唇，忍着流出的泪。

“楚少秋……”

冷魂儿向枝梅由徒弟口中，也早已知道了这么一个人，而且也知道这楚少秋是雪勤的丈夫，对于楚少秋这个人，她也由徒弟口中，对他认识很清楚了，此刻突然闻言，不由大吃了一惊，正想仔细的问故，却为另外的一件事震惊住了。

原来那另一桌上的青年管照夕，踉跄离座而起，想是没有注意，把凳子弄翻了，一时响声震动四座，大家都不由自主的停下杯筷，凝目注视着他，雪勤更是暗暗吃了一惊。

雪勤心中暗暗吃惊。

“他怎么会醉成了这个样子？”

淮上三子更是连连互视，同时眉目之间已见怒容，赤眉子忙下位来，单手去搀他。

“少侠客，你莫非吃醉了么？”

他边说边用一只手，想往照夕腋下搀去，可是那借酒装疯的管照夕，又何尝真的是吃醉了，他正是借着这个“醉”字，来办事情的。

赤眉子葛鹰一只手方临他腋下，这衣衫褴褛的青年，忽的一个旋身，赤眉子竟搀了一个空，正自一怔，那青年已哈哈大笑。

“葛老头……多谢你的好意，我还不曾醉倒呢！”

赤眉子葛鹰红眉一挑，哼了一声，目光向一边的血魔洗又寒瞟了一眼，那意思分明是暗示。

“你这师父莫非不管么？”

血魔洗又寒心中亦是大惊，方要开口，却为临座的蓝江重重掐了一下，他皱了一下眉，蓝江已低声嘱咐道：“你不要管他，这孩子别有用心。”

洗又寒对于这位老伴儿的话，是不敢不依的，心中虽是奇怪，却又不便多问，只怔了一下，也不再言语。

赤眉子看了洗又寒一眼没有发生什么效果，他不禁十分暴怒，嘿嘿冷笑了一声，正想出言讥讽，却为拜兄呵呵笑止。

“二弟休要多事，管少侠喝多了酒，走走岂不是好。”

葛鹰这才转回原位，却见那酩酊大醉的管照夕，舞着双袖，已踉跄走到了这露台中央，他忽的向二桌上十数位高人侠士一揖到地，遂后朗声道：“后辈管照夕，今夜蒙淮上三位老前辈待为上客，不胜荣幸之至……”

两桌上有人纷纷细语。

“这青年是谁？他就是外传的灰衣人么？”

淮上三子如岩石一般坐在位子上不声不动，管照夕目射精光。

“各位在坐除少数一二人以外，可说俱是小可师辈人物，集天下南北英雄于一堂，真可谓群侠盛会，小可得以敬陪末座，亦感无上光荣！”

除了那张着嘴傻傻的应元三心中有数以外，其他在位之人，俱感丈二和尚，有些摸不着脑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俱不知这青年人说些什么。

洗又寒也侧头低低问蓝江道：“这小子是疯了么？”

蓝江也有点莫名其妙，她就回头看着丁裳，皱了皱眉。

“他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丁裳耸了一下眉毛，脸色微红。

“我……怎么会知道？师父！你老人家快叫他下来吧！他真醉的不成话了。”

冷魂儿向枝梅是坐在丁裳旁边的，她此刻对这个冒失大胆的青年，起了极大的兴趣，而且她也早知道，管照夕和她徒弟雪勤之间那一段恋爱的经过情形，她是非常同情他们的。听了丁裳的话，她微微笑了笑。

“小姑娘，你不要替他担心，我看他还不是很醉呢！”

丁裳脸不由红了一下，就斜着眼瞟了她一眼，她嘴里虽不曾说什么，可是她心里却暗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要你多口！”

可是向枝梅到底是她师父的朋友，她却不敢开口，心里只是为管照夕着急，因为她知道淮上三子，可不是好惹的人物，深怕照夕说出什么得罪他三人的话来，以至触怒了三子。

四座稍微乱了一阵，空气随之静寂。管照夕复朗声道：“各位不要见疑，小可此来，实在是要请教三位老前辈一个问题，只请三位老前辈，在众高人面前赏答小可一个公道，不知三位老前辈可肯赐答么？”

这几句话，复又使群侠脸上变色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青年人简直胆子是太大了，由不住都把目光，向淮上三子面上投去。

就连淮上三子也是出乎意料之外，他们也料想不到管照夕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胆敢对自己如此放肆，无奇子丘明至此也有些沉不住气了，他哈哈大笑了几声，目闪精光。

“管照夕！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！老夫可当面一一回答你，不过，等你问完问题之后，愚兄弟有话要请教令师一下。”

他说着目光向一边的洗又寒瞟了一眼，洗又寒硬着头皮嘻嘻直笑，其实他内心颇不以徒儿此举为然，他暗自恨道：“小子！你有多大能耐，竟敢如此放肆？淮上三子是好惹的么？连为师我也得怕他们三分，你竟敢如此放肆。”

孰料管照夕脸上丝毫没有畏惧之色，他听了无奇子丘明话后，长揖落地。

“老前辈如此谦虚，足见高明，只是此举与家师毫无相关，小可愿一力承当。”

丘明冷笑了一声。

“你有什么问题，老夫洗耳恭听。”

照夕目射四方，愤然道：“各位都是武林成名的英雄，当可知在六十年以前，武林中有一位奇人名叫雁先生的吧？”

四座在甫闻此言之后，不禁全是一惊，因为“雁先生”三

字，他们太清楚了，而且他们之中，过去都曾经瞻仰过雁先生

的丰容，对于这位传奇似的人物，他们一直是如偶像似的放置在他们心中，可是对于此老的突然失踪，除了极少数的二三人知悉以外，他们大都是

蒙在鼓中，那么！管照夕的话，怎会不令他们大大吃上一惊呢？

淮上三子此时在闻知管照夕话后，不由各人全是脸色一变，显然吃了一惊。

无奇子丘明于众目之下，不得不故示坦然，他微微冷笑。

“自是久仰，又如何呢？”

照夕哈哈大笑。

“无奇子，你还问我么？好！我问你，此老现在到何处去了？”

丘明嘿嘿笑了两声，这问题倒一时难以令他回答，他本来是不擅口齿，再加这个难以置答的问题，只一刹那，他的脸已胀得比血还要红，那一双细小的眼睛，更是怒凸而出，几乎要喷出火来。

飞云子叶潜见拜兄如此，不由暗自着急，他对照夕这种问题十分暴怒，当时猛地站身而起。

“这又有何难？谁不知道雁老是与我龔弟打赌负输，从此六十年不入江湖，至于他现在到底在何处，我兄弟也是不得而知，小朋友！你这问题问得太也无聊了。”

座中已有喁喁私语之声，可是淮上三子装作听不见。

管照夕想不到这叶潜（在酒筵之中，他已对三子的姓名弄清楚了），竟敢当面承认，不由微微一怔，他点了点头，哼了一声。

“恕小可再多问一句，那位雁老前辈，到底是与三位老前辈，打的是什么赌呢？”

叶潜哈哈一笑。

“小朋友！你自孤陋寡闻，老夫却不愿费此无味口舌，高朋满座，愚兄弟哪有工夫听你说笑。”

他嘻嘻一笑，遂自举杯，向四座诸人笑道：“老朋友来，咱们干了这杯酒，就好吃饭了。”

可是大家动也不动，除了两三个怕事的举了一下杯子，飞云子叶潜不由干笑了笑，有些下不了台，却见对座的生死掌应元三，忽地站起抱拳。

“三位老友请了，这位小朋友所问的问题，以小弟看来，倒非是孤陋寡闻，我想在座各人，对于那位雁老前辈与三位兄台的打赌往事，都甚为渺茫，兄台你何不就依了那位小友，把这多年未泄的谜底，说出来供大家一笑，岂不是一乐。兄台以为小弟之言若何？”

飞云子叶潜脸色一变，可是隔席的冷魂儿向枝梅也含笑起立道：

“应大侠之言极是，小妹也是在迷惑之中，我想在座多半也想听听这段有趣的往事，叶大侠还请说出，我们洗耳恭听。”

飞云子叶潜苦笑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

“既是二位老友也如此说，要老夫若再不说，似乎太也藏拙了。”

冷魂儿向枝梅目光向隔席的应元三，轻瞟了一眼，浅笑了笑才坐下，生死掌应元三几几乎又像是回到了当年的黄山一样，有些晕晕然之感！

他几乎不敢再看向枝梅一眼，忙把头低下了，飞云子叶潜看了二位拜兄一眼，莫可奈何的冷冷一笑，回过身来，对着管照夕点了点头。

“我淮上三子自来点苍山后，数十年来未有一人，敢如此失礼于我，小朋友！你的胆子也太大了。”

他呵呵放声的笑着，豪气纵横，在座很有几人，对于他这几句话不满意，可是暂时也都忍在肚子里，他们都静静地以观后情。

“我现在把这打赌经过说出来，不得不小小给你一个警戒，因为你师似乎是太懒了，我为他管教管徒弟，似乎并不为过。”

雪勤、丁裳，都不由吃了一惊，心内都为照夕暗中捏一把冷汗。

应元三也微微闭上眸子，内心盘算着等一会营救照夕的法子，洗又寒却是眼皮也不撩一下，这个怪老头子，今天好像比往日更阴沉。

照夕丝毫不现出畏惧之色，他嘴角倔强地抿着，星目倍感光亮，直直地盯着飞云子叶潜，他很清楚，当初害雁先生的主凶，就是此人。

飞云子叶潜说完话后，才干笑道：“其实这本是一个玩笑，雁老兄也太认真就是了，各位全知道那位雁老哥，最喜钓鱼不是吗？可是这一次他老兄却是打赌输了。”

雁先生大言一个时辰之内，能钓起鲜鱼一百尾，我兄弟不信，遂以今后六十年面壁深山不入江湖为赌注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不自然的接道：“很不幸，雁老哥在一个时辰之内，只钓起了七十九条鱼，他输了……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武林之中重的一诺千金，雁老哥就如此失踪了。”

全座都不禁啧啧称奇，因为这种赌注，实在说也是太新鲜了，几乎是闻所未闻，正在他们彼此低论的当儿，那胆大的管照夕却冷笑一声。

“叶老前辈，你所说的都是谎言，据小可所知，事实绝非如此。”

叶潜冷叱了声：“胡说！管照夕！你也太放肆了。”包括丘明、葛鹰二子在内，他三老都是面上青筋暴跳，大有动武之势，管照夕嘻嘻一笑道：“叶潜，你先不要发怒，等小可把话说完之后，正要向名震武林中的淮上三子一一讨教，只是眼前且容我把话说完。”那久不开口的无奇子丘明哈哈一笑。

“好！好！好！我兄弟一定奉陪，这可是你亲口所说，就是你师父洗又寒也不能怪我们以大压小。”洗又寒仍是连眼皮也不撩一下，他内心也正自盘算着，必要的时候，自己也只有同这三个老儿一拼了。如果一旦发生争执，鬼爪蓝江是自己有力的帮手，那应元三看来也很可能帮自己这边，另外冷魂儿向枝梅和自己老伴，是多年好友，当然不会帮着三子与自己这边为敌，那么对付三子的力量已经相当厚了。洗又寒这么默默地想着，不出一点声音，他一方面注意的听着，照夕到底说些什么。管照夕这时一扫对三子恭敬神色，神采异常跋扈，他长笑了一声。“我如把实言宣布，淮上三子，我看今后武林之中，你们三人有何面目立足？”

无奇子丘明面色青紫。“你说！你说！”

他那长着极长指甲的手，紧紧交盘在胸前，全身都阵阵颤抖着，显然是忿怒到了极点。照夕嘻嘻一笑。“我当然是要说的，各位前辈！你们可知详细的情形么？淮上三子因在应老前辈所召集的武林盛会中，败于雁先生掌下，心存不忿，这才想出狠毒计谋，暗害那位雁老前辈的！”

生死掌应元三心中一动。

“这些事情，他又怎么会知道的？”

照夕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微微顿了一下，又接道：“他三人虚与雁老前辈交往，其实无时无刻不在打着暗害雁老前辈的念头。”

赤眉子葛鹰猛地站起身子，厉声道：“小子！你休要血口喷人！”

照夕晒然道：“赤眉子！你以为你们那作好的圈套我不知道么？你们先

用鱼饵，把你们池子里的鱼喂饱了，然后才再约雁老前辈打赌。可怜他老人家一时失察，竟自中了你们的圈套，把六十年岁月，葬送在黑暗可怕的地洞之中！”

管照夕说到这里，真有些声色俱厉，目光之中泪光闪闪，全座之人，在听到这些话后，无不大吃一惊，禁不住起了一阵微微噪动。

这种情形很令淮上三子惊恐，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在武林之中固若磐石的地位，可能在这青年人短短的几句话里，霎时瓦解了。

无奇子哈哈一笑，抱拳向四座道：“老朋友们，你们会相信么？这是不可能的，那雁先生又不是一个三岁孩子，他就这么听话，任我兄弟这么摆制他么？”

他说着还笑了两声，可是全场没有一点回声，这种情形，更是令淮上三子有些下不了台，无奇子丘明转过头来，狠狠的瞪着照夕。

“娃娃！你好一张利口，我且问你，这些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莫非你看见雁老兄了？还是信口雌黄？我们凡事都要有个凭据，怎可无故欺人？”

照夕爽朗的一笑，愤然道：“我如说出是雁老前辈，亲口对我所说，谅你也是不信，我只问你我所说的，可是真的？”

无奇子丘明冷哼了一声。

“简直是含血喷人，你这么败坏我兄弟名誉究竟是何用意？你到底打算如何？管照夕你实实在在说出来，老夫一定不令你失望就是。”

管照夕知道，要想令这三个老儿当众承认暗害雁先生经过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到了此时，似乎一切都是多余的了，唯有“武力”一途！

他叹息了一声。

“想不到名震武林的淮上三子，竟是如此无耻虚伪之辈……”

淮上三子各自由位子上挺身而出，照夕并不结束他的话，他继续道：“到了目前，我亦无话可说了，我愿亲手向你们三位一一领教。”

在座之人无不哗然，只有应元三、蓝江二人，目光始终注定了他，他们似乎已经领略到，这青年定有一身特殊的功夫。

雪勤、丁裳二人，互相换交了一下目光，心中紧张情形可想而知，雪勤甚至探手入囊，轻轻摸出了一把枣核镖，无独有偶的丁裳，却也用手紧紧箝住一支“蛇头白羽箭”，这种厉害的暗器，原本就藏在她袖管之内，她用手指紧紧的箝着它，必要时只要向外一翻手腕子，这种暗器就可立时打出，是一种极为厉害的暗器。

她二人各有各人的打算，却是谁也不愿叫对方知道，管照夕说到这里，目光炯炯地向淮上三子看着，态度极为从容，叶潜这时狂声大笑着走下位来，打量着照夕，哼了一声。

“小子！你以为你的想法我不知道么？可是你到底错了，你想扬万儿的对象可是找错了，凭我们淮上三子，怎能与你一后生小辈对手？你不要作梦吧！”

照夕想不到叶潜竟会有此一说，当时不由怔了一下，他面色微微一变，咬着下唇冷笑了一声。

“我如果是为雁先生复仇呢？”

叶潜怒斥道：“我兄弟和雁老哥只有友谊，无有仇恨，你如一再打着雁老哥招牌，却要拿出凭证来。”

照夕心中微微一喜，当时仍不露神色，有意微微一叹。

“这么说，非要有雁老前辈的证物，你们才相信，才肯赐教么？”

叶潜愤怒的点着头。

“也可以这么说吧！”

照夕冷哼了一声。

“如此，你们三人可看清楚了！”

淮上三子早已为这青年在众人面前，弄得狼狈十分，内心真恨不能立时毙对方于掌下，只是在这么多高人面前，又怕被嘲为以长欺幼，是以再三忍耐，到了此时忍无可忍地步，管照夕此言出口，他们三人又不禁心中一阵暗惊！

遂见管照夕抬腕，向身后剑柄上一按，拇指已按开了剑上的“哑簧”，这口“霜潭剑”发出了“呛”的一声，声同鸣金。

随着一口青光闪闪，冷森森的剑刃，自剑鞘内抽了出来，照夕提剑在手，略一晃动，“唏伶伶”发出了一长串的龙吟之声，剑气倒卷，如青蛇展躯，真是好一口利刃。举座许多高人，也都是玩剑的老行家，名剑见过不知多少，可是像管照夕抽出的这口剑，他们却是没有一人见过，可是他们都知道，这是一口罕世的宝刃，由不住都吃了一惊，纷纷走下位来，就近细细观赏，赞不绝口。

这其中洗又寒夫妇、朱砂异叟、应元三、向枝梅，这几个人，对这一口剑是相当了解的，淮上三子更是清楚得很，一看之下，已知道这正是当初追随雁老人身边，寸步不离的那口“霜潭剑”。

雁先生曾仗此剑，大江南北，作了多少侠义之举，自从此老失踪后，这口剑已六十年不为外人道及了，想不到今日竟会突然在这青年手中出现，自然令他们都难免大大的吃了一惊，纷纷议论不已。

这时淮上三子也走近了来，细细看了看这口剑，脸色十分沉重，可是他们内心不胜诧异。

照夕冷笑。

“你们看，这口剑可是当年不离雁老先生身侧一步的那口霜潭剑么？”

他说着把剑递于一边的应元三，凛然道：“老前辈当年与雁老原系旧交，请作一公正鉴定，看看这口剑可是真的么？”

应元三嘻嘻一笑，咧口道：“正要拜赏！”

说着就由照夕手中，把剑接了过来，他一手握把，另一手曲二指点向剑尖之平面，先敲了两下，宝剑“铮、铮”响了两声，他就嘻嘻一笑，又用手把它轻轻弯过来，随之一放，发出“锵”一声脆响，剑上光华，愈发如一泓秋水，动荡得更厉害了，他皱了一下眉，口中道：“唔！好剑！好剑！一点也不错，这正是雁先生当年的心爱兵刃‘霜潭剑’，一点不错，这剑我见过，不错！绝错不了。”

赤眉子葛鹰伸手冷笑。

“拿来我看！”

应元三嘻嘻摇手。

“不行！不行！我是一手交一手！”

说着把剑还到照夕手中，葛鹰不由脸色通红，对应元三冷笑着。

“怎么！你还不相信我么？”

应元三连连摇手。

“我的老友，你千万可不要误会，这口剑也不是我的，这是规矩。”

照夕冷笑。

“你看也无妨，拿去！呶！”

他说着把剑真的递了过去，在场人无不又惊又佩，暗赞这青年度量超人，葛鹰微微一怔，似乎也想不到，这青年竟不怕自己据为己有。

当时略微一怔，遂伸手接了过来，对于这口剑，他们三人是认识得太清楚了，那几乎是不须要特别观察的，葛鹰接剑在手，只看了看把手中的“霜潭”两个古篆，还有剑身上细如毫发的一道暗槽，他就把剑又递了过去，随之点了点头。

“正是雁兄故物，你是由何处得来的？”

照夕还剑于鞘，反问道：“这可算得证物么？”

葛鹰顿了顿，那无奇子丘明冷笑了一声。

“不论此剑他是自何处得来，总之，见剑犹如见人，这口剑可当为最好证物。”

他接着慢慢道：“所以，我们愿意向你领教几手高招。”

葛鹰也笑了笑。

“你既身佩此剑，又口口声声在外扬言为雁老的门人，如系真言，可见你武功必得雁先生真传，既如此，我们就不能小看了你，管照夕你尽管划出道儿来吧，当着在座如许高人为证，软、硬、轻，各门功夫，随便你挑，好不好？”

照夕晒然一笑，道：“由此足见三位大量超人，这么说小可也就不再客气了……”

叶潜嘻嘻一笑道：“好呀！管照夕，我们还卖个便宜给你，三个人随便你挑，你说给谁比什么，咱们就比什么。”

照夕长揖垂地，抬起头来正色道：“小可有一要求，不得不说在前面，三位看看可有磋商余地？”

二十二

酒筵前来了十数个小子，各自撑着明亮的灯笼，再加上中秋的明月，看来这一片地方，真就像是白昼一样的光亮，可是每一个人的脸色，都是那么的严肃，其中尤以淮上三子更甚。褴褛衣衫的少年，说出了一段惊人的话，全场更是鸦雀无声，目光全集中在这少年人的身上。无奇子丘明眉头一皱。“你说什么？商量……什么？”管照夕自己也觉得很紧张，对付这三个武林怪人，他自己可是始终没有把握，他搓了一下微微出汗的双手。“小可的意思……认为，我们也不妨来下一个赌注，为这场较量增加一些兴趣！”

“哽！”

无奇子吃了一惊，一旁的飞云子叶潜哈哈大笑。

“妙极！妙极！”

丘明顿了一下，不动声色的反问。

“你的意思是要赌些什么呢？”照夕冷笑了一声，他回头走了几步，猛然转过身来，剑眉微轩。“赌命！”无奇子丘明和葛鹰叶潜，都不由一惊，丘明哼了一声，沉沉的笑道：“管照夕，说话可是要算数的啊！”

照夕慨然道：“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岂有说了不算数之理！”

无奇子丘明立刻脸色一沉。

“那么好吧！你就说怎么个赌法吧？”

这时那一边的应元三大声咳了几声，管照夕不禁扫了他一眼，应元三一个劲挤鼻子动眼的，意似阻止照夕如此赌法，管照夕胸有成竹，装作不懂，仍然浅浅笑着。

淮上三子愈怒，他也就愈高兴。

他慢条斯理的道：“我如是输给了你们三人，自动面壁深山，不问外事六十年。”

三子及举座诸人，全是一惊，因为这赌注和当年雁先生是一样的，他们各人都睁大了眼睛。

“可是你们三人要是输给了我，却只好交出命来了！”

叶潜不禁哧地轻嘲了一声，环目四视。

“各位听到了没有？这个赌注可是真公平呀！哈！难为他怎么想出来的。”

照夕沉声道：“公平得很，甚至你们还占便宜。”

无奇子再次厉声道：“你话说清楚些，这可不是给你开玩笑。”

照夕晒然道：“我可没有时间给你们玩笑，我说你们占便宜，莫非你不信么？”

三子怒目外凸，就像要活吞了他似的，狠狠盯住他，他却是不慌不忙地道：“你们想，我今年才不过二十几岁，再有六十年，也许还能撑下去，而你们呢？”

三人一怔，照夕笑了笑，接下去：“你们要论年龄来说，我实在不敢想你们能活多久，六十年你们能活么？既然活不了六十年，不是等于和‘死’一样么？你们还说不占便宜？”

淮上三子气得面红耳赤，不过照夕的话，说得虽然太刻薄了些，可倒也是实情。

在座之人，不由都发出一阵笑声，三子脸上，可就愈发挂不住了。

赤眉子恨声道：“管照夕，你少卖口舌，既如此，我们就这么定下了，你快快说要如何比吧？”

照夕躬身问：“你们同意了？”

无奇子真恨不得一掌劈死他，他厉声道：“啰嗦！”

照夕搓手一笑道：“对付淮上三子，不得不先小人而后君子！”

他抬起头来，星目放光。

“各位前辈，请恕弟子在前辈们尊前，过于放肆，实在是弟子为雪雁老前辈冤恨，不得不如此。”

他紧紧地咬着一口玉齿。

“诸位前辈，都是眼前的证人，弟子方才已说，愿以今后六十年岁月为赌注，和淮上三子印证一下武学，弟子即使是明知以卵击石，为了雁老前辈，也是在所不惜的事情。”

说到后来，声调高亢悲愤，一字字都如同鸣钟似的震动着每个人的心，这时洗又寒也不再低着头了，他那闪烁的眸子，在徒弟身上转着，他怀疑照夕为何如此自恃？可是到了这时，似乎已没有什么退路好走了。

管照夕遂把那一袭破衫脱了下来，露出了灰绸紧身衣裤，猿臂蜂腰，更显英俊。

他转过身来，脑子里清晰的回忆着雁先生当时的声音。

“躬身如虾，张翼似蛾。

引颈类鹤，旋身扬波。”

“孩子！你不要忘了，用这十六字，去对付淮上三子中的老大，无奇子丘明。”

“他最得意的是一套‘太乙伏波掌’……我这功夫是为对付他其中的一式‘撒网过江’，那是第九招……受制于其两肩！”

雁先生的话，一刹那在他脑子里不停的绕着，他立刻有了灵感，当时对着无奇子丘明一抱拳。

“久仰丘老前辈，以一套‘太乙混元掌’称雄武林，小可斗胆，要向你老爷子请教一下这套掌法，不知可肯赐教么？”

他这一句话，使在座好几个人为之吃惊，因为他们知道，无奇子仗以成名的是“太乙伏波掌”，而非“太乙混元掌”，管照夕既对这套掌法，认还认不清，如何敢来讨教呢！这不等于送死吗？

无奇子丘明心中暗暗冷笑。

“好小子！太乙混元掌，我还没听说有这么一种掌法呢！”

当时微微一笑。

“老夫只知太乙伏波掌，不知何谓混元之一说？”

他揶揄的笑了笑，照夕却忙改口。

“啊！恕小可说错了，正是太乙伏波掌，不知可肯承教？”

无奇子哼了一声，遂扫了身侧众人一眼，冷冷的道：“各位老朋友，这可是他点名要会一会我这套玩艺的，各位俱知，我这掌法是一施展出来，可就极难收手，万一要是失手伤了他……嘿嘿……”

他看了洗又寒一眼，冷笑道：“你这师父，却不能说我下手太毒呢！”

洗又寒哼了一声，慢吞吞道：“老哥你只管下手，祸福由他自找，怪得谁来？”

他说完这句话，又垂下了头来，无奇子丘明，见他师父都如此说，不由

更放心大胆，暗存下心来，要给这青年一个厉害！

当时举手一按桌沿，只凭这一按之力，他偌大身形，已如同鬼影，一闪已到管照夕身前。照夕淡淡笑道：“丘老前辈，我们似乎还应交待清楚一下，这输赢如何定呢？”

丘明怔了一下，这一点他倒疏忽了，他随之一笑。

“我三子之中，只要有一人输给了你，就算全输！”

照夕星目一转，微笑道：“如此说，足见承让了！”

他这句话方一出口，身形已跟着向右边一塌，双掌向前一伏，“平沙落雁”，遂一长身，合抱双拳道：“请赐招！”

无奇子丘明一声冷笑，他认定了管照夕是以卵击石，休想逃得开自己掌下！

这时连长衣都不脱，一双大袖用“举火烧天”的招式，向上一举，霍地向两下一分，双履微微朝两边“八”字式一分，轻启薄唇，道了声：“请赐招！”

在座之人，见了他这种起式，无不暗吃一惊。不知道的，看来他真像是玩笑一般，其实他这一式“如意图”，是以不变而应万变的一种姿势，看来虽是门户大开，可是前后左右，那是不容你递进一指。而此老更有护身游潜，全身上下，除了“天”“地”二眼之外，几无伤他之处，管照夕要想伤他，真是“谈何容易”！

雪勤和丁裳早已吓得目瞪口呆，江雪勤不由回头看了她师父一眼，冷魂儿向枝梅，似乎已知道徒弟心事，可是在强者如淮上三子面前，她也确实不敢轻举妄动，此女智慧过人，妙目一转，已有见地。

就在场上这一触即发的刹那之时，她忽然娇笑了声。

“二位请稍停！”

无奇子丘明和灰衣人管照夕都不由一惊，双双翻身而出，四只眼睛，同时向场外的冷魂儿向枝梅望去，就见这颇具风韵的女人微笑道：“二位印证武功，本无我这旁观者什么闲事，不过今夜月色甚好，只是拳来拳往，似嫌有些单调，亦未免有些煞风景。”

大家都投以奇异目光，冷魂儿向枝梅遂抿嘴一笑，玉手入袖内略一抬腕，已抽出了一枝翠光莹莹的洞箫来。鬼爪蓝江立刻笑道：“妙呀！向家妹子，你莫非耍吹一曲，给他们凑凑趣么？”

冷魂儿嫣然一笑。

“小妹正有此意，不知各位肯赏耳赐听么？”

众人连连道好，淮上三子也没想到其它，都不由点头称善，冷魂儿向枝梅遂向着场中的管照夕瞟了一眼，微笑道：“管少侠莫非不以为意么？”

照夕忙躬身。

“前辈高见，弟子岂敢置喙！”

向枝梅微微一笑，心说：“傻孩子，我这是救你呢！”

当时凑口箫上，立刻兴起了娓娓清脆的箫声，在座有半数以上，都精擅这种乐器，冷魂儿才一起调，他们都不禁暗暗点首。

向枝梅这一曲“阳关三叠”吹奏得高低回旋，起伏柔纤，动听已极。无奇子丘明当时对照夕冷笑了一声。

“我们不要辜负了向女侠的好心，来！把你那身得意的功夫施展出来吧！”

照夕也想早一点把这事情解决，内心才得轻松。当时一言不出，向前塌腰延臂，用“黑虎伸腰”的招式，打出了双掌，直奔丘明的一双膝盖上打去，无奇子丘明一声长笑，腾声掠起，大袖漫天，带起了一阵疾风，往照夕背后一落，快慢速度，都是恰恰到了好处。这怪老头子，自问这一式已得了手，鼻中哼了一声，倏地出右掌，五指箕开，向外一抖，“金豹露爪”，五指尖已把练就的内力逼了出去。

可是管照夕何尝没有想到敌人厉害，前一式“黑虎伸腰”本是虚式，才一发出，双手同时向后一挥，身形已平射而出，无奇子丘明这一招即打了一个空。

他一提长衫下摆，云履飞点，快如星丸跳掷似的，已向照夕身侧扑去。

这长方形的露台，长有十五六丈，宽有五丈，西头有一个瓜架子，两侧有百十樽石椅，照夕身形向下一落地，已距离那丝瓜架子不远了。

他心中惦记着雁先生所关照自己的那式怪招，而且雁先生特别关照过他，要在第九招上方可施出，而无奇子这“太乙伏波掌”实在较照夕想象的更要厉害，自己勉强对付了一招，已感有些吃力。

因此他不得不以轻身功夫，来弥补功力之不足，不想无奇子身形展开，如影附形，几乎不容他少缓须臾，管照夕这里身形方定，突觉背后劲风猛然袭到。

那风力似还距离自己尺许之外，照夕已感到内脏一阵剧烈的震荡，身躯更由不住，大大晃动了一下，他不由吓了个面色苍白。

当时向前一伏，银牙一咬，正想暗中以“扫铁塔”的硬功夫，往对方下盘扫去，最不济也拚一个两败俱伤。他口中闷哼了一声，倏地转过身来，右腿风卷残云似紧贴着地面已扫了出去，无奇子的箕开右掌，距离着他的前胸，顶多还有半尺左右。

只见他五指指尖如剑似的平伸着，这种掌力只须向上一挑，掌心向外一登，内力就可发出，以无奇子这种超人功力，莫说是半尺之内，就是丈许左右，只要他内力发足了，如中人要害，也是非死即残，端的可怕！

管照夕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扫出这一腿，可是有点失算了。

他这里腿才扫出，就见无奇子面色极为狰狞的一笑，他左掌往下虚按一掌，双腿向上一拔，整个身子竟自凌空而起，管照夕那么疾劲的一腿，竟会扫了个空，可是他右掌仍是不变原式的，直向照夕当胸打去。

全场诸人，都不由大吃了一惊，那洗又寒、蓝江、应元三，三人竟由三处不同地方，腾身而起，另一面的赤眉子葛鹰、飞云子叶潜，也自腾身而来。

不过他二人的来路，却是为阻洗又寒等三人的式子，双方都是一闪而至。

也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也正是丘明正欲上挑指尖的霎那，忽然有一丝极为尖细的冷风，直向丘明后脑袭来，那种感觉，也除非有丘明这身功夫的人，才能体会得出来。

他不由大吃了一惊，慌不迭，向后一挫右掌，大袖向上一翻，用“拨云见日”的招式，想把当空暗器打落。可是，当他头抬起时，却意外的什么也没有发现，只似耳边有一股极尖锐的风声，一闪即逝。

无奇子丘明足步向外一划，已侧出了三尺以外，照夕惊魂甫定之下，也用“轮翅舞秋风”的身法，荡出了五尺左右。

他莫名其妙的看着无奇子，心中正自不解，他何故猛然撤招？

丘明身形飘出，猛的回过头来，却见自己两个拜弟，和洗又寒、蓝江、

应元三等一群人，正自惊奇的看着自己及管照夕二人，满面惊恐之色！

无奇子丘明锐目一转，只冷冷一笑，他实在不敢断定方才到底是暗器呢？还是自己的错觉？

总之，这个哑巴亏他是吃定了。

二次一偏头，却见照夕依然星目闪闪的看着自己，月光之下，并不现出惧怕之色。

丘明心一狠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双腕一翻，长啸了一声，用“正反琵琶手”，隔空直向照夕前胸下腹两处要害打来，照夕这一对招，才知道淮上三子果然名不虚传，惊魂初定，心中盘算着，自己要如何对付他。

忽见丘明这一招撒出，他倏地向地面一伏，这一招是雁老人亲授的“鼠息”式。

他这种姿态，慢说是丘明不曾见过，就是举座十数位高人，竟无一人看出他这是一种什么招式。

尤其可怪的是，他随便的一趴，四肢全隐腹下，就连肘腕也是没有现出一些，活像一只拱背黑猫。

无奇子身在空中，双掌之力全都扫空，他看到了管照夕这种招式，心中大吃一惊，迫不及待的大袖向外一挥，足下以“浪子踢球”猛的向照夕伏着的背脊上踢去。这种一招双式，正是照夕等待着制胜的招式。

丘明足方踢出，管照夕就如同球似的跳了起来，无奇子只觉眼前一花，目光望处，似见对方满空全是拳掌脚腿，他心正吃惊，双袖已用“撒网过江”的招式，猛地挥出。

那当空的管照夕，猛然长啸了一声，身形就空一挺，无奇子双袖落空。

他不由大吃了一惊，也就在这刹那之间，无奇子遂觉两处琵琶大筋上一麻，跟着全身一软，噗地一声跪倒在地。

他全身簌簌抖成了一团，原来不知何时，管照夕一双手，各以中食二指，正搭在了他两处大筋上，一丝丝透体的内力，令无奇子丘明上下牙关喀喀交战，休想说出一句话来。

这一刹那，全场震惊！

几十只眼睛现出了惊、玄、奇、愤、狂喜，各种目光的眼睛逼视着他，在座如许高人，竟没有一人看出来，这青年人，到底是如何到了无奇子背后的。

尤其是雪勤和丁裳，更是惊得目瞪口呆，恍似身在梦中一般，丁裳竟惊喜地跳了起来，双手重重一拍，发出了“啪”地一声。

雪勤不由盯了她一眼，丁裳不自然的又放下了手，心中暗道：“讨厌！干嘛老注意我呀？”

尽管如此，她二人仍以喜悦欣狂的眼睛，注意着照夕。

冷魂儿向枝梅的箫也不吹了，她秀眉微蹙，实在想不透，这个青年人到底施展的是一套什么功夫，他那分臂伸颈一旋身，腾掠的闪电身法，几乎是一招之内同时展出来的，就连自己也看不出窍奥所在，她不禁惊异地叹息了一声，暗笑自己的假借吹箫，是如何多余了。

原来方才在照夕和无奇子对招的第五招时，丘明眼看得手之一刹那，感到脑后的一丝尖风，正是向枝梅翠箫中巧藏的独门暗器“红云散花针”。

这种暗器体积极小，真和牛毛差不多，通体深红，只要中人，立能在血

道之中顺血而行，真是厉害无匹，向枝梅因其过于狠毒，所以平时轻易不用。

她把它巧设计在翠箫的第九个洞孔之下，用时只须用手轻按洞口一极小白点，机钮自开，再运气一吹，这种红云散花针，就会如电而出，可真是令人防不胜防。因其体积过小，平日置于掌心，尚不易看出来，更何况疾驰于空中。

向枝梅此刻想来，认为方才自己是“多此一举”，其实她哪里知道，不是她那“红云散花针”暗惊了无奇子丘明一下，管照夕不死必伤。

这时候场上大乱，赤眉子葛鹰、飞云子叶潜，见拜兄受制于人，惊魂落魄之下，一左一右往管照夕两侧飞来。管照夕双手在无奇子肩头上一按，身如怪鸟似的腾身而起。他因得有雁老人秘授，在腾身之刹那，双手各以食指，在无奇子主筋气眼上，轻轻戳了一下，无奇子只觉身子一软，由不住两手往地上一垂，借以支着身子，他全身抖得更厉害了，冷汗涔涔而下。

葛鹰和叶潜，各伸一臂去扶他们这位大哥，可是丘明这一霎那，竟连话都不能说了，他只呐呐道：“不行……不要动我……”

葛叶二人吓得忙松开了手，再低头一看丘明，竟连衣服都为汗湿透了。他兄弟二人不禁更是大吃了一惊，才知拜兄竟为对方点了筋了。

武功的拿穴、点穴，固是厉害，可是能者往往都擅解法，算不上什么太厉害的威胁，可是独有一种“点筋术”，却是极少为人知道的手法。

这种功夫厉害的是各门手法不同，譬方说，武当的点筋术，伤了少林门下，少林非得擅武当独门解法不治，同样少林伤了武当门下亦然。

淮上三子属北派天竺，他三人都是点筋高手，可是管照夕这种点法，他们竟是无法解开。

赤眉子葛鹰十分暴怒，厉声道：“小辈，你侥幸胜了，我兄弟绝不食言，你何故欺人过甚！这岂是侠义本色？”

照夕晒然一笑。

“你们淮上三子也太骄傲了，我只是煞一煞你们的威，叫天下英豪都看一看，一向以武林盟主自居的淮上三子，今夕折在一个青年的手中。”

他哈哈大笑，神态跋扈万分。

要在方才，他这种话，势必会引起众人嘲笑，可是这一刻，没有一个人出声。葛鹰和叶潜两张脸都成了紫酱颜色，赤眉子葛鹰怒目一转。

“你只把我拜兄解开了，我兄弟少不得还要一一请教几手高招。”

管照夕有意令他三人今夜丢一个大人，他胸中实有十分把握，胜券在握，不禁冷笑道：“赤眉子，你莫非还不服气么？老实说，今夜我要是没有制服你们三人的把握，也不来此现丑了。葛鹰！你这里来！”

这狂傲的青年说着话，一塌腰已把身子窜了起来，直向那丝瓜架子上落了下去。

赤眉子葛鹰在众目之下，哪能丢这个脸。他见管照夕腾身向花架上落去，心中不由一动，暗忖道：“好小子，要在轻功腾纵上和我较量，你还差一手！”

他猛的怪啸了一声，双袖后拂，用“疾追浪”的轻身功夫，“嗖！嗖！”起伏之间，已窜上了瓜架，身子向下一落，可正赶上了步眼。

这位淮上三子中的赤眉子，在羞忿盛怒之下，顿起杀机。足尖一点架梁，双掌齐出，他口中闷哼了一声，那丝瓜木架竟自喀喀一阵颤抖。他那石破天惊的重掌力，已自发出。

这怪老人落身、摔身、塌身、运力、推力、发力，几乎是同一个势子。

在座高人，都不禁暗暗叫了一声：“绝！”

他们同时也都为这个青年捏一把冷汗。可是那胸有成竹的管照夕，早已有了准备，他的腾身上架，也正是他一种诱式。

身后劲风一响，他并不回首，只把双掌向前一伏，全身大车轮似的抡了一圈，单手一提用“白猿坠枝”的绝顶轻功，把整个身子都悬了下去。

赤眉子的大掌力，呼的荡了过去，就如同是起了一阵旋风，把瓜架上的叶子卷起了一大片，随空飘舞。赤眉子本人却是因为用力过猛，收不住去势。“吱！吱！吱！”连跑了三根架子，才算拿桩站稳。

管照夕不由暗自惊心，他们淮上三子，果然没有一人是好惹的。

动手过招，讲究的是“快”、“狠”、“准”，三者缺一不可。赤眉子葛鹰一招扑空之下，已知不妙。果然那半空中的管照夕，又是一个大车轮，不过这一次却是往上面翻过来的。

身似狂风飘絮，掌如浪打礁石，两股劲力，直向葛鹰背后两处“玄机穴”上打来。

葛鹰数十年来，在武林中以轻功见长，他那一身出奇超众的腾纵功夫，确实在武林中，无出其右者。

此时陡闻背后风声，凭直觉已可知道是奔何处而来，他足尖一点，用“潜龙升天”的招式，霍地拔身而起。

管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默默念着昔日雁先生传授自己武功时，嘱咐自己对赤眉子的方法，那是无论如何要逗对方上腾时才好下手的煞手功夫。

此刻葛鹰身子虽是上腾，可是吃亏的是，自己却是背朝着他，那雁老人所传的一招“鹰愁翅未落”，却是用它不上。

管照夕倏地向前一伏，他已意识到赤眉子在空中必有极厉害掌力发下来。

千钧一发之间，照夕双足一踉架上横栏，用“癫驴打滚”的闪身招式，咯吱吱翻出了丈许以外，身形未定，已双掌齐出，把内家掌力发了出去。

果然赤眉子在空中用“五雷轰顶”的掌功，直直的劈出了一掌。

这两种掌力在空中甫一交接，只听见吱吱一阵响，那五丈见方的巨大瓜架子，就像大风中的柳树一样，左右摇了好一会。

可是动手的管照夕，只觉前心一阵阵发甜，双眼金星乱冒。他长吸了一口气直压丹田，总算这口血没有吐出来，可是已不禁通体炎热如焚。

好在是夜晚，又离着众人这么远，谁也没看出他的脸色。他确实知道，自己掌力较诸赤眉子葛鹰，实在差着一段距离。

另一面，那空中的赤眉子，在施出最拿手的掌力而未见功时，他内心的惊吓情形，却也是不可自己。他身形向下一落，冷笑道：“小子！你还打么？”

惊恐、失望的管照夕，何肯如此甘休？他双手一按架栏，反窜而起，用“野鸟出林”的轻功，反由赤眉子葛鹰头上掠了过去！

赤眉子冷哼了一声，单膝微屈，出右手用“上天香”的厉害手法，骈四指直插照夕下腹，整个身子却用“犀牛望月”的式子，向前俯去。

这种姿态，确是美观十分，而赤眉子大袖飘然，做来更是翩翩若仙。

管照夕身在空中，出一足尖，用足尖点赤眉子“天灵穴”，见他掌来，突施出“按脐力”，分一掌直向下按去。赤眉子是久经大敌之人，自然知道这一式的厉害，慌忙向前一蹬，瓜架上立刻喀喳一声暴响，狠狠地晃了一下，管照夕身形，早已大鸟似的掠了过去。

照夕身子乍一下落，已知道时机不再，此刻的赤眉子正是背朝着自己。他猛的大吼了一声：“你还想逃么？”

猛然见他身形下塌，双掌平推而出，这种“排山运掌”的力量，看看实在是惊人。

赤眉子陡然一惊，不及思索之下，本能的用“一鹤冲天”身法，倏地拔起有五丈七八。

午夜月色之下，他这种身势，就像是一只极大的怪鸟，身形是快捷无比。

可是管照夕掌力并未发出，赤眉子这一腾身可算是正合了他的心意。他暗叹道：“雁先生神算真是如神，此刻再不伤你，怕是没有机会了！”

他把推出的双掌，向后一带，整个身子跟纵而起，一双手臂，却是大开，活似一只大鹰。

可是他腾起的高度，较诸赤眉子，却是差多了。赤眉子身形如流星下坠，以为正好下手，不由猛出双掌就打。

就在这时，那腾身的照夕，忽然变脚叠起，倏地又上窜了丈许。

一上一下之间，管照夕反倒升在了葛鹰之上，就见他双臂忽一交叉，也不知他是怎么着向外一分，那赤眉子口中倏地哼了一声，就如同陨星似的，猛的坠了下来。在场之人，只以为他是落势，谁也没想到，身在空中的他，已为照夕“分筋错骨手”，点伤了腋下气岔二门。赤眉子现在感觉，就和他拜兄，完全是一样了。

管照夕抢前坠下，霍的一抖手，就像接西瓜似的，把老人身子接在了手中。

他凛然直立着，对着手中的赤眉子微微一笑。

“葛大侠受惊了！”

赤眉子怒目赤红的看着他，全身连连颤抖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照夕把他轻轻放在他拜兄无奇子丘明身边。赤眉子自知气岔二门被对方点中，如一个时辰之内，不能以内功重新封锁，一辈子都将会落成残废之身。所幸他内功深湛，虽如此，尚能勉强坐起。

赤眉子当时一句话不说，只紧盘双膝，垂目运气调息，全身也是汗迹淋漓。

座上十数人，连眼睛都直了，这么多人，竟没有一个人出一点声音。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脸上表情，更是惊吓离奇。就连洗又寒也看得阵阵心惊，心说：“看起来，这孩子确是得了雁老头的真传，否则哪会有这种本事。”

而且方才照夕用来制胜丘明及葛鹰的几手功夫，洗又寒不要说看，真连听也没有听过！

鬼爪蓝江何尝不看得目瞪口呆，她小声问洗又寒道：“想不到这小子这么厉害，他这手功夫，是你传给他的么？”

洗又寒茫然的摇了摇头，脸色很红，实在的，这是他作师父的悲哀。徒弟本事比师父还大，并不罕见，可是奇怪的是，照夕离开他不过年把时间，这么短短时间里，竟会有这些奇遇，这真是太令人惊奇了。

鬼爪蓝江不由苦笑。笑。

“你我还算聪明的……要不然……”

她那双老松皮的眼睛，向洗又寒一瞟，“哼”了一声，洗又寒更不禁羞得脸色通红。

他们隔壁的冷魂儿向枝梅，这时也悄悄向雪勤道：“这孩子哪来这么大

本事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江雪勤睁大着眼睛，惊喜得连连摇头，她一只手不自觉的抓住向枝梅的手，紧紧地摇撼着，她实在掩不住内心的狂喜……

她太高兴了，冷魂儿冷眼旁观，心中洞悉了一切，暗暗叹息着。

“一个人爱一个人，是没有办法的……这丫头丈夫才死了没一会，方才还怪伤心的，这会见了管照夕，又高兴成这样……”

想着心里已暗暗有了主张，暗想着等酒筵之后，自己要把管照夕留下。江雪勤不好提这个事，自己不妨为她探听一下，如能把这门亲事定下岂不是好？

她心里这么想着，不由微微笑了笑，她偶然看了蓝江一眼，却发现那个老婆子，也正在微微笑着。她并不知道，那鬼爪蓝江，正像她一样，也为徒弟打着如意算盘呢！

管照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把无奇子、赤眉子二人制服掌下，全场真是鸦雀无声，没有一个不对他从心里佩服的。

飞云子叶潜，也是心里阵阵吃惊。他再也不敢那么狂了，当时走前了一步，脸色铁青，全身微微颤抖着。

“管照夕，今夜你锋头也算是出尽了，你这一身功夫，老夫也真是拜服了，可是……”

他脸色愈发难看，身上抖得更厉害了，可是他仍然接下去道：“可是我兄弟向来是这么一个硬脾气，不见黄河心不死。管照夕你有本事，干脆连我也一块料理了，我淮上三子要丢人就丢一个大人，以后江湖上也就永远没有我兄弟的份……管照夕！你说好不好？”

这老儿边说边抖，边抖还边往照夕身边凑。那股劲可真像有点是耍赖皮脸、依老卖老的样子。照夕不由后退了一步，淮上三子已除其二，对付这最后一人，他更有必胜的把握。

他当时脸色微沉，苦笑笑道：“叶老前辈，我看不必了。”

叶潜此刻眼见自己两个拜兄，一举手之间，竟败在对方一个青年手中，当着这么多人面前，这个人他如何丢得起？想到了淮上三子一世的英名，飞云子叶潜一时真想失声大哭，他跺了一下脚，颤抖着声音道：“不行……姓管的小子……你要折辱我们，就辱一个够，你划出道儿来吧！我老头子要拚就给你拚到底，你……”

说着话，这老头脸上的泪，唰唰地一直往下流。朱砂异叟南宫鹏和三子素来不错，当时忙上来用手拉了他一下，一面叹道：“叶老哥，何必呢……唉！算了！算了！”

南宫鹏一面说着，一面对管照夕苦笑。

“小侠客手下留情，算了吧！大家都是武林中人，俗云冤家宜解不宜结，你老弟威风也够了！”

照夕不自然地叹道：“南宫老前辈……你是不知情的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那飞云子叶潜已大声吼道：“什么手下留情，谁要他手下留情！没有你的事，你不要管。”

他猛然把南宫鹏推到了一边，睁着红红的一双眼睛向着照夕冷笑着，那样子真是怒到了家。

南宫鹏本是一番好心，想不到反倒弄了一个无趣，一时频频苦笑，连连摇头叹息不已。

管照夕不由正色道：“飞云子，你要知道，我今夜来，完全是为雁先生复仇来的，我有十分的把握能胜你们，你……”

叶潜跺了一下脚。

“你说怎么打法吧？”

管照夕由雁先生处，得悉此老最擅长的是一身小巧功夫，巧打神拿、暗器，都有极深的造诣，为人也最气傲，生就一付不服人的脾气。

所以雁老特别传授了他一手“二指灯”的小巧功夫，及“指剑”的暗器打法。

这两种功夫，都是雁老人别出心裁的发明。传授照夕时，更是细心已极，务使管照夕手法烂熟后才止。他相信这两种功夫，定能令飞云子叶潜心口服，所以管照夕此刻才会如此神色泰然。

飞云子既一再见逼，照夕不得已冷笑了一声。

“叶潜！你口口声声要与我比试功夫，莫非此刻你竟不知道你已经输了么？”

叶潜怔了一下，嘿嘿笑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你们管门比武的规矩？哈！”

照夕冷笑了一声，伸出了一只握住拳的手。大伙的眼睛，都完全集中在他这一只手上。叶潜变色道：“这是作什么？”

照夕慢慢张开了掌心，呐呐道：“你自己看看再说。”

众人看时，照夕掌心是一截两寸多长的白色发辫，尾梢上还系着一圈红线。

飞云子立刻脸色一阵修白，他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猛然后退了一步。

照夕哑然道：“飞云子！你看看，我要是取你性命不是易如反掌？你还要给我拚么？”

叶潜本能的往后摸了一下，果然脑后的小发辫少了一截，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一时眼都直了，他真不晓得照夕是怎么得手。

他抖瑟的叫了一声：“天……”

只听见“扑通”一声，他就坐下了。管照夕又笑了笑。

“如果你仍不服气，请看一看你的帽边，飞云子，我对你确实是够客气了。”

叶潜一只手慢慢摘下了帽子，在帽沿两边，发现两口银光闪闪的小剑，左右各一，都是一半插入帽内一半露在帽外，那小剑体积极小，长短不足一寸，看来却是尖锐十分。飞云子认识这种暗器名唤“指剑”，用时藏于指甲之内，只一弹即出，可是能施这种暗器之人，非要眼力、指力都要有相当功夫者，才能开始着手练习，是一种极不易练成的厉害暗器。

这种指剑，是专打敌人身上穴道的暗器，可弹指间制人于死命！

想不到这管照夕，竟也练成这种功夫，自己是暗器的老手了，中了人家的暗器，居然还不知道，只这个脸，看往哪里放？

到了这时，飞云子叶潜实在也没有狡辩的余地了，他面色如土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飞云子一生傲骨，今夜算是服气你了。管照夕，从今以后，江湖上永远没有淮上三子这三个人了……”

他一边说着，眼泪簌簌流个不停。

管照夕确实没想到，他居然会哭，当时倒失了主张。洗又寒这时见徒儿

任务已达，不由走下了位来，冷冷笑道：“三位前辈，既都败在了你的掌下，你也莫为己甚，莫非还让丘葛二兄在一边坐一辈子么？”

照夕直到如今，对于自己这位师父，还是怕得很，洗又寒有一种说不出的威严，那是从很早以前，就深深的种在照夕的心中。他听了师父的话，不由躬身向师父行了一礼，遂自走到无奇子丘明的身前，伸一掌在他命门上微微轻抚了一会，连按三掌，只见无奇子丘明身子向前一栽，口中微微叫了一声。

一旁诸人见状，都不由惊叫道：“啊！他醒了！”

照夕这时又转到赤眉子葛鹰面前，依法炮制，葛鹰也是打了一个喷嚏，遂自转醒。

照夕后退了五六步，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们三人。此刻二人相继醒转，其实他们内心都很清楚，只是全身软麻不堪，不能着力而已。

方才照夕对付叶潜的事，他们心里都清楚，此刻三人对望了一眼，都轻轻叹息了一声。

无奇子丘明由地上慢慢站起来，把沾满了灰尘的一袭秋衣抖了一下，对着管照夕苦笑笑了笑。

“从此以后，我淮上三子在江湖上永远除名……”

照夕很想安慰他们几句，可是一想到雁先生当年所受的委屈，他的心立刻变得跟石头一样硬，他仍然是一句话不说，脸色也是不喜不怒。

丘明这时双手抱拳，对着四下众人连连揖着，脸色更是难看。

“各位朋友都看见了，想不到我淮上三子，今夜竟会败在这个少年手中，我三人方才与他已有言在先，此后六十年内，我三人不复出，要找一深山古洞面壁静坐了此残生，各位老朋友同我三人今夜一别之后，将永无再见之期了……”

他忽然长长叹息了一声，赤眉子葛鹰和飞云子叶潜，也都面如死灰似的低下了头。

丘明忽然望着照夕笑了笑。

“少侠客一身功夫，确是令我兄弟衷心拜服，我们自认输得心服口服……可是有一事，不知少侠可肯通融么？”

照夕躬身道：“弟子只是受命而来，如今任务既了，老前辈有言请说无妨！”

丘明仰天长叹了一声。

“今夕中秋，又当高朋满座，愚兄弟此一别，今后和各故友无异永诀。不知少侠客可否容我兄弟添酒回灯，与各老友尽情欢乐一宵，明日把家中事稍事托咐，后日一早，定当履约潜入深山面壁终身，不复外出。少侠客以为可行否？”

照夕微微一笑。

“老前辈言出必行，后辈尚有什么不放心的，家中琐事众多，老前辈只在本年内遵言而行，即算守信矣，何必急在一二日。”

无奇子丘明不由叹了一声。

“少侠客能出此言，足见高明。不过我兄弟也实在用不着耽误这么久，十天足矣！”

照夕慨然点了点头，后退了一步，苦笑着抱拳。

“既如此后辈走了。”

丘明赶上一步，唤道：“少侠稍待！”

照夕剑眉微皱。

“后辈实已不胜酒力，要转回客栈休息了！”

无奇子呐呐道：“老夫有一事心中不明，尚请少侠见告，我兄弟也好心安。”

照夕淡淡笑道：“只要我所知，无不奉告。”

丘明老脸通红。

“少侠客果是亲眼见着了那位雁老哥么？”

照夕不悦。

“自然是真的！”

这时一边的葛鹰却冷冷一笑。

“管照夕，你这话实在叫人难以置信。不错，我弟兄当初实在是太不对了……所以今日才会落此报应。管少侠，你可否亲自领我兄弟同去一见那位雁先生，我们要当面向他谢罪！”

大家的目光又都转在了照夕身上，管照夕不由微微怔了一下，他低头想了想。

这时赤眉子面上已带出微微冷笑神色，照夕不由肯定的点头叹道：“我如不领你三人去，你们定会以为我管某是假传圣旨无中生有……”

他鼻中哼了一声。

“这么吧！后日清晨，请在府候我，我自来此领你三人去见雁老前辈就是了。”

他说着朝三子深深一拜，遂走到洗又寒身前，弯膝下跪，洗又寒不由退后了一步，只见照夕目含痛泪。

“弟子背师之举，务请恩师恕罪，实是雁先生再三关照，嘱弟子不可轻易露出。今弟子此间事了，只待领淮上三子前辈面谒雁老后，定当至大雪山拜见恩师侍候些时，当面领罚。此刻师父尚有何嘱？弟子也好一一拜领遵行！”

洗又寒想不到他如今对自己，仍是如此恭敬，又因蓝江托嘱在先，不由盛气全消。

当时忙伸臂把他拉起来，微微叹道：“这都不能怪你……唉！雁先生与淮上三位老友，昔日那一段过节，却没想到今日仍有余波，更想不到居然会应在你的身上……这真是天意……”

他挥了挥手，又叹道：“你自去吧！”

照夕躬身行了一礼，又向一边的蓝江、向枝梅、应元三等等一一行了礼。最后才对雪勤、丁裳看了一眼，尤其是江雪勤，他几乎不敢和她目光相接触。他怕看到她目光之中的那种忧郁的情焰。

二女却是用深情的眸子，牢牢的向他注视着。他连眼皮也不敢抬一下，只抱了抱拳道：“二位师妹多多保重，后会有期，愚兄去了。”

他说着猛然转身就走，二女见他要走，都不禁内心焦急，偏偏在众人面前，她们一句话也不敢说，一时都不禁黯然神伤，花容变色。

忽然，一个粗哑的喉咙大叫道：“慢着！老弟！”

照夕回过身子，见应元三正朝自己微笑着，他目光由二女身上溜向了自己，嘻嘻道：“老弟！你现在住在哪呀？有工夫，找你聊聊去！”

向枝梅和蓝江都不由竖起了耳朵。照夕不疑有他，遂笑道：“应老前辈

如有雅兴，今明两日请至‘安平客栈’找我就是。”

应元三目光又向江丁二女一扫：嘻嘻一笑道：“知道了！你去你的吧！”

照夕双手一抱，朝四下一揖，遂又向淮上三子一抱拳。

“三位老前辈请自重，后日弟子再来，再见了！”

淮上三子各自哭丧着脸，抱了抱拳。就见这年轻人，身形如箭头子似的突然拔空而起，起落之间，已消失不见。

众人目送着照夕离开之后，想起来这少年一身武功，都不禁啧啧称奇。

这时几个小厮果真又添酒回灯，重新备上了几个菜。无奇子丘明不由朝众人抱拳笑道：“对酒当高歌，人生有几何。来！老朋友们！我们来开怀痛饮它一番。”

他又回过头，对两个拜弟一笑。

“兄弟！想开一点，我们已这把子年岁了，还图些什么？今夜乘着好朋友都在这里，我们不能叫人家笑话咱们！来！喝酒！”

葛叶二老，俱都知道大哥表面如此，内心其实比自己二人更伤心。他们各自苦笑笑了笑，都不忍再提这事情。众人相继落座，一时杯觥交错，好不开心。

这些老朋友们，都知道淮上三子心情，谁也不愿多提令他们伤心的事，虽然各人都已喝得差不多了，也都打起精神来陪他三人作最后之乐。

直到月上中天时候，仍没有一些散意。最可怜的是雪勤和丁裳二人。

二女到了此时，哪里还有心情吃喝？一颗心早就跟着照夕跑了。

她二人的师父，也早都看出了她们的心情，冷魂儿向枝梅不忍见徒儿如此，遂盈盈自位上立起，向着淮上三子浅笑道：“小妹师徒，都不胜酒力了，因为与友人相约有事，此刻不得不向主人告辞了。”

淮上三子各自自由位上站起，想要劝阻一番。雪勤早巴不得如此，立刻走下位来，向枝梅亦连连弯身道：“三位老兄请留步，我师徒自去便了。”

这时各人也一一与枝梅寒暄话别，丁裳见雪勤走了，心中更是再也忍不住，当时轻轻拉了蓝江一下，红着脸道：“师父！我们也走吧！”

鬼爪蓝江正有此意，只是不好立刻就走，等到向枝梅师徒二人走远了，淮上三子送客回转后，蓝江才呵呵笑道：“三位老朋友，我老婆子也不行了……要带着徒弟先走了，我们住的地方太远了，还要赶好一大段路呢！”

无奇子丘明摇手。

“不要紧，我们这里有地方住，你们师徒就不要回去了。”

鬼爪蓝江还没说话呢，丁裳已急得脱口而出道：“不行……”

立刻发现人家正在用眼看着她，她不禁把头又低下去了，脸也红了。蓝江遂又向淮上三子点头笑道：“不要客气了，我们不敢打扰，三位老朋友多多自重！”

三子又一起把她们送到了门口。洗又寒本来也想走的，蓝江却用眼睛盯着他道：“你慌什么？跟着我们作什么？”

洗又寒嘻嘻一笑，再为其他人一拉，就留了下来。鬼爪蓝江带着丁裳出了大门，丁裳一出门就催道：“快！快！师父咱们走快点！”

蓝江呵呵一笑。

“走这么快干嘛呀，也不是去说亲家！”

丁裳不由一时玉面通红，羞得连头都不敢抬了。蓝江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，她拍了拍丁裳的肩膀。

“好孩子别急，这事情师父一定得给你办成功。他是住在个什么……店里呀？”

丁裳小声道：“安平客栈！”

蓝江怪笑了一声。

“对！安平！安平！还是你脑子好，记得清楚。走！我们现在就去安平客栈！”

丁裳为师父说破了心思，一时又喜又羞，当时还装迷糊道：“去那儿干嘛呀？”

蓝江心里说：“好个小丫头，你还给我装傻！”

当时咯咯笑道：“你要嫌烦，咱们就别去了！”

丁裳忙道：“不烦！不烦！”

一抬头，却见鬼爪蓝江一双眸子正盯着自己，满脸笑容，丁裳不由娇哼了一声，举起手就要打师父。蓝江边退边大笑道：“好姑娘！你自己不害臊，还要打师父呀！快走吧！天可不早了。”

她说着身形陡然拔起，直向山下驰去，丁裳遂也展开了功夫，紧紧随着师父而去。

她们去得快？嘿！还有比她们更快的呢！

“安平客栈”的伙计老张，正把门板往门上按的时候，看见那个年轻的客人远远的回来了，他就放下门，哈着腰老远的叫道：“相公你才回来？过节好！”

这公子只撩了一下眼皮，神色黯然的进了店门。老张打着灯笼到前面领着路，一面叨叨着道：“今晚上月亮可比往常亮多了，刚才‘快我颐’送了百十个月饼，托我们柜上卖给客人吃，相公要是喜欢……”

他发现这年轻的客人脸色不善，就临时把话止住了。顿了顿又接道：“有五仁、蛋黄，还有枣泥馅的，有苏式、广式，还有道地的北京翻毛、提浆……”

青年人摆了一下手，他也就不再接下去了。而且他才发现，这相公一件挺漂亮的长衫上，竟被火烧得前后左右都是窟窿眼儿。他心里就更奇怪了，大节期的，也不好开口问，把这相公带到了后院那间讲究的房里，心里犯着嘀咕！

管照夕进房之后，老张就招呼着别的伙计打水泡茶，他就又打着哈欠去上他的门板了。

想到了方才的一切，他就像做了一个梦似的。

他本来应该很高兴的，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心愿，可是他又为何如此不开心呢？说起来主要的还是因为楚少秋的死，想不到江鸿（江雪勤之兄）一句戏言，今日倒成了事实。他不是为自己悲哀，而是为着江雪勤今后而伤感，他真不知雪勤往后该如何。

他把外面长衫脱下来，推开了窗子，从这里可以看见中秋的光明月亮。

他心里对这个问题，一时真是不知如何。其实这并不关他什么事，可是如果往深的地方想，又似乎对自己很有关系。

他只是心里发着怔……

对门一间突花的小窗子，开了一小半，一个女孩，正眯着眼睛，偷偷瞧着他。

这女孩一身大绿缎子衣裳，头上梳着一条大辫子，一双青缎子绣花鞋，很像个王府里的丫环。

在她身后一张大绷子床上，一个全身紫衣的姑娘，正支着头，皱着眉，盘着一双腿在发愣呢！

那小丫环看了一会，回过头来喜道：“七小姐，一点不错，是他回来了，他一个人在看月亮呢！”

床上的姑娘，眨动一下密密的睫毛，半喜半忧的叹了一口气道：

“有什么用呢！他已恨透了我，恐怕一辈子也不会理我了……”她说着，真有点想哭，那小丫环就走到她跟前，轻轻皱着眉毛道：“不会的！管公子绝不是这种人，小姐忘了，他从前对你可好着呢！”

紫衣少女下了床，用手拢了一下散乱的云发，摇了摇头。

“文春！从前是从前，这一次他已对我寒透了心，是不会再理我们了。”

她一面说着，一面轻轻走到窗前，隔着窗子，看着那个正在赏月的青年。想到了昔日那一段腻情，虽然那只是短暂的半日时光，可是却在自己纯洁的心田里，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看着他，白雪尚雨春，不由泪儿簌簌流了下来。她轻轻的咬着下唇想：“他一定不会再理我了，只看那一天他对我的样子就可知道了……可是我怎能舍他而去呢？”

“我的心，早已依附着你的心而存在……我的影子离开了你的影子，只怕也会为风吹散了……照夕，你真的就这么不理我了……”

她低下了头，又想到了自己，是如何变散了偌大的家财，如何洗心革面的解散了组织。如今，除了随身有限的旅资之外，自己主婢二人，可说是一无所有了。

“这些！又为了什么呢？又为了谁呢？”

望着照夕英俊的面影，她真有说不出的感慨，她叹息了一声。

“文春，把窗子关上吧，别给他看见了，怪不好意思的……”

文春慢慢关上窗子，也叹了一口气。

“七小姐，不是我说你，这几天你真的变了，想一想你过去……那是多么英雄呀！现在呀……唉！算了，我都不忍心说下去了……”

雨春玉脸一红，当时用手抹了一下腮上的泪，强作笑脸。

“你知道什么？我们现在可不能比从前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从前那是当强盗，现在我们怎么能再耍横呢！就说称英雄，又去给谁称呢？”

文春眼圈红红地，雨春遂又叹息了一声！

“文春，以后你跟着我，可不能再和以前比了。以前人家看咱们一眼，咱们就许把他眼珠子挖出来当泡儿踩，可是以后就是人家打咱们，咱们也不能随便还手。”

文春翻了一下眼皮，很不服的道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雨春苦笑了笑。

“不为什么，就是我们要变一个好人。”

文春挺了一下腰，插口道：“可是，好人也不能挨揍呀！”

尚雨春心里惦记着那窗的管照夕，可没有心情给她多说，只皱了皱眉。

“我这是警方说，谁还真的揍咱们呀？唉！你就别再烦我了，我已经够受的了！”

文春咬了一下指甲，呐呐地道：“小姐，我知道你全是为了管相公。我想他不能这么没有良心，我们主婢大老远找来了，他不见咱们可不行。小姐

你等在这里，我这就去找他。”

尚雨春忙拉住她。

“你可不能瞎胡闹，要是他知道了可不好。”

她脸色微微红了一下。

“现在还不到见面的时候，他要是不理咱们，可是丢脸。”

文春怔了一下，才又叹了一口气坐下了。尚雨春黛眉微蹙。

“你是知道的，我这一生只爱他一人。要是不能嫁给他，我是不想活了……我有我自己的主见，你可不要给我……”

她说着眼泪在眼圈里直转。文春不由十分同情的点着头，她跟着七小姐也有七八年了，平日主婢之间情如姐妹。雨春作案，她算是最得力的助手，而且这小妞脑子灵活得很，点子也多，要是给她看上了一宗买卖，怎么也逃不了。

飞蛇邓江的那宗买卖，就是她踩的盘子，扣邓江的儿子，也是她出的主意。

想不到雨春竟会突然遇到了管照夕。那夜雨春回去之后，哭了个昏天黑地。文春再三详问，她才把遇到照夕的经过前前后后说了一遍。文春当时也不由懊丧不已。二人细商之下，这才决定把所有资产变卖一空，完全救济了穷人，决心洗手不再为盗。一切停顿之后，尚雨春这才带着随身小婢文春，到处找访照夕。她要找到他，向他表明心迹。

此时灰衣人管照夕的大名，在江湖上谁人不知。而且风传他和点苍山淮上三子定了约会，江湖上更把这捕风捉影的事，形容得天花乱坠。白雪尚雨春主婢二人听到了这些传说，商量之下，风尘仆仆直奔点苍。

果然，她二人很容易找到了照夕的踪影，主婢二人暗暗随着照夕住店，那粗心的管照夕，竟没有发现她们一点踪影。

尚雨春本来是心怀满腔热望，暗想着只要一见到了他，定要向他表明心迹，把自己如今立场向他吐诉一番，看看他如何处置自己。

谁知见面之后，她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情虚，反而不敢现身与他见面了。

望着他那挺俊消瘦的面颊，尚雨春真有说不出的委屈。其实，她千里迢迢来此，好容易找到他，又岂能当面错过？她有她的想法。

第一，她要想知道，照夕住在这店里的原因，如果自己冒失现出身来，照夕如念旧情，相见欢晤自是不说，否则岂不令其不快。如果为此破坏了他的好事，更令自己不安。

第二，当着文春，她多少有点害羞，万一要是人家不理自己，那可有多丢脸？

有了以上两个理由，所以尚雨春暂时压制着内心激动，强制着文春不要冒昧。她自己却想好了，一待夜静更深之后，自己再亲自潜到照夕房中，好歹也要给他谈个明白。

在雨春来说，已是非他不嫁，可是他呢？尚雨春要把这一点特别表示清楚，万一对方真要是对自己没有意思，只要他真正的表示一句话，自己也就死了这条心了。

她静静地躺在床上，翻着一双大眼睛，望着几上的残烛，文春坐在床边上一针针的绣着花，远处钟鼓上铛铛响了三声。雨春翻了个身子。

“睡吧！天可不早了！”

文春搁下了活，伸胳膊打了个哈欠，就问小姐还有事没有，尚雨春摇摇

头，文春也倦了，就躺下睡了。

这客栈里，渐渐都静下了。

看门的伙计老张，把门上好了之后，在柜上帮着账房算账，尤其注意的是客人赏下的小账，因为那是有他一份的。

柜台上一只大红烛，照着他的影子，在粉白的墙上晃来晃去。

前院里，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，再也没有别人了。虽然有打算盘的声音，可是声音很低，这是前院，后院可就更静了。唱小曲的大姑娘，喝酒的客人，也都静下了。

整个客栈完全是一片死寂，只有明亮的月光，洒在院子里，洒在瓦上，就像染上了一层雪似的。

忽然——

墙头上冒起了两个人影，俱是青巾扎头，略微往墙内望了望，飘身而落。那是冷魂儿向枝梅和江雪勤，难怪身子轻得就像两只翩然的燕子一样。

她们轻着脚步，向前行了几步，冷魂儿向枝梅悄悄道：“你去看看，他是住在哪一个房里？”

江雪勤微微点了点头，娇躯腾起，很灵巧的落在一处窗口，向内窥视了一下。她用指甲，轻轻在一个窗户上点了一个月牙形的小口，凑目其上，立刻她脸色绯红，暗暗啐了一口。“晦气！”

跟着纵开一边，望着师父只是扭着身子，向枝梅腾身过来。

“是这一间么？”

雪勤摇了摇头，脸色更红。

“师父，还是你老人家去找吧，我不去了！”

向枝梅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她不由脸色也是一红，当时皱了皱眉。

“那么，我们就要一间间看了，想他此刻定还未睡。来！待我来招呼他出来！”

雪勤正在奇怪，不知师父要怎么唤他出来，只见向枝梅弯腰从地上捡起了几粒黄豆大小的石头，微微对雪勤笑道：“他的耳朵灵，听见声音一定会出来的。”

雪勤认为师父这种想法很是高明，只见冷魂儿玉指弹处，小石子就如同小孩子玩的玻璃球似的，在每一间房子瓦面上，都落下两粒，发出“得、得”小而清脆的声音！

她们这么一间间找下去，果然把床上的照夕惊动了。他猛地由床上翻身而起，由枕下拿出了长剑，一个纵身已来到门前。倏地一开风门，身形如同一片雪似的飘了出去。

立刻两条纤影，一左一右落向了他的身前，管照夕身形向外一拧，用“潜龙升天”的轻功绝技，陡然把身形拔了起来。却听见一声轻笑道：“管少侠休要惊吓，是我师徒来了！”

照夕身形本已腾起，听到这句话，在空中“细胸巧翻云”

（按：细胸为鹰之一种），倏地折了一个个儿，又飘飘地落了下来。

他仔细向二人一端详，不由面上讪讪的弯言道：“原来是向老前辈和江姑娘来了，后辈多有开罪！”

雪勤只是脉脉含情的注视着他不发一语。冷魂儿却以手按唇。

“管少侠休要多礼，此处不是讲话之处，少侠可容我师徒入内一谈么？”

照夕躬身道：“正要恳邀，二位请！”

他纵身过去，把门打开，冷魂儿浅笑着点了点头，率先入内，雪勤也跟着进房。

照夕把桌上油灯拧得十分光亮，又倒了两杯茶，双手奉上。

“前辈及姑娘请用茶，实在简慢得很！”

冷魂儿接过了茶杯，淡淡笑道：“少侠不要客气，我们也谈不上是什么客人，不必见外。老身正有事要与少侠奉商……”

照夕内心通通直跳，他似乎已体会到，这话定与雪勤有关，他真连眼皮也不敢撩一下，当时呐呐道：“前辈有话但请无妨，弟子只要能为，无不尽力。”

向枝梅嘻嘻一笑。

“真不愧是雁老高足，好爽快。”

照夕脸色一红，却见向枝梅面色渐渐严肃，她稍微顿了顿才道：“管少侠，我们全是武林中人，我们说话用不着遮遮掩掩……这件事在我心里，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。今夜难得有此机会，我师徒也就不避羞耻，专来造访……”

照夕心胆皆战，他连连点头。

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冷魂儿晒然一笑，凤目向一边粉颈低垂的徒弟瞥了一眼，又向照夕转了一下眸子。才道：“管少侠，我今夜来，是为我这徒弟说媒来了。”

照夕俊脸一阵发热，雪勤更把头转到椅子后面去了。冷魂儿看到这里秀眉微舒，遂道：“你们本是青梅竹马，当初又有海誓山盟，后来虽然她嫁给了楚家……”

她叹了一口气，接着道：“可是……老实说，那并不是她的真心，也有她的苦衷……”

照夕不禁有些悲从中来之感，他颤抖了一下。

“老前辈不要再说了……我明白……”

一边的雪勤更不禁珠泪滚滚，香肩连耸。冷魂儿看到这里，不禁长叹了一口气，一时反倒默然，她暗暗感慨。

“这真是一对情痴，孽缘……我一定要成全他们……”

她由位子上站起来，浅笑道：“我今夜来此，为你们正了名份，只待择日完婚，我也了了一桩心愿。”

照夕猛的抬起了头，可是他目光接触到那哭得如泪人儿似的雪勤，他再也不能说什么了。

“老……前辈……”

冷魂儿笑了笑，探手袖中，摸出了一串明珠，淡淡笑道：“这就算是我徒弟的一件信物……”

方说到此，窗外破竹似的一声哑笑。

“好呀！向家妹子，你腿倒快啊！”

众人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向枝梅倏地收珠于袖，后退了一步。

“谁？”却见一个鸡皮鹤发的老太太，满面慈容的立在窗前，一只腿正跨进来，向枝梅不由脸色一红。

“原来是蓝老婆子！吓了我一跳……”

鬼爪蓝江嘻嘻冷笑道。

“向家妹子，你不是和朋友约好有事么？怎么来这里啦？”

向枝梅一摊手浅笑。

“是呀！这不是正来谈事情么？你来干嘛呀？”

鬼爪蓝江嘿嘿朝着一边的照夕冷笑。她忽然回过头叫道：“丁丫头，干嘛不进来呀？”

外面传进丁裳抽搐的声音。

“师……父……我们回去……吧……”

鬼爪蓝江哑着嗓子。

“胡说……回去？我还要问个清楚呢！进来！快！”

照夕真恨不能有个地缝让自己钻进去才好，当时真是有苦难言。只见一个纤细娉婷的影子，慢慢推门进来了，正是丁裳。

蓝江就好像来到自己家一样，一指椅子道：“坐下，不要怕！也不要害羞，这不是害羞能解决的事情！”

冷魂儿秀眉微蹙。

“你们是来打架还是怎么着？”

蓝江道：“你先不说话行不行？”

她说着转过身子，看着管照夕，嘻嘻一笑。

“管少侠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！”

照夕真有点发毛，他怔怔地道：“怎么是……我不对……”

蓝江沙哑着喉咙，怪笑了一声。

“你还装傻！我问你，你预备把我们丫头怎么样？快说！”

照夕抽筋似的动了一下。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蓝江由椅子上跳起来。照夕只以为她定是扑过来打人，不由吓了一跳。出乎意料之外，这老婆子却满面笑容的指着他。

“得了！你也不要再为难了。”

“丫头！快过来！”

她朝着丁裳一伸手，丁裳却低着头，慢慢伸手递过去一件东西，也是一串珠子。

鬼爪蓝江笑着接过，一面递向照夕道：“拿过去，就这么点事，月底我送徒弟过去，你请不请喝酒都没关系。”

照夕不由大吃一惊，当时身子像触电似的往后缩了一下。蓝江方一瞪眼，另一只其白如玉，春葱似的玉手，也伸在照夕眼前。

前。

这只手上也是一串明珠，向枝梅的声音，笑道：“凡事有个先来后到，老姐姐你还得退后一步。不！管少侠快收下，月底以前，我送徒弟过去。”

蓝江不由一翻怪眼。

“噢！老妹子！你打听清楚没有？到底是谁先？我在一个月以前，就和他定下了。”

冷魂儿不由怔了一下，可是她立刻爽朗一笑。

“那你太迟了，我们丫头从小就和他后花园私定了终身的。”

蓝江不由一张丑脸成了猪肝颜色，看看这边又看看那边，口中结结巴巴道：“不……不能吧……”

两个姑娘都哭成了泪人儿似的，心中也都恨照夕薄情。雪勤咬了一下牙，流泪道：“师父！我们去吧！没什么好说的了！”

丁裳也揉着眼。

“人家是老资格……我们走吧……呜呜……”

向枝梅和蓝江更是你看我我看你。那串珠子更是收起不好，不收也不好，为难之态不亚于她们徒弟！

向枝梅转了一下眸子，收回珠串，微微一笑。

“老姐姐！这是他们小孩的事，我们也不能硬作主。这么吧，我们问问他自己，让他自己作一个决定好了。你看如何？”

鬼爪蓝江冷笑了一声。

“好！就是这样。”

她二人目光一起盯向照夕，空气就这么沉静了下去。管照夕这一霎那，真如同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。他苦笑着由位子上站起来，双手朝着蓝江以及向枝梅深深一拜。

“二位老前辈请不要逼迫弟子了，我……我……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……”

二人都不由一怔，向枝梅巧笑频频。

“这有什么呢？你放心说好了，爱情是不能勉强的……你说没关系。”

蓝江深恐对她不利，马上接口笑道：“是呀！如果有的爱情已成了过去，而不能弥补的话，还是忘了它好。那么！我徒弟……怎么样？”

照夕吃吃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我实在不知道……”

冷魂儿向枝梅对蓝江这种当面刻薄的话，十分不满。她翻了一下眼皮。

“老姐姐，你这话怎么说呢？”

蓝江冷笑。

“你那句爱情不能勉强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向枝梅陡地一挑秀眉。

“爱情不能勉强就是不能勉强，这还用得着解释吗？”

鬼爪蓝江头上白发鹤立而起，用着更大的声音叫道：“过去的爱情就是过去的爱情，你莫非也听不懂么？”

向枝梅数十年没有对任何人动过真怒，此一刻她竟感到有些受不住了。她一整面容，目闪精光看着蓝江，半天才淡淡一笑。

“老姐姐！你是想与我打架么？小妹我倒是无所谓的……”

她说着双手相互着一抱，退后了一步。蓝江大脚进了一步，气得全身直颤。

“你无所谓，莫非我就无所谓了？”

二十三

最温柔的人，也可能就是最暴躁的人，只是在平时，很不容易为人发现而已。

冷魂儿向枝梅，外表是个最温柔和蔼的人，事实上，她本性非常任性烦躁的。只不过几十年的边疆生活，把她锤炼成另一典型的人物，可是这并不是说她已经把先天所具有的那种个性改变了。

老年人很不愿意发怒的，可是老年人的怒火往往是最厉害的，一发即不可收拾。

鬼爪蓝江、冷魂儿向枝梅，这两个老一辈的人物，本有深笃的交情，可是这一刹那，却各自为着自己的徒弟反目了。

向枝梅听到蓝江这句更具有挑拨性的回答之后，竟感到势非动武不可了。

她倏地作色。

“这么说，你是要同我动武了？”

蓝江岂甘示弱，只见她黑牙一错，哈哈怪笑。

“好！好！这是你先说的。我老婆子久仰你以一手蝴蝶散手打遍武林，今夜我老婆子倒要领教领教你这手功夫。”

向枝梅晒笑。

“我们到院子里去如何？”

蓝江冷笑。

“奉陪！”

然后，两条比箭还快的影子，一齐穿窗而出。她们两个人的徒弟，也不禁大吃了一惊，各自对看了一眼，互相跟纵而出。

管照夕真急得想哭，当时重重地跺了一脚。

“使不得……”

他慌忙纵窗而出，月光之下，已见二老打作了一团。但闻掌风呼呼，衣襟猎猎，这种身手，真可说是当今江湖上罕见的！

雪勤和丁裳二女，都急得围着场子转。他们二人是谁也插不上手，口中都不禁低低的叫着师父！照夕无可奈何之下，身形往场中一纵，用“雁翅手”向外霍地一分，口中道：“二位前辈请住手！”

向枝梅和蓝江俱身形向外一展，没有被照夕手臂挡住。她二人对这少年，实在是不敢轻视。只看他掌伏淮上三子的那几手功夫，实在是高出自己多多。此刻照夕这一出手，二人立刻担心是帮助对方，心内全是一惊，身形腾开，目光全向照夕望去。

管照夕深深一拜，几乎要哭地道：“这全是弟子之罪，二位前辈若要动手，请尽管打我就是了。”

蓝江哈哈一笑。

“好小子！你倒说得好，那这事情如何解决呢？”

向枝梅也是笑哈哈地像是没事人一样的，远远的睨着他，倒看他如何处置。

照夕对于二人这种大笑的样子很是惊异，因为一刹那之前，她两人尚还拳来脚去，这一会倒现出一付不相干的样子。

他尴尬的搓着双手。

“二位前辈，婚姻大事不可草率而定，弟子需禀明父母之后才能决定……请暂先宽容几日如何？”

蓝江和向枝梅眉头都不禁皱起来。

照夕苦笑。

“弟子何德何能，竟蒙二位前辈如此垂青，更蒙二位姑娘错爱，敢不尽心结纳。只是……”

他说着稍微顿了顿，却见一边的雪勤和丁裳，四只剪水瞳，直直视着自己。

他口中的话愈发说不下去了，一时只急得汗流浹背，频频苦笑。向枝梅晃了一下身子。

“只是怎么样呢……说呀？”

老实说他爱雪勤的心是一直没有变的，虽然江雪勤已是嫁过人的女人了，可是那实在也影响不到他对她的爱情。因此在鬼爪蓝江师徒未来之前，在向枝梅和他谈到雪勤和他之间的婚事时，他内心早已应允了。

唯一令他还有一点犹豫的是，雪勤夫死未久，此刻定亲，难免受人物议。再者自己似乎应该禀明父母及师父一下，谁知就在这时，想不到丁裳师徒竟来了。

看到了丁裳，想到了她素日的恩情，他的心大大起了愧疚。如今这姑娘竟避羞抛耻，亲自来委身自己，自己怎能使她伤心？自己有什么理由不要她？

“不爱她？哦……是的……不是的！”

他自己真也搞不清楚。他承认他和丁裳之间有感情，但似乎距离着婚姻还有一段距离，其实也不能这么说……总之！他对丁裳从来没有存着“占有”之心，相反地，对雪勤却早在数年以前，就一直把她列为理想的终生伴侣。

可是因为“阴错阳差”、“造化弄人”的结果，雪勤的感情冻结了。而丁裳的尖锐攻势，却有“势如破竹”之势。现在，他绝不敢大声说一句“我不爱丁裳”，因为那也是违背良心的。

“鱼与熊掌不可兼得”，两个佳人都是蛾眉杏目的赳赳英雄，要想同效英娥，是不可能的。更何况这种话，他也说不出口。

另外，他还有一个极大的秘密，一直在内心酝酿着，那也是阻止他不敢存如是之想的因素之一。

面对着二老二少四个女人，他实在是不知如何才好。因为一句话虽可引一方进天堂，一句话却也能带另一方入地狱。而在照夕来说，任何一方的痛苦，也是他自己本身的痛苦，都不是他的本意。

他看看这边，又看看那边，心内阵阵发急。最后他心一硬，暗想：“我宁可一世不娶，也不能对她们任一方羞辱。”

他又想到自己本已抱定决心一世浪迹，不作娶妻之想的，此刻却为何又期艾至此，难以决定呢？

想着他把心一狠，悲声道：“二位姑娘，一个春兰，一个秋菊，都是国色天香……”

雪勤、丁裳不由都红着脸低下了头，她们也急着要听下文，就连鬼爪蓝江和向枝梅，也都睁大了眼睛。

照夕内心叹息了一声，暗忖道：“你们不要看着我，我已狠下心了……”

他硬下心，目视着地面，斩铁削钉地道：“只是，弟子自惭形秽，早已不作婚姻之想……”

他抬起头，与向、蓝的目光接触。

“请二位前辈，及二位姑娘原谅……”

他说了话，再也不在这院中多停留一会，深深朝着四人拜了一拜，头也不敢抬的转身向房中走去。

他这一句话果然令她们大吃一惊，相继一怔，彼此交换了一下目光。

两个姑娘，早忍不住珠泪暗弹，她们确实也没有脸，再在这个地方站着了。

雪勤抽噎道：“师父！我先走了……”

她说着猛地腾身而起，直向墙外飞纵而去，丁裳抹了一下眼泪，惨笑道：

“师父！你老人家也该死心了吧！人家压根儿也没把咱们看在眼内……”

说到最后，她忍不住又哭了。

鬼爪蓝江大脚朝地上狠命的跺了一脚，怪叫了声：“好小子！我……”

向枝梅却苦笑着对她摆了一下手，蓝江不由临时住口，茫然地看着她。

“老姐姐！我们走吧！本来这种事，也不是我们能解决的，年轻人的事，叫他们年轻人自己解决吧！”

蓝江冷冷一笑。

“你是说，我们回去？”

向枝梅点了点头，苦笑了笑。

“否则，又能如何呢？”

蓝江猛然地抓紧了一双鬼爪。

“算了吧！老姐姐！你比淮上三子如何？”

向枝梅揶揄的笑了笑，蓝江的双掌，不禁又慢慢松开了，她恨声道：“走！我们谁不走谁是孙子！”

她说着愤愤地看了丁裳一眼，腾身上房，丁裳也忙跟纵而去。向枝梅长叹了一口气，面窗而道：“管少侠，你要三思而行……我师徒走了，这是你自己的事，你自己解决吧！”

她说完话身形遂自腾起，一路翻纵了出去。这庭院之中，转瞬之间归于平静。

管照夕在灯下，双手紧紧地抱着头，现出沉痛无比之色。他的脸色苍白，全身微微颤抖着。

他勉强令自己心里安静下来，可是江雪勤的楚楚可人，丁裳的亭亭玉立，这两个飘忽的影子，怎么都在他脑子里转着。他低低自语道：“天啊！我都说了些什么话啊……我……我怎会这么说呢？”

外面的声音静下来了，他知道她们走了，这才怅然立起，慢慢走到窗前，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。忽然他耳中听到了一阵低低的饮泣之声，很像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。

他不禁大吃了一惊，暗想：“这是谁？莫非雪勤和丁裳还没走么？”

想着，他立刻纵身而出，却见一条纤细的影子，正由自己房檐上腾身掠起。

照夕吃惊地道：“谁？”

他立刻展开身形，向那条纤细的人影紧紧蹑去。

那夜行女身形很快，一刹那已纵出了这客栈的高大围墙，可是照夕愈发不放她逃开，起落间，已紧紧蹑至前行少女身后。

由背影上看来，极像雪勤，照夕的心也就跳得更厉害了。他猛地腾身，

已到了少女身侧，出声道：“姑娘请留云步，我已看见你了！”

边说边伸出一臂向前一挡，那少女见前面跑不成了，突地又转过身来向回跑。照夕身形一长，又到了她身前，仍是挡住了去路。他呐呐道：“雪勤……你这是何苦……我……”

那少女忽地用双手捂住了脸，照夕不由怔了一下，他退后了一步，微微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知你此刻定恨我薄情……其实……姑娘，你是不明白我内心的苦楚……”

他微微顿了顿，又重重叹息了一声，接道：“总之！雪勤，你要知道，我爱你的心，仍是和从前一样的……”

他说着苦笑地看了她一眼，对方仍是紧紧地捂着脸，头垂得很低，可是由她微微抖动着肩膀看来，她像是在轻轻地哭泣。

管照夕手足感到有些失措，他想把她脸上的双手轻轻拉下来，为她拭去脸上的泪，可是对方的哭声，似乎包含着更多的委屈，他不得不更进一步，表明一下自己的心意，安慰她一下。于是他走进了一步，轻声叹道：“你要原谅我方才说的话……我实在……姑娘！总之，你是我这一生第一个心爱的人，至于丁裳……”

他咬了一下唇。

“她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一直看她和我妹妹一样。我想不到她师父会对我提出这个问题，你又叫我怎么回答她呢，我不能伤她的心！姑娘！我这么作是不得已的，你要谅解我的苦衷！”

那少女边哭边点首。

“我明白……管大哥，你回去吧……不要管我！”

照夕轻轻叹息了一声，到了此时，他似乎什么也不能说了，

自己心意已表明了，虽然心中尚有千言万语，可是如果再说出来，似乎有些超出立场之外了。而且，那样也等于欺骗了丁裳。

他顿了顿，才苦笑道：“那么！我走了，姑娘！你要好好保重身子，不要以我为念。等明天我与淮上三子同至雁先生住处，完了任务之后，我将远走天涯。姑娘！我会永远记挂你的。”

那姑娘也抽搐道：“管大哥！你也要多多保重。”

照夕几乎要淌下泪来，因为这姑娘太令他感动了。他微微点了点头。忽然他剑眉一挑，后退了一步，诧异道：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

那姑娘仍然用手捂着脸，可是眼泪已由指缝中流了出来，她颤抖道：“管……管大哥……你……”

照夕猛然上前，伸手把她双臂拉开，立刻他看清了这姑娘的庐山真面目，那是白雪尚雨春。他口中“哦”了一声，一时呆若木鸡。

尚雨春挣开了他的手，回头就跑。

管照夕突然赶上一步大声道：

“站住！”

雨春倒是真听话，抖颤颤的站住不再跑了。管照夕剑眉微皱，脸色很窘，他口中呐呐道：“尚姑娘！对不起！你一直不说话，我竟把你当错了人……可是！你这又是何苦呢！”

雨春低着头，眼泪簌簌而下。

“大哥！我……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来找你……”

照夕叹息了一声，他怔怔地看着她，一时真不知如何开口。他内心真是叫不迭的苦，事情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眼前一个雪勤一个丁裳，已经够自己受的了，却想不到平空又跳出了一个尚雨春。

他红着脸。

“你找我有……事么？”

雨春点了点头，目光注视着他，吞吐道：“可是……现在已经没有了！”这多情的人，为了少找麻烦，不得不把心硬起来，他点了点头。

“那么，我走了！”

雨春抬眸瞟了他一眼。

“我已经不住在洛阳了……而且已把所有家产都卖了，那些钱都救济了穷人！”

照夕怔了一下，口中“唔”了一声，他生怕自己又会说出令对方动心的话，当时不发一语。雨春断断续续的又道：“现在我已不是一个贼了……我决定听你的话改过自新，做一个好人！”

照夕红着脸点了点头。

“姑娘能如此，我的心也安了！”

雨春情绪渐归正常，她深情的注视着照夕，樱唇微微的抖颤着道：“管大哥！你还会看不起我么？”

照夕心中早已感动了，只是他却强令自己不为之心动。因为有些痴情的女孩子，是受不得一两句真情的挑逗的。他如今已深深的受过“情”这个字的痛苦，不愿再为此一字害己害人！

他装着微笑道：“不会，我一向都是很看重姑娘的！”

雨春不禁面色一喜，她张大了眸子，现出一付“惊喜欲狂”的样子，可是立刻她又黯然而了。

她有满腹的心事，想一一吐露，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她感到有点“难以启齿”。有些话，需要男方先开口，自己才能说的，而且照夕方才的话，已实在冷了她的心。

她知道真正令照夕着迷的人，只有那个江雪勤，这只要听方才他说的话就知道了。

那么，他对江雪勤尚且如此，对自己就更不用说了。婚姻之事，恐怕是没有什么希望了。

女孩子的生命，是生活在爱情之中，如果她们理想的爱情，一旦粉碎了，那实在是太残忍，太可怕了。尚雨春泪眼迷漓的看着照夕，用着试探性的语气道：“管大哥！你真的决定了，即将远行，而且……而且一辈子……一辈子……也……”

下面“不结婚”三个字，她却是说出口。照夕慨然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！我已经决定了。”

雨春娇躯颤动了一下，下面的话，她是再也接不下去了。可是这是她最后的机会，她必需要表明心迹，因为她一向并不是一个忸怩的姑娘。她知道此时的羞涩，可能就会导致她终身的遗憾。

这一霎时，她把一个女孩子最起码具有的条件——羞涩——抛弃了，她用最心碎、最动人的声音以最大的勇气向照夕道：“可是……管大哥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照夕注视着她，她的声音发抖了，头也垂下去了，可是到底她说出来了，

她说：“我爱你……管大哥！我爱你！”

照夕大大吃了一惊，他真想不到她竟敢这么坦白。他几乎有些怀疑，如今的女人变了，变得如此坦白率直，坦白得令人可怕！

他慢慢后退着，用着几乎哀求的声音道：“不！不！姑娘！你千万不能如此！我是不值得你如此的……”

雨春大声哭道：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？”

她向前进了几步，她的感情奔放得令人吃惊，因为她的“羞涩之极”已经过去，再没什么话，会再令她感到更羞涩了。

四周没有人，只有天上的月亮，她要在她心目中的爱人身前争取！争取！

那只是一份纯真的感情吐露，有什么可耻呢？

管照夕在她的正面攻势里，又后退了一步，他常常是采取被动的。

他咬紧牙根，慨然道：“姑娘，我曾经爱过别人，我的感情不会稳固的！”

雨春抽搐道：“这……这不要紧，没有你我活不下去……照夕你要相信我，我说的都是真话！”

照夕长叹了一口气，他对感情实在腻了。他认为它们紧紧地束缚着自己，一刻也没有放松过，当它们紧紧的压着自己的时候，那种痛苦，是莫可比拟的。虽然失去它们时，痛苦更加倍，可是眼前他已感到不胜负荷。他理智的对雨春道：“春姑娘！你不必这么想，因为我本人已是一个痛苦的人，所以我实在不愿意再连累人家。我已经决定了我的志愿，请你不要再使我为难。”

雨春怔了一下，泪眼迷漓的似还想要说些什么，照夕却狠着心，向她拱腰一揖。

“姑娘，夜深了，你回去吧，对你的友谊，我将永世也不会忘记。”

雨春这一刹那，就像丧失了灵魂一般，她像泥塑一般的站立着，纹丝不动。她没有哭，没有流泪。

照夕再也不敢在这里多留了，他很明白自己的感情，眼前如不运用慧剑，斩断情丝，即成不了之局，那么对于雪勤和丁裳，更是无法交待了。

他苦笑了一下。

“姑娘请多珍重，今后也许我们还有见面的日子，那时候姑娘也许会感到，今夜的一切是多么可笑……而渺小的我，又是如何不值得你如此伤情……”

“再见了！姑娘！”

他说完这句话，猛地拧身飞纵而起，惊忙中，似听到雨春的一声呼唤。

“管大哥！”

可是狠心的管大哥，这一次是真的硬下心了。他身形展开，捷如星丸跳掷，不一刻已返回客栈之中。

管照夕踉跄的进到了自己房间，他把门和窗一起都关上。想到了这接连的情债，真是不胜唏嘘，他自信自己不是一个玩弄感情的人，可是为什么，对于三个不同典型的女人都有感情呢？

更令他百思不解的是，这散落在三个不同地方的姑娘竟会突然凑在了一块，同时都在今夜，和自己见了面，她们同时都提到了这个“婚姻”的问题。这真是太奇妙了，奇妙得近乎于不可能！

“好了！一切都完了！”

他对自己嘲笑着，挥掌把桌上的烛光扇灭，他就这么晕晕沉沉地倒在了床上。

他想他自己，二十多岁的年纪，可是生命里却是饱经忧患，尤其在爱情里，他尝尽了酸甜苦辣。

那么现在自己脱离了她们，眼前是一条遥远弯曲的道路，那是要凭自己的勇气和决心走下去的。

这条路是要自己独自去走的，没有人援手，也没有女孩子再来纠缠自己了！那是幸福的吗？谁能肯定说，以后又比现在更幸福呢？谁能说没有女孩子的爱情是幸福的呢？

想到这里，他沉重地翻了一个身，竹板床吱吱的响了一声，这午夜的愁思，不是味儿。他想起来徘徊，可是又怕天上的月亮，因为伤感的人，是最怕看月亮的，那银色的光，对爱情固然是颇具歌颂之力，可是对伤感更是极尽讽刺的能事。

这八月十五中秋之夜，多少人在赏月之后，含着甜蜜的微笑，进入到梦乡。可怜的管照夕，却在纱帐之中长吁短叹着，看来似乎他是自作自受，其实那是不然的，那是上天早已注定了的。渺小的他，除了领受之外，又能如何呢？

男人的爱情是一部分，女人的爱情却是全生命，她们三个姑娘是不会甘心的，除非她们存了厌世之心，否则她们将会在最后的情场之中，相互的角逐着，决一胜负！

一辆风驰着的篷车，在直奔冀北的一条驿道上飞驰着，在黄昏的斜阳道上，带起了一大片尘土。两旁田里种的庄稼，是麦子、高粱还有玉米，多半都收成了。由于整个的黄淮大平原，久旱不雨，田地龟裂得十分厉害，高粱玉米勉强收成了，那后期种的麦子，却显得先天不足，一根根垂着穗子，黄焦焦的，就像老太太的脸……篷车在一处小岔道拐弯了，道边有一棵老树，树上刻着一个箭头，指着“旗竿顶”三个弯弯扭扭的字体。

在疾驰了整整一下午之后，到了此时，才真正令人体会到微微有些凉意。于是，车窗内探出了一个白首的老人，向车把式招呼道：“喂！赶车的，把篷子放下来凉快凉快吧！”

车把式吆喝了一声，把飞跑着的牲口拉住，这才走下车座，张罗着卸下了篷子。

车座中三老一少各自站起来，抖擻了一下身上尘土，篷车又继续向前驰去。

无奇子丘明耸动了一下白眉，向着对面的管照夕苦笑笑了笑。

“看样子大概是快到了吧？”

照夕微微张开眸子，点了点头。沿途之上，他很少和淮上三子说话，他认为和上了年岁的人一起旅行，的确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

赤眉子葛鹰显得情绪很不安宁，他望着照夕，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管少侠，你能肯定，雁老先生如今还健在么？”

照夕只得又睁开了眸子，他点了点头。

“他老人家身体一向很好的！”

赤眉子脸上露出了微微失望之色，飞云子叶潜立刻接口道：“当然，我们希望他老人家还健在人间，因为那样，才可多少减去一些我兄弟心中的愧疚！”

葛鹰立刻附和的点头。

“是！是！我一直是这么想的。”

照夕不由微微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对淮上三子不安的情绪，早在前三天，他已经洞悉了，他一直欣赏着他们这种不安的情绪，因为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复！

无奇子丘明又叹息了一声。

“管少侠，其实你现在应该知道，我兄弟自一开始，对于他老哥，心中就存着抱愧之心。这一次所以不远千里来此，主要是想向这位老哥哥问安……当然……”

他红着脸笑了笑。

“我们的诚心，你是会为我们转达上去的！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感慨的道：“其实世界上，每一个人都会有错的。三位老前辈的诚心，我一定代为转达，只怕……”

他说着剑眉微微一皱，赤眉子立刻紧张道：“你的意思是雁老哥仍不肯饶恕我们？”

照夕叹了一口气。

“实在说，他老人家一直把六十年前的仇恨记挂在心内，只怕一时不易化解吧！”

叶潜苦笑笑了笑。

“老弟，并不是我兄弟耍赖，实在六十年的时间是太长了。再说我兄弟三个，如今都已是这么一把子岁数了，还能在人世上活几天？”

他愁苦的眨了一下眸子。

“雁老哥就是再恨我们，这种手段也是太毒了一点！”

照夕冷冷一笑。

“叶老前辈，你还没有弄情楚。此次弟子带三位来此，只是证实弟子不是虚语，并不是为你们求情而来。再说，六十年的赌注，是你们承诺在先，莫非你们堂堂武林先进，竟能说话不算么？”

叶潜汗颜。

“小兄弟你说得不错，我们既已承诺了，君子一言如白染皂，岂能不遵？只不过……”

他搓了一下手，吃吃道：“只不过……想请雁老哥于可能范围之内，高抬贵手，不念旧恶而已！”

照夕颇为不快。

“这赌注是弟子所定，又与雁老前辈何关？”

他又冷笑了笑，接下去道：“不过，他老人家如果亲口说出不念旧恶的话，我也不为己甚，只是……天下群雄俱知此事，只看你们怎么交待。”

叶潜不由怔了一下，丘明却看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“老三，事到如今，你怎么还存着这种念头？武林中重的是一诺千金，我兄弟不幸败在了他的手中，就是上刀山下油锅，又有何憾？你说这种话，岂不令管少侠见笑？”

飞云子叶潜更不禁面色羞惭，当时呐呐答不上话来。丘明斩铁断钉的接道：“只要见着了雁老哥，证实了他的话是真的，我们拨头就走，从此面壁六十年，江湖绝迹，生死听天由命。这又有什么好怕的？”

照夕不禁心中暗暗佩服，只是他表面上仍是一片冰冷。飞云子叶潜长叹了一口气，用手一拍车座。

“罢了！想不到我淮上三子，竟会有今天！”

言下不胜唏嘘。

篷车停了下来，照夕四下看了一眼。

“不错，就是这个地方，我们下去吧！”

三老各自站起身来，陆续下车。赤眉子葛鹰开发了车钱，照夕率先向一条半斜的山道上走去。淮上三子各自无语，踉踉的在后面跟着。

顺着一条小溪走了约半里路，就看见了那耸峙在竹林之中的高大别墅，照夕想到年前和申屠雷投店被困时情景，不禁仍还有些愤愤之感。可是再一想到自己却因祸得福，再说那九天旗金福老，如今已落到了那种下场，他的气也就消了。反倒觉得自己当时下手废了金福老的功夫，那种手段，未免太狠了一点。如今有事再来访他，这老儿是否肯帮忙就难说了。

一行四人，已走过了红木小桥，来到这别墅似的巨宅门前。

管照夕用手拉了一下门铃，过了一会，才出来一个伙计，把门开了。

照夕微微一笑。

“我们是来拜访金老先生的，请去通禀一声！”

那伙计怔了一下，前后打量着这一伙人。

“我们这没有什么金老先生呀？四位是要住店还是……”

照夕面色一沉。

“金氏父女，是我们老朋友了，你还有什么好瞒的？我们找他有事……”

这伙计脸红了一下，一面弯着腰道：“既如此，小的也就实说就是，老爷子两个月以前回来了，却是叫人把功夫废了，现在已带着女儿到江南去了，这地方交给覃先生经营……”

他哈着腰道：“各位请稍等，我去请覃先生来一趟，你们有事尽管同他说就行了！”

照夕想了想，知道此言不假，就笑了笑。

“那就不用了，你给我们开两大间房子，我们明天就走！”

这伙计忙闪身笑道：“那么快请进来吧，房子有的是！”

四人鱼贯而入，淮上三子对这么优雅的环境，很感惊奇。至于九天旗金福老的名字，他三人倒是知道，可是并没有把这么一个人放在眼睛里。

开好了店房之后，照夕眉头微皱，对三子道：“雁老前辈面壁处是在白云山庄，那里离这里还有一段山路。过去九天旗金福老是在那白云山庄开山立寨，这地方，只是虚设的行号，欺骗一般商旅的。”

赤眉子冷冷一笑。

“萤火之光，也敢放威！”

他几乎忘了他自己，不久前才败在管照夕掌下，尽管如此，像金福老之流，还是不在他眼睛里面的。

飞云子叶潜道：“既如此，我们为何不直接到白云山庄去呢？”

照夕摇了摇头。

“一来是为恐白云山庄匪人太多，我四人虽是不怕，到底惹厌。再者雁先生面壁，最忌外人干扰，要是为他们发现了，日后岂不要惹厌？所以弟子以为，干脆我四人到午夜之后，私自探访，岂不是好，不知三位意下如何？”

无奇子丘明冷然。

“但凭管少侠吩咐，我三人没有什么意见，总之，只要能见到雁老哥就好！”

当下伙计端来酒食，照夕因上过一次当，把酒壶拿过来，仔细端详。丘明怔了一下道：“这是何故？莫非这酒不对么？”

照夕冷笑。

“弟子初下山时，和一友人在此曾着了道儿，所以不得不小心些为是！”
丘明哈哈大笑。

“这个无妨，把酒壶拿过来！”

他说着由怀内摸出一个扁玉盒子，用手一按，盒盖自启，内中是一支晶光四射的玉簪。他把玉簪取在手中，一只手打开壶盖，置一端入壶内，过一会取出看了看，微笑着摇头。

“放心！没有东西。”

如是依法在各菜肴中试了一遍，俱无异状，这才把玉簪收起，各人放心大胆的进食。淮上三子到了此时，也都改了观念，开怀畅饮，谈笑自若，丝毫不带出忧愁神色。

四个人分两间住，照夕和丘明一间，葛鹰和叶潜一间。照夕一直都是很小心预防着，好在四人都有高深的内功，入夜后盘膝榻上，运功调息，睡不睡觉倒是无所谓的事。

三更天，照夕和淮上三子轻轻出了客栈，照夕在前，三子在后，一路直向旗竿顶山峰上翻去。

这一驰开了脚，照夕才暗暗惊叹不已，心中忖着自己的轻功提纵之术，要是和三人比起来，却是差得太远了！

白云山庄，自从金氏父女离开以后，虽然仍蹠聚着不少匪人，可是那声望比起金氏父女在时，差得太远了。

入夜虽有几个小贼值更，可是在他们四人眼中看来，那简直是不值一笑，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，就找到了当初禁闭照夕的那个石洞。启开石门之后，照夕率先入内，淮上三子跟着入内之后，四下打量着。

葛鹰问道：“那雁老哥就在这里么？”

照夕微微一笑。

“三位前辈，说不得要委屈一下，雁老前辈面壁之处，还要爬行一段距离才能到呢！”

三子不禁面带惊奇，照夕当时纵身附壁，用手把一窝藤草一拉，带起了一块千斤巨石，顿时现出了一个漆黑的地洞。叶潜接下了那块石头，照夕就率先把身子钻进去，三子也各自随后钻入。这条地道，照夕因是轻车熟路，所以并不费事，很熟悉的在前面爬着，三子却是第一次来，他们跟着爬行了一大段之后，无不心内暗暗吃惊。

因为他们已发现这条地道竟是按先天正反易数相克之理开出来的，要是不精此数之人，即使是爬进来了，要想再出去却是万难。淮上三子，看到此不禁暗暗吃惊，已相信那位雁先生，定是在此面壁无疑了。

想到了当年自己兄弟设计害他的经过，三人都不禁内心十分愧疚。这条地道前文曾叙述过，在此不再多介绍。那是一条四通八达的地洞，沿途极多暗门，弯七扭八，只要行错一门，就可能把自己永世埋葬在这山石之内。

好在照夕既熟前路，三子又精此术，不一刻已发现了眼前似有黄光闪烁着。

照夕回头轻声道：“到了，请三位略候，容弟子通禀之后再进内见他老人家吧！”

丘明苦笑着点了点头，淮上三子这一刻真是噤若寒蝉。照夕于是伏地朗声道：“弟子管照夕随同淮上三位前辈面谒，请老前辈赐予接见。”

他说完了话，良久，不见有一点回音，于是又重复了一遍，仍是没有回音，照夕就大着胆子向前膝行了几步，爬到了洞边，伸颈向洞中一看，顿时大吃了一惊。慌忙回头道：“不好了！三位前辈快下去看看，雁老前辈不好了！”

他说着首先飘身而下，淮上三子也不由吃了一惊，相继纵身洞内。只见一黑发披肩，面黄如蜡的老人，跌膝坐在蒲团之上。

虽然事过数十年之久，可是淮上三子一眼仍能认出，这老人正是当年的雁先生。他们口中都不由惊得哦了一声，照夕早不禁扑倒老人座前大哭失声。

原来雁先生顶门天灵盖上，开了一个三角形的黑忽忽的窟窿，皮肉早已干枯，看来像死去很有一段时间了。

照夕想不到千里迢迢来此，只拜见到老人一具尸体，因念到老人传艺之情，一时失声大哭不已。

淮上三子也是面色颇为严肃，他三人一齐弯腰，朝着雁先生尸体深深一拜。

无奇子丘明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老朋友！我兄弟的罪名，今生再也难以洗清了……”

他忽然往地上一跪，流泪满面的道：“雁老哥……当年我们害了你，今日你的弟子照样也对付了我们……你也可以安息了，我兄弟今日在你灵前发誓，今生永不出山一步……”

飞云子叶潜及赤眉子葛鹰，也都跪下身来，一种无名状的悲哀，深深笼罩着他们。本着“死者为大”的心理，再加上他们原有的愧疚之心，一时他们都感到天良受到了谴责，在这个已死的老朋友灵前，他们深深忏悔着。

良久他们才抬起头来，飞云子叶潜无意间目光向雁老面上看了一眼，他忽然口中“咦”了一声。

“你们看雁兄鼻下……哦！哦！”

他惊忙站起了身子，这时无奇子丘明和赤眉子葛鹰也都注意到了，顿时都吃了一惊。三人先后站了起来，照夕本在悲哭，闻声抬头问道：“什么……事？”

这时飞云子叶潜已走到了雁老尸身之前，他弯腰仔细看了看，面现异色。

“啊！大哥快看！”

无奇子丘明这时也走了进来，低头仔细看了看。只见雁老鼻下正中，微微垂下约有三分长短一根软玉似的东西，若普通看来，就像小孩流的鼻涕一般。

可是淮上三子已是世外高人，见闻至广。无奇子丘明端看一辨之下，顿时后退了一步，面色大惊。

“玉茎出窍，天顶目开……雁老哥，莫非竟是出胎了？哦……这……这可能么？”

赤眉子葛鹰这时细看老人天庭后，也大惊。

“大哥快看……雁老哥真是出胎了！”

他边说边还用手指着雁老顶门，三人都不禁探首一看。只见老人顶门那三角窟窿，竟深有半尺许，几乎占老人整个头颅面积一半。其黑如墨，最奇是不带一些血腥，光泽红润。照夕看得如坠五里雾中，可是无奇子丘明和飞云子叶潜，都不由连声叹息不已。

照夕惊吓的问道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”

丘明看了他一眼。

“我们应该为他老人家贺喜。想不到他竟在六十年之中，炼成了元婴，已出胎了……唉！我们应该早来几天就好了！”

葛鹰也叹道：“如蒙他老哥指点几句，受福不浅……”

照夕这才突然想起，大喜道：“啊！这就对了……这就对了……”

叶潜看了他一眼。

“小侠客有何见地？”

照夕笑道：“我几乎忘了，当年雁老前辈传授我武艺时，我曾亲眼见过雁老前辈所炼的元婴……”

叶潜立刻惊喜道：“哦！你看见了？什么样子？是由什么地方出来的？”

照夕比了一下手势。

“这么高，长相和雁老爷一模一样，由雁老前辈顶门出来的。不过，那时候头顶并没有开就是了。”

淮上三子立刻面色大喜，葛鹰忙问：“出胎时，雁老哥口中念了些什么没有？”

照夕茫然点了点头。

“好像说了些什么，只是我已记不得了。”

三子立刻大失所望，葛鹰仍追问道：“你是否可以想出来呢？想一想吧！”

照夕笑了笑摇头。

“那怎么想得出来呢？我根本就没有注意……”

赤眉子葛鹰立刻长叹了一声。

“老弟，不瞒你说，这道家证仙之说，我兄弟醉心已非一日。其实早已可以下手修炼了，只是最后出胎口诀，苦求不得，白白耽误大好光阴，至今仍徘徊于凡尘之中。如寻得出胎口诀，像雁老哥今日之成就，并非不可能……”

他一面搓着双手，独自连声叹息不已。

丘明这时面色也似十分懊丧，望着雁先生躯壳，又似无比的羡慕。他冷笑了一声道：“自古仙人不易修为，雁老哥能有今日成就，正不知费了多少心血……二弟，你也把仙业看得太简单了！”

葛鹰叹道：“现在还有什么好争的？我们都这么一把子年岁了……只不过说说罢了！”

叶潜似有所启示的道：“不然，我兄弟如能真心于静中体悟，那最后出胎口诀，又焉知不能悟出……”

丘明呵呵一笑。

“老三！你可又在说外行话了。那出胎口诀，是在已养成胎儿待出之时的撒手功夫。你我区区一介凡人，有何智能得以悟出……须知，如今留下的口诀，俱是当年成道的人在道成之前留下来的，并非先有口诀而后成道飞升的……你这一点还没弄明白！”

叶潜失望的点着头。

“唔……这么说，我们只是在妄想罢了！”

丘明面色苍然的望着照夕，点了点头。

“少侠客所说不假，雁老哥虽已飞升，可是躯壳仍在，足证少侠所言属实。如今我兄弟已心服口服，此刻就想告辞。今后六十年定遵守诺言，面壁

深山，决不出江湖一步……少侠请放心，我兄弟这就告别了。”

他说着向二位拜弟看了一眼。

“二位兄弟，在此久留何益，我们去吧！”

葛叶二人方一点首，正要转身，照夕忽然惊讶的道：“三位前辈且慢……这是……”

他说着走向雁先生床边的石案旁，更吃惊的道：“啊……快看！”

淮上三子不由忙踱了过来，只见白石长案上，龙飞凤舞的写着几行字，那似老人以手指书写在石面上的，字字入石三分。三子合拢来，细细读着，只见上面写的是：

“恩也休！仇也休！但把尘事一笔勾，走元婴，笑九洲，混混人世又何留？六十年面壁，伏先天正气。于清道光丙子年，仲秋八月二十一日子时出胎。

苦修寒士雁南天指写”

四人看毕，不由赫然变色，见另一旁，有数行小字，写着：

“淮上三友二十三日子夜来访，余特留焰候之，往事已矣，不必过于自责，如喜此洞居，可留此修为，三十一年后，余定援以撒手出胎功夫，希不自误！”

三子不由大喜欲狂，赤眉子葛鹰首先大笑。

“哦！太妙了！”

丘明瞪了他一眼，葛鹰再往下看，才见另有几行字，写道：“照夕小友尘缘未了，不可逆己过甚。今赠汝诗一首，以之处世，后福无穷：

春江夕阳暖，雷音驰南天。”

照夕看后不由微微皱眉不语，淮上三子不由相继笑了。丘明用手在他肩上拍了两下，赫赫笑道：“老弟！这首诗你要记好了，以之处世后福无穷呢！”

照夕又低低念了一遍：“春江夕阳暖，雷音驰南天。”

他注目着丘明。

“老前辈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丘明手托下巴“嗯”了一声。

“春江……夕阳暖……雷音驰……南天……这！我也不大清楚！”

赤眉子葛鹰扣了一下头。

“春江嘛就是春天的江水……夕阳吗？就是黄昏时候的太阳！”

丘明摆了一下手。

“你算了吧！”

照夕也忍不住笑了，他把这首诗句默默记在心里。遂含笑向三子一拜。

“恭喜三位老前辈，不久就可和雁老先生一样了。”

淮上三子一时笑得眼都睁不开了，葛鹰手舞足蹈的道：“老弟！这都是你的大功，以后我们不会忘了你的，嘻！”

叶潜轻叹了一声。

“想不到雁老哥如此仁厚，如此更增我兄弟惭愧了！”

葛鹰不愿使眼前气氛转变，忙岔口道：“雁老哥已经说过了往事已矣，你又何必再提起来呢！真是……”

叶潜搭垂着眉毛道：“这是他可敬佩的地方，可是我们又怎能没有愧疚之心呢？”

葛鹰抬头道：“老三，我们从今天起，要把那不痛快的事忘记，重新为

人。”

丘明也点了点头。

“二弟说得对，那么，我们就留在这里吧？”

葛鹰叶潜俱都点头称善。他三人一刹那之间，顿扫愁戚之色，纷纷在这石室之内走踱着。照夕因以前曾来过，遂领三人看了一边的流水室，室内各物都齐，有一个大青石臼，内中是满满地一臼灯油，色呈碧绿，淮上三子一看即知是“松子油”，估量着最少也可燃灯数年。至于一切炊具都散放在另一间室内，只是雁先生辟谷术成后很长的一段时日，从未举炊，石缸内陈米都生了毛了。

三子预计着须整顿一番，并且在道胎未成之前，饭还是要吃的，每几个月，尚需出外采买一回。总之，他们对这新环境十分满意，略为商讨之后，叶潜同葛鹰都留在这里，丘明外出采办，照夕也含笑向葛叶二人告别，遂和丘明循前路而出。

葛鹰和叶潜，反倒像主人似的，直把照夕送到出口地方，才握手作别！

他们翻回到了山下，东方已经微微有一点曙色了。丘明笑问照夕道：“老弟台！你此番到哪去呢？”

经他这么一提，照夕不禁突地怔了一下，他笑着摇了摇头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走到哪算哪，我如今是四海为家！”

丘明双手按在他两肩上，端详着他的脸。

“老弟，你此刻红鸾星动，看样子不久就有喜事上身了呢！”

管照夕脸一阵红，苦笑道：“前辈不要取笑了，我还会有什么喜事？只怕这一生也不会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无意中又想到了雁先生所留的话“莫逆己过甚”，一时却也接不下去了。

他爽朗一笑。

“弟子今夜在此留宿一宵，明日即将远行，前辈是……”

丘明呵呵一笑。

“那么我们就此分手吧！老弟！好自为之！”

他说完这句话，大袖挥处，人已如同怪鸟似的腾空而起，瞬息已消逝于黎明的薄雾之间。照夕望空怅叹了一声，遂一路腾翻，回到了客栈之中。

他已经了却了一件心事，现在，他想到自己真是一无牵挂了。

他一向是醉心于古来的游侠的，可是现在他对这种作风，似也感不到什么特别的趣味。偶然他想到自己，似乎该有个家了！

当然这个“家”是他自己的家，那么构成一个家，起码的人数呢？

衣锦还乡的申屠雷，在甫自接获外放“新乐”县的正堂任令之后，少不了紧张一番。略事逗留，便即带着他那个随身的小书童青砚，走马上任去了。

本来他是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，可是奈何他申屠门中仅此独子，破碎了家门要待他来重整。申屠历代书香的官宦之家，也要他继续下去。他只好委屈的去上任去了，其实他内心的理想，和管照夕完全一样的。

“新乐”县地方仕绅，联合欢宴这个新知县，在南大街“快活林”摆下了盛筵，席开三桌。原知县林大人，外调河南上蔡县，也在邀请之列，那表示送旧迎新的意思。

既要为官，官场里的一套例行公式，不得不应付。申屠雷虽然很厌恶这一套，可是循于旧习，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周旋一二。

俗谓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，申屠雷倒也不例外，只是他这三把火烧的方式不一样。

举一个例子说，他出发点不是为钱，更不是为权，他是真正的为民。

以一个贵为一县之主的父母官的他，在第一个月中，他几乎没有一天不深入民间，深入衙门内的基层组织。一月之后，他开始整顿，把那一群衙门里的老油子，官场里的混混，悉数的给解了差，换上些真正青年有为的人，真正有魄力的人。他以为地方上是需要真正干的人，那是一个贤才，而不是需要一个奴才。

他的这种作风，也是遭遇到某些困难的，有些人是有后台的，有些人是有钱的，用人情去说动他，用钱来诱惑他，可是他对这两种手段，都置之不理。

他雷厉风行的作风，虽然为下属带来了一阵恐慌，可是却博得了地方上万千人民的大声歌颂喝彩。

于是，“铁面正堂”的绰号，在新乐一县，叫得震天价的响。使远近的邻县，也都敬仰他的声威，时常走动过来拜访他。

按说，申屠雷这么一个青年的官儿，有些声望，也应该很知足，很快乐了。

其实却恰恰相反。

每当他下堂回府，一个人在书房里，或是处理公务完毕的时候，他总会叹上两声，他脑子里一直惦念着那位探花郎的拜兄！

他常常想，这位拜兄如今不知上哪去了，而彼此兄弟，是否还能见着面？想到这里，他真恨不能也脱下这身衣裳，到江湖里去找照夕去，可是事实上，他仍不能离开这个任所。

不幸他穿上了这身衣服，随着这身官衣之后的是责任是名誉，那是不能轻易抛得开的。

有时候他看到墙上挂着的剑，他也会愣愣的遐想一阵，他认为他已与风沙草原、江海湖山解了缘分了。

可是他这个父母官、却是大大异于一般的，他有一身惊人的武功，因此在他任内，有时候三班捕快感到棘手的大案不能了结时，这位铁面正堂，却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深夜里，亲自下手把案子结了。短短三月任内，这新乐一地，真可说是能做到“夜不闭户”，申屠雷三字，更是在冀西远近驰名。

隆冬时候，大雪纷飞，尤其是北地酷寒，真是滴水成冰，在无情的大风雪之下，街上行人寥寥可数。

新乐县城内大街上，驰来了一骑高大的黑马，马上挺坐着一个俊秀的青年，在这么严寒的气候里，他身上只穿着一袭灰色秋衣，虽然还披着一领披风，可是看起来，仍是单薄得可怜。

可是这青年，眉目之间，并不带出一些寒意。大雪飘在帽子上，衣服上，已积下了厚厚的一层，他却懒得把它们弄掉。

这青年来到大街的时候，已是晚饭时分，冬季天，天黑得快，铺子里都已掌上了灯，可是门都关得紧紧地，多半都打烊了，有那做酒肉生意的，虽还开着门，门前却挂着极厚的棉门帘子，帘子下面穿着竹子，怕风把它揭起来。西北风吹着桑皮纸糊的窗户，噗噜、噗噜的声音，更给这风雪的夜，带上了恐怖的气氛。

年轻人在一家回回牛肉馆前下了马，想进去喝两盅，却又临时改变了计

划。他兴孜孜的又上了马，心中想道：“等见了我那申屠兄弟，再吃一顿痛快的岂不是更好么？”

这么想着，他就抖了一下马缰，这匹黑马继续得得地直向路东跑过去。

屋檐下有一辆破马车，赶车的穿着翻毛的老羊皮筒子，两只手袖着，头上戴着破呢毡帽，低着头坐在前座在打盹儿。

马蹄声令他睁开了眼，他看这个青年在马背上向他含笑点头。

“借问一声，申屠县太爷的府第，是在哪一条街上？”

赶车的用插在袖筒里双手，向路北指了一下，哑着嗓子道：“往前走向右拐，有个高墙，门口插着灯笼的，就是太爷的府上！”

这青年人抱了一下拳。

“多谢！”

拨过马头，飞驰而去，那马后蹄子，带起了大块的雪，打在那赶车的脸上，他不得不伸出手抹着脸，嘴里低低的道：“他娘的！小野种！”

所幸那骑马的青年没听见，否则以他素日个性，是不肯善罢甘休的。

黑马在高墙有灯笼的门前停下了，灰衣人下了马，就一径拉着马，向前走去。门前挂着一列四盏气死风灯，灯笼上都写着“新乐正堂”字样，在风雪之下晃来晃去，看起来很够气派。

这青年不由爽朗地笑了。

“申屠雷倒真有点威风气派呢！”

他走过去，正想敲门，忽然心中一动，又把手收回来了，随后他把马牵到墙边，四下看了看，跟着一长身，已窜上了高墙，轻轻飘身而入。

这座大宅子，本是前任林正堂的住家，申屠雷上任后，房子也移交了。只是林正堂家人连大带小有四五十口子，所以住在里面并不嫌太大。如今这位新正堂上任，不但没有家眷，父母也没有跟着，只有一个随身书童，因为没有夫人，所以连丫环都没用一个，除了一厨一差，再就是两个看门的人，偌大一所宅子，只这么几个人，看起来真是太冷清了。

到了夜晚，也只有三四盏灯火，看来是一片静寂。年轻人用着超群拔类的轻功提纵术，起落之间，已扑上了正厅的风檐，然后轻轻飘身而下。

厅内燃着两只巨烛，却是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。这青年面上带着轻松的微笑，轻轻拉开了风门，探头看了看，很大方的走了进去。

穿过了大厅，仍不见一人，再走几步，见一小童手端香茗，正向室内走去。

这小童偶一抬头，和青年目光交接，先是一怔，随后不由惊喜道：“啊……管大爷您……”

这人忙向他摇了摇手。

“青砚！你不要叫，他在哪里？我偷偷去吓他一下！”

青砚缩脖子笑道：“大爷你几时来的？我们老爷天天都在想您，您可是来啦！”

灰衣人管照夕晒然一笑。

“我这不是来了吗，要住些日子才走呢！他在哪一个房里呢？”青砚朝前面一间亮着灯光的房子指了一下。

“老爷还在批公事……大爷！我去通禀一声，他真要喜坏了！”

照夕由他手中接过了茶，一面笑道：“还是我自己进去，你到大门口去看看，我的马还在外面呢！好好牵进来喂它吃点料吧！”

青砚笑着点了点头，转身往外就跑，照夕这才轻轻向那间亮着灯光的房子走去。

他走到门口，轻轻推开门进去，室内冷飕飕地，这是一间大书房。

房子里不但没有生火，反而轩窗四开，冷风贯进来，就和院子里一样。

那位七品的正堂大人，此刻穿着一身便衣，正坐在书案边，聚精会神的在批改公事。书案上文房四宝井然有序，一盏带罩子的琉璃灯，放着青亮的光。

照夕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禁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、悲伤的感觉，他轻轻向前走了几步。

申屠雷仍在低头凝神地阅着卷宗，他只随便地道：“放在茶几上，招呼厨房开饭！”

照夕真有点想笑，他把茶放下了，然后弯腰道了声：“是！”

申屠雷仍在聚精会神地改着公事，照夕就慢慢走到他身后，低下身子看他写些什么！

申屠雷这时缩回笔杆轻轻地摇着，他眉头微微皱道：“青砚！”

照夕就在背后应了一声，申屠雷问道：“一个瞎了眼睛的七十岁老头，会亲手杀死他的儿媳妇么？我看这案子别有蹊跷！”

照夕咳了一声。

“这也不一定，这要从这个老人个性以及素日为人情形方面去分析，才能确定！”

申屠雷点了点头，他忽然“咦”了一声，猛然一回头。照夕含笑叫了声：“兄弟！”

申屠雷先是一怔，这才“啊呀！”的大叫一声，由位上一跃而起，紧紧地握住了照夕的手，用力摇撼着。

“大哥是你，可想死我了！”

照夕笑笑。

“我要是不想你，这么大的风雪，还会来找你？”

申屠雷此刻真有点欣喜欲狂的样子，他拉着照夕在一张太师椅子上坐下。“大哥，你怎么不通知我一声……唉！唉！我一直把你当成青砚了！现在你来了，要想再走，可是不行了！”

照夕见到这情逾骨肉的兄弟，一时也不禁热情奔放，他微微叹了一声。

“兄弟！我已经累了，我要在你这里好好住一段日子！”

申屠雷大笑。

“好！好！你就住一辈子也好……唉！大哥！这年来，我可真够了，这个芝麻官，我也真够了。大哥！我真想跟着你一块去闯江湖！”

照夕苦笑。

“我也够了！”

青砚这时已揭帘子进来了，跪下来向照夕请安。申屠雷一瞪眼。

“你愈来愈胆大了，管大哥来了，你怎么连通知我一声也不？居然还敢叫大哥给我端茶？看你是讨打了。”

青砚吓得脸上变色，照夕忙笑道：“好个县太爷，当真是铁面无私。不过，你可是太冤枉他了，这都是我叫他这么做的，你要打就打我好了！”

申屠雷微微一笑。

“既是大哥自己甘愿，也就不去怪他了！”

说着笑对青砚道：“还跪着干嘛，还不给大哥去倒茶去，再关照厨房，多弄几个菜，给大哥接风！”青砚爬起来就跑，照夕这才含笑看着他。

“兄弟，你可好？”

申屠雷一只手端起了灯，另用铜尺把公文镇住了，闻言微微笑道：“倒不曾病过，大哥！你来了，我们要好好细谈谈，走！我们到后面去，这里冷。”

照夕摇头。

“我可不怕冷，只是，你为什么也穿得这么少呢？”

申屠雷拉了一下衣服。

“我们练武的人，用不着穿这么多。大哥！你是一个人来的么？”

照夕一笑，不明白地问：“怎会还有别人呢？”

申屠雷笑了笑。

“我是说大哥还没有成家？”

照夕哈哈一笑，略带着伤心的意味摇了摇头。申屠雷不由剑眉微微一皱。

“听说那江姑娘失踪了，楚少秋也出走了，这事情闹得北京城人人俱知，我还以为……”

他说着顿了一下，才又窘笑了笑。

“原来你没有见着她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。

“见是见着了！唉！兄弟！一言难尽……等会饭后我再慢慢给你说……还要你为我担忧呢！”

申屠雷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我看大哥什么事都好，都放得开，只有这情之一字，大哥，你也太……”

照夕经申屠雷这么一提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怅望了一下窗外，苦笑着摇了摇头。

“兄弟！你是不明白！”

申屠雷又搁下了灯，正想详问经过，青砚却自内跑了进来，向二人请安开饭了。二人把臂而出，偌大的饭厅里，平日只申屠雷一人用饭，今日虽只多了一个管照夕，可是看来竟是热闹多了。

照夕见桌子上，摆了四个拼盘，还有一个白铜火锅，炉火正炽，煮得锅子咔咔直响，香喷喷的煞是好闻，一时不由食欲大动。

他二人也不客气相让，彼此对面坐下。三杯酒下肚，这位一世情侠，不禁触动了伤怀，一时把盏向申屠雷道：“兄弟啊！我这一腔心事要是再不对你吐一吐，我可要闷死了！”

申屠雷诚挚地道：“大哥！你慢慢说吧！时间长着呢！”

说着他遂招呼听差道：“你去热一壶花雕，把冻鸡糕切一大盘来，叫厨房切一盘兔子肉来，好下火锅！”

照夕浅浅一笑。

“兄弟这是为何？”

申屠雷笑了笑。

“不为什么，只是和大哥久别重逢，大哥如兴浓，我们就畅谈竟宵，也未尝不可！”

照夕说：“好兄弟！今夜我真高兴，我这些牢骚是要发一发了！”

他说着长叹了一口气。

“兄弟，你还记得那个丁裳么？”

申屠雷点了点头，马上又皱眉。

“是丁……尚吧！丁三弟！”

照夕摇了摇头，脸色微红。

“兄弟！她真正名字是丁裳，衣裳的裳……”申屠雷一愣。

“那是个女孩子的名字啊！怎会？”

“是的！她本来是个姑娘啊！”

照夕苦笑着点了点头。

申屠雷张大了眸子，咦了一声，注视着照夕，半天才道：“什么？她是个女的！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申屠雷惊异的又重复了一句：“你是说救我们出来的那个小兄弟，他是个女的？”

照夕笑了笑，点头。

“是啊！她是个姑娘……只是你一直不知道就是了！”

申屠雷捶了一下桌子，张着眼睛道：“那！那！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再说大哥，你又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呢？”

照夕叹了一口气。

“这是她的主意，再三关照我，叫我不可对你说，另外……唉！”

申屠雷眨了一下眼睛。

“另外又为什么？我还一直不知道呢！唉！大哥！你可是叫我丢了大人了，我还一个劲拉她手呢，这可真是……”

他说着，一时连脸都急红了。照夕也不由笑了，他摇了摇头。

“兄弟！你不要急，其实当初，我是怀有深心的……唉！不过，现在什么都别谈了。”

申屠雷皱眉。

“你就别卖关子了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可是急坏了！”

照夕又长叹了一口气，举了一下杯子。

“兄弟！干了这杯酒，我们再说，反正是一言难尽。”

申屠雷一仰头，咕嘟一声，干了杯。照夕这才由自己如何离家，如何投洗又寒为师这一段说起，说到兴奋时，眉飞色舞，悲伤时，也不禁嗟叹声声！

申屠雷也听呆了。一会菜来了，二人又吃了些饭。申屠雷连连追问下情，照夕苦笑笑了笑。

“再往下，可就言归正传了，只是兄弟！你可不要笑我。唉！说起来，我也是有些自找的！”

申屠雷连连点着头。

“你快说吧，大哥！”

照夕这才又把如何炼蜂人功；如何邂逅丁裳；如何随丁裳回去；救其师鬼爪蓝江；蓝江如何以玄功点伤自己无畏神枢；事后丁裳才告之；洗又寒之心怀叵测。谈到此申屠雷不禁吓得脸上变色，他一直静静的听着，一句话也不打岔。

倒是照夕这一谈开了，直如滚滚江水，一发即不可收拾。他把自己和丁裳之间的纯洁感情，一点也不隐瞒。句句真诚，就连申屠雷也不禁为之一洒同情之泪。

于是话锋一转，由洗又寒如何试其功夫；令其下山；自己怎么狼狈下山；以后丁裳也偷偷后随而下；如何又在河南开封附近住店吃饭；如何又遇到了

白雪尚雨春主婢二人。

听到此，申屠雷微微一笑。

“这真是愈来愈精彩了。唉！大哥！你真是走了桃花运了！”

照夕重重叹一声。

“兄弟！你再往下听，你就知道桃花运是不是福气了！”

申屠雷笑了笑。

“那我们快些吃饭，今夜，我们来个剪烛夜谈。我倒要听听，什么事把你愁成这样。大哥！俗语云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我看你正是如此啊！”

火锅都快煮干了，发出“吱吱”的声音，照夕忙挑开了盖子，加了些汤，把粉丝白菜加下去，看来更是愈发的好吃了。

二人就着锅子，吃了一饱，这才回到申屠雷卧室之内。一张大床上，青砚已早铺好两付枕被。申屠雷迫不及待的追短问长，照夕说了一半，更如骨鲠在喉，非一吐以为快了！

于是又接下去，把认识尚雨春的经过，从头到尾，说了一个清楚。申屠雷听入了迷，听到好笑时，更不禁纵声大笑了起来。可是一转到了裳的再次出现，他的眉毛立刻皱起来了，不禁叹了一口气。

“这姑娘真痴心，她太可怜了！”

照夕也叹息了一声，苦着脸道：“兄弟！可怜的是我啊！”

于是，他才又接下去，如何至尚雨春处还钱；如何为雨春退敌；尚雨春不幸中箭，自己如何救治；怎么在她那里过夜；丁裳又如何午夜来访，至生不快。说到此，笑的时候就慢慢少了，反而是一字一叹，现出满泪愁苦之态。申屠雷倒真是他的兄弟，照夕笑他也笑，照夕叹息他也叹息。有时候到了最伤心处，他流泪，他也跟着唏嘘不已！

再接下去就说到，自己因恐对雪勤不起，才半夜留条而去。

说到此，非但照夕连连摇头伤感不已，申屠雷也不胜叹息，深深感到感情之弄人。照夕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只是望着窗外苦笑不已。

申屠雷忍不住又问：“大哥！以后呢！以后又见着她们没有？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淡淡地一笑，看着他这拜弟。

“贤弟！我过去曾略略告诉你，认识金五姑的经过，那就是在尚雨春家中遇到她的。”

申屠雷摸了一下头。

“怎么这些事，全叫你一人碰上了？当然金五姑这种女人，是不能和丁、尚二女相提并论的。大哥！我看你如何才能报答她们两个对你的恩情！唉！这真是也难怪你。”

照夕叹了一声。

“你往下再听就知道了！兄弟，我把这所有经过告诉你之后，大小你还得给我拿一个主意才好，我此刻真要疯了！”

申屠雷微微皱眉。

“这事……唉！好吧！”

他急于一听下文。

“后来又如何呢？”

照夕看了他一眼。

“我不是走了么？那丁裳倒真一片痴心，非但不恨我，反倒沿途照顾，赠金、买马，我为贼伤了腿，他竟夜半乔装为我疗伤。也就是那时候，她就

把她自己一直化装成一个男的！”

申屠雷长长叹道：“好一个痴情的姑娘！这姑娘太好了……太令人感动了！”

照夕看着申屠雷，心中微微动了动。

“只是兄弟！你可知我一直是她当成一个小妹妹啊！”

申屠雷冷笑了一声。

“大哥！这不是我说你，你这种作风，可有点偏差了。说得不好听一点，你这就是‘始乱终弃’！”

二十四

管照夕慷慨叙往，在说到昔日丁裳的痴情时，申屠雷很不客气的指责这位拜兄，说他是“始乱终弃”。

照夕痛苦的摇了摇头。

“贤弟！人类的感情，是不能以常理来衡量的。在不知不觉之间，你也许就会做错了事。不过，我尚不能同意你的这句话，因为我直到如今，并没有把这份责任卸下去。我自信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事……”

他低下头，低低又叹息了一声。

“如果一定说我不对，那只是我不该认识她，如果当时我知道认识之后，会有这些恼人的发展，我也就不会认识她了。”

申屠雷不由苦笑。

“方才我说错了话，大哥不必介意，我只是太同情丁裳。其实大哥的困难，我应该知道。”

照夕欣慰的一笑。

“你也不必太为我的事伤感了，俗谓‘解铃还需系铃人’，这事情不久总要有个结束的。只是贤弟……”

申屠雷奇怪地翻着眸子看着他，照夕神秘的笑了笑。

“只是到时候，只怕你也脱不了干系呢！”

申屠雷并没有了解到照夕言中深意，只点头微笑。

“大哥的事也就是我的事，这一点我到没顾虑到，你还没有说完呢！”

照夕点了点头，注视着他。

“有你这句话，我也就放心了，只是，你却不能半途而退呢！”

申屠雷晒然摇着头。

“不会！大哥你快说下去吧！”

照夕知道他尚不明真意，当时也不去说破，只笑了笑。他

内心的铅块，并没有移开。因为这些都是他内心的痛苦往事，那里面包含的真情、烦恼、痛苦，婚姻之事一日不解决，这种痛苦也就一日存在，而且还是“与日俱增”。他黯然的看着申屠雷。

“再往后就是遇到了你，至于丁裳再次乔装救我们，这都是你目睹之事，我也就不再说它了。”

申屠雷连连点首。

“这事我知道，大哥与江雪勤姑娘的事，我也知道了。莫非你这次离京之后，又遇到了她们么？”

照夕叹息了一声。

“唉！有些事你还是不大清楚，我再细说一回，你就一切都明白了。”

于是，他又把丁裳在北京，如何向自己告别；和母亲见面至生风波；再次负气而去；接着自己又如何暗中赠药予楚少秋。

说到此，又把和楚少秋动武经过说了一遍。申屠雷一会愤怒，一会叹息，直听到照夕赠药，他才点了点头，感动的道：“大哥真君子也！”

照夕苦笑着摇着头。

“你先不要夸我，你可知楚少秋现在已经死了么？”

申屠雷不由大吃了一惊。

“他死了！什么时候？”

照夕站起来走了一转，他内心充满着伤心与悲愤，双手紧紧的互捏着。

“说起来话又多了，你不要急。”

他看着申屠雷，略微想了想，遂下决心道：“有一件秘密，按说是不应该告诉你的，只是这件事不说，往下的话，可就没有法子说了……”

申屠雷剑眉微轩。

“还有什么秘密？”

照夕看着他直想笑，就问道：“我们不是被金老头子关在山洞里了么？这秘密也就是从那里而起……”

申屠雷愈发不解，照夕也就不再隐瞒，把如何认识雁先生的经过，从头到尾详说了一遍。听得申屠雷眉飞色舞，又高兴又叹气，更为自己深深遗憾不已。不过他也知道这类奇人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如彼此无缘分，即便是找上门去，也是无用。

当时除了自身微感遗憾以外，更不禁代照夕狂喜。还把照夕那口受赠于雁先生的“霜潭剑”，索来仔细把玩观赏了一番。一时赞不绝口，照夕见他如此，不由笑道：“如果你喜欢，就带着它用吧！只是却不能赠你，因为……”

申屠雷哈哈大笑。

“大哥何出此语，这么一说，我成什么了。”

说着把剑还到照夕手中。

“你有这么多奇遇，再加上本身的条件，莫怪这几个女孩子都醉心于你了。”

照夕痛苦道：“你还要打趣我，我如果像你就好了。”

申屠雷一笑。

“那也不一定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之处，我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快乐的人，不过没有这一方面的烦恼就是了。”

他看了一下窗外，又把灯光的捻子向上拨了拨。

“夜静更深，正是多情人午夜梦回的时候。大哥！你就把以后的经过再慢慢道来吧！我真都听迷了。”

照夕站起来走了一转，在一张靠椅上坐下来。这一次他滔滔不绝的把以后之事，一口气说完。如何遇尚雨春，才发现她是一女贼，怎么令自己失望；上大雪山如何访丁裳；蓝江又如何吊自己强迫婚事；应元三怎么救自己；又如何约淮上三子比武。

至于上点苍山与三子较技一节，描叙得十分清楚，申屠雷听在耳中，就好像“身历其境”一般，也不禁连连惊喜不置。

比武过去了，他仍脱不了烦恼，向枝梅、蓝江如何带爱徒强迫订婚。照夕如何在两难之下，应付这种局面，最后又如何狠下心回绝二女；这时候却又发现了屋檐下暗泣的白雪尚雨春。

他怎么把雨春误为雪勤，最后白雪尚雨春断肠而去这一节直说到天光透曙。悲伤时，真个是声泪俱下，申屠雷也跟着频频顿首。

一席夜话，那灯油都干了，最后照夕才站起来，苦笑道：“兄弟！我的话全完了，你看我如何不伤心呢？要是你又能如何呢？”

申屠雷以手支额，沉静了良久，才叹了一口气。

“这事可真有点棘手，千不怪万不怪，只怪这是天注定的缘分……”

照夕冷笑。

“你还说这种话，我真想跳河死了算了！”

申屠雷这时站起身来，伸了一个懒腰，哈哈大笑。

“好一出精彩的夜戏。”

他看了黯然的照夕一眼，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微微笑道：“大哥，你不要急，这事情虽棘手，可是也并不是无药可救。”

照夕皱了一下眉，申屠雷伸手道：“你先不要说话，我只问你，你自然是对江雪勤感情最深了，可是丁裳和尚雨春，因对你痴情一片，更令你左右为难。”

照夕黯然不语，申屠雷就笑了笑。

“你对她二人，也不能说没有情……”

照夕正想解释，申屠雷却比他快，抢先笑道：“我明白你矛盾的心情，你是很重恩情的。因感三女都对你好，所以才一时失了主张，你不愿让任何一方受屈，是也不是？”

照夕讷讷的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！不……是的！”

申屠雷噗的一声。

“得啦！在我面前，大哥，你也就别不好意思了。你不说实话，我怎好给你出主意呢？”

照夕叹了口气。

“就算是吧！”

申屠雷笑了笑，搓着双手。

“是就好办了，我这计策，保险最灵，而且叫你们彼此都心安情愿。”

照夕怔了一下。

“还有计谋？你别……”

申屠雷眨着一双黑亮的眸子。

“你听我一说你就明白了。”

他站起来走到窗前，看了看外面的雪，回过头来，面色从容地说道：“要说这三位姑娘，可都是一时之秀，实在是难分轩轻，那尚姑娘我虽没见过，不过听你口气，也决错不了。像这么三个姑娘，也实在是没有再考虑的必要了。可是……唉！你的情形因为不同，那也只好这么作了。”

照夕皱眉。

“你是什么计划呢？”

申屠雷坐下来，笑了笑。

“你不结婚也不是一个办法，可是更不能厚此薄彼……所以，我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只不知你肯不肯这么作？”

这一下该照夕急了，他皱着眉。

“什么办法你快说吧！”

申屠雷笑了笑。

“我这个办法看来无情，其实有情。这样才能试出来这三个姑娘之中，到底那一个是真正爱你，然后你就和那最爱你的一个结婚……”

照夕也不由一振，他脱口笑道：“好！可是是什么办法呢？”

申屠雷望着他笑。

“办法是残忍一点，可是你只要肯做，一定能收效。”

照夕张大了眼睛，渴望着一听下文。申屠雷却慢条斯理，不慌不忙。

“你现在是不知道她们谁最爱你，所以她才犹豫不决！”

照夕摇头叹道：“兄弟！她们都很痴情的！”

申屠雷冷冷一笑。

“大哥！你现在所看到的爱情是表面的，并没有经过考验。如果加以考验，可就分出深浅来了！”

照夕有点茫然。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还要考验她们一下？”

申屠雷点了点头。

照夕疑心的道：“怎么考验？”

申屠雷笑了笑，却正色道：“大哥！你只要死……”

照夕一怔，申屠雷忙笑着解释道：“只要装死……你不要急，不是真死……”

照夕忙摇头。

“那怎么行？这玩笑开得太大了。”

申屠雷唤了一声：“你不要急，听我说你就知道了。”

照夕还在摇头，申屠雷就低声道：“我从明天就发消息出去，说你病危……不一定说你死，那么三个姑娘听后，一定会来看你的，那时真情假情就可看出来！”

照夕微微皱了一下眉。

“这办法不太……”

申屠雷重重叹了一口气。

“大哥！你的心太软了，现在是要你硬一下心的时候到了，否则你永远也没办法……”

照夕呐呐道：“她们要是来了，看出我没病，那不是笑话么？”

申屠雷摆手。

“这你大可放心，只要你照我话做，一点问题都没有……”

他得意的进一步解释道：“我这办法太妙了，定可给你选出一个理想夫人来，就是那没有选上的，也不会怪你，只有怪她们自己……”

他笑着问：“你明白不明白？”

照夕茫然摇了摇头。

“不大……明白！”

申屠雷嘻嘻一笑。

“大哥请想，她们来了以后，大哥你可装成病入膏肓的样子，她们之中谁真谁伪，立刻就试出来了，大哥就可与最爱你的那个结婚。至于其他二人，事后即使知道是个骗局，却也怪不得他人，只怪她们自己表现得不够。”

照夕舒眉道：“计倒是好计，只是我觉得太残忍一点了。兄弟！你是不知道，她三人都是很痴情的，到时候恐怕分不出高下呢！”

申屠雷点了点头。

“这一点你尽可放心，就是她三人都痴情，才好分出上下咧！到时候，我是评论官……你只管睡在床上不动就行了！”

照夕心内有些活动了，愣愣的看着他。申屠雷又道：“最重要的一点你必需要装得像，而且不能说话。不论你心里怎么伤心，都不能说话，她们就是神仙，也看不出了！”

照夕皱了一下眉，暗忖好缺德的法子，可是他只好点了点头。

申屠雷又说：“因为你一说话，感情的表达就有了偏差，我们评判的人，

就很难分出真伪来了，所以这一点你必需要作到。”

照夕自己摸了一下脸，窘道：“可是我的脸，哪里像是有病的样子呢？”

申屠雷不由剑眉微微一皱。

“嗯！这倒是一个大问题了！”

忽然窗外哈哈一声大笑。

“这不要紧，我有办法！”

二人不由大吃一惊，申屠雷一拧腰，已用“浪赶船”的身法，扑到了窗前，口中叱了声：“谁？”

他身形方抵窗前，忽然眼前人影一闪，一个蓑衣大笠的老人，当面而立。申屠雷用“金龙抖甲”的手法，倏地向外一抖双手，直贯老人双肩。口中怒道：“去吧！”

照夕本也吃惊，因见申屠雷纵身过去，知他武技不凡，自己也就没有再动，老人一现身，他不由大叫道：“贤弟且慢，是自己人！”

可是申屠雷招式已出，这老渔翁呵呵一笑，口中道：“县太爷手下留情，小老儿可担当不起。”

他口中这么说着，双手顺势向外面一推，在室内把身子挪出了五尺许，几上灯光闪闪欲灭。

申屠雷这么快的身手，竟为老人轻描淡写的这么一推，身子扑了个空，险些踉了出去。此时耳中再听照夕这么一唤，不由猛地把身子转了过来，却见那老渔翁，正双手向自己揖着，口中嘻嘻笑道：“申屠少侠休要见责，老夫失礼了！”

此刻照夕已向着老人一拜，谦虚道：“不知前辈驾临，有失远迎，尚请恕罪。”

这老人连连摆手。

“不敢当！不敢当！老夫来得鲁莽，你们不要怪罪才好！”

照夕此刻笑着向申屠雷介绍。

“贤弟！这位前辈正是我与你谈到过的那位生死掌应老前辈，快快见个礼吧！”

申屠雷大惊，忙弯腰行礼。

“原来是应老前辈，晚生申屠雷方才多有开罪，尚请原谅为幸。”

应元三忙双手扶他起来，一面上下打量着他。

“好一个文武知县。申屠老弟！你不要客气，方才都怪我，怎能怪你？老弟！你快坐下吧！”

申屠雷忙道：“既是前辈光临，此处不是待客之所，请前辈移至外厅用茶吧！”

应元三呵呵一笑。

“不用！不用！老弟，你千万不要张罗了，要不然我可马上就走。”

他看了一人一眼，按手笑道：“坐下！坐下！”照夕知道此老个性，不由笑向申屠雷道：“应老前辈亦非外人，贤弟！你就不用客气了。”

申屠雷这才又亲自倒了一杯茶双手送上，这才含笑就坐。

“既如此，晚生简慢了！”

应元三目光转向照夕，点头笑道：“我缀着你已经好几天了。”

说着一面把大斗笠摘下来，放在一边，冲着照夕直龇牙笑。照夕不由脸色微红。

“啊！可是有什么事么？”

应元三目光在二人面上扫了一转，傻笑了笑。

“怎么会没事呢？唉！老弟，你受罪我知道，我受的罪，你可就不知道喽！”

言下不胜叹息，照夕自然明白，他所指自己的“受罪”是指感情方面，可是他的“罪”又是什么呢？当时不由窘笑了笑。

“你老人家可否说出听听呢？”

应元三用手在头上抠了一下。

“老弟！你只顾一跑就算了，你可知道我老头子，却跟着你受了大苦了。”

照夕不由俊脸一红，有些奇怪，也有些发窘。

“这是什么……意思？老前辈又受了什么苦？”

应元三苦笑笑了笑，看了申屠雷一眼。

“好在申屠老弟也不是什么外人，我这话就不妨直说了。”

他又叹了一口气。

“老弟……你的苦恼，我也听了大半夜了，我现在当然一切都明白了。”

照夕和申屠雷二人对看了一眼，都不由面上有些讪讪，照夕脸色就更惭愧了。应元三嘻嘻一笑。

“老弟！你别害臊，我要不听明白了，我还真生你的气。现在我明白了，不但不气你，倒是很同情你。这事情我们等会再谈，我先说我为难的事吧！”

他用舌头在嘴唇上舐了一下。

“你不是跑了吗！可是给我留下难差事了，那鬼爪蓝江可找上我了。唉！这都怪我当初对你不明白，所以暗地里替你作了主，现在不能兑现，我可是受了罪了。”

申屠雷看着他那付愁眉苦脸的样子，一时忍不住笑了。应元三看着他，龇牙咧嘴一笑。

“唉！你看我这不是自我麻烦么？蓝老婆子可不是容易对付的咧！这几天我被她骂得焦头烂额！”

他又叹了一口气。

“其实蓝老婆子倒没什么，可是那个姑娘两只眼睛，哭的跟水蜜桃似的……看着她，我倒是怪难受的。”

照夕不由低下了头，双手在两膝上一拍，重重叹息了一声。

应元三伸了一下脖子。

“老弟！好戏还在后头呢！你再往下听吧！蓝老婆子事情是这样的，可是那冷魂儿向枝梅那边也是一样。”

他谈到了向枝梅，不由显得神色十分黯然。因为这个老情人，时时刻刻都有左右他情绪的力量。

“一月前她发了一帖子给我，我只当……”

生死掌应元三说到此，微微顿了一下。

“二位老弟！你们应知道，我和向枝梅是数十年以前的旧友。”

这一点他并不认为有细说的必要，所以略提即过，二人也没有追问。于是他又接下去。

“我只当她只是请吃饭呢！唉！谁知她也交下了这个难题。”

申屠雷紧张地问：“什么难题？”

应元三一翻眼睛。

“还会有什么难题？还不是为她徒弟江雪勤的事。”

照夕不由低低叹了一声，应元三嘻嘻一笑。

“当然，你和江雪勤之间的事，我早知道了，你实在也有你的为难之处，而且这姑娘命也真薄。”

照夕差一点流下泪来，江雪勤的影子，立刻就浮上了他的眼帘，他仍是默默无语，应元三赫赫一笑，一摊双手。

“老弟！你说说看，我是帮谁？我又能帮谁？再说你的影子也找不着，这事情也不能就这么搁着呀！我可急坏了，好容易在前三天才算缀上了你，我就一直跟着你，你骑马，我骑驴，我总算没叫你跑了！”

他一口气说到这里，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喝了一口茶，叭叭着嘴。

“我可是不知道，另外还有一个尚雨春……这事情更是难办了，就是诸葛亮也没办法！”

照夕脸色微红，抬头对着他苦笑了一下。

“老前辈既是什么都听见了，尚请不要笑我，我实在是不得已才一溜了之！”

应元三头摇得像小鼓似的。

“嗯！溜不是办法。”

他猛的拍了一下腿，眯着眼一笑，看着申屠雷。

“你的办法确是高明，真是好极了……我看只有那么做了……”

申屠雷微笑道：“这也是狗急跳墙的办法，老前辈不要见笑！”

应元三摇头笑道：“不会！不会！这办法太好了，如果管少侠同意，我们就照样行事。这么一来，我的责任也可以交待了。好！好！实在太好了！”

照夕红着脸半笑道：“只是细节上还得仔细研究……我总以为这种恶作剧太过火一点了！”

应元三摇头叹道：“老弟呀！不这么办，你怎么交待？三个姑娘，都不错，你到底要谁？就算你狠下心一辈子不娶，可是你有没有为人家想一想？不行的，老弟！所以我说你们青年人做事，都欠考虑。跑！跑能解决事情么？”

他扬了一下眉毛。

“你就别再三心二意了，就是这个办法，我们还是事不宜迟，说办就办……”

申屠雷想起了方才话题，就插口笑道：“可是他这样子……”

应元三摆手。

“这你不用担心，我老头子一辈子什么都不行，却是最精化妆这一行。我只给他一打扮，活神仙也看不出来，保险叫他像要断气的样子。”

申屠雷拍手笑道：“那太好了！”

照夕苦着脸，叹息了一声。

“可真是活捉弄人……”

应元三咧嘴道：“那有什么办法咧！老弟！就这么办了。我今天下午就出去找人散布消息去。我还得亲自给蓝江和向枝梅一人写一封信，信上就说，你伤了六阴脉道，性命不保，她们拜托我的事恕难从命。这么一来江雪勤和丁裳一定能听到了，那尚姑娘，我想外面一传，她也定会知道，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
照夕叹了一声，也只好默认了。申屠雷哈哈大笑。

“好！有了老前辈这帮手，这事情就好办了。到时候我和前辈二人就充当评判的官员，看着她们三个哪一个录取为我的大嫂！哈哈！”

应元三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“我们两个要绝对公平，而且也要装得极像。要知道这几个姑娘都精得很，到时候要是被她们看出来，那可就贻笑了。”

申屠雷满有把握的道：“这事我大概还行，你老人家就放手去办事情去吧！”

应元三倒是说走就走，他拿起了桌上的斗笠，往头上一戴，笑道：“我现在就去了，晚上再来。晚上弄一桌菜，咱们好好吃一顿，就开始工作了。哈！哈！”

他一边笑着，一边已越窗而去，茫茫大雪里，立刻失去了他的踪影。

和煦的阳光，由窗子里射进来，这在冬季天，是很少见的。在前几天，这间房子里，还是充满了青年人对话的声音的，不管那是不是一种愉快的声音，总之，显得是有生气的，可是今天呢……

阳光由窗格交织着射进来，照着一架古铜的大床，床上拥被睡着一个瘦弱的青年。他那深陷的目眶，黄蜡的面皮，蓬落的头发，淡黑色的眼圈，无力的一双眸子……

唉！谁看见也会摇摇头。

“这人只怕是回生乏术了啊！”

管照夕翻了个身，由枕下摸出了镜子，照了一下自己这付尊容，不由吓了一跳。

真的，如非是他亲自经历，这只是一种完全化装的话，连他自己也几乎要怀疑，到底是不是真的病了，而且是“病入膏肓”。

望着自己这种样子，他苦笑的笑。

“唉！这可真是活出洋相，好好的打扮成这样，人不像人鬼不像鬼。唉！唉！”

想着忙把镜子放在枕下，自己对自己有点“惨不忍睹”的感觉。

尤其是直直的这么躺着，和僵尸差不多。应元三还再三的关照过，不许翻身，并要时常保持着急促的呼吸，要给人以“气息奄奄”的感觉。

这种活罪，目前只是在演习阶段，现在正是在实习，应元三和申屠雷相继而入。

申屠雷立刻吃惊地道：“啊！大哥！你……你怎么变成这样子？”

他飞快地扑到了床前，照夕忍不住“噗”地一笑。应元三立刻大声叫道：“不行！不行！这还像话吗？你是要死的人了，怎么能笑？”

申屠雷也笑道：“我的老天，她们人说不定马上就来了，你可不能笑呀！”

照夕翻着眼睛，无力地点了点头，应元三立刻一挑拇指道：“对了！这一手还不错。你只要记住，不论听到什么话，你都不能回答。就是说，张口无音，还有不能笑，若是非笑不可，可改成苦笑。”

他说着由身上掏出了一个小纸盒。

申屠雷忙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应元三一努嘴。

“把病人先搀起来坐好了……”

申屠雷忍着笑过去，把照夕扶着坐了起来。

照夕吃惊道：“还有什么花样？我可真受不了啦！这可比真病还难受。”

应元三以指按唇“嘘”了一声，微笑着打开了盒子，走近床前。

“这是最后一次了，小伙子！耐心一点，要挑好老婆，不受点罪怎么行呢？”

他说着由盒子里挖出些黑黑的油，然后就像抹鼻烟似的，横一道竖一道的在照夕脸上抹着。

照夕皱着眉道：“这是什么玩艺呀？粘粘的。”

应元三嘿嘿一笑。

“这一上装，你再照照镜子，就知道了。”

他说着用两只手，把照夕脸上的黑油慢慢揉散开来，立刻现出一付灰青色面孔，真和死人一模一样。就连一边的申屠雷也不由吃了一惊，他低低赞美着：“妙呀！这就一点毛病也看不出来了，老前辈这是什么油呀？”

应元三揣起了纸盒，耸肩笑了笑，端详着照夕。

“对街有家唱直隶梆子的戏园子，昨晚上演的是‘大劈棺’，我进去看了看，那个扮庄周的扮相真和鬼差不多，他脸上就搽的是这种油，我灵机一动，就到后台给他要了些来。”

他转过脸，得意的看着申屠雷。

“怎么样，不赖吧？”

申屠雷搓手乐道：“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你老人家怎不找那个扮二百五的也要一点来。”

应元三摇头。

“胡说！那不成曹操了。”

二人说着各自不由大笑不已。照夕苦着脸。

“我反正是洋相出到家了，你们就乐吧！到时候画虎不成反类犬，那可是大家都丢脸。”

他说着用镜子往脸一上照，不由吓得一哆嗦，口中“哦”了一声。

应元三忙把镜子拿了过来，一面挥着手笑道：“快躺下吧！你说的一点不错，弄不好大家都丢人。你只要记好了，千万不要露出马脚就是了。”

照夕叹了一口气就躺下了。应元三和申屠雷二人，忙着布置这间房子，把一边窗户帘子拉上一半，几个熬药的罐子，散放在一边的桌子上，天色就慢慢暗了。

忽然，青砚匆匆跑了进来，脸上变了颜色。

“门口来了个大姑娘，说是来找管相公的，小的告诉她管相公病重不能见客，她硬要往里闯，现在八成已进来了。”

三人都由大吃了一惊。应元三忙比了个手势，申屠雷忙跑到照夕床边位子上坐好，管照夕只得叹息一声，微微闭上眼睛。

应元三推着青砚急道：“快！快！我们快出去。”

说着二人三脚两步跑出去了，申屠雷在床边小声道：“你要注意了！”

照夕方点了点头，已听见一个姑娘哭叫的声音。

“那可不行，我这么老远跑来，不见着他，我死也不肯甘心……”

接着应元三的声音。

“唉！姑娘！并不是老夫不通情理，实在是管少侠此刻……此刻……万一姑娘见着他再一伤心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！”

申屠雷不由小声问：“这是谁？”

照夕苦笑笑道：“尚雨春！”

尚雨春哭的声音更大了，她哀求道：“老人家……你只叫我见他一面，我一定不哭，我……只要见他最后一面……老人家！我求求你，你答应我吧！”

照夕不由眼圈都红了，心中暗恨。

“这都是什么事，好好地捉弄人家成这样……”

可他到了此时，也只好假戏真唱了，心里一伤心，愈发表演逼真了。

申屠雷却慢慢站起身来，走到门口，轻轻揭开帘子，就见应元三正和一个妙龄少女在花园里说话。那姑娘一身翠绿风袄，足下是一双带白绒球的弓鞋，长身玉立，右手挽着一件银狐的披风。

“好一个标致的姑娘，大哥可真是艳福不浅！”

想着他就走了过来，半皱着眉小声道：“老前辈，请你们说话小声一点，我大哥只怕……”

他说着一咬下唇，带出几乎要流泪的样子，尚雨春不由一连后退了好几步，大颗的眼泪，就像是决了堤的河水，扑扑打打落了一身。

她颤抖着声音，看着申屠雷。

“管……管大哥怎么了？”

申屠雷叹了一口气，微微摇了摇头，就见这姑娘猛的向前一跪，差一点摔倒地上，吓得应元三忙用手把她扶住，这一霎时，这老头子也深深被她感动了，不胜唏嘘的道：“姑娘，你可不要这样……你……”

他一直看着申屠雷，满脸苦相。申屠雷也想不到，这姑娘竟会这么痴情，一时也感动得泪眼模糊的。尚雨春忽然挣开了应元三的手。她猛地朝地上一跪，面色苍白。

“二位只请带我进去见他最后一面，我决不……多留，我这里给你们磕头了！”

她说着真把头往地上碰，吓得二人忙上前把她扶了起来。应元三一跺脚，哑着嗓子道：“罢！罢！姑娘既如此痴情，我们就带你进去看看他，可是请不要同他说话。”

尚雨春频频点头，泪珠滚滚。

“谢谢你老人家，我一定不说话。”

申屠雷低低叹了声。

“既如此，姑娘请随我来！”

说着就往前走，雨春垫着脚在后面跟着，应元三走在最后。申屠雷边走边心中边自叹息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一个考试是及格了。”

他大声咳了一声，一面道：“姑娘请进！”

照夕抽空狠狠瞪了他一眼。

“这都是你的好把戏，你还猫哭耗子假慈悲！”

申屠雷乖巧的把目光避向一边。这时尚雨春却冷笑道：“对不起你们二位，我方才已经想过了，侍候病人是女人的事，你们男的是多余的。现在我决心留在这里了，你们不要再逼我，我可以拼出一死！”

她这番话，倒真是出乎三人意料之外，一时都不禁一怔。尚雨春却摆出一付决心已定的姿态，走过去挨个看了那些药罐。

应元三心说：“好丫头，幸亏我早想到了这一点，要不然岂不是露了马脚！”

她看了一遍药罐子，又向二人看了一眼，从容道：“我过去也侍候过我

妈，很内行，等会烦请这位哥哥弄个小炉子在外面，我亲自给他熬药。”

申屠雷皱了一下眉。

“这……个……”

尚雨春把手中的银狐披风，向地上一铺，一摊双手，露出小小一对酒窝。

“这不很好吗，我晚上就睡在这里了！你们也不必张罗我，这屋里有火盆很暖和。”

她抹干了泪，把小手搓了搓，在嘴上哈了一口气，一屁股就坐下去了。

应元三和申屠雷都不由又是一怔，床上的照夕，看到此，也不由吃了一惊。他用眼睛向二人瞟了一眼，心说看你们有什么办法，不能了吧？

申屠雷不由大为着急，心想还有人要来，她不走岂不糟了？

可是尚雨春这种“破釜沉舟”的决心，他自信是没有办法动摇的，一时只急得脸色通红。

“这……这……怎么行呢？”

尚雨春玉指轻轻按唇，又摇了摇手。申屠雷真弄得哭笑不得，应元三更频皱眉头。正在这时，青砚揭开门帘，又挤鼻子又弄眼，还连连往地上装着跺脚的样子。二人不由吃了一惊，一起出去。

才一出门，青砚就小声道：“不好！又来了一个骑马的小姐，她指名要见老爷，现在客厅里！”

申屠雷对着应元三苦笑，只好三脚两步，忙向客厅里赶去，应元三匆匆在后面跟着。

才进客厅，就见一个姑娘，来回在客厅走着，一条小马鞭，嗖、嗖的在空中抽着，现出十分急躁的样子。

这姑娘因是背朝着二人，申屠雷就咳了一声，她一回头，才看清来人正是江雪勤，他过去在“护国寺”是见过她一面的，所以一眼就认了出来。

“哦……你是……江……江……”

雪勤苦笑着点了点头。

“申屠兄不必多疑，小妹正是江雪勤，和阁下在北京时见过一面，所以才敢冒昧登门。”

申屠雷欠身含笑。

“姑娘不要客气，有话只请吩咐。”

这时应元三也走了进来，雪勤一眼看见，不禁玉面一红。

“啊！老前辈也在此！”

说着正要下拜，应元三忙上前把她拉住，一面苦笑道：“姑娘不必多礼……唉……”

雪勤望着二人眼圈一红，但却强自忍住，反而笑了笑。眸子向申屠雷一瞟，极为大方的道：“听说照夕哥在此欠安，所以……”

申屠雷不得不哭丧着脸，又长叹了一声。

“真想不到，姑娘，他恐怕是没有……没有……”

应元三极力留意着她的脸色，可是他仍然发现不出她有什么特别的表情。他心中不禁暗暗想道：“这位江姑娘可就不如尚雨春来得那么真情了！”

他心里未免有些失望，就见雪勤听后，微微怔了一下，复含笑道：“申屠兄！我要去看看他，请你带我去吧！”

申屠雷不由脸红道：“姑娘！他的病很重，而且不能说话，姑娘还是不要去的好！”

雪勤微笑着摇了摇头，她的镇定功夫，很令申屠雷吃惊。可是他却和应元三的见解不同，他深深知道，这个姑娘和照夕之间，是有极深的感情的。在她此刻表面的微笑里，正不知包含着多少眼泪，多少碎心的叹息，那也许是绝望的微笑。

很奇怪，她自有一种女性的尊严，那是不须说话也能令人体会出来的，就像她此刻摇头微笑一样，这轻微并表示，立刻否定了申屠雷的原意。她几乎认为不需要得到对方的同意，而她自己是可以决定自己在这所房内的一切行动。

“他在哪一间房里呢？”

雪勤默默地翻着眼皮，申屠雷在她这种风度语气里，不自然的回头指了一下，呐呐道：“在……在……”

江雪勤不等他说完，就直接往他手指处走去。

应元三不由大吃了一惊，忙上前一步，红着脸：“姑娘……那房里还有……还有……”

雪勤嘴角弯了弯：“没关系。”

说着仍然姗姗移步，直向那间房子行去，这一来应元三和申屠雷不由都急了。

试想那房子里还有一个尚雨春，雪勤见到了，岂不要大大的误会？那可真是糟透了。

可是雪勤的行动，似乎没有商量的余地，一路穿堂而入。她用表面的欢笑，掩饰她内心的断肠，她是一个能经受极大打击的人，因为她已经经历过无数次了。

然而，她确信这一次的打击，远比她这一生之中任何一次都来得大，来得突然，她似乎觉得在听到申屠雷的话后，全身的血液，都为之冻结了，腿也软了！

可是“微笑”，微笑永远是代表她痛苦一面的，她有理由自己承担任何的痛苦，而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与怜悯，她就是这么一个人。

在来到照夕卧病的房门之前，她的脚步放轻了，她的脸上似罩上了一层薄薄的霜，那是苍白颜色，她那红如樱桃似的唇，也微微颤抖了。

申屠雷吃惊的赶上一步。

“姑娘！还有一个尚姑娘也在里面，她也是来看大哥的病来的。”

雪勤猛的一怔，可是马上又恢复了原来的神色，也许她认为现在不是吃醋的时候，可是事实上，她并不是一个如此大方的人。

她眼圈一红，可是她却偏偏要装成大方的样子。

“不要紧！”

接着门被推开了，申屠雷一只手揭起了帘子，江雪勤慢慢走了进去。随后是申屠雷和应元三，他们二人脸上带着无比凄苦之色。

床上的照夕在厚厚的被子里，出了一身冷汗。当他看见进来的人是江雪勤时，他显然颤动了一下，真恨不能有个地洞让自己钻下去才好。

雪勤惊怔地看着他，这一刹那，她似乎再也无法控制她自己了。

手上的小马鞭，由她手中掉了下来，她全身簌簌抖着，抖动着嘴唇。

“照夕……”

照夕对着她点了点头，“雪勤”两个字差一点冲口而出。可是雪勤身后的应元三，在这一霎时，作了一个显明的手势。这手式，令激动的照夕，很

快想到了自己的立场，于是只张了一下口，又闭上了！

雪勤也似感觉到自己太激动了，而这种态度，是不应该在一个病人，尤其是一个垂死的病人面前显露的。

她微微笑了笑，弯腰拾起了地上的鞭子。这时另一个姑娘，正睁着一双充满了好奇、羞涩、酸酸眸子瞧着她。

可是雪勤却毫不以为意，她甚至明明看见了雨春在一边坐着，她的目光也不向她瞟一下。

她回过身来，用噙着热泪的微笑，看着应元三和申屠雷。

“他的脸色……很好……不要紧！”

申屠雷先是一怔，可是立刻他明白了对方深切的涵意，他不得不装着点头。

“哦……是的……尤其是这几天好多了……”

他注意到了，雪勤头上有一朵素白的缎花，他明白这是为她丈夫带孝。

对于这个充满了神秘感情的女人，申屠雷还摸不着头脑。雪勤这种感情的表达，尤其很难令旁观者去评论和理解的。雪勤对着他点了点头，遂转身出了门，申屠雷知道她有话说，忙跟了出来。

雪勤轻着声音。

“申屠兄！你看他……还有救么？”

她说着声音都抖了，申屠雷内心真是叫不迭的苦，自恨这种办法，也实在是太毒了一点。看看江雪勤这种样子，他的眼圈也由不住红了。

“我看恐怕……恐怕很危险了……”

江雪勤低下了头，她喃喃自语：“我的命好苦……好苦……”

这声音几乎只有她自己才能听见，申屠雷正在闻言感伤自责的当儿，忽见雪勤对着他笑了笑，像是已抛开了方才的愁苦，他心中不禁一动。

“申屠兄！请你不要笑我……我……”

她说着抬手把头上那朵花摘了下来，申屠雷正自惊疑不解，却见她用力把这朵花丢了出去道：“从今天起，我已是管家的媳妇了……申屠兄！我不怕你笑我，我也不怕任何人笑我……”

申屠雷感动得直想哭，可是他知道自己所扮的这个角色，是需要完全的冷静的。他呐呐道：“可是，大哥是否还能……”

雪勤苦笑了笑。

“所以我才请你出来，我已经决定了。那个女人是谁？你请她出来好不好？”

申屠雷不由皱了一下眉，窘笑道：“这！唉！姑娘，这个尚姑娘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，只怕……”雪勤冷静地点了点头。

“申屠兄你放心，我并不是一个不明道理的人，我只要把我的立场，向她表明一下，你能请她出来一下么？”

申屠雷无奈地搓了一下手，低低叹了一口气，回过身来，走到照夕门前，把帘子微微揭开了一点，尚雨春一双大眼睛正往这边看着。申屠雷就轻轻点了点手，雨春先是一怔，才慢慢走了出来。

她悄悄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申屠雷苦笑着，回头示意。

“这位姑娘有几句话，想同你谈一下。”

尚雨春对江雪勤，倒是在不久以前背地里见过她一面，可以说认识她很

清楚。当时秀眉微微一颦，小嘴一嘟。

“什么事呢？我并不认识她。”

申屠雷苦笑了一下。

“我也不知道，她说有话要对你说。”

尚雨春就慢慢走了过去，她的眼睛，还红得像个蜜桃似的，一面不好意思地揉了揉。

雪勤微微一笑了一下。

“我叫江雪勤，也许你并不认识我。”

雪勤开门见山的这么说着，雨春轻轻点了点头。

“嗯！”

雪勤用手掠了一下头发，仍然保持着笑容。

“小姐你的芳名是……”

“尚雨春！”

“嗯！”

雪勤不自然的又动了一下身子，现在她须要勇气和镇定，尤其在这个时候，她要把她的立场表示清楚。

“你也许不知道，我已和他订过婚了，我现在已是他的……”

她笑了笑，又接下去。

“尚小姐！你又何苦……”

雨春咬着唇，珠泪一点点淌了下来，她猛然抬起头，直直看着雪勤，悲伤地道：“不！不！你骗人……我知道，他并没有和你订婚，你已经另外嫁了别人……你不要哄我。”

雪勤不由面色一阵惨白，她颤抖道：“你……”

接着她又点了点头。

“可是现在，我已经决心跟他了！他如死了，我就是管家的寡妇。我很惭愧，因为我一直没有尽过心，现在……现在我决定要亲自服侍他，尚姑娘，请你给我这个最后的机会……”

她苦笑了一下。

“我服侍他归天之后，再送他灵柩回北京，然后还要服侍公婆。我这么做，只是表示我对他的忏悔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她的泪一滴滴掉下来了。

“尚小姐！你又何必呢！莫非我这最后几天的忏悔机会，你都不给我么？”

旁边的申屠雷和应元三对看了一眼，心中都不禁暗暗赞叹了一声。

“好贞节的姑娘！”

他二人眼光一齐投向了雨春，倒要看她在这种情况下说些什么。

尚雨春低着头，尽自滴着泪。一只小弓鞋挑着地毡，良久她才抬起了头。

“江小姐！你的话按说我是应该答应的……可是……这只是你一番心意，你完全没有想到人家……”

她抽搐了一下道：“你要尽心，我为什么不能尽心呢！照夕大哥他是我救命恩人，莫非在他临死之前，我不应该侍奉他么？江小姐，你太自私了。请原谅我，我不能答应呢！不过你可以放心，万一照夕哥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决不抢你什么管家媳妇的名份。我自然有办法来处置我自己……要是叫我离开，那是办不到！”

她说看也不看雪勤一眼，转身而去。雪勤怔了一下，痴痴看着她的背影。申屠雷、应元三这时内心不禁又是一声喝彩。只是如此一来，这个品评的分数，就更加愈发地难打了。

一个真正因“病”而病的病人，固然是痛苦，可是一个无病而装病的好人，味道也不见得好受。而且我相信那种烦躁的痛苦，较真正的病人更有过之，何况这其中尚有更多别的因素呢！

管照夕如同僵尸一般直直睡在床上，他那双眸子无力的往上翻着，身子不能动一动，而且不能说一句话，鼻息要短暂且急促……也真难为他，这几点他居然都作到了，而且表演逼真。

室内的阳光斜射在病床上，照着病人那一张冷青的、可怕的、垂死的脸。

时间已到了午饭时间了，可是房子里其他的两男两女，像都没有一点饥饿之意，反倒是床上的病人，肚子咕咕响了两声。

照夕不由吃了一惊，不禁脸色一红，所幸这种红色，在厚厚的油彩之下，是无法表现出来的。申屠雷到底年轻，当时差一点想笑，却为应老头子狠狠瞟了一眼。这老头子倒真有股磨劲儿，而且一直很镇定。

雪勤靠着床最近，她不由秀眉一展，甜甜的笑道：“哦！听！他肚子叫了哩！一定是饿了！”

说着马上笑问照夕：“你是饿了不是？”

可怜的照夕，从早起就被按在床上，水米不曾沾牙，他怎么会不饿呢？

虽然他多么想点头，可是不知如何，到了后来，却又变成了摇头，雪勤不由心里一阵难受。应元三却在一边加油加酱道：“唉！他已半个月没有吃一点东西了。”雪勤站起来。

“那我扶着他喝一点水吧！”

照夕生恐失去了这个机会，事实上他也很渴，既不能吃，喝一点也是好的！忙点了点头。

尚雨春忙用个厚厚的枕头，把他背垫了一下，申屠雷假作吃惊道：“小心！小心！他不能坐啊！”

照夕本来已借势坐了起来，听见这句话，不得不又往后一躺，让尚雨春吃力的托住他，雨春的泪一点点都滴在他的前额上。管照夕瞟了一边的申屠雷一眼，那意思是：“看见没有，这都是你的好办法。”

申屠雷忙用一块绸巾，把他额上的泪，轻轻沾了沾，他真怕把他脸上的颜色洗掉了。

此时雪勤轻轻用一个瓷匙，一匙匙喂着他喝水，喝到第三口的时候，应元三却咳了一声。

“行了……再喝他要吐出来了……”

照夕水已到了嘴里，不得不照着话，吐了出来。雪勤急得“啊”了一声，应元三叹道：“怎么样，我没说错吧？”

照夕狠狠的瞪着他，心说：“好个老儿，现在是让你们耍着玩吧！等以后有机会，我们再算账。”

可是那口水，却吐得自己满脸都是，湿糊糊的煞是难受，雪勤忙把自己手绢抽出来，小心的在他脸上擦着，申屠雷和应元三都不由心中一惊。申屠雷忙过来道：“姑娘还是让我来吧！”

雪勤苦笑道：“我也是一样……”

她说看轻轻在照夕唇边擦了擦，觉得十分粘腻，不由用了些力，立刻她

眉头微微一皱。

申屠雷忙又要来接她的手巾，并且面上带出讪讪之色。雪勤不禁心中一动，她仔细低下头，在照夕脸上端详着，一双大眸子转来转去。

照夕此刻尚不知究竟，仍无力的上翻着眸子。雪勤回头对着申屠雷看了看，申屠雷讪讪道：“让他躺……躺下吧，当心他吐脏了你的衣裳。”

雪勤也不说破，就笑向雨春道：“快扶他睡下吧！”

雨春仍然淌着泪，慢慢把他放平了，在一边抽搐着。应元三和申屠雷不禁各自出了一身冷汗，暗说好险呀！差一点叫她看穿了。

雪勤凝眸望着照夕，微微笑了笑。这一笑令在场各人都吃一惊，雪勤用手掠了一下秀发，目光瞟向申屠雷。

“小妹来时匆匆，未曾净面，申屠兄可否命人打一盆热水来我洗洗脸呢？”

申屠雷看了应元三一眼，遂微笑道：“姑娘关照，自是照办，请稍候。”

他说着出室而去，江雪勤自己咬着唇儿，忍不住“噗哧”一笑，目光遂又向照夕脸上转了转：“照夕，你好些了没有？”

照夕无力地摇了摇头。一边的应元三更是弄了个丈二金刚，摸不着脑袋。当时呐呐道：“他怎么会好呢？”

雪勤收敛了笑容，点了点头，须臾，申屠雷端着一盆热水进来了。

“姑娘请这边净面。”

雪勤双手接了过来，笑道：“谢谢你了。”

她说把盆子放在照夕床边，申屠雷和应元三一时都直着眼看着她。只见她伸手盆中，一面拧着手巾，唇角似还带着神秘的微笑。

按说江、尚二女，到了此刻，在申屠雷和应元三的观念之中，早已合乎了标准，本来很可以不必再瞒下去了，无奈还有一个丁裳，到此刻还未曾出现，他们不得不仍然装下去。

此刻雪勤这种笑容，很令二人吃惊，但不知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就见雪勤站起了身子，巧笑倩兮地对照夕道：“对不起，我要给你洗洗脸。”

照夕不由一时怔得瞠目结舌，应元三却急得直搓手。

“唉！姑娘……这这可不行呀！他是不能……不能……”

申屠雷这一刹那也傻了，只管睁着眼睛，却忘了去接过雪勤手中的手巾。

江雪勤把诸人面相一瞥，已全部了然，当时秀眉一挑，微微冷笑了一声，径自走到床边，把手巾往照夕脸上一按，狠擦了两把。

尚雨春正自不解，方皱眉道：“雪姐你轻点啊！”

原来经过半天的患难相处，她二人已改了称呼。雪勤闻声也不理她，只管用力的擦着。

立刻病人现出了原形，一张脸上黑一块白一块，雨春不禁惊得“哦”了一声。

雪勤一声不哼，把擦脏的手巾又在水盆里搓了几把，寒着脸又往照夕脸上擦着，一张白中透红、英俊、清秀的脸，立刻现了出来。

这举动，就连应元三、申屠雷，也不禁失去了主张，一时呆若木鸡的只管在一边站着，可是他二人脸色，可比红布还要红。

管照夕呢？到了这时，他可再也不能在床上躺着，只好苦笑着坐了起来。

雨春咦了一声，忙转到照夕面前，张大了眼睛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……大哥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

雪勤愤愤的把手巾往窗外一掷，一时热泪夺眶而出，她哭着问照夕：“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

照夕一时涨红了脸，结结巴巴道：“是……姑娘……你们……”

雪勤哭得更伤心了，她像是受了极大的侮辱，她认为这个骗局太残忍，太无情了。

她退后了几步，冷笑道：“我知道，我配不上你，可是你这么对付我们，是什么居心？”

照夕急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，暗骂：“申屠雷，你可把我害苦了。”

当时愈急愈是答不上话，正自发窘。忽见雪勤退到了墙角，她苦笑着，流着泪。

“管照夕！我一片赤心爱你，想不到你竟如此卑鄙。其实你直截了当的和丁裳结婚，我又能如何？你何苦这么来伤我……我的心……”

她说着忽然抽出了剑，剑尖向后一转，直向自己心窝上扎来！

这举动使在室之人，无不发出了一声尖叫，尤其是床上的照夕，到了这时，是再也病不下去了。他猛然双手一按床绷，快如飞隼似的窜到了雪勤身前，右手向上一穿，以空手入白刃手法，把雪勤的宝剑抢了过来，就手一掷，已钉在天花板上。

同时他一双手，紧紧地抱住了雪勤，一时热泪纷纷而下。

“雪勤……请你原谅我……你千万不能误会我……我实在是爱你的……这都是……”

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一面回头看了申屠雷和应元三一眼，满脸愁苦之色。

申屠雷到了此时，不认错也不行了，当时一手拉袖，红着脸，朝着雪勤深深一躬，然后再转过身来，对着发怔的尚雨春也鞠了一躬，吞吞吐吐道：“二位姑娘请不要伤心……这全是小弟的意思，怪不得我大哥。”

雪勤本在痛哭，听了申屠雷的话，她哭的声音立刻小多了。照夕这时也更觉出，自己这么抱着人家，也太不像话了。

当下松了手，忙退到了一边，连连叹气悔恨不已。

应元三此刻呵呵一笑道：“好了！谜底揭穿了，老夫也就实说了吧！唉！两个姑娘也就别伤心了……”

他一面笑着，遂略略把这么做的原因说了一遍。二女相顾之下，面色各自一红，俱都低下了头。

应元三不由又是呵呵一声大笑。

“管少侠，我和申屠老弟，忙可是只能帮到这里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！”

他笑了笑，又接道：“两个姑娘对你的痴心，你也是看见了，实在是无法……无法……嘻嘻！老弟……你说你该怎么办呢？”

照夕于此刻，不由把脸一老，当时汗颜道：“照夕一介凡夫俗子，令二位姑娘如此垂青，尚有什么不知好歹……”

他脸色红如烈酒，在地上踉了一下脚。

“二位贤妹，天香国色，一时瑜亮，实难分高下。在我来说，求一尚不可得，怎敢再存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应元三咳了一声道：“老弟！胆子可得放大些了！”

照夕不由把到口的话忍了住，一双明眸，复在二女脸上转了转，愈觉一个春兰，一个秋菊，得一固是消魂，弃一又何尝不令人断肠。再为应元三这么一打气，不由把心一硬，讪讪道：

“照夕不敢有所取舍，如蒙青睞，愿与二妹共效于飞……”

说到此，只觉得出了一身汗，再也接不下去了，一张脸更是红透了顶。

尚雨春和雪勤也是一样，头低得不能再低了。这时应元三拍了一下巴掌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呀！妙呀！这杯喜酒，我可是吃定了。”

他说着收敛了笑容，正色道：“二位姑娘俱是一代女侠，我们武林中人，做事要干脆了当，不要效小儿女之态。今日之局已成如此，老夫尚要说一句不知进退的话，除此也无别法，二位姑娘还有别意么？”

二女仍是低垂着头一言不发，应元三就对着照夕伸着手，作了一个要东西的样子，照夕立刻会心，把早已备好的一枚汉玉指环，递了过去。应元三皱了皱眉，又比了一下手式，照夕不由暗责道：“唉！我真笨，两个人拿一件聘物怎么行呢？”

想着一只手在身上一阵乱摸，偏偏什么也摸不着，只摸出一张发皱的纸，申屠雷却在身后送上了一枚翠玉扳指，微微一笑。

照夕忙接着递了过去，应元三复又接过，含笑走到二女身前，嘻嘻一笑。

“我这个红线老人，给男方送聘礼来了！”

他说着把那枚汉玉指环递到雪勤手中，江雪勤红着脸看了他一眼，生死掌应元三嘻嘻一笑：“收下吧！姑娘！”

雪勤紧紧把这枚指环握在了手内，又低下了头。

应元三又走到尚雨春跟前，把那枚翠玉扳指递了过去，也是咧着嘴笑道：“恭喜你，尚姑娘！”

雨春却羞涩地笑了笑，把身子扭到后面去了，逗得应元三呵呵大笑不已。

他拍了一下手道：“好了！我的大功告成了……”

忽然看见照夕，正看着手中那张纸条在发怔，他不由忙过去，接过来一看，口中低低念着：“春江夕阳暖，雷音驰南天。”

他翻了一下眼皮：“管少侠，这首诗是谁写的？”

照夕红着脸笑了笑：“是雁老前辈赐给我的，到了现在我才明白了！”

应元三呵呵一笑道：“啊！啊……我明白啦！我明白啦！春江夕阳暖！啊！哈哈！春江夕阳暖！只是这个雷音驰南天，又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照夕揣起了纸条，春风满面的走过去，对着二女深深一拜，二女同时衿衽还礼。

照夕得意地笑道：“愚兄何德何能，得能与二妹结为连理，从此当形影不离，供二位贤妹驱使……只是婚姻大事，须待愚兄返家禀明家父母，择日亲迎。二位贤妹，如无事远离，就在申屠弟府上，候愚兄就是！”

申屠雷也是大喜过望，连连道：“二位姑娘都不要走了，就住在寒舍吧！”

不想二女一起抬起了头，面现桃红，各自都想说话。应元三呵呵笑道：“你们是有事要回去一趟么？”

江、尚二女对看了一眼，各自红着脸点了点头。应元三不由笑着点头。

“当然！当然！你们也是要回去一趟的……”

二女都不由娇哼了一声，这时申屠雷拉了照夕一下。

“大哥！我们出去走走吧！”

照夕微微一笑，忙随着申屠雷一并走出外室，一直走到了书房之中。申屠雷见照夕满面春风，不由微笑道：“大哥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该谢谢我这诸葛亮？”

照夕笑骂道：“还谢你呢！刚才我真想咬你两口！”

申屠雷一翻眸子道：“怎么，你这人好没良心！不谢谢我，还要咬我？”

二人方言到此，就见应元三笑着进来道：“好了！人家要走了。”

申屠雷忙笑问道：“你们谈妥当没有？”

应元三嘻嘻一笑：“准备花轿接人吧！”

照夕微微脸红的笑道：“谢谢老前辈玉成，只是怎么个接法呢？”

申屠雷嘿嘿一笑道：“大哥，这事你就别管了。总之，大年三十，我负责把一双丽人送到你府上。大哥！你这就快回家去禀明父母，准备喜事去吧！”

照夕一时又喜又惊，不由微微一怔，生死掌应元三就拉着他袖子道：“快去吧！她们两个可要走了，你们不再说几句体己话么？”

照夕正自发窘，忽见申屠雷脸色一变，两眼发直，不由吃了一惊。再顺其目光一看，他不由口中“啊”了一声，却见一个眉目清秀的少年，正正站在门前。

当然他们立刻认出来，这少年是谁了。

这亭亭玉立的少年，姗姗走到了照夕身前，低低叫了一声：“管大哥……恭喜你了！”

照夕面色苍白道：“丁裳……你来……了。”

丁裳红着眼圈道：“大哥！我来晚了一步，可是，我很为你们高兴……”

照夕这一刹那，真是心如刀割，他呐呐道：“裳妹你坐……”

丁裳苦笑了笑。

“我不坐了……大哥！我永远为你们祝福。到今天我才明白，缘分这两个字是多么奥妙……大哥！我羡慕你们，我也祝福你们！”

她说着弯腰朝照夕鞠了一个躬，又向申屠雷苦笑了笑。

“二哥！我不该骗你……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见吧！”

应元三一直没说话，这时不由汗颜十分。因为他曾经当面许过她与照夕之间的婚事，到了此时却变了卦了，他觉得很不好意思。这时尴尬的笑了笑。

“姑娘！你等会再走，我还有话告诉你！”

丁裳摇了摇头。

“不必了……谢谢你老人家的关心……”

她说着又弯腰鞠了一躬，对照夕微笑道：“年三十我准定来喝你的喜酒，那时候再见吧！”

说着她就转身走了，照夕不禁呆若木鸡。申屠雷忙跟了上去，丁裳在前走得很快，申屠雷追上道：“丁姑娘！丁姑娘！”

丁裳缓缓回过身来，微微一笑。

“二哥！你不用拦我了……我留下又能如何呢？”

申屠雷不由脸一阵红，丁裳双手微微一摊。

“每个人都有一条自己应走的路，我现在总算想明白了……现在，我是去走我自己的路……”

申屠雷自初次见面后，就对这位姑娘，生了无限好感。彼时虽不知她是一个姑娘，等到由照夕口中知道以后，虽然想起来有些尴尬，可是不知如何，这姑娘的影子，愈发印在了他的内心，想起来就似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

此刻见她伤心而去，心中更是难受不已，偏又说不出什么话来安慰她。当时呐呐道：“姑娘，你要到哪里去呢？”

他说着情不自禁现出一片依依之色，丁裳秀眉微微一皱，她俏皮的笑了笑。“怎么，二哥你……”

申屠雷低头叹息了一声。

“我……一直是很惦记着你的……”

丁裳微微笑了笑，她面色现出了一片绯红。她远远端详着这个清秀的青年人，心中升起了一种异样的情绪，她忽似突有所悟，轻启朱唇浅浅一笑。

“可是，我就要回四川去了……你……唉……再见吧！”

她说着转过了身子，直向大门行去。这时照夕匆匆由内室而出，忽然他止住了脚步。应元三也正出来，照夕伸手阻住他，微微笑道：“不要出来，我们进去！”

说着他忙转身进去，应元三糊里糊涂地道：“丁裳走了，你不送送她么？”

照夕摇头微笑道：“用不着我送，有人送……”

应元三突然明白了，不由惊喜道：“啊！你是说申屠老弟……”

照夕含笑点了点头，应元三一时张大了嘴，傻傻地叫道：“啊！啊！妙呀！妙……”

二人正谈笑着，却见申屠雷如丧考妣地走了进来，对二人苦笑笑道：“她走了！”

照夕哈哈一笑。

“那你却为何还在这里呢？”

申屠雷怔了一下，皱眉道：“大哥，你说什么？”

照夕过去拍了一下他肩膀。

“傻兄弟！你还不跟着她？你莫非不喜欢她么？”

申屠雷想不到照夕有此一说，当时不由脸红了一下，正不知说什么好，生死掌应元三在一边哈哈大笑道：“好糊涂的小子，

你莫非还真舍不得你这个七品的前程么？”

申屠雷这才突有所悟的后退了一步，笑道：“大哥的意思……”

照夕叹道：“兄弟！不要犹豫了，衙门中事，我等会为你交待请一个月假，你再不追上去，可来不及了！”

申屠雷剑眉一挑，一手摸着帽子，惊喜欲狂地笑道：“啊！谢谢大哥！谢谢老前辈！”

他说着猛然转身就跑。照夕哈哈笑道：“兄弟且慢，接着银子。”

申屠雷忙回过身来，接住了照夕丢过来的银包，正要转身，应元三又大声叫道：“喂！可不要忘了，大年三十，我可是等着

吃你们两个人的喜酒呢！”

申屠雷根本没听见他们说些什么，口中只是答应着，一路风驰电掣的夺门而出。照夕看着他背影哈哈大笑了起来。谁知才笑了两声，忽觉双耳一阵奇痛，惊警之下，不知何时，自己左右亭亭玉立着一双佳人，正是江雪勤和尚雨春，二人各伸一腕，用春葱似的玉指，捏着他一只耳朵。一个轻颦浅笑，杏目荡波，一个樱唇半启，玉齿如贝，俱都侧着似愠似喜的眸子睨着他。管照夕这一刹那不由得一阵销魂，由不住伸出一双铁腕，一左一右，把一双丽人，双双搂入怀中。

这位不可一世的大英雄，到了此时，也不禁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了。

室外寒风凛冽，室内春光无限，生死掌应元三含着微笑走出了大门，他拉了一下领子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向枝梅！你等着我，我也来找你了……”

西北风，大雪，弥盖了整个的大地，可是在这寒冷的世界里，毕竟还有

温暖和真情，否则人何以堪呢？

